

再記國聯的抬頭

胡適

我在「國聯的抬頭」一篇裏（第一七〇號），記載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紛爭，到九月二十日意國內閣會議正式拒絕國聯五人委員會的提議為止。二十一日，意國代表在日內瓦表示還有商量的餘地。二十二日，意國代表阿洛錫和五人委員會主席談話，他宣讀意國政府給他的訓令，對五人委員會提議的辦法有些批評，並提出新建議。這些新建議，五人委員會認為不能接受。

五人委員會的建議書，於九月二十三日由國聯秘書處公布了。建議書的首段說：國聯會員國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安全是必須尊重的；但阿比西尼亞加入國聯時，曾聲明担保，凡國聯行政院的建議，事屬可行的，阿國當接受；況且阿國代表在本年九月十一日曾宣言，凡可以提高阿國經濟政治財政狀況的任何建議，阿國均願意接受。五人特委會根據這種情形，擬定了一些建議。

這就是說，五人委員會的建議是不能尊重這個可憐的會員國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安全」的了。果然，他們建議有四大條：（一）阿國的公共治安，由外國專家委員會

組織警察和憲兵來維持。（二）關於經濟發展，凡墾殖，探礦，國外貿易，郵政，電信，公共工程，交通等項，均可由外國人與本國人合作舉辦。（三）在財政方面，阿國政府應訂立國家預算，由國家統制一切出款，稅收，及專利事業。（四）關於司法和教育方面，也有改革的建議。——為執行以上各項改革計，每一種公共服務機關應有一個外國顧問作領袖；各領袖顧問均受國聯代表委員的指導，或受一個委員會的指導，其委員會主席同時為國聯的代表。國聯行政院得以阿國皇帝的同意，委派國聯代表及領袖顧問；其低級顧問則由國聯代表提出請阿皇任命。

關於土地的割讓，建議書中也有由意阿兩國和平協商的提議。建議書中並說，英法兩國代表會向特委會聲明：在意阿兩國協議土地問題時，如有必要，英法兩國願意在梭馬里蘭海岸一帶讓出一塊土地以抵償阿國的損失。

這種建議，一面是承認了意國在阿國有擴大領土，伸張經濟特殊權益的要求，一面是把阿國放在一種國際共管的制度之下，總算是十分遷就意大利的爭點了。但意大利

還不肯接受。意大利提出的新要求，據說包括（1）割讓的土地須使北邊的厄里特里亞能和南邊的梭馬里蘭相銜接；（2）阿國出海的路須經過厄里特里亞，（3）阿國陸軍須解除武裝，由意國改編。

五人委員會不能接受意國的新要求，就於二十四日將報告書提交國聯行政院，自認他們的努力失敗了。

依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四節：「行政院經全體或多數之表決，應繕發報告書，說明爭議之事實及行政院認為公允適當之建議。」九月廿六日行政院開會，決定適用第十五條第四節的辦法，由行政院全體會員（除意國，共十三人）組成特委會，草擬意阿爭執的報告書及建議案。

據報紙所記，行政院所以不肯採用五人委員會的報告和建議，而必須另行起草者，實在是因為國聯最初希望能制止意阿的戰禍，故五人特委會不惜十分遷就意國的利益，不惜令阿國多吃點虧；行政院十三國之中，有蘇聯，土耳其，羅馬尼亞三國都狠反對五人特委會的報告書，認為太偏袒意大利了；然而那樣偏袒意國的建議，還不能叫她接受，所以行政院只好把五人特委會的報告書擱起，另由全體起草報告書。

九月二十八日，十三人委員會開會，決定了令國聯秘

書處草擬報告書，就休會了，定於十月三日再開會。同日國聯大會也宣告休會，但主席宣告大會可隨時召集。

本來盟約第十五條之下所能唱的戲，差不多全唱完了。第四節的報告與建議的手續，本來可知可長；要縮短，就可以採用五人特委會的報告書；要延長，也可以像中日問題的李頓調查團那樣跋涉長途，費很長的時間，製成報告書與建議案。

當秘書長愛文諾先生從容開始準備起草的時候，意大利正加速運送軍隊往東非洲，阿比西尼也只好準備下總動員令。另一方面，英法兩國之間正在進行重要的談判。九月十日，——英國外長賀爾在國聯大會演說的前夕，——法國政府詢問英國駐法大使，「萬一在歐洲有破壞國聯盟約而使用武力的事，——特別是歐洲的國家有在歐洲使用武力的事，無論是否國聯會員國，——英國是否能担保引用盟約第十六條所載的一切制裁？」到了九月廿六日，英國外長賀爾方纔正式答覆法國的詢問。在這覆文裏，賀爾屢次稱引他在國聯大會的演說詞，再三聲明英國有擁護盟約的決心，此種決心並非專為對意阿爭端，乃是因為全國人民表示遵守國聯盟約的原則，不僅僅遵守其某種特殊方面的表現而已。賀爾又聲明，國聯的立場與英國的立場，

同是要公同維持盟約的全部，尤其是要堅決的，共同的抗拒「一切無理由的強暴行爲」。他很坦白說：「我想大家都會承認，一個國聯會員國在某種特殊事件發生以前預先表明它的政策；沒有能比我說的這幾句話更明白更堅決的了。」

賀爾的覆文，法國輿論頗認爲太空泛，但法國政府認爲「完全滿意，沒有比這更切實的了」。所以德國「柏林日報」評論此事說：「英國現在已準備和法國共同担任歐洲的警察，要在英法領導之下控制歐洲大陸了。」

賀爾的覆文是九月廿九夜公布的。十月二日意阿的戰事已爆發了。意軍分兩路進攻阿國：北路猛襲阿都瓦（Adowa），南路從意屬梭馬里蘭進攻倭加登省。一切最新式的武器都使用出來了。阿國政府一面報告國聯，一面也下動員令應戰了。這幾天的戰事都很激烈。

國聯的努力，想遷就強者以求避免戰爭，算是完全失敗了！第十五條的種種辦法是用不着的了。

依據盟約第十六條，「國聯會員國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定的規約，而從事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即視爲對於一切國聯會員國有戰爭行爲。」現在意大利是適合這種資格的了，是應該受「制裁」

的了。

第十六條規定的「制裁」，共有四項。先說第四項：「任何會員國違反盟約的一項的，經列席行政院的其他會員國的投票表決，即可宣告令其退出國聯。」這是最無效用的制裁，近年自行退盟的多了，開除會員更算不得懲罰了。意大利政府早已宣言過：除非國聯逼意大利出盟，她是不退出國聯的。這樣的頑皮手段，開除盟籍是不夠應付的。

次說那其餘三項：

（一）……其他各會員國担任立即與它斷絕各種商業上或財政上的關係，禁止其人民與那破壞盟約的人民的各種往來，並阻止其他國家（無論是否國聯會員）的人民與該國的人民的財政上或商業上的往來。

（二）遇此情形，行政院應担任向各政府建議，使各會員國各出陸海空的實力，組成軍隊，以維護國聯盟約的實行。

（三）當採用經濟及財政的制裁時，各會員國應互相扶助，使各國的損失減少至最低限度；如破壞盟約國對某一會員國施行任何特殊辦法，各會員國也應

互相扶助以抵制之；其協同維護國聯盟約的任何會員國的軍隊，應享有假道的便利。

這三項之中，有輕有重。經濟的制裁為最輕。第二項可說是一種「勤王軍隊」，含有用共同武力執行盟約的意義。第三項的第二分句：如破壞盟約的國家對某一會員國施行任何特殊辦法，各會員國應互相扶助以抵制之。——這一條的意義是最重要的。例如英國近日詢問法國，萬一意大利攻擊英國在地中海的海軍，法國將取何態度，這種質問即是根據這一句。十月四日法國已正式答覆：「將來英國倘因執行某種辦法而發生事端，且此種辦法事前是曾得法國同意的，法國當擔負其一切責任。」這可見第三項的重要了。

意大利開始戰爭之日，莫梭里尼舉行全國公民總動員演習，他在羅馬的三十萬法西斯黨員面前，作很激昂的演說。但他的激昂之中，也不免露出一點戒懼的態度。他說：

他國若用經濟制裁對付我們，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勤勞，紀律，和犧牲精神，去應付。他國若採取軍事步驟，我們也用同樣步驟答復他。他國若實行戰爭，我們也用戰爭回報他。

他又說：

我現在鄭重保證，我當竭力避免因一種殖民地的衝突引起歐洲的戰爭。

十月四日，莫梭里尼又有「誠懇的書翰」送達英法兩國的外交部長，聲明意大利在阿國的行動並不會改變莫梭里尼決心避免事件擴大的本意。他並且聲明願意和英法兩國繼續談判。

但英國的態度是很明顯的，她不承認當前的問題是英國對意大利的鬥爭，她只承認這是國聯對意大利的問題，——是國聯盟約被破壞的問題。換句話說，因為意大利破壞了盟約，對阿國作戰，所以國聯的各會員國應該執行第十六條規定的制裁。

關於制裁的執行方法與程序，英法兩國正在磋商之中。現在他們已決定的原則是對意大利施行「有限度的，漸進的制裁」，大約是「純粹經濟的與財政的性質」。這是第十六條第一項的制裁。據十月四日的巴黎路透電，法國外長已得着全體閣員的贊助，決定法國必須貫徹到底履行國聯盟約之下的義務。至於具體方式，法國內閣已決定的是

- (1) 宣布意大利為侵略國，應受盟約規定的制裁；
- (2) 拒絕對意國的借款，並禁原料輸入意境；
- (3) 禁絕意國

貨物輸入法國。

國聯行政院已推定五人小組委員會草擬意阿爭端報告書。小組委員會的草案已經十三人委員會討論過兩次了。

十月五日，行政院開會，詳情我們還不知道。現在已定十月九日開國聯大會。

☆ ☆ ☆

以上是這十幾天的經過。我在這篇長文裏，完全不會加評論。這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對這問題的同信心大概完全在阿國的方面，我們對國聯制裁侵略者的決心也是完全贊成的，所以用不着評論了。我現在要指出的只有兩點：

第一，國聯的努力雖然不會阻止意大利侵略阿國，但這回的事件仍不能不說是「國聯的抬頭」。因為意大利不接受國聯的建議而開始戰爭，所以意大利成爲盟約破壞的國家，成爲國際新公法之下的侵略者，成爲應受國際制裁的犯罪者。

第二，最重要的是此次受制裁的是一個強國，是世界

界七大強國之一，是國聯會員之中僅存的三大強國之一。國聯已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忽然興奮起來，大起胆子來批龍鱗，拔虎鬚了！這是我們在三年前日日渴望，夜夜夢想，而終不會實現的事。現在這個奇蹟居然來臨了！我們應當熱烈的歡迎這第一次正義的制裁的實現，應當一致的督責我們的政府訓令出席國聯大會的我國代表明白的投贊成制裁的票，切不可假借什麼理事選舉的問題逃避不出席。我們要澈底覺悟，在國際政治上，動機的純駁是不關重要的，最關重要的是行爲，是事實，是結果。古人說的好：「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今日我們贊成的是國聯會員國用共同的力量來抗拒一切無理由的侵略行爲，我們要使這個原則建立在倒不了的基礎之上！

廿四，十，七晨。

中央大學遷校問題

張其昀

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上有一件要事，確值得關心文化人

士的注意，就是首都國立中央大學校舍遷移問題。最近該

校從財政部領得第一批遷校費六萬元，正忙於選擇新校址，不久想有結果。遷校原因爲政府當局鑒於都市環境不適宜於講學，想在郊外鄉間僻靜之區創造一所新學府。我們認爲這是中央大學的百年大計，其中利害得失，在未實現以前，還需要極慎重的考慮。

近年農村復興問題最爲時髦，有若干學者已經指摘其偏見。因爲要救中國決不能從局部入手，農村破產正因爲近幾十年來中國新式工業的失敗，不能和舶來品競爭。故今後必須發展水陸交通，振興輕重工業，調整內外貿易，農村問題庶有解決之望。而交通實業與貿易皆須以都市爲其樞紐，故都市與農村至少應該並重齊進，孫中山先生主張中國應造成幾十個上海，恐不是純然理想罷。類此論調，一般人常以爲都市環境對於講學不甚合適，其實也只是片面的理由。都市乃人文的淵藪，教育的中心，首都尤其是全國政治上文化上首善之區，大學與大都市關係極爲密切，可以說是相依爲命，茲請分兩方面來陳述。

(甲)大學需要首都 近代的大學需要完善的設備，但是大學本身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國家又在首都設立許多學術機關，已成立的有中央研究院國立編譯館等，在籌備中的有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等，各種學會也集中於首都，

最著名的像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最近中國地質學會新建築亦已落成。上述學術機關各有特長，所謂相得益彰，應該互相利用，密切合作。而這些機關恰都環繞國立中央大學的周圍，成爲首都最大的文化區。中央大學倘使脫離這樣優美的環境，豈非極大的犧牲，是一種不能補償的損失麼？這樣消極的退讓，難道是賢明的政策麼？

(乙)首都需要大學 大學的可貴，一面固在傳授學術，一面亦在大學教授的本身價值。大學教授以講學爲職業，因爲心力的專注，時間的閒暇，有從容深造的機會。所以各國大學白髮的老教授，往往爲人望所歸。他們雖然不與政治發生關係，但是廣義的講，他們未嘗不是國家的中堅人物，足以使國民瞻仰其風采，得到無形的感動。在大學的門牆之內，最富於自由的空氣。所以要充實首都，決少不了一所國立大學。誰都承認日本維新領袖和帝國大學的關係，我們並未聞東京帝大有搬到郊外去的消息。

南京的地理環境是特殊而卓越的，古人早已有一城市而山林」之語，鍾山的高尙，後湖的清雅，在精神上都足令人欣悅。有這樣天造地設的美景，爲什麼還要遷地？況且歷史背景尤爲大學無價之寶。此校爲明代國子監的舊址，是五百年前國立大學的所在，永樂遷都以後，南監依然

存在。詩人吳梅村曾充最後一任的祭酒，至清兵南下，學生始星散，故吳梅村詩有「絃管消沈」「極目蕭條」之語。嘉慶間的火災，把前明國學全燬，但「成賢街」之名尚保存至今。清季兩江師範的舊事，姑且不提，即就民國四年以後南京高師東南大學艱難締造的歷史，究竟也含有相當的價值。某教授的教澤，某前輩的佳話，都寄託在幾座院落之中。舉一微小例子，中大校址西北角上有一小園，從前有一所簡樸的平房，題額曰梅庵，前面即蒼老的六朝松，如今改建一所簇新的洋房，遂不見梅庵二字。這種改革似乎是無關宏旨，但是像我們求學於斯講學於斯的人們，朝夕徘徊，總覺得忽忽若有所失，從前是「曾過梅庵話晚清」，如今是「老梅畢竟失一庵」了。大學教育精神物質應雙方兼顧，我們很不願把一切流風餘韻置之不顧，何況遷校以後更有蕩滅殆盡的恐懼。即欲添蓋幾座房屋，中大校舍基地共有一千畝，（農學院不在內）並不是沒有發展之餘地。若武漢大學承前武昌高師，校舍窄隘，致無從擴充，不得不有遷地之舉，情形迥不相同。

煩囂與恬靜，不繫於外境，而繫於內心。內心本是恬靜，外物固不足以擾之，否則如古人所謂水聲禽語皆是時

事。試看外國大學的情形，像巴黎大學柏林大學倫敦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皆位於都市的繁華中心，但均無礙於人類智慧的發展。我們以為校舍不必過於鋪張，建築物僅是一種工具，大學的寶藏在於良師益友的薰陶與盡瘁學術的精神。中央大學近三年來所耗於建築的經費已在五十萬元以上，目前尚在大興土木，本年度中央大學生尚不到一千人（農學院在內），照中大已有的物質基礎，即容納五千學生，儘可設法布置。我們希望中央大學的建築問題最好暫時告一段落，政府果有餘力，不妨充實圖書設備。學校行政當局能從此專心於提攜學術研究，發揚二十年來樸茂的學風麼？這是我們真誠的盼望。從前北京大學爲了校名「北京」二字尚且據理力爭，現在我們本愛護母校的心理，對於校舍問題發表意見，很願意得到社會上的同情。

〔附記〕，本篇之中屢用我們兩字，因爲本篇起草的時候曾經和中央大學文學院教授郭斌蘇先生理學院教授張江樹先生談論過，他們都贊同我的意見。我們不敢自以爲是，所以想借本刊篇幅發表，請教育界的先進指教。

雙十節應如何紀念

濤 鳴

雙十節又到目前了！回想辛亥革命，至今已足足二十四年。在這二十四年之中，什麼偉大事業，什麼艱難事業，都可以造成了。但事實却不這樣。土地削了一大塊，國債加了無數萬，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現在中華民國的地位，比之辛亥年的大清帝國，恐怕還差一等。若單就過去而論，這雙十節真使人痛哭流涕。其實辛亥革命，除了給我們中華民族一個自新的機會之外，別無好處。百年以後，這雙十節究竟是可哀悼，或是可慶祝，全看我們從今日始能不能盡量利用這機會而已。

政治上軌道而生產充足的國家，只要照他們的路走，都可以蒸蒸日上。就是制度須因時損益，政策要隨世界大勢而變遷，他們用不着大規模的建設，也用不着加緊工作。英美德日，都是這樣的國家。在政治未上了軌道而生產落後的國家，應該建設的事業，在在皆是。而這種事業，都是有連帶關係。單顧一事而不顧其他，往往辦不通。譬如要辦地方自治，須先提高人民教育的程度。義務教育沒有辦到，人民十之八九尚且不識了，而想地方自治的成

功，實在很難。但是要辦義務教育，第一要經費。中國辦學幾十年，而義務教育，還沒有辦到，無非是經費無着的緣故。然經濟困難，由于生產落後，利權外溢，非興辦實業，無法挽救。但是談起興辦實業，我們又須提出許多與實業有關而未會解決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想建設一個新國家，非有一整個建設計畫不可。革命後的俄國，和現在的中國，都是這樣的國家。但是現在的俄國在第二個五年計畫當中，我們已經不能望其肩背了。

中國應有的建設事業實在多的很。別的不說，就說應修的鐵路，不曉得有幾十萬里！然而找不到事做的人，不計其數。若使我們有一個計畫，把這無業之人，全用在路政上面，豈不一舉兩得？國民黨執政以來，頗以建設為能事，但所建設之事，是否緩急分明，我們不無疑惑。我們只見某部有錢，建起高樓大廈，金屋輝煌。某人有勢，設立某某機關，安置羽翼。此一建設，彼一建設，我造我的，你造你的，如此沒有計畫的零星建設，恐怕五十年以後，中國還夠不上二等國的資格。什麼樣子纔算是整個計畫

；整個計畫有幾個要件：

- 一，凡所欲舉辦之事，都有具體計畫和實施方法。
- 二，凡有關連之事，應同時舉辦，或按一定程序舉辦。

- 三，凡所欲舉辦之事，不在一地方而在各地方者，應各地方同時舉辦。

- 四，凡所舉辦之事，應於指定期間之內完成。

- 五，凡不在計畫以內之事，不得舉辦。

無論什麼計畫，第一需要是錢，第二需要是人。錢和人都有了，計畫纔能實現。二者之中，錢的問題，比較的難一點。因為現在政府收入，除了軍費政費之外，剩不了什麼錢。但是浪費的地方也很多。駢枝的機關，可以歸併的，可以裁撤的，也不少。別的不說，只說那鼎鼎大名的經濟委員會，牠所辦的事，無一不是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所能辦而且應辦的事，偏偏要加一個委員會，多養許多的官，豈不是虛糜國帑吧？如果把不須有的機關，一律裁撤，省下的政費也就不少了。還有一筆款可以省的，那就是黨費。國民黨返政于民之後，省下的黨費，可以為建設之用。此外還有一筆大款可以省的，那當然是軍費。明白的說，中國在建設未成功以前，談不到禦侮。除了剿匪及維

持治安所必須的軍隊之外，應一律遣散，或移作屯墾及築路之用。這樣省下來的軍費，移作建設之用，錢的問題，可以算一部份解決了。

但是中國應該建設的事業太多了，需費浩大，無論什麼開源節流，還是不夠。乾脆說一句話，中國在短期間內，要做大規模的建設，只有借債一途。我們講起借債，都有些害怕。因為已往借的債，大部用作軍費，小部進了私囊，好似烏烟瘴氣，早已不留痕迹，只剩了老百姓的負擔。其實借債本體，並沒有什麼壞處，要在用的得當與否而已。若使借款用在建設上面，可以增加生產，便利交通，國家的收入，也隨着增加，不怕以後不能還債。只要政府有計畫，有信用，內債也好，外債也好，我想沒有人不贊成。

至于建設所需的人才，就現在情形看來，一定是不夠的。不過我們有了計畫之後，便可以照計畫去養成需要的人才。這人才之養成，就是整個計畫的一部份。現在大學的畢業生，舉了業找不到事做，或且找到事而學非所用，用非所學。這都是沒有計畫的結果。有了計畫之後，個個大學學生，沒有畢業之前，就知道畢業之後有什麼職務。這樣的辦教育，比現在要經濟的多。建設所需的人才，其

多數當然是要本國人；但高等專門人才，我們不能于短時間內養成的，不妨借重外人。這樣來，人才的問題也就解決了。

錢和人以外，還有一個要件，大建設計畫纔能實現。那就是權。這是極明顯的事實：官吏能行使其職權，纔能做事。譬如某部員瀆職，而部長不能撤其職，因為該部員乃某要人之人。那麼這部長便不能做事了。某個大學，應該裁併，但是教育部怕教員和學生搗亂，不敢實行。那麼這教育部也辦不了事。此無他，官吏怕保不了飯碗，不敢得罪人罷了。若使官吏有一定之任期，在任期之內，有無過不能撤職之保障，使他們安心任事，顯其才能；任期滿後，以其成績之優劣，為升降之標準，那麼樣纔有人去努力幹事。至於高級官吏，攬軍國之大權，尤應互相尊重其應有之職權，勿以私人關係，阻礙公務。換句話說，就是合作而已。官吏各能行使其職權，建設可以說是一半成功了。

至于建設計畫的本體，那是一龐大的事情，當然是要集思廣益，慎重攷慮，纔能製成。據我所見，吾國所急應舉辦之事，有八大端：

一、修築鐵路。以川漢川滇兩路，及延長平綏或隴

海至新疆之路為最要。

二、修築公路。各城鎮之間，應有公路。

三、設煉鋼廠。

四、設機器製造廠。此二者皆為工業之基礎。

五、設酸廠及鹼廠，以為化學工業之基礎。

六、疏濬江河，灌溉田畝，作一勞永逸之計，以除水患，而免旱災。

七、廣立小學，實行義務教育。

八、設醫學校，每省至少須有一醫學校，以為實行

公醫之預備。

把這幾件事，作一五年或三年計劃，尅期竣事。第一期計畫完成之後，再定第二期計畫；第二期計畫完成之後，再定第三期計畫；如此類推，二三十年之後，我們國家的根本，可以穩固了。二三十年似乎是很長的時間，少年志士，且急不及待；但是我們回想甲午至今四十年，庚子至今三十五年，辛亥革命至今二十四年，從二十一條要求至今二十年，從國民黨北伐成功至今七年，從九一八事變至今四年，平心而論，我們造了什麼事？假使當年受了教訓或得了機會之後，具一決心，立時開始建設，按步就班，今日之中國，縱不能歌舞昇平，亦可以安然無事矣。大凡做

事，有了計畫，不怕成功太晚，只怕開始無期。所以我盼望政府把本年雙十節日，作為籌備建設開始之日，先草擬一五年計畫，公諸全國，徵求意見。大綱既定，再召集專家，詳審實施方法。一面整頓內政，極力撙節；一面進行

借款，招致人才。以民國廿五年雙十節為大建設開始之日。以後以每年雙十節為清算建設成績之日。將一年內成績及收支列表公佈。這樣做起來，我們國家纔有希望，這雙十節纔有意義。

留學日本的面面觀

向愚

雖則時節是過了日本各種學校的開學期了，要到日本來留學的青年學子想不到還是那麼多，九月十四日開行的長安九的三等室從早晨就陷入混亂狀態了。自己正在擠來擠去，忙於尋找床位的暇間，百元一張的日本老頭票，落在小縉手裏了。這倒不使自己難過，因為錢是用血汗賺來的，而別人也是用血汗拿的去的，況且中國的同胞有這種好本領，可以使國家不亡呀！

終於是船裏面的日本人的夥計出來維持秩序，這個席舖佔十二名，那個席舖佔十六名，安排了好半天，纔算是每人都有一個棲身之所了；一共是一百零二名。船開行的第三天，住在船裏的日本刑事（便衣警察）來檢查，因為最大多數的人都不懂得日本話，自己的心境為替大家減除麻煩的念頭所驅，遂露而充任翻譯了。任了一兩個鐘頭的

翻譯，這一百零幾名的來路多少得了一個認識。裏面，暑期從日本返國，再回去的有三十幾名，其他的則全是初次要來日本的。重回日本來的人，大多數在私立學校上學，在官立學校的人可謂是晨星碩果。他們說日本話的程度怎麼樣呢？說的尚流利的，女的一個和男的一個，馬馬虎虎勉強過得去的男的兩個，自己雖認為了不得而實際上說來拖泥帶水的男的一個。其他的人僅能聽淺易的話和說幾句應酬話。至於這班初次要來日本留學的人呢，有的是初中畢業生，有的是高中畢業生在國內考不上好的大學而不甘心於進壞的大學的，有的是一千九百三十五年的新學士而找不到職業者。有最使人驚異的是，兩個在北平國立某大學某學院學科學，再一年或二年就要畢業的學生，却毅然決然退學到日本來。近年來各國立大學猛力整頓，學生的

程度不見得比日本的學生差得多遠，而在國立大學學理工科目的畢業學生，出路也不見得不如從日本回來的學生，這兩個人對這兩點毫不加以檢討，盲目的把以往奮鬥的成績犧牲了。來到日本之後，升入大學研究院或插入本科的相當班級均不可能，預備相當期間的日語，重新應本科一年級的入學考試，是多麼不值得呀！還有一個是在北平某最高學府學社會科學的一年級修了的學生，借了一張同姓不同名的大學畢業文憑，打算明年春間升入東京帝國大學的研究院。中國的社會用人固然徇私，以致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但近年來也狠着重實力，光是混資格去騙人，已是『此路不通』了。這位聰明有爲的學子何以仍然不覺悟呢？

把坐在長安丸上的六十幾個初次渡日的青年學子的留學動機分析一下，最普通的是在國內初中或高中畢業，考不上自己理想中的高中或大學，或是在國內大學畢業找不到相當的職業，不得已到日本來。我以為這種動機非僅是這數十人的動機，而是以往數年間來日本留學的或今後若干年間將要到日本來留學的大多數的動機。

使這種留日動機實現爲留日行爲者，無疑的是銀貴金賤的經濟形態。

源源而來的中國青年學子，來到了之後首先要解決的是補習日語和住宿的兩個問題。補習日語的學校頗多，以神田區神保町的東亞預備學校爲最佳，現在中國學生在那兒補習的一共有二十班上下，人數一千幾百人，從早晨八點起至夜裏九點止，分爲四五個班級教授，據說已達到最高的收容量了，來遲的人也就不免向隅之歎了。

關於住宿的問題，日本人向來覺得家裏留住生活方式和習慣不同的外國人，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家裏空出房子來，總不願意租給中國人。後來留東外史去世了，當時東京帝國大學的代理文學部長服部宇之吉氏，在報章詛罵中國學生之無人格，同時警告家裏有嬌妻美女兒的家庭，千萬不要招住中國學生。邇來日本人狠鄙視中國學生，而中國學生想在相當的日本人家裏面寄宿，也就狠困難了。因此，大部分的中國學生也只好寄住在以收容中國學生爲本位的下宿（公寓）或貸間（民房），以神田區爲最多，其次爲小石川區，再其次爲中野區。處此情境之下，無從練習說話，無從深入日本的社會，因而無從了解日本的民情。有一個新來的人對我說，住在日本彷彿住在天津日本租界，沒有什麼不便利的地方，他却不知道自己是一三

四月是學年開始的時期，在各種補習學校補習日語或其他功課的中國學生，在三月底就要應各種學校的入學考試了。好些高等學校（大學預科）和官立的單科大學，都沒有中國學生特別班，高中畢業生能考進去的自然是優秀而肯努力的份子，此外考入慶應大學或早稻田大學預科的人也算是踏入正途了。可是，多數人却進入明治大學，中央大學，法政大學，日本大學，立教大學，專修大學的本科，或其他的私立專門學校（這些學校藉着中日關係好轉的時會，格外歡迎中國的財神爺）。至於大學畢業生，少數人升入官立大學的研究院，另一部分人則升入私立大學的研究院或大學部本科。

不過，沒有升入任何學校，終日流連在麻雀俱樂部，喫茶店，咖啡館，舞場，戲院，娼寮的人至少恐怕要佔半數。

在補習學校補習日語的期間只有半年至一年，而所寄宿地方又沒有多少機會學說話，所以升入研究院或大學部的中國學生最感困難的是聽講和閱覽日本書籍。據我所知道的來說，東京帝大研究院的指導教授雖然架子很大，但對中國的研究生尚沒有什麼缺少誠意的地方，他們希望中國學生天天到研究室研究，同時到大學部去聽和自己所研

究的科目有關係的課程。但是，一定是因為日語的造就太淺的關係，不用說到大學部去聽功課的人太少了，就是天天到研究室研究的人也不見得多。因此，指導教授們對於中國學生的印象頗不佳，有一兩個學部簡直不願意收中國的研究生。在帝大研究的學生的情形是這樣子，在其他私立大學上學的人不見得是另外一個樣子吧。

因為聽日本話的能力太差，在課堂裏面聳子也似的坐着，不如留在家裏自由而舒適，結果，閒居為不善，脚步也就不知不覺之間，踏進墮落的路上去了。

論到日本的學術在世界上並不是沒有地位，來留學的中國學生，只要肯把日本語言學好，有恒心的向前幹，也並不是不能學些東西回去的，但是可惜的狠，不遠千里而來的中國青年，有的覺得日本語太難學了，寧願玩着，不願意進學校；有的升入學校之後，因為聽講困難而不到校，把寶貴的光陰虛度過去。日子長了，難免不發生偽造文憑，盜竊，通姦，賴賬以至於情死等類的損壞國家體面的事情，這是關心留日問題的人一定看得到的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還有，質這樣不整齊的留日學生，他日回到中國社會去服務，究竟能負起多大的責任？能博到社會的多大的信任？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末了，我寫這篇東西，并非存意貶辱留日的青年同胞，而只是盼望大家反省覺悟，同時切望教育部深切注意這

個問題而籌出有效的統制辦法。

九月二十五日寫於東京

蘇聯的教育

邵德潤譯

因爲自己曾受過所謂「嚴格的」中小學教育的苦，而看着自己的弟妹現在還在受，心中每每發惡而發願想把它加以改革。可是因爲自己不學教育，不懂教育，所以就如這次陳衡哲先生的呼籲，我本很想插口幾句，也終於沒有說。

近來偶爾在 The New Era 三四月合刊上讀到蘇俄教育行政專家 Kharionova 氏這篇文章，覺得中間有不少是改革我國中小學教育可借鏡的地方，所以我就「不辭鄙陋」的給它譯出，讓大家看看人家的成功，再想想自己應怎樣改革。——譯者。

☆ ☆ ☆ ☆

蘇聯的教育，是計劃着去迎合蘇聯人民的需要的。在這龐大的國家裏住着的人民，差不多包含有一百多個不同的國籍，他們都剛從那幾世紀來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享受着現在這種自由生動的新生活。他們統

統都是這偉大的社會主義者的改造計劃中的一份子。他們每個人都懷着有熱烈的求知慾，全體在追求着一個較高的教育程度。

△無產階級的教育

教育的系統與社會和經濟的生活，是有密切關連的。大體說來，蘇聯的教育是完全屬於無產階級的。它的主要的方針，是決定在一個問題身上：就是怎樣去創造一個能夠提高全部勞工的生活標準的新社會道德。所以他們在學校裏的教授科目，教授方法，以及兒童們讀書環境的設施，都完全向着一個唯一的目標前進——就是當將來這新一代的男女，在離開學校之後，至少要能夠在這偉大的社會改造計劃中，擔負一部實際的工作。

蘇聯的教育是要公平的普及到一般的人民的，四歲小的嬰兒起，直到那些心中燒着求學的熱望的成年勞工止，它都要平均的顧及。在革命之前的俄國成年人，百分之七

十都是些不識字，而且也沒有機會去獲得讀寫智識的文盲。在許多農村中，是只有一個人知道怎樣簽他自己的姓名，那就是這村子裏的牧師。現在文盲差不多也全掃除了，人民人人都充滿着求智的慾望。求學的機會，不論對於男或女，都是同等的開放着。

全國各地都有着許多的托兒所和幼稚園，全國有七〇〇〇・〇〇〇名自一歲至七歲的小孩，是在這種組織裏收養着。使得每個做母親的婦人，都可由自己心願的做工，替社會盡一份心力。所以她們不僅在法律上是和男人平等，在實際上也是的；因為她們知道國家會盡心地撫育她們的孩子，會給她們以充分的教育，她們都很好心的像男人一樣的工作着。教師們的工作也是由學校擴充到家庭方面：他們時時訪問着學生的家長，跟他們談論着兒童的健康與心理，或是普通的教育問題。

在一九一九年，蘇聯僅有七・八〇〇・六〇一名自八歲至十四歲的入學兒童，差不多還不到學齡兒童的百分之五十二。並且這些入學兒童之中，女的只佔百分之二十五。但現在已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名自七歲到十四歲的兒童，即全部的學齡兒童都已進了學校。這意思也就是說，在這最近的十六年中，因為那最大的難題的解決，蘇聯

已建立起幾千所圖書設備均完美的新式學校，訓練成幾萬位的教師，造成了一種能適於四十多種民族的人民的新文字。使得從前的教育家因文字的不同，教科書缺乏而生的種種難題，皆得順利解決。

△教育與實業

蘇聯的每個學校的課程，都與工業農業有着密切的關係，我們只要一看他的課程表，就可以知道科學是怎樣的受它們重視。

蘇聯的學校課程分配表

——本課程表適用於自八歲至十二歲的兒童——

一，俄文	每週六小時
二，自然	二小時
三，數學	五小時
四，地理	二小時
五，勞作	二小時
六，社會	二小時
七，外國語	二小時
八，體育	一小時
九，圖畫	一小時
十，音樂	一小時

到了第五學年以後，又加上：

生物	每週二小時
物理	二小時
化學	二小時
工藝	二小時
歷史	二小時

每個課程表中，都含有一定量的基本科學，使得每個兒童的心目中都印下一種唯物主義的觀念。一切教授法的設施也都以社會的生活和自然的真象為根據。

因為列寧曾說過：『一切古代人所獲得的智識，在灌輸到我們的青年人的思想中去之前，都須先經過一番嚴格的批判。』所以學校教師們不僅要講解他的課程於兒童，並且還要幫助他們去養成他們的判斷能力。更進一步的，他們還認為：凡是不能為人類所應用的知識，都是死的。這使我們想起了「工藝教育」的辦法，不過在這裏，它的意義並不像普通人所謂的教習手藝而已，它是說在教法中理論要與實際並重，心身的工作是要同時並進，要使得青年人能夠明瞭經濟，社會和政治三者之間密切的關係，和互相依賴的情形。

所以教師不僅須對兒童講述近代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

，史的發展，和它對社會與政治的影響；他並且要告訴兒童以勞工的意義，和工具的使用方法，使得他們將來可以去體驗出生產方式與社會生活及文化程度的相連的關係。在幼稚園同學校中，一切的兒童，不論男女，都要學習怎樣使用工具。這種工具，都是按着不同年齡的兒童的心身需要，而特別製造的。有所特設的「科學工藝館」，曾經爲了這件事，苦心孤詣的研究了好幾年。

學校中都設有種特殊的課程，使得每個兒童都有充分的做紙工，織工和木工的技能，以及充分的電氣知識。又因爲這種種都有它的特殊的困難，都有它的不同的原理，所以每一個兒童每學年中不准學習三種以上的手工。他須得學好一樣，再學一樣，不許同時學了木工織工，又學了紙工。

在可能的時候，每個學校都和一個工廠連着；在鄉村裏，就和一個集體農場連着。在這裏面，學生可以知道近代生產方式的實際情況，蘇聯的工人和農人是怎樣的在工作着，社會與文化是怎樣地隨之發展着。學校方面也是儘可能的去幫助着工廠和集體農場，一方面使兒童也能夠從他們那裏獲到些更切實的進步。

△教育與社會生活

我們若再談到「羣育」的時候，蘇聯的兒童是要懂得怎樣在團體生活中過活和工作的；但是這也不是說要反對一切個性的發展。假如個個份子都沒有個性的話，這團體又有什麼價值呢？所以我們的目的，是要去發展那種不妨害公衆的個性，在個個人中培植起那能為大衆謀福利的個性。這個目的，在學校中，我們（俄國人）是用「自治」和「男女同學」兩種方式給它表現出來。

「自治」的意思，就是要兒童能夠遵照大衆的利益，去安排他們將來的社會生活與工作。他們選出他們的代表，組織一種「校務會」，在他們的領袖和學校教師們指導之下，進行他們的工作。在每種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都選出特別的校務會來應付。像對於校內的衛生，社會文化的宣傳工作，校中的風紀，以及愚劣的小孩的鼓勵等等，他們都有這會的組織。

「男女同學」也並不是簡單的男女混合教育而已；它還隱含着一個重大的意義，這就是說：要使人明白性別的觀念，只在生理的差別上才有的，在心理上，在社交上，性都應受平等的待遇。這個原則，以後還要從學校方面推廣適用到全國男女社會地位和經濟生活的平等上去。

△教師的任務

因為它的教育宗旨既是這樣，男女遂有同等獲到工作的機會，以及平等的社會地位。蘇聯的六二八·〇〇〇位教師，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女的。不論任何學校的教師的指派，都是只看他的個人能力怎樣，而不管他的性別是如何。

學校裏的教務的組織，是這樣的。在最低的四個年級中，一個教師（級任教師）差不多全擔任了那全部的功課。每個星期，他要足足教二十四小時。在其餘的高年級中，每個教師可以任意的選擇擔任自己最擅長的功課教，而且每星期只要教十八小時就夠了。在小農村中，每級只有很少幾個學生的，一個教師可以擔任兩級，這種學校差不多也佔了百分之二十。在最低的年級中，每個教師在他的班上不能有四十人以上的學生，高年級則每班不能超過三十五人。

在社會上，教師是處於受人崇敬的地位的。這不僅是因為他負有教育後一代的責任，同時也因為人民常常需要他去幫助他們的工作。好像在農業區域裏，教師帶同他的學生們，常常幫着農人們做農作的試驗，檢驗合用的種子和肥料，研究最合理的穀物輪種法。除掉對於兒童的教育之外，對於學生們的父兄和親友的教育，教師們也幫了很

大的忙，他們提高了一般農民的教育程度。

教師們的工作環境，以及物質的待遇，都已積極的改善；而且列寧的願望——就是教師們的地位應當比以前提高，現在也已逐漸實現。在人民和教師之間，都已相互深

切的瞭解，因為他們都是自覺到他們都是爲着蘇聯的前途在提攜地工作着。

一九三五，九，三十譯於南京

一件國際間的善舉

胡道維

目前世界上被壓迫最嚴厲的民族，莫過於對世界文化

圍之內。

供獻最著的猶太人；而現在猶太人在危難環境中所有的最誠摯的朋友，又莫過於從前與猶太人夙有仇怨的俄國人。法國也已經從德國接受了二萬五千名難民——大部分爲猶太人。據國聯救濟德國難民最高委員麥克唐納氏 (James G. Mac Donald) 的正式統計，英國代治下的巴勒斯坦 (Palestine) 截至現在止亦已接受了二萬七千名希忒拉主義下的犧牲者；美國容納了六千，南美洲共收容了三千這樣遭遇不幸的人民。而蘇維埃聯邦現在却劃出了一塊整個的區域——名比洛比塞 (Piro-Bidjan)，面積有一千八百萬英畝——作爲一個「猶太人自主區」；并且根據他們的諾言，將來此地猶太人額數滿二萬五千名的時候，比洛比塞便將宣佈爲一猶太人民共和國，而被納于蘇維埃聯邦的範

試問蘇聯果何爲而出以如此的慷慨呢？希忒拉的信徒常說蘇聯政府乃猶太人所建造且爲猶太人所統治，他們當然指着這種慷慨行爲爲另一俄國猶太化的証據了。其他的人說，這也并不是純人道主義的舉動，不過是蘇聯所築成之另一抵禦日本的堡壘罷了——比洛比塞現在是俄國附近「滿洲」邊疆之「遠東領域」的一部分。還有些人說，蘇聯政府想藉此以增進蘇聯國家的財富與人力，兼而助長共產主義的運動，所以才發生這種措施的。也許這些因素都會影響蘇聯政府的方針決擇；但是我們要記得俄國人之歷史的反猶太人的態度，要知道今日德國波蘭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之反猶太的高潮，要想到蘇聯之被人詆毀爲猶太統治國的事實，我們對於他們這種大範圍的拯濟辦法實不能不

替爲國際間的善舉。我們要記得俄國還有四個別的地方也是已經劃定有「猶太區」的，共有八萬三千猶太居民；他們這次的新惠施便覺更偉大了。我們至少也應該說蘇俄政府對於他們國內少數民族的安排確已實行其全完重視的政策了。

本來指定爲「猶太人家庭」的巴勒斯坦，容量很有限。德國政府的壓迫，又是日甚一日：他們決定要將德國猶太人驅逐出境，或是常癩瘋病人似的禁錮起來——認他們不配參加任何公共的生活與活動。現存于德國的猶太人與半猶太人，共有八十萬到九十萬之譜（在一九三二年德國的純猶太人只有五六二，〇〇〇人）；這些人如果都須于財產被奪之後逃往各外國去，那便是全世界的一個重大担負。據麥克唐納的報告，在以往設法安置八萬名因政治信仰或良心問題或宗教觀念而逃離德國的難民——其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不是猶太人——已是極感困難的事了；在巴黎，卜拉格，阿姆斯特丹，以及別處的成千的難民，情形也是很嚴重的：那麼，如果八萬難民陡爾膨脹到四十萬，情形便將不堪設想了。

蘇聯政府對於比洛比賽方面所將收容的猶太人不會規定一個限度，但是人們說他們有立即收容四千人以上的準

備：俄政府對每個移殖的人民，願供給到達該處的旅行費，并給予土地與住宅；但是他們堅持的要內移人民有健康，有體力，并且有執行職業的器械與工具。但是猶太人許多並沒有這些資格與物品，這便是今日當前最重大的問題；英美兩國現在已經成立了資助委員會，以馬列勳爵（Lord Dudley Marley）爲名譽主席，在設法幫助猶太人解決這個問題。蘇聯政府并不要新移殖的人民必須是公開的共產主義者；不過當然期望他們要服從俄國的法律與制度——不拘他們對私產制的信仰爲何如。蘇聯所給予的，就是一個人的生存的權利：使他們能開始一個新生命，建造一個新家庭，并担保他們得在其所處的環境中享受安全，而免于因種族或宗教而發的壓迫。無疑的，新居民不會有世界普通人所知道的自由權利；但是他們却有了生活的生存的機會了，而這在今日在許多地方恐怕是猶太人所能希望的最高限度了。

不但如此，比洛比賽現在只有五萬原來的居民：其中三萬爲俄人，一萬二千爲猶太人，四千五百爲朝鮮人，三千爲烏克蘭人，一千爲中國人。最近曾訪問比洛比賽的馬列勳爵宣稱，該地一年內總有日光——除開中夏季六或八星期的多雨期以外；氣候頗類加拿大之南部，一年有三四

個月多雪。把這樣一塊領土為世界遭難的猶太人劃出來作個安樂家庭，是一件值得注意的義舉。

廿四，九，廿，平寓。

編輯後記

適之

△「再記國聯的抬頭」是繼續第一七〇號的記事的。
我們希望以後能這樣繼續記載這個絕大問題的發展。

△「向愚」先生的傷心文字，是大家不可不讀的。我們更盼望全國教育當局細讀此文。

△張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學的地理學教授。
△「濤鳴」是我們社裏的一位科學家。

△邵德潤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

林語堂 陶亢德 主辦

宇宙風

第一期三版出書
第二期今日出版

目要

姑妄言之……達夫·語堂·亢德
明末的兵與虜……老舍
我怎樣寫趙子曰……豐子愷
人生漫畫(二)……豐子愷
午夜高樓……羅念生
雅典之夜……謝六逸
現代母性……馮和儀
會孟樸與養金花……商鴻達
論裸體運動；烟屑……林語堂
保證人……何容

變風……姚石顯
害人與支那人(日本通訊)……莫海
我來上海……夏娃的蘋果……可喜語·漫畫·
幽默文粹·編輯後記

紀念東亞病夫會孟樸
先生特刊
執筆者 蔡元培 胡適 等

每逢初二十六出版
零售每册一角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
內與日本兩元郵費在
內遺失照補論語人間
世定戶如直接向本社
預定全年優待九折
上海愚園路愚谷卅
號 宇宙風社發行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精美印刷，實為北平新聞界之冠。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每月一元
(國外)每月一元二角
本報租借地(香港)每月一元
一元三角(香港)每月一元
每月三元九角(新加坡)
蒙古庫倫海參崴(新加坡)
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地理學報

中國地理學會編輯

獨立評論 第一七二號

三二

第一卷 第一期

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

竺可楨

中國季候之分佈

張寶堃

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

張印堂

江蘇省之農業區域

胡煥庸

浙江紀勝

張其昀

西寧松潘間之草地旅行

徐近之

岷江峽谷

徐近之

張相文先生傳

柳詒徵

附錄：本會簡章會員錄

第一卷 第二期

劃分中國地理區域的初步研究

洪思齊

江寧縣之耕地與人口秘度

胡煥庸

颯綫雷雨一例之三度觀察

朱炳海

浙江省風景區之比較觀

張其昀

陝北盆地和四川盆地

謝家榮

黃河上游之地質與人生

孫乾初

華北之乾旱及其前因後果

侯德封

中國土壤之概述

李良騏

正在製造中之中國模型地圖

李慶遠

書報介紹：中國境內適用之蘭勃脫投影表

曾世英

書報評論

袁復禮

出席第十四屆國際地理會議報告

呂炯

第二卷 第一期

中國氣候之要素

竺可楨著 盧 鎔譯

中國之石油

謝家榮

中國民族之地理分布

張其昀

安徽省之人口密度與農產區域

胡煥庸

洮西區域調查簡報

張其昀

中國輿圖分幅法的芻議

曾世英

地球的形狀

方 俊

海水之運行

呂 炯

與張印堂先生商榷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

涂長望

第二卷 第二期

中國氣候之要素 (續)

竺可楨著 盧 鎔譯

中國人口之分佈

胡煥庸

(附統計表與密度圖)

廣西幾種地形概述

楊鍾健

中華民族之地理分佈 (續)

張其昀

中國海岸綫之升沈問題

李慶遠

附啓(一)本誌第二卷第三期定於十月中出版

(二)本會徵求會員簡章載於創刊號

(三)本會歡迎贈送書籍贈書目錄當於本

誌刊登以表謝忱

每冊定價八角 全年四冊 定閱全年三元

總代售處：南京成賢街鍾山書局

政制與人事

陳之邁

傳聞中央政府當局近來很慎重地考慮縮短訓政期間，釐定實施憲政期限，或者在六中全會五全代會裏有具體的方案提出來（天津大公報十月五日南京通信）。這不失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只要出於誠意，不像清末的九年計劃一樣完全是敷衍延宕的把戲。憲政之必須實施不成問題——這是國民黨的黨義，孫中山先生的遺教。成爲問題的只是時間遲早問題。在本刊第一六二號我會主張改革政制，但不主張立刻便開放政權，實施憲政。這意思後來我又較詳細地解釋了一遍（本刊一六六號）。這兩篇文章都引起了許多討論和批評，其中除了主張憲政的人以外，贊成維持黨治者的意見也有種種不同。我對於這些意見不想去仔細分析，我只想提出一個問題——制度與人事問題——稍加討論。陳公博先生說（民族雜誌三卷九期）：

老實說，如果運用得法，中央機構也不見得怎樣不靈活和不敏銳，所以弄到不靈活和不敏銳完全還是人事……

中央政制誠然有必需改革的，我也是贊成改革的，

但已往和現在的事實，我們不能不加以檢討和解釋。若悉舉種種弊病而加之以於機關本身，我認是不合理的批判。如果人事不解決，就是將各機關大大加以簡單化，其效還等於零。人事解決了，那麼改革也能，仍舊也能，也可以運用如意。

人事問題的重要是沒有異議的。兩千多年前在希臘的柏拉圖便已很明快地如此說，在民主與獨裁討論正熱時張熙若先生也告訴我們這是一切政制的根本（國聞週報，十二卷六期）。政府是社會組織的一部分，人是組織者，也是被組織者。人不好，政制便不會好。譬如織製布疋的，棉紗如果好，布疋自然精；棉紗如果劣，布疋自然壞。但是織製布疋的人却不能只抱怨棉紗不好便不去講求織製方法的改善；猶之組織政府的人也不能只抱怨「人慾橫流」而任人貪贓枉法。材料固然得設法改良，方法也得力求講究。在政治方面，改良材料——人——可以說是幾乎絕了望的路途：先秦的道學先生嘆息「人慾橫流」，政治惡濁，兩千多年後的道學先生也是一樣的嘆息；先秦的道學先生便

大聲疾呼感化修養，仁義道德，二千多年後仍然可以聽見這種呼聲。這個兩千多年都沒有產生絲毫效果的試驗大約是完全失敗了；失敗了我們便得改絃更張。

可喜我們還有一個有希望行得通的辦法：這便是利用制度來使「人慾」不能充分地發洩出來，貽害人羣。法國十八世紀中葉的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鳩說：「享有權力的人總要濫用他的權力」。他承認了這個原則之後，剏爲三權制衡的學說，希望憑藉着制度來減少當政的人濫用權力的機會。孫中山先生倡五權憲法，提高考試監察二權，也無非是想用制度來規範「人慾」，使得它不能遺害國家。姑毋論這種制度能否達到理想的目标，這個理論的出發點是完全正確的，不容否認。

現在我們的政制是否認這個原則的，雖則在表面上孫中山先生的五權制度是在實施。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現在的中央政府是利用五權制度，委員制度等等理論來滿足當政者的「人慾」的；在那裏不但制度不能規範人事，當政的人反而借着制度的虛名來取得分脏的實惠。不消說，這是和一切政制——尤其是五權憲法——背道而馳的。最近「行政效率」（三卷三期）刊有李樸生先生「改善現行委員制的必要」一篇極具有學術價值的長文，對於所謂委員制

的中央政府之所以變成龐大無比，架床疊屋，有最明快的解釋。他說：

委員會的設立，爲什麼會這樣的毛濫？大抵是因：

（一）現有各部容納不了這麼多輩分相同的，對革命有勤勞的領袖；而領袖下有若干幹部人物，在此百業蕭條的時會，也不能不有所安排；

（二）革命後百廢待舉，各領袖因看法的不同，所籌的經費來源不同，進行方法的主張不同，便要有一個機關來試行自己的抱負；

（三）委員會的名稱，比古典式的「部」有彈性，而地位相同，其組織又可伸可縮。且委員名義大小同一冠冕堂皇，而委員數目又是多多益善，少少無妨，可以網羅若干名流碩彥，相與號召。

羅隆基先生說（本刊第一七一號）：

中央政府行政上缺乏效率，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政治學上所謂「分脏制度」。黨治存在一天，黨中總不免把國家的政治機關——甚至於非政治機關——看作一黨的私產，可以用來報酬「革命有功」的人，或者報酬攀龍附鳳的人……

不特此也，中央政府的官職之多固然有如過江之鱗，有一

個更足驚人的現象是當局的要人兼職至十數或數十之多。天津益世報本年十月二日「中央要人的兼差」的一篇社論裏舉出許多事實，使得我們驚嘆這個所謂「幾十個墨索里尼的局面」（意大利首相曾一身兼爲七部部長），不但是李羅等先生所指出的因人設官，位置「革命元勛」，「名流碩彥」，並且是設官來使得要人可以兼差兼薪的奇聞！要人們握着制定政府機構的大權，握着指派人員的大權，他們便利用這雙層權力來充分地滿足他們橫流的人慾，把一切政制根本存在的精神完全推翻。留心政治制度的人在此真是可以目睹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現象。

愛護我們的民族和國家的人却不能因此而只管與嘆悲觀，束手無策。在改良人事與改良制度兩方面他都得兼程前進；但是在這種努力的方向之中，改良制度似乎是比較上容易收效的。人的改造的困難前已言之，世界上却有許多國家曾用制度來規範「人慾」而收到相當良好的成績：考試文官制度便能禁止濫用私人。因此在這一方面努力似

乎尚能希望較好的成績，不失是領我們上進的一條大路！這便是我們所以主張改革政制的原因。像陳公博先生那樣專希望人事的改進，我們實不敢苟同，因爲那不但是再走兩千多年來都未曾走通的死路，那簡直等於束手待斃。

最後我們要曉得政制的制裁是具有充分力量的輿論。粗識法學的人都曉得法律一定要有制裁才能生效。在普通法律，制裁是國家；殺人者國家叫他償命或坐牢。規定國家政治組織的法律——憲法——自然不能用自己來做制裁，因此憲法的制裁便只有輿論。年前我曾爲文述說中國憲政不能走上軌道的原因之一是健全制裁——輿論——的缺乏（國聞週報十二卷二期，「我國的憲法問題」）。我們現在希望政治的澄清，自然也從這一個根本上做起。有了法律明文上能夠節制「人慾」的政制，更有有力量的輿論來做那部法律的制裁，政治的清明有效率是可以預期的。

二十四年雙十節。

論改良黨務工作

賀嶽僧

在第一六四期的獨立評論上，讀到君達先生所著「中

國應如何挽救國難」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論到今後應如何

去改良工作，他的意見是如此：

『黨仍應存在，但黨務工作須大大的改良：第一須提高辦黨人員的程度，程度不足的人切勿使任要事

。第二須指定幾件有益民生的工作使黨員去做……

(一) 黨可下令每一黨員每年須在山坡種若干棵樹，(二) 每一黨員須熟悉本地的民生問題，例如在

涇陽的須知涇惠渠是怎樣回事，(三) 在相當地方

的黨部須作幾件有益人民的事，例如在內地開醫院，為災民籌墾種等類。』

從大體上說來，君達先生這種批評與建設，都是每個黨部與黨員所應該接受而且也願意接受的。不過如果說，接受了這種意見之後，就算是黨務工作大大的改良，則我覺得還不夠。這也難怪：一來君達先生這篇文章不是專門討論黨治，二來他自己已聲明他『不是任何黨的黨員』，所以對於黨的內容不大十分明瞭。惟其不大明瞭，以致在批評方面，祇能指出其當然，沒有探索到它的所以然；在建議方面，又嫌籠統含糊太不具體了。要知黨員的責任，不祇是種幾棵樹熟悉民生問題或辦幾件慈善性質的事業而已；如果僅以這幾件為已足，則各地黨部所奉令進行的七項運動，比較君達先生所列舉的還要多。可見事情的癥結

，不是黨部對黨員的下不下命令，而是怎樣才可以使命令生效。這就涉及整個的制度問題。制度如不改革，則希望是無法可以實現的。筆者從事於黨務工作有年，對於黨務工作效率所以低落的原因，比較知道得還清楚，久已想把這件事情提出來說一說，現在在贊成君達先生的前提之下，願意很坦白地來指出幾點切實的流弊，并申述其改革的意見，藉以與黨外人士討論，并作為對六中全會的貢獻！

這幾年來，大家對於黨部以及黨務工作人員，談起來都有點頭痛，嬉笑怒罵之聲，時不絕於耳鼓，冷嘲熱諷的詞，常流露於報端。這種情形，並不完全是黨外人士因妬忌之心所形成的反感，而實在有許多是黨部工作人員自己的程度太低所招致而來。上級的中央委員我們不說，但中級的各省市黨部負責人，其地位居全省市人民的領導者，這是何等重要，然而就智識與能力言，則優越的固然有，平庸的實居多數，以這樣的人才而居指導人民的重要地位，其不能在工作上表現什麼成績，在社會上引起人們重視，那是當然的。老實說，現在有若干地方黨部，與其說是一個黨務工作機關，無甯說是一個養士的機關還來的恰當。因為中國社會，有政治慾望的人太多，而可以安插他們

的政治地位却太少，但事實上爲欲避免政治糾紛計，不安插又不行，無已祇好仿效戰國時四公子養士的遺意，多設一些空頭名額，把稍有政治活動能力的人都安插在內，使他們皆大歡喜，然後天下才可太平。這是幾千年一貫相承的法子，名義雖屢次改變，意義則仍然相同。黨部的原來作用，當然不是如此。然而就現在言，則除了這消極的功用以外，實在再也找不出其他積極的意義了。

現在我們要問，黨務工作人員的程度所以不足，工作效率所以低落，其原因究竟何在。關於這一點，那我可以毫不猶疑的答復，實爲制度所造成。現在黨內所行的，是委員制；委員制在學理上的得失利弊我們不說，但就事實上，則其流弊已經充分的表現了。茲請列舉其最重要者如下：

(一) 不能產生真正的人才：在現行制度之下，委員的產生是憑選舉，在選舉的時候，候選人資格的取得，在中山先生的遺教中，本來是要經過一種考試，然而這條遺教，現在還沒有實行，又不像外國那樣，候選人的名單是由各黨提出，因此祇要是黨員，不管他的資格如何，程度如何，都可以來參加競選。選出以後，上級黨部即明知其能力不稱，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爲候選人的資格沒有限制

，委員地位的取得太容易，便引起一般人的覬覦之心。而學識能力果真優異的人才，因隨處可以發展才能，又不願參加競爭。於是凡參加競選者，就盡是黨內三四流以下的人才。這是一個原因。其次，中國現在所行的選舉法，是抄襲西洋的制度，然而制度雖可以抄襲，而運用此制度的方法則未爲有選舉權的公民所諳習，易言之，即西洋的選舉的勝敗，是決定於選舉人理智的考慮，而在中國，則活動選舉的方式除了愚弄以外，亦完全是由利害與感情，誰個平日多聯絡，多勾結，臨時多花錢，多請客，多發勝利後的空頭支票，則其徒黨愈多，徒黨愈多，則勝利愈有把握。在此情形之下，勝利不會落在優秀人才之手是必然的。因爲如果是優秀人才，就不會使用這種手段去滿足他的虛榮心了。

(二) 減低工作效率：無論那一個機關，要想推進工作效率，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在用人的時候，必須擇賢選能。一是督責事功的方法，必須綜核名實，賞罰嚴明。然而這兩個條件，在委員制之下都是無法實現的，爲什麼呢？因爲委員的自身，是由選舉而來，在競選的時候，這班預備的委員們，惟求勝利計，便必然要結納一班捧場或供役使奔走的徒黨。這班黨徒之所以願意供人利用者，

其目的無非是預擬在把某人捧上場以後，自己分得一個比較重要的地位，因此選舉成功之日，就是這班委員們論

功行賞之時，某人出力最大，則其所分得的地位亦愈高，待遇亦愈優，這是必然的。至於所任人員的才能如何，學識如何，那是一切都不能過問了。除了分封這一班功臣以外，同時還有不少的親戚故舊，也是要設法安插幾個。總而言之，用人的標準，完全是憑利害與感情，試問在這一種情況之下，那裏還容得住一個真正有能力的事務人才呢？此種現象，固然在主管官制度之下也是不能免的。可是主管官畢竟祇有一位，設若機關的位置很多，那末除了安插親戚故舊同鄉外，多少總還要幾個力能稱任的人員，以幫助其推進工作；而在委員制下，則用人的權柄操之於多數，彼此都可以分庭抗禮，互不相讓，於是便變成了公開的分贓的形勢，此疆彼域，界限分明，再也找不出一個真正是為工作設想的力能勝任的人才了。用人的時候，既不能一秉大公，而事後的管理與督促尤其困難。因為在分贓的形勢下，長官對於屬員，就不能充分的行使其指揮監督的權力，即明知其能力不稱，或發覺其瀆職的行為，亦非得其保舉人的同意，不能逕行罷免，於是各屬員遂更有恃而無恐，敢於有所欲為，毫無顧忌。長官所以駕馭屬員

督責事功的兩種手段都失效，工作效率又何得而不低落呢？

(三) 湮沒是非真相：大家以為委員制的好處是在於能夠集思廣益，避免武斷專橫的行為；因為在委員制之下，對於某種事務的處置，是取決諸多數；多數的意見，一定比較少數人的意見要高明，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這是大家所相信的一個定理。然而在我看來，這個定理，祇能夠在某種情況之下實現出來。所謂某種情況者，即議事人與所議的事務毫無切身利害關係時，才能運用明慧的理智，發抒其真實見解，如法制與學術討論會之類即是。如果所議的事務，與議事者的切身利益有關，那情形就不同了，因為大家已經把理智拋棄了，一切都以利害為前提。在利害為前提之下來討論，則是非真相就容易被埋沒。這有幾個原因，(1) 各人口辯的才能有高下，有的人即毫無理由的事，說來亦復響聲動聽，容易吸引羣衆的注意與同情；有的人即最有理由的主張，亦復訥訥不能出。於是有理的辦法，未必可以獲得多數人的通過，而毫無理由者，反可以博得全場的承認。待至大家發覺其錯誤時，則狡黠者已取得勝利無法糾正了。(2) 議事者既與所議的事項有利害關係，則事先固可以利用交換的

條件，連合若干人以爲聲援。而對方因爲存心坦白，不屑利用連絡的手段，則勢必陷於孤立地位，無人加以贊助。因爲有這兩原因，所以委員制中惟一的優點，則事實上運用起來，亦反而成爲流弊了。

(四)釀成彼此暗鬥：前已說過，委員的地位，是由選舉而來，而選舉的勝敗，則以所扶植私人黨羽的多少勢力的大小來決定。扶植黨羽的方法，則惟有儘量的行使利益交換的條件，首領在上面爲黨羽的護法金剛，黨羽則在下面爲首領的馬前走卒，誰個人所收羅的徒黨愈多，則其在黨部中的聲勢愈甚，在每次競選中的勝利亦愈有把握。就整個集團言，須集合全力去應付外來的襲擊，而各人與各人之間，又有不少利害衝突的存在，於是便自然而然的會形成若干鬥爭的小組合，使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作襲擊或防禦的鬥爭。這樣一來，一方面把各人的心思才力，都消耗在毫無意義的私人鬥爭中，他方面又助成下級人員驕縱怠惰的惡劣根性，而成績的低落遂益不堪問了。

(五)助長諉卸責任：社會上有句俗語，叫做「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做事的人愈多，而工作的效率反愈減，故責任如不分明，權限不確定，則人多是沒有用的。現在黨部的情形，就正是這個

樣子，名義上負責的人很多，而實際上負責的却一個也沒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凡屬有權利的事情，大家搶着要，一旦有義務的事情，則大家互相推諉；可以表彰自己可以博得上峯嘉獎的工作，則人人爭着說這是我做的，倘若事情處置得不適當，爲上峯所追問時，則又說這是某人的主張，於我不相干；弄到結果，只有多數人居功，沒有一個入負過。我們知道，權利與義務，是相對待的，而人們的本意，却祇樂意享權利，而不樂意盡義務。所以必須把義務與權利歸於一人，功與罪都由他個人擔負，才可以使他感覺到責任的重大，不能不竭力去進行。如果制度上給他一個可以諉卸責任的機會與藉詞，那又誰肯來做傻子呢？而且在現式制度之下，不要說黨務工作人員的程度本來不足，即使是優秀人才擔任，願意忠實地來做一點事情，也是沒有辦法：一來爲制度所限，使優秀人才的能力，沒有施展的機會；二來人事上的關係，不讓個人居功，必定要發生許多的障礙與牽掣，使勇於負責的人，感覺到灰心喪志，廢然而返。因爲在現狀之下，誰肯負責，誰就是詬怨所聚，衆矢之的。誰最遇事敷衍，虛與委蛇，誰就是最爲同僚所歡迎的好好先生，這是事有必致，理有固然的。

上述幾點流弊，都已經在事實上充分的暴露出來了。

我想凡是參加過黨務工作或是深切明瞭黨部內容的人，都能夠很清楚的知道，不過知道的人雖然多，而在篤守『是非祇爲多開口，記得朝廷貶爾無』這一個信條之下，却沒有人肯露骨的說出來，至多也不過是在私人信札與說話之間稍爲流露而已，至於對大庭廣衆之間所發表者，還是很冕冠堂皇的，姚姬傳所謂『疾首頻蹙於私家之居，矜誇道譽於朝廷之上』，今日就正成了這一個情形。我覺得諱疾忌醫是永遠沒有方法可以治療的。國家的危難已到了這步田地，每個有智識的同胞，應該把自己所感覺到的意見毫無隱諱貢獻出來，不應該稍存顧忌，一味的說些冠冕堂皇的話來騙己騙人，則現狀或可以徐圖補救；不然，則病會愈累愈深，不弄得完全撒手西歸不止的！

這幾年來，因爲國難太嚴重的原因，使全國的智識階級起了一種新的覺悟，覺悟到國命已經成了奄奄一息，再也受不了大刀闊斧的全盤的改造，祇能在承認現狀這一個原則之下來着手於局部的改良。改良的第一件最要緊的工作，是健全黨部，推進黨務的工作效率。所謂健全黨部推進黨務工作效率者，並不完全是指高高在上的中央黨部而已，各省市黨部以下也是最關重要的。中山先生的臨終遺教是『喚起民衆』，真正與民衆接近的，並不是發縱指使

的中央，而是遍布全國的中下級黨部。中下級黨部的組織如不健全，工作效率不能推進，則民衆就無從喚起，黨就會成爲驅壳毫無生命之物了，這是頂危險的！

然而推進黨的工作效率，最要緊的是改革委員制的流弊，必得把這個流弊革除，然後辦黨人員的程度才可提高，各種有益民生的工作才可以推進；不然，如君達先生的原文內所舉的那幾項事件，各地黨部現在并不是沒有做，祇不過是做的沒多大成效而已。其所以沒有成效，則是制度所造成。因爲有益人民的事，不是命令所能收效，在現狀之下，上級黨部多下一道命令，不過是爲下級黨部的工作報告中多添一個項目而已，要想其切實有效，還是要改革制度着手才行。

我所謂改革制度者，並不是因噎廢食的說，委員制流弊太多，還是應該改主管官才好，因爲委員制固然有流弊，但主管官制的流弊亦復很多，不過無論如何，我總覺得像現在這個樣子，每個每月僅有幾千元經費的黨部，而安頓十幾位拿錢而不做事的委員，則勢必要弄到如傅孟真所說，『百廢待舉，一事無成』。所以今後要想推進黨務，首先要將流弊革除，（一）於若干委員之中，指定一個人担任主席，處理日常事務，除主席委員的生活費由黨部完

全供給外，其餘僅出席會議的委員，則祇能支夫馬費。這樣一來，庶可以省一筆開支，為推進工作之用。(二)為限制程度不足的覬覦黨委的地位起見，最好是實行中山先生的主張，必須考試及格才有獲選資格，這一方面可以鼓勵黨員好學上進之心，他方面又可以抑制黨內許多因爭地位所起的紛爭。如果這個方法暫時不能施行，則選舉加倍人數再由中央圈定的辦法實為必要。(三)切實整頓選舉制度。候選人祇能藉文字或口頭宣傳，去吸引選舉人的注意與同情，此外一切情託酬酢手段，概應嚴行禁止，尤須以條文規定，現任下級黨務人員，不得充任上級黨部選舉會之代表，因為以屬員來選舉長官，則勾納與包辦的弊病就自然不能免了。(四)中央應確定黨政權限，給予黨部以監督政府的權力，黨的性質，本來是指導人民監督政府

中立問題與國際和平

吳其玉

，監督政府，則必有監督的權力才行。有許多人論及黨政間的關係，每以黨政不能合作為恨，殊不知黨政本來是不能合作，因為一個是執行機關，一個是監督機關，監督與執行機關如果水乳交融，那不是和衷共濟而是狼狽為奸了。現在有些省市黨部的委員是由當地的政府長官兼任，黨部經費更完全由當地政府支給，這是說不通的，因為在這個情形之下，黨部祇能仰承政府的鼻息才可生存，一有衝突，則政府祇須拒付經費，就可以使它陷於不能動彈，那裏還可代表人民實行監督呢？

上述幾點，是我對於糾正黨部現狀的簡單意見，這當然不是定論，祇不過是對六中全會的貢獻藉以與黨外人士商榷而已。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稿

近來常常聽見人家批評前人不曉得世界大勢，所以外交着失敗，國家弄得非常之糟。這句話自然是有真理的。但我以為這樣的情形，今日還不見有澈底的改良。所以今日的外交也不見得有什麼高明。這種的例是很多的，就

如國際公法上的中立問題，狠多的人都說這種制度在大戰後，是已經取消了。這是一個狠錯誤的觀念，并且是狠不利的錯誤。當初我們東北問題的失敗，也未始不受這個錯誤的影響。現在我們對國聯經過一回試驗，總算得了一種

教訓，但真正了解國聯所以失敗的原因還不多，所以我覺得這篇文章還值得寫寫。

上面已經說過中立是國際法上一個制度。所以他的意義，及因何要取消他，還有解釋的必要。普通人都知道國際法的內容共有三部，即：(一)平時法，(二)戰時法，(三)中立法。平時法與戰時法我們現在可以不提。中立法則係規定戰時局外國和交戰國彼此間的權利和義務。而在這些權利與義務中，由近代的眼光來講，最重要的就是：(一)交戰國對中立國有尊重其領土完整和海上通商權利的義務；(二)中立國對交戰國有採取公正不偏態度之義務。換句話講就是交戰國與中立國間的關係是採取一種不干涉主義的。中立國尊重交戰國的交戰權，不使他受任何不利；他方，交戰國尊重中立國的領土權和通商權，亦不使他受任何不利。這樣的辦法在當初交通不便時代，或且可以縮小戰爭範圍，使其限於某一地方。但他的壞處却也十分明顯。這是因為上述的不干涉主義，乃係主權不受限制或國際個人主義的一種產物。而他的結果則為造成國際無政府狀態，承認戰爭為合法的制度，阻碍國際和平的實現。所以大戰後一般人因為戰爭的可怕，便提倡取消這不干涉主義，或中立，以取消戰爭，把國際約束或制裁主義

來代替他。於是乎這個中立制度便成問題了。

和會以後，世界各國對於取消中立的態度，簡單言之，可分為法國及其同盟國的一派，和法國以外其他各國，而以英美為代表的一派。前者因為國家安全有被人破壞之危險，所以主張完全取消中立制度，而代以一種國際公作的制裁制度，以維持國家的安全。後者雖亦提倡世界和平，但總不相信制裁是需要的，可能的，並且也不願放棄戰時自由行動，和中立國通商的權利。所以他們的主張乃是反制裁制度的。再說明白一點他們是願意減少局外國對交戰國的義務，而增加其權利的。現在請把這兩派消長的形勢稍為說明。

誰都知道歐戰方終的時候，是國際主義頭一次抬頭的時。那時有威爾遜總統的理想國際主義，和法國保持歐洲大局的決心。結果就產生了國聯這和平機關。盟約第十條規定會員各國彼此互相担保政治獨立，領土完整。第十六條規定凡一個會員國，違反盟約，向另一個會員國宣戰，他就算是向國聯全體國家犯了一種戰爭行為。其他的會員國對於這破約國就有執行制裁——外交的，經濟的，軍事的——的義務。於是中立這個制度——中立國對交戰國採取公正態度之義務及其與交戰國任何一方通商的權利

等等，遂幾乎被取消，而為國際約束主義所代替了。雖然以後因為美國的不加入，和盟約在某數種情形下。允許戰爭之故，中立並沒有完全取消。但若使國聯會員都能遵守這盟約，在多數情形下他們的中立地位已被取消，自是毫無疑義的。這自然可以算是法國派主張的勝利。

法國派得勢不久，他的勝利便發生疑問了，這是因為許多國家當初都想法來避免他們在盟約下的義務，如國聯第二屆大會便通過了一個議案申明違約國的單方行為并不足造成戰爭之狀態，祇能授權與其他會員各國，使其對於違約國可實行戰爭行為，或宣戰等。此外該案并規定盟約之已受破壞與否，應完全由會員國自行決定，而某種會員經理事會之許可，且可暫緩執行制裁。這樣一來，局外國執行制裁的義務自然是極端減少了。而他的行動自由，和通商權自然也可以不受盟約的束縛了，這可以算是法國派思想的失敗。

但是雖然如此，盟約對於舊有的中立觀念，並不是毫無影響的。上文曾說過國聯第二屆大會曾通過一個議案，允許會員國對違約國取戰爭行為，或宣戰，給他一種制裁的便利。所以由會員國方面講，他對違約國是有行動自由的權利的。但自另一方面講，盟約既然承認各種戰爭為非

法，倘若一個已經允諾廢止戰爭并允許對於違約國予以制裁的國家，他自己破壞這盟約，自然不能令執行制裁的國家遵守中立的義務。所以從破約國方面來講，他對執行制裁國是毫無權利可言的。因此所以以前戰時只有兩種國家，——中立國，和交戰國。到了現在便有三種國家了。就是：（一）交戰國，（二）舊式中立國，（三）其餘的局外國或其他守約而可執行制裁的各國。而這後者對於交戰國的地位較之舊式中立國，則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一方面既可實行制裁，或放棄通商權，而另一方他也可以不實行制裁，仍與破約國通商。所以由這一方面來講，第十六條的盟約雖然似乎是代表國際合作主義，而實際上因種種關係還是代表個人主義的。

上述的趨勢，原因雖然很複雜，但其中最大的自然是美國不愿意加入國聯。英國不愿意單獨負責，以致一般的會員國都想替自己保留最大的行動自由。（為補救這種流弊起見，法國曾提出好幾種辦法，但除了羅加諾條約以外，却是毫無成就。）直到了一九二八年經過美法雙方好久的努力，纔有非戰公約的出現，當時一般人都以為這是美國與國聯合作的表示，或放棄中立的頭一步。所以公約對於中立制度的影響，倒是我們要注意的。

公約本身是一件非常單簡的文件，祇有一個序文和三個條文。序文和第三個條文我們在此可以不必討論。關於那頭兩個條文，那我們却不能不承認他對於廢止戰爭，和約束各國用和平方法來解決爭執，是比盟約來的澈底的。且簽訂國也完全的多，所以一般人都承認他是已經把戰爭取消了，是國際公法上最大的改革。但他對於中立的廢止則趕不上盟約。這是因為盟約十六條無論如何失效，而在表面上會員國總似有執行制裁的義務，但在公約上則毫無制裁的規定。條約雖然破壞而簽約國的戰時權利却毫不受任何制裁的約束。但在中立國的義務方面講，則情形又有不同了。

上文曾提過以往中立國與交戰國的關係是採取互不干涉主義的。他們彼此間互有權利義務，應互相尊重履行。這個趨勢自然是由於戰爭觀念之自然化，或法律化。因為唯有把戰爭當作合法的行為，交戰國纔能有權利。唯其如此，現在公約既然取消戰爭，這種情形自然就不一樣了。固然以廢止戰爭來論，公約的規定或是很空泛的，并且公約以外還有許多保留案，所以便有人笑他是准許戰爭。但雖然如此，我們對於該約主要的原則，就是在大多數情形下，廢除國家間私戰，或相互使用暴力，和在國際社會

上建立文明國內所應用的原則——一切爭執依和平手段解決的原則——的用意，是不能忽視的。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國家若要實行交戰，他一定須負責證明他的行動是與公約相符的。所以要在法律上講，公約的確已經把戰爭夷作和平秩序中一種例外了，把他當作過失或違警法的行為，而不把他當作自然權利了。既然如此，一般的交戰國自然是違警犯，或過失犯了。在這種場合下，若使再任違法的交戰國來支配一般維持日常生活的局外國，那才是無理極了。反之局外國的一切行為自然須由他自己來決定。換句話就在這種場合下，任何簽約國皆常有維持或遵守中立之權利，而無須交換條件。再換一句話就是因為局外國是維持和平生活，國際秩序，遵守法律的國家，因為戰爭是非法的，或過失的行為，局外國對交戰國任何一方，或兩方是仍維持他平時所享有的權利，——如領土完整，不受侵略，及通商的權利。而他方他們對於這些違法的交戰國是毫無義務的——如不過問是非，採取公正態度，及平等待遇等。所以局外國雖然沒有執行制裁而取消他通商權利的義務。但若使他們高興，他們便可以對交戰國的任何一方，採取任何不中立的行為，或執行制裁的權利。交戰國是不能抗議的。這就是局外國在法律上對交戰國絕對優越

地位的原則，與上述國聯盟約十六條被解釋後的用意是一樣的。都是代表一種國際個人主義。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巴黎和會後，世界政治的趨向還是往個人主義這一條路上走。國際合作主義是還沒有實現的。所以無論從盟約，或公約方面來看，中立這制度是祇改換形式，而沒有根本取消的。所取消的祇是中立國對交戰國的義務，而并不是他的權利。并且這權利只是增多。這裏頭的原因自然是放棄中立權利，實行制裁，實際上是有許多困難，但一方也因為許多國家不願放棄他戰

時的通商利益。特別是美國，因為他商業發達，所以對於保護通商利益一層特別注意，不肯放棄傳統的中立政策。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作怪。而他對於世界和平的影響則是極端不利的。因為世界和平的維持專靠條約廢除戰爭是不夠的，故還須靠一種合作的制裁。但要實行制裁則不止須取消中立國的義務，并且須取消中立國戰時通商的權利。然後經濟封鎖纔能有效。所以中立國的權利不取消，實際和平便有問題了。

二四，八，二四，北平

海濱半日談

——紀念田中玉將軍——

胡適

今天在大公報上看見「前山東督軍兼省長田上將軍韞山」的訃告，使我想起我和他的一段因緣，——一段很值得記載的因緣，所以我寫這篇短文，供史家的參攷。

廿四，十，十二夜。

子歆夏，他們邀我去住，我很高興的去住了一個月。在君和我都不會游泳，我們每天在海邊浮水，帶着救生圈子洗海水浴，看着別人游泳；從海水裏出來，躺在沙地上歇息，歇了一會赤腳走回去洗淡水澡。

有一天，我們正在海水裏洗澡，忽然傍邊一個大鬍子扶住一個大救生圈，站在水裏和我招呼。我仔細一認，原來那個滿腮大鬍子的胖子就是從前做過山東督軍兼省長的田中玉將軍。我到山東三次，兩次在他做督軍的時期，想

民國十三年夏天，丁在君夫婦在北戴河租了一所房

不到這回在海水裏相逢！

我們站在水裏談了幾句話，我介紹他和在君相見。他問了我們住的地方，他說：「好極了！尊寓就在我家的背後，今天下午我就過來拜訪你們兩位，我還有點事要請教。」

那天下午，他真來了，帶了兩副他自己寫的對聯來送給我們。那時候的武人都愛寫大字送人，偏偏我和在君都是最不會寫字的「文人」，所以我們都忍不住暗笑。可是，他一開口深談，我和在君都不能不感覺他的誠懇，我們都很靜肅的聽他談下去。

他說：「我是這兒臨榆縣（山海關）的人。這幾年來我自己在本地方辦了一個學堂，昨天學堂開學，我回去行開學禮。我對學生演講，越講越感慨起來了，我就對他們談起我幼年到壯年的歷史。我看那班學生未必懂得我說的話，未必能明白我的生平。我一肚子要說的話，說了又怕沒有人懂，心裏好難過。隔了一天了，心裏還和昨天一樣，很想尋個懂得的人，對他說說我這肚子裏蘊着的一番話。今天在海邊碰着兩位先生，我心裏快活極了，因為你們兩位都是大學者，見多識廣，必定能夠懂我的話。要是兩位先生不討厭，我想請兩位先生聽聽我這段歷史。」

恰巧我和在君都是最喜歡看傳記文學的；我們看出田玉先生那副神氣，知道他真是有一肚子的話要說，並且知道他要說的話是真話，不會是編造出來的假話。我們都對他說我們極願意聽，請他講下去。

田中玉先生說：「我是中國第一個軍官學堂畢業出來的。我為什麼去學陸軍呢？我不能學現在許多陸軍老朋友的開口就說『本人自束髮受書以來，即慕拿破崙命華盛頓之為人』。不瞞兩位先生說，我當時去學陸軍，也不是為救國，也不是因為要做一個大英雄，我為的是貪圖講武堂每人每月有三兩四錢銀子的膏火。我的父親剛死了，我是長子，上有祖母和母親，下有弟妹。我要養家，要那每月三兩四錢銀子來養活我一家，所以我考進了那個軍官學堂。」

「進了學堂之後，我很用功，每回考的都好。學堂的規矩，考在前三名的有獎賞，第一名獎的最多；連着三次考第一的，還有特別加獎。我因為貪得獎金去養家，所以比別人格外用功。八次大考，我考了七次第一。我得的獎金最多，所以一家人很得我的幫忙，學堂裏的老師也都誇我的功課好。」

「畢業時，我的成績全學堂第一。老師都說：『田中玉，你的功課太好了，我們總得給你找頂好的差使。』可

是頂好的差使總不見來，眼看見考在我下首的同學一個個都派了事出去了。只有我沒有門路，還在那兒候差使。

「學堂裏有一位德國老師，名叫薩爾，他最看重我，又知道我是窮人，要等着錢養活一家子，如今舉了業，沒得獎金可拿了，他就叫我幫他改算學卷子，每月給我幾十吊錢捐回去養家。」

「不多時，薩爾被袁世凱調到小站去做教練官了，他才把我薦去。我到了小站，自己稟明，不願做營長，情願先做隊長，因為我要從底下做起，可以多懂得兵卒的情形。後來我慢慢的升上去，很得着上司的信任，袁世凱派我專管軍械的事務。」

「這時候，我的恩師薩爾已不在袁世凱手下了。有三家德國軍械公司連合起來，聘薩爾做代表，專做中國新軍的軍火買賣。」

「有一天，薩爾老師代表軍械公司來看我，說，『好極了，田中玉，你辦軍火，我賣軍火，我們可以給你最便宜的價錢。』」

「我對我的恩師說：『老師要做我這邊的買賣，要依我一件事。我是直隸省臨榆縣人。國家練新軍，直隸省負擔最重，錢糧票上每一兩銀子附加到一塊錢。我現在有機

會給國家採辦軍火，我總想替國家省錢；替國家省一個錢，就是替我們直隸老百姓省一個錢。現在難得老師來做軍火買賣，我盼望老師相信我這點意思。向來承辦軍火的官員都有經手錢，數目很不小。我要老師依我一件事：不但價錢要比誰家都便宜，還要請老師把我名下的經手費全都扣去。我不要一文錢的中飽，這筆經手費也得從價錢裏再減去。老師要能依我的話，我一定專和老師代理的公司做買賣。』」

「薩爾答應回去商量。過了幾天，他又來了，他說：『田中玉，我商量過了。我們決定給你最低的價錢，比無論誰家都便宜。但是你的經手費不能扣，因為你田中玉能夠做多少年的軍械總辦？萬一你走了，別人接下去，他要經手費，我們當然得給他。給了他，那筆錢出在那兒呢？要加在價錢裏，價錢就比我們給你的價錢貴了，他就幹不下去了。要是不打在價錢裏，我們就得貼錢了。所以這個例是開不得的。況且你是沒有錢的人，這筆經手費是人都照例拿的，你拿了不算是昧良心。』」

「我對我的老師說：『不行。老師不依我，我只好向別家商人辦軍火去。』薩爾說，等他回去再商量看。」

「過了一天他又來了。他豎起大拇指，對我說：『田

中玉，我得着你這個學生，總算不枉了我在中國教了多少年書。我佩服你的愛國心，我回去商量過了：現在我們不尊重你的意思，把你的經手錢扣去，我自己的經手費也不要了，也從價錢裏扣去。所以我們現在給你的價錢是最低的價錢，再減去你我兩個人的經手費。我要你的國家加倍得着你的愛國心的功效！」

「我感激我的恩師極了，差不多掉下眼淚來。從此我們兩個人做了多年的軍火買賣。因為我買的軍械的確最便宜，最省錢，所以我在北洋辦軍械最長久。我管軍械採辦的事，前後近口年，至少替國家省去了一千萬元的經費。」

☆ ☆ ☆

這是田中玉將軍在北戴河的西山對我們說的故事。我和丁在君靜聽他敘述，心裏都很感動。我們相信他說的是段真實的故事。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段歷史，他晚年回想起來，覺得這是值得向一班少年人敘說的，值得少年人記念效法的。所以他前一天在他自己出錢辦的田氏中學

☆ ☆ ☆ ☆ ☆ ☆ ☆ ☆ ☆

裏，忍不住把這個故事說給那班青年學生聽。他隔了一天，還不會脫離那個追憶的心境，還覺得不會說的痛快，還想尋一個兩個有同情心的朋友再訴說一遍。他在那海上白浪裏忽然瞧見了我，他雖然未必知道我的歷史癖，更未必知道我的傳記癖，他只覺得我是一個有同情心的人，至少能夠了解他這段歷史的意義。所以他抓住了我們不肯放，要我們做他的聽衆，聽他眉飛色舞的演說他這一段最光榮的歷史。

我們當時都說這個故事應該記下來。可惜我們後來都不會記載。今年我的學生馬逢瑞先生要到田氏中學去代課，我還請他留意，若有機會時，可以請田先生自己寫一篇自傳。我的口信不知道寄到了沒有，他的自傳也不知道寫了沒有。如今田先生已作了古人，我想起了那個海邊半日的談話，不願意埋沒了這一個很美的故事，也不願意孤負了他那天把這個故事付託給我的一點微意，所以從記憶裏寫出這篇短文來。

編輯後記

適之

△燕京大學吳其玉先生的「中立問題與國際和平」，是八月裏我們請他寫的。那時的國際形勢和現在大不同，所以他還把英國放在不肯放棄中立國權利的方面。不料這兩個月的變局，英國已拋棄了她的「國際個人主義」，毅然出頭，擲起擁護國聯盟約的大旗子，實行制裁破壞盟約國了。更可注意的是美國名為守中立，實際上却好像願意援助國聯制裁侵略國的原則。美國的中立法案有效期間至明年二月底為止。期滿以後，美國是否能放棄中立呢？還有國聯會員國之中，五十一國已投制裁的票了，其餘的幾國，如奧國，如匈牙利，他們不能贊成制裁，是不是能在國聯會員國的地位守中立呢？這些問題都和中立制度的沿革有關，所以吳先生說明中立問題的文章還是值得讀的。

△陳之邁先生的「政制與人事」，和賀嶽僧先生的「論改良黨務工作」，都談到人事與制度的關係，都指出制

度的改革可以糾正人事的弱點。賀嶽僧先生是在一個省黨部工作的，所以他能夠很懇切的指出黨務工作所以腐敗是由於委員制的種種流弊。賀先生的文章也是八月中寄來的，我們收到他的文章之後，又在「行政效率」第三卷第三期（九月十五日出版）上看見李樸生先生的長文，題為「改善現行委員制的必要」。賀先生說的是黨部的委員制，李先生說的是中央政府裏的委員制，然而他們不約而同的公認的理論是「民主集權」，它的實際却成了既非民主，又不集權，「有飯大家吃，而有事沒人做」。我們觀察西洋人行的委員制，可以明白這種制度並非不可行，但須有三個基本條件：第一，每個委員會須有專任負責的秘書（或秘書廳）；第二，須有好主席；第三，每個委員都有參加討論服從表決的訓練。沒有這些條件，委員制是行不通的。

林語堂
陶亢德 主辦

要目

海外十年.....鼎堂
談油炸鬼.....知堂
談螺絲釘.....語堂
我怎樣寫「二馬」.....老舍
磨而不滅錄.....老舍
秘霖日記.....郁達夫

無妻之累序.....許欽文
人生漫畫.....豐子愷
船邊.....劉大杰
龍隱岩.....謝冰瑩
塾中記.....銖庵
舊話新笑.....畢樹棠
老爺操洋槍記.....田青

每逢初一十六出版零
售每册一角
預定全年兩元論語人
間世定戶直接向本社
預定全年優待九折
上海愚園路愚谷郵二
十號宇宙風社發行

第三期

宇宙風

半月刊

要目

國聯與中國

孟真

閻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

吳景超

文化——武化

熊偉

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經過

吳俊升

蘇俄旅行記（十八）高加索斯

丁文江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七四號

民國廿四年十月廿七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 佩文齋 | （代定） |
| 華盛書社 | 華盛書社 | 侯紀報社 | |
| 東城 | 野書社 | | |
| 朝陽 | 野書社 | | |
| 西單 | 野書社 | | |
| 君中 | 野書社 | | |
| 嘉陵 | 野書社 | | |
| 和光 | 野書社 | | |
| 沙灘 | 野書社 | | |
| 景山 | 野書社 | | |
| 後門 | 野書社 | | |
| 阜成 | 野書社 | | |
| 清華 | 野書社 | | |
| 天津 | 野書社 | | |
| 大華 | 野書社 | | |
| 上海 | 野書社 | | |
| 南京 | 野書社 | | |
| 蘇州 | 野書社 | | |
| 鎮江 | 野書社 | | |
| 揚州 | 野書社 | | |
| 徐州 | 野書社 | | |
| 漢口 | 野書社 | | |
| 武昌 | 野書社 | | |
| 廣州 | 野書社 | | |
| 香港 | 野書社 | | |
| 澳門 | 野書社 | | |
| 汕頭 | 野書社 | | |
| 廈門 | 野書社 | | |
| 福州 | 野書社 | | |
| 杭州 | 野書社 | | |
| 寧波 | 野書社 | | |
| 上海 | 野書社 | | |
| 天津 | 野書社 | | |
| 北京 | 野書社 | | |
| 保定 | 野書社 | | |
| 石家莊 | 野書社 | | |
| 濟南 | 野書社 | | |
| 青島 | 野書社 | | |
| 煙台 | 野書社 | | |
| 濰縣 | 野書社 | | |
| 開封 | 野書社 | | |
| 鄭州 | 野書社 | | |
| 西安 | 野書社 | | |
| 蘭州 | 野書社 | | |
| 西寧 | 野書社 | | |
| 成都 | 野書社 | | |
| 重慶 | 野書社 | | |
| 昆明 | 野書社 | | |
| 貴陽 | 野書社 | | |
| 長沙 | 野書社 | | |
| 衡陽 | 野書社 | | |
| 韶州 | 野書社 | | |
| 桂林 | 野書社 | | |
| 柳州 | 野書社 | | |
| 梧州 | 野書社 | | |
| 南寧 | 野書社 | | |
| 海口 | 野書社 | | |
| 汕頭 | 野書社 | | |
| 廈門 | 野書社 | | |
| 福州 | 野書社 | | |
| 杭州 | 野書社 | | |
| 寧波 | 野書社 | | |
| 上海 | 野書社 | | |
| 天津 | 野書社 | | |
| 北京 | 野書社 | | |
| 保定 | 野書社 | | |
| 石家莊 | 野書社 | | |
| 濟南 | 野書社 | | |
| 青島 | 野書社 | | |
| 煙台 | 野書社 | | |
| 濰縣 | 野書社 | | |
| 開封 | 野書社 | | |
| 鄭州 | 野書社 | | |
| 西安 | 野書社 | | |
| 蘭州 | 野書社 | | |
| 西寧 | 野書社 | | |
| 成都 | 野書社 | | |
| 重慶 | 野書社 | | |
| 昆明 | 野書社 | | |
| 貴陽 | 野書社 | | |
| 長沙 | 野書社 | | |
| 衡陽 | 野書社 | | |
| 韶州 | 野書社 | | |
| 桂林 | 野書社 | | |
| 柳州 | 野書社 | | |
| 梧州 | 野書社 | | |
| 南寧 | 野書社 | | |
| 海口 | 野書社 | | |

國聯與中國

孟 真

兩星期前，我在大公報星期論文欄中寫了一篇「一喜一懼的國際形勢」，在末尾一段中，申述我們中國在這次國聯趨于制裁意大利中應取之態度。到現在，過了兩個星期，英法間的合作形勢張弛不定，日內瓦的喜懼不一，所以國聯到底走上實施制裁的路，或是以法國為梯子而意大利作一個所謂榮譽的下台，在中國的報紙還看不出頭緒來。然而有幾件事是很清楚的。

(一)英國既斷然的站在國聯的立點上，歐洲各小國除與意有特殊關係者以外（如阿爾巴尼亞，差不多是意大利的一個保護國），勢必一致的如水之就下，擁護英國的立場。在這樣形勢之下，法國無論對意德接近如何顧慮，在大勢上總要拖得走一條路去。

(二)意國自始聲明尊重英國在紅海及阿比西尼亞之利益，英國自始聲明英國所爭乃國聯之機構與效用，不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以後局勢無論如何演進，意國如不對國聯立場尊重些，這事是下不了台的。所以國聯必為此「抬頭」的。

(三)英國這一次所以能領導國聯會員國，所以能取得法國之贊助，由於她的表示態度斷然決然，由於他準備着在必要時幹一下。這是國聯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局。以前大家想以道德的力量擁護國聯，自應付九一八事變失效後，經好幾年的光陰，有世間智慧的國家，知道非以實力擁護國聯，國聯是混不下去了。這個原則一旦樹立，在後來國際形勢上當然有重大影響的。

☆ ☆ ☆ ☆

我以為，無論中國目下如何苦痛，無論「國聯的抬頭」如何「遠水不濟近渴」，我們的上下，總該深切注意國聯形勢之演轉，而考慮自己的立場。

第一，我們對國聯，切不可認他為發泄自己虛榮心的場所。誠然，在國聯發泄虛榮心是些中等國及小國的習慣，一國應享的地位而不去爭，也是外交官不盡責任。然若以為我們對國聯只有虛榮心最關重要，我們與國聯間的大事只在爭得理事一席，却是荒謬絕倫的思想了。在我們對國聯發脾氣之前，我們要問，我們配比土耳其不配？配比

阿比西尼亞不配？自己有國家而不能盡其對國家之職，自己已有土地而不能盡其守衛之職，誠不堪爲列國矜式！假如國聯的理事國都如中國，國聯立時完結！五年中，國際形勢之推移，或者使公道的世人覺得，中國是國聯的一個大擔負！像意大利及其在同一道路上先進的國家，固足以危害國聯，像中國這樣的原形狀態，亦足以危害國聯。如果我們反躬自問一下，應該不重視理事一席。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大一下，無論在如何情形之下，我們只應當在國聯的原則上應接國聯。能這樣做，才能取得別人的尊敬；能這樣做，才能爲我們取得將來可能的幫忙。這次顏大使爲爭理事席不得而去，所發表的談話，有「不再回日內瓦」之說，誠覺遺憾！幾年中國受侵略事，顏大使在國聯爲中國奮鬥，功在國家，不便以小事責之。然此等事亦並不小，將來關係甚大，誠盼君子之過能如日月之食！至於此時在國內詛咒國聯，蔑視國聯，以及憤慨國聯者，無論是辦報的或政府中人，皆捨人之唾餘，充分表顯其絕對無知識而已。

第二，中國必須以國聯的立場爲立場，以應接國聯。所謂國聯的立場者只一句話，即「集體安全」。惟其是「集體安全」，所以不分遠近，都有連鎖關係。我們之視阿

比西尼亞，不該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今天報上登載，我們政府決定，在實施制裁時，我該們應以顧及自國的特殊環境。我以為這話是或有流弊的。凡是政府，在謀國時自當以自國的利益爲前提，而想到特殊環境，這話是不消說的。不過，眼光要大些，認識要清些，何者爲特殊環境，應該以實力及誠意克服之，不應該用以限制我們對國聯應盡的義務。就中國此時的處境說，積極的履行對國聯的責任，自有困難，然若求在將來或能爲我們換得利益，此時不可不自己克服困難。若過分的顧到「特殊環境」，以致影響到履行國聯決議時，在將來必成爲我們最大的失策。試問制裁一事，本不容易，在實行上，誰不犧牲？奧國尚不能借口於特殊環境而反對制裁，我們尙有何種「特殊環境」使我們削減國聯決議？我以為在此事上，我們斷乎不可畏懼，必須完全立在國聯的立點上。國聯決議，要求各會員國拒入侵略國的貨，我們應當立即不入侵略國的貨。國聯決議，要求各會員國與侵略國斷絕一切經濟關係，我們應當立即執行，且不使侵略國的船入港。國聯決議，要各會員國驅逐侵略國的一切人，我們應當立即驅逐，不論這人與中國有何關係。若在這樣事情上都不賣氣力，還想國聯尊重我們嗎？還想國聯幫助我們嗎？若說，中國年來

政治上與意國有友情，且意相年來對中國時有仗義之言，不可不顧。則須知上一句話全然不必顧及，春秋所謂「大夫之交不越境」者，今日提倡尊孔之人，寧可不知而又不實行之！至於莫氏論遠東之語，雖與其非洲政策背道而馳，我們也不須分析其心理，然以此等事與我們對國聯的責任比，真鴻毛之與太山，誠然不當在計慮之中。總而言之，我們要犧牲自己的「特殊環境」以履行對國聯決議的責任，而不應該「注重」自己的「特殊環境」，以減少我們對國聯決議的履行。

第三，若求以國聯為機構，把我們放在「集體安全」中，既在常時不可不積極的盡我們的責任，如上文所說，尤應知道我們必須先作犧牲者才能盼望盟約之保障發生效力。遠看比利時，近看阿比西尼亞，世上沒有請人代勞的

事，至於請人幫忙，要看自己的努力與一時的環境了。我以為中國這些年來，外交上之失敗，每吃了內爭時所養成的習慣的虧。我們這些年的內爭，實在是一場糊塗無是非的。在這環境中，養成了些土產「政治家」，這些「政治家」眼光不出幾尺，又不好在常時做長工夫，只憑一時的變化方向為手法，且好以個人的愛憎為愛憎。這實在不是領導國家向正路的辦法。譬如怨着說「國聯瞧不起我們」，這話根本無意識！用這樣四川軍閥間相對的心理以臨國際組合，是斷乎不對的。我們現在不要管國聯如何待我們，只要問我們如何待國聯？不要問國聯能不能在將來幫我們，只要求我們能為自己的生存先天下而吃苦。語短意長，讀者幸體察之。

閻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

吳景超

在雙十節前的一星期，我與蔣廷黻先生接到清華舊同學嚴開元及房耀文兩先生從太原來信，說是閻百川先生對於我們所發表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頗感興趣，想同我們談一談。我們知道閻先生正在提倡土地村有，很想趁

這個機會，知道他的辦法，已經進行到什麼程度，所以便於十月九號，結伴往太原一行。十號到了太原。十一號我們與閻先生作了兩次談話，每次約一點半鐘。大部份時間，都花在研究他的土地村有辦法上面。

在我們往太原之前，嚴房二先生已經把閻先生所有的著作，都寄來給我們，所以我們在談話之前，已經知道了閻先生的主張如何，同他爲什麼要有那樣的主張。我們所特別注意的，是他的土地政策。簡單說來，他的土地政策，包括下列數點。

一，由村公所發行無利公債，收買全村土地爲公有，就田地的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爲一份，劃爲若干份地，分給村籍農民耕作。

二，農民的耕作年齡，定爲十八歲至五十八歲。人民滿十八歲，即有向村公所呈領份地之權，到五十八歲，便將原領之田，繳還村公所。耕農在充當兵役期限內，其所耕份地，應由本村耕農平均代耕。

三，如田地不敷村中農民耕作時，應由村公所爲未得田地之人，另籌工作。田地買歸村有後，被買收者，如爲老弱，無勞動能力而又無撫養之人，且其每年應得公債，數額不足供生活者，應由村另定撫養辦法，老者至于死亡，少者至于成年。

四，收買土地之公債，其分年還本之擔保爲：（甲）產業保護稅，凡動產與不動產，均年抽百分之一。（乙）不勞動稅。（丙）利息所得稅，以百分之三十爲基，稅率

是累進的。（丁）勞動所得稅，凡耕種田地的，收入十取其一，耕農以外勞動者的所得稅，以百分之一爲基，稅率是累進的。

五，村公所應按人口增加情形，土地改良狀況，在適當期間，將份地重行劃分。

我們仔細的研究了他的辦法之後，腦中便發生下列的許多問題。

一，耕農的勞動力，經驗，資本是不一樣的，所以一人能耕之量，不易確定。

二，村中土地的水旱肥瘠，既不一致，每次分地時，難免不引起大糾紛。

三，山西人口，據閻先生文中的估計，約一千三百萬，山西耕地，約八十萬頃。今假定山西人口的年齡分配，與定縣等處相似，那麼自十八歲至五十八歲的人，約佔全人口的一半，便是六百五十萬。假定男丁與女丁的數目是平衡的，那麼男丁便有三百二十五萬。又假定此數目中，有百分之八十爲農民，那麼山西省有資格得地的人，便有二百六十萬。以二百六十萬人，來分八十萬頃可耕地，每人約得三十一畝。根據主計處的報告，山西的平均農場，爲三十二畝。所以山西省的可耕地，無論重行分配，或維

持現狀，對於平均農場的面積，幷無擴大的可能。費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改變平均農場的面積，那麼從生產方面看去，土地的重行分配，是否值得舉行。

四，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報告，民國二十三年山西省的農民分派是，佃農佔百分之十四，自耕農佔百分之六十六，半自耕農佔百分之二十。佃農與半自耕農之和，不過全農民的三分之一。在土地村有辦法之下，佃農與半自耕農，也許可以不發生怨言。大多數的自耕農，在土地私

有的辦法之下，只交田賦。在土地村有的辦法之下，除田賦外，還要納產業保護稅及勞動所得稅，擔負是否加重？固然自耕農還有公債的收入，但此種收入所得，以付產業保護稅及勞動所得稅，是否還有餘裕？而且在土地村有制度之下，自耕農的土地所有權是喪失了，他們是否願意？

五，在土地村有制度之下，村公所要加增兩種工作，一為沒有得地的農民，另籌工作，二為撫養老弱。村公所是否有此種能力，辦理此種事業之費用，又從何來？

六，土地公債之擔保中，只有百分之十的耕種收入所得稅，較有把握。產業保護稅中的動產與不動產皆不易估計，而且如無專家去辦，擔負決不能平。不勞動稅大約沒有收入，因為照土地村有的辦法，村中應當沒有不勞動的

人，即有不勞動的人，一定是分不到地面村公所又無法為之另籌生計的人或有不良嗜好者，這些人既無收入可言，自無納稅的能力。至于利息所得稅，如要實施，只會發生一種結果，便是把放債度日的人趕出山西。這些人如到別省去謀生計，利息所得稅的來源也就枯竭了。所以公債的担保，是很薄弱的。最後我們還要顧慮到一點，便是假如村民聯合起來，不納償還土地公債的賦稅，省政府有何辦法？

七，土地村有辦法中，對於很重要的兩點，一為如何判斷地價，二為償還土地公債年限，皆無規定。

八，農村中人口的數目，是逐漸增加的。現在分配土地，山西的農民，每人可得三十一畝，將來人口加增，重行分配時，每人所得的田地，將不足三十一畝。這樣下去，農民的生活程度，有日漸下降之虞。土地村有制度，對於保障農民生活程度一點，幷沒有提出解決的辦法。

以上八個問題，是我們到太原去之前，便已看到的。我們與閻先生談話，大部分的時間，便是討論上面的問題。從談話的中間，我們知道閻先生是很重視他的土地政策的，他不但要以此來解決內政或是防共的問題，而且在土地村有之後，他還要實行農民武裝，以為如此方可以解除

目前的國難。他這種深思遠慮的精神，很有政治家的風度，是使我們敬佩的。在他回答我們的問題時，我們知道他所提出的辦法，真是從四方八面都想過的，並不是一種隨隨便便的主張。我們很同情于他的目標及熱心，但他對於我們所提出的問題的答案，我們不能認為已經解釋了我們的疑慮。

在閻先生面前，我們並沒有提出我們的主張，一因時間有限，二因我們的辦法，與閻先生的土地村有制度，不同之處很多，在他的系統中，我們的辦法也放不進去。在我們離開太原的時候，我們知道閻先生已經組織了一個研究會，專門研究實行土地村公有的問題。我們希望這個研究會，對於我們以及別人所提出的難題，能加以充分的考慮。此外我們還願意提出一點，就是土地村公有的辦法，

文化——武化

本刊一六四期胡先生的廣西的印象論到「武化」之必要，並引傅孟真先生「學西洋的文明不難，最難學的是西洋的野蠻」語，真是對極。不過文中有「中國想學人家的武化（強兵）」語，似乎所謂武化只是指強兵。要不然，

俄國在大革命以前是行過的；計口授田，在中國的歷史中，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在俄國與中國，這些辦法都是失敗了的。我們希望閻先生在實行他的土地政策以前，要知道以前別人的失敗，原因在於何處，以免再蹈歷史上的覆轍。

閻先生在與我們分別時，還說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天張漢卿先生去看他，問他預備要殺多少人，方可實行他的土地政策。因為照張先生的眼光看去，實行土地村有，比某省的辦民團要難得多，而某省的民團，在辦通之前，並不是沒有殺人的。但是閻先生很有把握的回答張先生說，他在實現土地村有的過程中，並不預備殺一個人。我們願意大家都留心來看山西這種和平的革命。

二四，十，十七。

熊 偉

也只是指下文所描述的偏於軍事方面的「自衛力量」而已。再不然，充其極，只是指到西洋人的「尚武風氣」「尚武精神」而止。我以為，應該把「武化」的意義擴大範圍，而且應進一步認清楚：武化不但是我們國家富國強兵（

外表地)的途徑，簡直根本是我們民族生死存亡(本質地)的關鍵。

我記得，九一八那年之冬，有人在北平的中南海溜冰場投炸彈。溜冰的人，無論真是想娛樂的(姑且假定國難中是不許娛樂的)，或是真想運動的，果然都無形中自認「喪心病狂」，鎗聲匿跡。我們已受過幾千年「臥薪嘗胆」之訓，一聞炸彈之聲，誰敢說個「不」字呢？後來丁文江先生在獨立評論著文，承認溜冰是可以的，是與國難不衝突的。那時我們也只以為此乃先知先覺們新發現的真理，欲其行焉，猶有待於宣傳與提倡。現在才看見那在西洋人中早已是天經地義，應該如此的。凡是近幾年在過德國的人，一定都看見聽見過德國佈滿全國全社會的一個口號是：「Kraft durch Freude」(樂然後有力，力從樂生。)這個口號是中國開天闢地以來沒有過，且至今無人敢喊的。德國的政府與人民照着這個口號去行，無微不至。今年夏天，黨政府就全國各地的職工黨員分別輪流准假二星期交互派遣他邦旅行(例如東北諸邦人遣至西南諸邦，或反之)，其車輛及目的地，以及旅館的房間及價格，全由黨政府派定規定。不但派遣此種團體的理由是 Kraft durch Freude，而且根本此種團體的名稱就叫「Kraft durch

Freude」。他例尚多，再舉兩個。德國政府辦有一種「青年宿舍」(Jugend her berge)，佈滿全國各城各村鎮，大些的城有兩三個，柏林有幾十個。專供青年們旅行過夜之用。住一夜僅需三十分尼，若自帶氈子禦寒的，可以分文不取。住其中須完全紀律化，要遵所謂「青年宿舍爸爸」的命令與指揮，不比住旅館。裏面的標語是：「德國青年，好好的認識你們的祖國！」每逢暑假，全國各地的青年宿舍每晚都是人滿，車滿(腳踏車)，擠滿了青年男女一起唱歌，自燒咖啡吃麵包，洗澡，洗腳，到十點鐘一齊睡覺，六點鐘起來又大家分散。全國各地的馬路上都是騎着腳踏車的青年男女，車後面一大個包袱，氈子，鍋。冬天，遍山都是跑雪的人，星期特加跑雪專車。有一次我也乘過一回早六點開的專車同去跑雪，見大冷天的早六點鐘，全車站都擠滿了人，每人揸着一副六七尺長的跑雪板，整隊由車站地道穿過月台，疑置身在槍林下的軍隊中。我那時的感覺以為這才真是見了「人國」；回想故鄉，覺得那四萬萬「人」都是有一半躺在棺材裏！

這是真正的西洋的「武化」。德國人有強兵，有自衛力量，有尚武精神，大概是許多人都承認的。看啦，其背景是如此。

胡先生說：「中國想學人家的武化（強兵），如今已不止六十年了，始終沒有學到家。」依我的愚見，不但沒有學到家，而且根本還沒有起頭。中國人培植「力」向來是依清一色的「臥薪嘗胆」式的理論。「加油」「打氣」等等似乎都是見汽車與腳踏車以後才新編出來的字眼。我們家鄉（或者不止我的家鄉也未可知）有句老話叫：「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蘇秦的「頭懸樑，錐刺股」正是幾千年來有志男兒的模範。這，精神你總不能不說可佩，其志你總不能不說可嘉。感情方面這樣一起作用，理智方面自然也就不容易去分析利害得失了。這種培植「力」的理論或辦法，行到如今還沒有人作翻案文章，又如何能說中國想學人家的武化已經起了頭呢？

最具備有做此翻案文章的條件的，或者說，最易於見到應做此翻案文章的，自然莫過於留學過歐美的學生。但是留歐美的學生已有了幾十年，翻案文章仍然還沒有做啦。先拿六十歲左右的人來說。我在民國二十一二年之間在北平看見一本雜誌上載德國舉行一著作家運動會，其中百米賽跑第一名是一位六十歲的名作家，成績十二秒。此後忘了此作家的姓名，如今打聽，雖然尚無着落，然以所見德人體格及好動的狀況論衡，此說是極其可信的。歐美大

政治家最出風頭時多半是在七十歲左右（近來日本亦然），我們留過學的吳蔡等先生才剛近七十歲，而近年息影之意都已極濃了。年輕一輩的，就拿胡先生及其儕輩來說罷，與西洋同輩人的武化比我說還是不行，我想胡先生或者不會罵我冒犯；若胡先生再聽我下面的話，想更不罵我冒犯了。我要說：現在還在歐美留學的學生中，都還未見什麼效法武化的興旺的影子！

在德國，不但騎腳踏車跑遍全國是十六七歲的青年男女幾乎人人幹的事（馮煥章先生之子十六歲現在耶拿進中學，去年暑假便乘腳踏車跑遍全德），而且騎腳踏車經瑞士越過阿爾卑山（凡上山時當然都是推）去跑遍意大利而回的亦極常見（所以較少，全因經濟問題，毫無興致問題）。但留歐的中國同學，聞說由明新騎車到柏林，多半咋舌，即不咋舌，亦無有不視為畏途而敢於實行者。德人星期出去跑山，飯後散步，中國同學仍喜相聚談無聊之天，或睡晚覺。國內帶來的習慣完全未改，將來回國去恐仍不免是在國粹「文」樂（Frende）之中以打麻將度日而已。現在談到中心問題了：這根本是個習慣問題，習慣根本是環境促成的。直到我們這一輩人還是這樣，在這樣的習性構成的環境中，難道將來我們的兒子真的會憑空「突變」而成

德國人的「武化」嗎？所以這不是一個可以「言」教的問題，而是一個須以「行」教的問題。胡先生，傅先生，以至我們還在歐美的人，如果自己不能武化，儘管道理如何說得對，中國的學人武化還是沒有起頭。

如今還剩下一個問題：我們爲什麼要「武化」？我對於此問題的答案，比胡先生更進一步，是：因爲我們要文化，所以我們要武化。中國人幾千年來一貫的理論，還是犯的「短視」的毛病。第一，他們只曉得耗用已有的力，而不知培養未來的生活力。第二，他們以爲把所有的生活力全用在「斯文」上是不糟場生活力，殊不知把生活力更用在其他的一切方面上去活動（武化其實不過是活動中頂重要一種）才是真正的培養和不糟場生活力。本刊一六七期壽生先生的「管束」正把此種短視的毛病合盤托出。姜畫匠不是中國「文」化的典型嗎？壽生先生自己是個「野性孩子」，其生活力比姜畫匠強固已顯然；如今就論「斯文」罷，試問壽生先生在本刊「論貴州禁煙不禁種之謬」文中敘種煙割煙的一段經驗文是「玩物喪志」的空氣之下的姜畫匠寫得出來的嗎？如果我們確認中國「文」化之非是，與西洋武化之應提倡，則應趕快撲滅此種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讀書人」種子，而來提倡此種經驗文。但此種

經驗文，不武化，能得來嗎，吾友陸欽先生說：「中國的母親深怕小孩摔倒，寸步不離（姜師母又是典型！），結果，一百個小孩，的確一百個都保全人命，但一百個盡是枯屍。西洋的母親，讓小孩自己去跑，去摔，結果，一百個小孩，的確不免有一兩個會摔死，但其餘的九十七八個都成銅筋鉄骨了。」西洋人實行的是「野性孩子」的教育。盧梭的「愛彌爾」正是「野性孩子」教育的最高理想。所謂「野性孩子」的教育，其實就是「人性」教育。人性本是要活動的。活動便是順人性。越活動，越順人性，生活力便越強，而「斯文」的本領亦愈大。反之，把所有的力耗用在「斯文」上，只是尅損生活力，不是「不糟場生活力」。四萬萬人都溜溜冰，還有打勝日本的可能；四萬萬人都臥薪嘗膽，萬萬沒有打勝日本的可能。

「野性孩子」的教育，不但生出「武化」，同時也就生出「文化」。所以本篇原擬名曰「文化與武化」，而終名之曰「文化——武化」。因爲要武化才能文化，武化就是文化。不武化的文化，只是「斯文」，不是文化。真正的文化，是武化或活動的總結果。因此，要提倡文化，固要有胡先生所謂的「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還更要有胡先生所謂的「苗，犛，獐，獾，狽，獾，狽，獾，狽諸原種的富有的

強悍生活力」，此即馮友蘭先生所謂的「大文明若野蠻」。馮先生還說：「一民族若只僅有文明而無野蠻，則即爲其衰亡之先兆。中國人文采彬彬，以弱不勝衣爲貴，此即

僅有文明而無野蠻。中國民族若真衰老，則即因其太文明也。」（哲學史頁二三八）

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經過

吳俊升

文字是教育的一種重要工具，教育效率的高低，有一部分要憑文字的運用是否便利來決定。中國文字在認識，閱讀，和書寫各方面的繁難，成了中國教育上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中國教育的不易普及，有許多人歸咎於文字的繁難，因此近一二十年來時時發出改革漢字的呼聲。改革的方案很多，從創製注音符號，規定簡體字，到採用國語羅馬字，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字的改革，所牽涉的方面很多，不盡然是一個單純的語言文字的問題，尤其不盡然是一個教育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讓給各方面的專家去擔負，我們不便依一方面的見解來下判斷。可是別國改革文字的先例，却不妨舉出，以供我們的考慮。提倡漢字改革的各家，所常提起的改革文字先例，便是土耳其。他們多援此例，表明用國家力量廢棄原有文字代以新式文字的可能和必要。可是土耳其所廢棄的文字是什麼

？怎樣廢棄的？新採的文字，形式如何？推行的結果究竟如何？關於這些事實，我們所知道的却很少。大家所資以宣傳的，就我所知，恐怕只是報紙上關於土耳其文字改革的簡短的電聞。我覺得這樣根據不十分完備的知識來考慮國家文字改革的大問題，是不免於危險的，所以在參加討論漢字改革的利害問題以前，總想先把大家艷稱的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經過弄明白。恰巧今年三月號和四月號的法國教育雜誌（L'Enseignement Public）載了一篇關於土耳其文字的改革的論文（原題名 La Reforme de l'Ecriture en Turquie），對於改革的經過，敘述很詳。原著者 G. Coulin 曾爲土國 Izmir 中學的教授，曾經目擊此種改革運動，所敘述的當然可靠。這種難得的知識，恰可滿足我們當前的需要。因此我將原文的要點，轉述於後，以供考慮漢字改革問題之一助。

× × × × ×

土國的文字改革，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由政府下令實行的。這改革是廢棄了原有的文字而代以國定的新文字。我們首先要知道的，這廢棄了的原有的文字是什麼？是土國原有的國文麼？不是！是一千多年來借用的亞拉伯文字。土國人民在信奉回教以後，爲要讀可蘭經，便學了亞拉伯文，到後來也便借用了亞拉伯的文字來記錄他們的語言。至於土國原有的文字，在從中亞細亞的大平原遷移以前，至少有兩種。一種叫 Orhon 與 yenisey 文。因爲這種文字的石刻是在 Orhon 和 Yenisey 兩條河流旁邊發現的，所以便以這兩條河名稱呼這種文字。這種文字用三十八種符號書寫，其中四個韻母，三十四個聲母。書寫的形式是自右至左，彼此不相連接的。這種文字在一八九四年左右，曾經丹麥的文字學家 Vilhelm Jhomsen 辨識出來。另一種文字名叫 Uygur，在近耶穌紀元七世紀時發生，土耳其有些部落應用這種文字一直到十六世紀。從十世紀開始，亞拉伯的文字才在土耳其逐漸推行，其結果使得土國人民終於忘記了土產的「國文」。

這種借用的阿拉伯文字，在代表土耳其的語言方面，有種種的不便。土耳其的語言共有八個韻母 (a, e, o, u, ou,

ö 和兩種的 ü)，而亞拉伯的字母表中可算是韻母的只有三種附加的符號，相當於 a, i, ou，而這種符號在手書方面還是很少用的。因此之故，用亞拉伯字母紀錄土耳其的語言，多是丟開韻母不錄。這種辦法，有如速記法一般，可以使書寫的速度增加，可是認識起來却很困難了，即如用 ö 和一兩個聲母書寫的一個字，可以讀作 Gei (來的意思) 也可以讀作 Gai (玫瑰花的意思) 也可以讀作 Gai (湖的意思)，究竟如何讀法，便只有憑上下文的意思來斷定了。關於聲母，因爲彼此不完全相當也有類似的困難，雖然土耳其會從波斯借用補充的符號，可是其結果徒然是增加了讀音的困難，在這種情形之下，閱讀文字，尤其是關於手寫的文字，對於土耳其人，成爲一種最繁雜艱苦的工作。

亞拉伯字母形式的復雜，還增加了閱讀和書寫的困難。亞拉伯文的二十八個字母，每個各有不同的形式，隨着它在一個字裏的位置（首端，中端，或尾端）而變異。有些字母在一個字的裏面連接在一起，有些却又不然。這些實際的困難，使得學生對於文字的學習，非經過很長的時期不爲功。因此在文字改革以前，能讀能寫的只有極少數的人，據官方的估計，全國的文盲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那些少數的能讀能寫的人，全靠的家境優裕，能在文字方面

多花學習的功夫，因而在社會上也佔著極優越的地位。他們因為學會了亞拉伯的文字，往往更進一步直接去閱讀亞拉伯的，以及回教的著作，而本國的著作，反到鄙棄不屑一讀了。他們的知識的造就，全不是本國的，一切全是到

國外找榜樣。土耳其的語言中，有極多的字，是從亞拉伯語來的，就是因為上層的智識階級完全醉心於亞拉伯的文化。這種情形，演到極端，使土耳其的語言也失去統一。可說當時有兩種語言，一種是大多數的農人和一些游牧部落所說的純土耳其語，一種便是上流社會，智識階級所說的亞拉伯，波斯和土耳其三種語言的混合語，而這種混合語又是隨地而異的。這樣因為文字的困難，連帶的引起語言紛歧，其結果加重了社會階級的區分，對於國性的統一

方面，是極有妨害的。

土耳其的舊文字，還有一種缺點，即是排印困難，使得出版事業無從發展。單為着小寫的字母，印刷所的排字房，就要安排著六百一十二個格子。又因為字母在字當中連接的關係，普通排歐洲文字所用的排字機也不能用。因為印刷如此的困難，又因為能讀的人少，所以出版業幼稚得可憐。日報的銷數極其小。專門的書籍，出版家非有公家補助不敢印行。出版家所能獨立經營的，只有學校用

的教科書。土國的智識階級既然在本國無書可讀，只有格外傾向於亞拉伯的著作了。

這種從亞拉伯借用的文字，最後還有一項不便，即是使得土耳其始終自限於亞拉伯的文化，回教的文化範圍以內，和西歐的文化相隔絕。因為文字的根本不同，土耳其的學生雖然到西歐去留學，可是很難完全了解西方的文化。即使有少數人對於西方文化能夠了解，又因為文字的隔閡，也很難把他的心得傳輸到本國人。在土耳其初復興時，一般的政治家都覺得土國要圖強，非效法西歐，非現代化不可。當時的文字的形式，使人民的思想 and 見聞，限於亞拉伯的或回教的文化圈內，他們感覺這正是歐化和現代化的障礙。

以上所述的種種事實，如文字的讀寫的困難，大多數的人民的盲昧，社會階級的區分，本國文化的忽視，出版事業的幼稚，以及現代化的障礙，皆是一九二八年以前文字改革運動所根據的理由。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的一年當中，這種改革運動尤其緊張。報紙和雜誌上的論文，演講，宣傳小冊子，無線電播音，全都集中注意於文字改革的問題。以下所列的凱馬爾的一段話，便可代表一般的呼聲：「同志們，這些符號，我們從不明白，無可了解，並

且好多世紀來桎梏了我們的心靈，我們應該絕對的從它們解脫出來。我們却絕對的願意明白我們的語文，我們願意它是顯明，和諧而豐富的……。」（凱馬爾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的演講，原詞載在土耳其史 *Histoire de la Turquie* 第一五二頁。）

× × × × ×

改革舊文字，既具決心，可是用什麼代替它呢？這一種新文字應該合乎一個基本條件，即是要宜於記錄土耳其的語音同時又是很簡單的。要滿足這個條件，當時也會想到種種解決的方法。或是採取波斯國的先例，將亞拉伯的字母表，略加修改和補充，以求適應土耳其語的需要。可是這種辦法，當時的改革家不加接收，因為他們想這種演進的辦法，比取革命的方式根本推翻亞拉伯文字，還要困難，又因為他們想起這樣辦依然不能脫離亞拉伯的影響而接近西方的文化。另外創作一種文字也是一種辦法。這種文字可使從 *Uyghur* 文或是 *Orhon* 文演變而出。這種文字可以把時代之環重新連繫起來，可以復新古代土耳其的文化，這是一定的。可是有一種缺憾，即是這種文字，將使土耳其的文化更陷於孤立。

因為這種種的考慮，最後達到一個結論，即是：要使

土耳其參與世界的文化而同時保持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的特點，莫如採用一種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的根本原則應該借助於拉丁字母，可是在節目方面，却宜和土耳其的語音的需要相應合。這一個結論，便是土耳其文『拉丁化』的根源。

『拉丁化』的實際是如何呢？讓我們查考一下改革後的土耳其字母表便可明白。這表中共有二十九字母（二十一個聲母，八個韻母）。用這些字母錄音，有一極簡易的原則，即是同一種音，始終只用同一種的字母來記錄，而且每個字的字母全都有音，並且永久是一種讀法。這個原則的應用，使得土耳其文字的簡易，超過歐洲任何採用拉丁字母的國家。即如一個法國人聽到法文裏『o』的聲音，他便不知道這個『o』音的寫法，應該是 *o*, *oh*, *ho*, *au*, *aux*, *eau*, *eaux*, *haut*, *aulx* 之中的那一種，因為這些字，全是讀『o』音。可是在現行的土耳其文內，形與音始終是一與一的相對，一聽到『o』音，便知道在文字裏應該寫爲『o』。因為這種便利，所以一個人如其聽到見人很正確的讀出一個土耳其的字，只要他學過土耳其的新字母，那怕他不識這個字，他也能把這個字寫出來。從另一面說，這個人如其遇見一個不認識的字，而這個字的意義在語言裏他

是明瞭的，那麼只要他把這個字的音很正確的讀出來，他也立刻可以認識了這個字的意義。

土耳其的新文字每個字母都有音，並且全是一種讀法，也使得它的簡便，超過任何歐洲國家的文字。英法文，在這一方面尤其望塵莫及了。

土耳其的新文字在讀與寫兩方面，如此的簡易，無怪乎凱馬爾在頒布新文字的一年，在土耳其內地一處廣場上，能夠在十分鐘以內教會了一個樵夫寫和讀他的姓名了。

× × × × ×

土耳其的新文字的性質，我們已經大概明瞭，現在還要問：這種除舊布新的工作，怎樣推行的？

這種改革運動發生以後，凱馬爾始終感覺極大的興趣。一九二八年六月，他曾召集一個專家委員會，討論改革的方案。同年的夏季，他在 Dolmabahce 宮避暑，更專心研究這個問題。許多的語言學家，史學家，詩人，文學家，議員，各部部长全都集合在他的周圍，在他的指導之下，不分日夜的研究這種新文字。到了八月九日，人民共和黨 (Cumhuriyet Halk Fırkası) 在 Istanbul 集會的時候，凱馬爾發出長篇的演說，贊成採用拉丁字母的新土耳其文字，並且希望全國的開明的人士全體動員來領導這種改革運動。

動。到了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土耳其國會開會的時候，「土耳其的文字法」，便正式通過了。以下是幾項緊要的條文：

「(一)附表所列的文字，係從拉丁字母變化而出，已被正式採用以替代前此用作土耳其文之亞拉伯文字，並且有土耳其文之名稱和權利。

「(二)自本法公布以後，全國公私機關必須接收用土耳其文書寫之文件。

「(三)國家各部應用土耳其文，至遲須自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但各部仍許在會議錄，調查表，法規或印刷品方面同時用新舊兩種文字，至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為止。

「(四)個人的書面請求，用亞拉伯文字書寫者，仍可接收，至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為止。從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起始，一切市招，圖表，告白，廣告，影片等，必須應用土耳其文字，凡用本國語發表的報紙，雜誌等等亦必應用土耳其文字。

「(五)本國文的書籍，從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起始，必須用土耳其字母印行。

「(六)在公私會議的記錄方面，仍可憑速記術的名義

，應用亞拉伯文字，到一九二九年六月一日爲止。」

從以上的條文，可知土耳其當局企圖推行新文字，是如何的急切。應用新文字所准許的猶豫期限，報紙雜誌只有一個月，行政人員只有兩個月，出版家，和個人的書面請求，也只有七個月。這樣的雷厲風行，十足的表明着凱馬爾的快幹和硬幹的精神。

這種新文字的應用，在學校方面比較容易。年輕的學生們學習新文字很感覺興味，收效也很快。最初高年級的學生還准許用亞拉伯字作聽講的筆記，因爲比較記得快。同時他們還學習亞拉伯文和波斯文，但是到一九三〇年這兩種文字便都取消了。除了大學裏研究土耳其古代文學，亞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學生而外，其他的學生，將永遠拋棄亞拉伯的文字。在學校方面，土耳其文推行的成績是很好。新的一代，已經學會了這一套新文字了。

在行政人員方面推行新文字也不困難。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舉行初試的時候，失敗的人還不少。三星期以後舉行復試，全都及格了。因爲在初試以後政府曾經下令說，復試再失敗的人，將革除一切職位。所以大家努力學習，在復試時全都及格了。

至於在一般民衆方面推行新文字，却比較困難，政府和社會在這一方面用的力量也最多。從一九二八年起，大量的民衆學校設立了。凡四十歲以下的人民全須入學，學習新文字，最初入學的人很踴躍，在最初一年中便有全數人口的四分之一學會了讀和寫。

此外七國境內有一部分「少數民族」，尤其是猶太人，也受了文字改革的影響。最初這些民族，因爲土國舊文字的繁雜，都規避不學，仍各自應用他們的方言。新文字頒布以後，他們無所藉口，便不得不學習土耳其文。文字的統一，因此促成，對於進一步的種族同化，也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最後，在土耳其的外僑，也得了土國文字改革的利益，因爲他們學習土文和土語，比從前也感覺容易了。

從以上各方面的觀察，可見土耳其文字的改革，因爲起初的熱烈推行，結果是很好的。可是近年來這種新文字推行的情形，却不如開始時候那樣可以樂觀。有許多的障礙阻止這種新文字的普及。甚至於有人認爲這種運動，已經死滅了。這種悲觀的見解，究竟有什麼根據呢？根據兩項重要的事實。

第一，日報的銷數，在採行新文字時，曾有自然的低

減，可是到現在，並沒有相當的增高，至少是和改革文字者最初的希望是大不相符的。這種事實足以證明在土耳其的文人方面，起有一種『文字的恐慌』，又足以證明新增的讀者人數是很少的。第一種的證明，不足驚異，因為這班舊文人，系戀着舊文字，不願意學習和閱讀新文字，是很自然的事。他們只好做了文字改革的犧牲品，且不必論。可是那些應該從民衆學校出身的大羣的農工商人，到那裏去了呢？

因此便不得不提到第二件嚴重的事實。據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三日國務總理 Ismet Pacha 在國會中人民共和黨的小組會議的演說，民衆學校已經失去最初的重要性。雖然用了許多的方法（即如從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起，凡不能

用土耳其文書寫或閱讀的人，不許担任公私機關的任何職務，這種規定，便是最嚴厲的方法之一。）來維持民衆學校的人數，可是在過去幾年中，每年平均只有十五萬學生；依估計應該有六百萬以上的人民入民衆學校，可是事實上入學的還不過一百萬人；並且這些從民衆學校出來的學生，現在是不是仍然會寫會讀土耳其文，還成問題。至於正式教學土耳其文的小學，據 Ismet Pacha 的敘述，也還只收納了學齡兒童的三分之一。文字改革運動的結果如此，顯然出乎提倡這種運動的人的意料之外。這種運動，果然只是好夢一場麼？ Ismet Pacha 並不相信如此。他還可囑同志們的繼續努力。這種文字改革運動的成敗如何，此時還難於判定，一切還憑將來的結果來作評判的根據。

蘇俄旅行記

(十八)

丁文江

高加索斯 (Caucasus)

地夫利斯 (Tiflis)

地理上所謂高加索斯共分做四區：一，北高加索斯，是高加索斯山脈以北的一個草原，與南俄的草原相連接。二，大高加索斯，是高加索斯山脈的本部。這是歐亞兩洲

中間的大山。五千公尺以上的山峯有八個之多。高峯附近都有冰川。三，中高加索 (Transcaucasia)，是大山以南的一個大谷——東到裏海，西到黑海，是庫拉 (Kura) 和利翁 (Rion) 兩條河的流域。四，小高加索斯，是大谷以南的高原。全部分的居民一共不過一千二百萬人，而語言不同

的人種不下四十種！蘇俄就各種人的分佈，把高加索斯劃分爲三個政治區：一，北高加索斯，重要城市爲羅斯獨夫 (Rostov on Don) 及烏拉的高加索 (Vladicavcas)。二，大格斯坦 (Daghestan) 蘇維埃共和國，包括大格斯坦的山地與裏海邊的一部分。三，中高加索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包括 (甲) 喬治安 (Georgian) 蘇維埃共和國，(乙) 阿爾米尼亞 (Armenian) 蘇維埃共和國。(丙) 阿志巴蔣 (Azerbaijan) 蘇維埃共和國。

我從莫斯科到巴庫是由羅斯獨夫穿過北高加索斯和大格斯坦，繞高加索斯大山的東北到裏海的邊上。巴庫原來是高加索斯的一部分。因爲牠特別重要，而且是我觀察的第一點，所以提前另章敘述。現在我再講我在其他高加索斯區內的游踪。

九月十七日上午七時四十五分離開巴庫，往中高加索斯聯邦共和國的都城地夫利斯去。火車是從列寧格拉得來的特別快車，有國際臥車，但是飯車極小而且極其醜陋，侍者的白衣服通通變成深灰色；棹上的白布佈滿了濕的斑點；侍者只好把報紙舖在上面。最奇怪的是管飯車的一位青年，不肯接受旅行社的飯票，說「從來沒有接受過！」從巴庫出發，火車先向東，再向北，順着從莫斯科來

的路走。直到 Baladjary 車站，才轉向西南往地夫利斯的正路上去。過了 Paladjary 車站從 Shobany 嶺下缺口出來，經過 Lock Batan 和 Puta 兩個油田，然後順着裏海西岸向南。這是我參觀過的地方。火車經過又如溫書一樣溫習一遍。

過了 Alat 車站，火車離開裏海向西。從此到 Evlakh 都是鹹地，除去了少數的沙漠植物之外，寸草不生。在 Evlakh 過了 Terek 河再順河向地夫利斯，漸漸有耕種的痕跡——有西瓜，棉花，和耕地的水牛。

一直到夜間十二時半才到地夫利斯，火車誤了一時零三十分。住的旅館是 Hotel Oriental，房間很寬大，而且有浴室，床舖也很潔淨。

地夫利斯是喬治安共和國的首都，同時也是中高加索斯聯邦的京城，有人口三十餘萬。除去了喬治安 (Georgian) 人之外，有阿爾米尼亞，土耳其，猶太，波斯，韃靼各人種。城在庫拉河的邊上，南北兩面是山。城西有一座二千四百尺高的孤山叫做大維得山 (Mount David)，是著名的勝境。但是我到地夫利斯的目的是要從那裏順喬治安軍用公路 (Georgian Military Road) 穿過高加索大山，研究地質。所以一到地夫利斯，就想法子找本地的地質學

者，請他們指導。

地質探礦局在地夫利斯原有分局的。十八日一早去打聽，知道多數的地質家都出去做田野工作了。辦事的人介紹我在城裏的兩位：一位是 Koniushevsky，地質工程師；一位是喬治安大學地質教授 Djanelidze。本日是假期。因為我急于要走，就到 Koniushevsky 先生家裏去訪他。他住在大維得山脚下。佔有房兩間。一進門就是他的書房。窗前一張書棹，四面牆上都是書架，架上大約有一千多冊地質書籍，却都是俄文的。Koniushevsky 告訴我道，「你要知道高加索山的地質，我可以借幾本書給你看。一是 A. D. Akhagelsky' s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U. S. S. R." 1932。二是 V. Rengarten' s "Les Nouvelles Donnees sur la Tectonique du Caucase" 1929 及同一著者的 "Geological Sketch of the Region of the Georgian Military Road" 1932。這三篇中一篇是法文的，你可以直接看。此外的剖面圖也可以供你的參攷。我是學鑛床的，對於地層學是外行，不能指導你。不過大維得山就近在咫尺。山下露頭裏，偶然有多孔虫的「貨幣石」(Nummulites)，我們可以就去看。」

出門不過幾十步就到了露頭。山的大部分是綠色棕色的沙岩和頁岩所成功的。下面是一種角礫岩，中間雜有頁

岩的碎片。我們在這一層裏面詳細的搜索。費了將近一點鐘還沒有任何的結果。最後我忽然找到一小塊，拿放大鏡一看，果然是 Nummulite。Koniushevsky 先生歎息道，「究竟你年輕人眼力強！」我笑道，「先生的年歲也不大。」「我已經四十八歲了。」「先生不過比我大兩歲。地質學者照例是長壽的。先生至少還可以工作二十年。」他歎息道，「在別的國家也許可以。」

別了 Koniushevsky 先生我同布拉哥佛林就乘了鐵索車 (Funicular) 上大維得山去。山是孤立的，而且高出地夫利斯二千四百多尺，所以望得很遠。山頂上有茶館，有公園，來往的游人很多。四圍望去，北面可以看見大高加索山的南坡，南面可以看見小高加索高原的北壁。地夫利斯城大部分在庫拉河的北岸。城內的建築可以分爲兩部：一是新的，集中在西北；一是舊的，集中在東南。

下午我們去參觀博物館。這是和我住的旅館在同一條街上。一座三層的建築，極其樸素堅固，落成了才三年。下層是地質鑛產和植物。一部分還沒有陳列得完備，但是已陳列的却很整齊，而且喬治安文的標題以外，還有英文。這是在蘇俄所僅見的。喬治安語言究竟應該歸在那一類，至今還不明白。一般的人都以爲與西班牙北部的 Basque

語言有關。這大概是歐洲南部山地最古的語言，與所謂阿利安語毫無關係。蘇俄革命以後一面政治上力求統一，一面却提倡特種民族的固有的文化，所以喬治安人現在有喬治安語的書籍，行政教育文化事業在喬治安共和國內都用喬治安語。

二層樓還完全沒有佈置，三層是民族陳列室。已陳列的爲 Hetsonian 與 Svanatian 兩種。這都是高加索山裏最幼稚的民族。前者體格上與北歐的 Nordic 相同。文化却極其簡陋。兩種民族的住屋，工業，農業，衣服，宗教，都用實物來表現。宗教完全是迷信——生殖器崇拜是重要信仰之一。文化的與生活的程度與我們西南的土人相差不多。

回到旅館聽說過高加索山的軍用汽車路被大水沖壞了。現在雖然徵了工人連夜修理，究竟何時可以通車，還沒有把握。明日是眼看見走不成的了。

從莫斯科出發以來，布拉哥佛林的旅費都是他自己付的，有時他還要替我付賬（我的食宿是包給旅行社的。）在地夫利斯第二晚上，我向布拉哥佛林說道，「今天我請你吃晚飯。聽說烤小羊肉 (Shashlik) 是高加索的名菜，而且這裏有本地的葡萄酒。我也吃旅行社的例菜吃厭

了。我們兩個今晚好好的吃一頓。」布拉哥佛林再三客氣，「強而後可」。等到開了賬來一看，兩個人吃掉了五十盧布！布拉哥佛林告訴侍者說，我們付外國貨幣，叫他照金盧布重算。重算了來一看，只有三·二五盧布！在蘇俄打官話，盧布只有一種，並無金紙之分，所以照政府的匯兌定價，兩個馬克換一個盧布，這盧布當然也是紙的。現在在政府開的旅館裏付賬，紙盧布與金盧布的比例是五十與三·二五！照此則一個金盧布等于十五個紙盧布，一個馬克至少應該兌換七個半紙盧布了！

十九日早上到 Djanelidze 教授家裏去。一進門也是他的書房。不過比 Koniushevsky 先生的書房要大些，書也比他多一倍以上。Djanelidze 教授能說很流利的法國話，因此我們可以直接暢談。講起高加索的地質構造來，他說最近的研究知道高加索造山的運動，還不如以前人所想像的單簡。以前以爲全部分是「阿爾帕斯 (Alps) 式」的；現在知道不然。高加索山西到黑海，東到裏海。裏海與黑海邊上都有一小塊三角形的固定地 (Staple element) 沒有受造山的影響。小高加索高原有逆掩斷層 (Overthrust) 自南向北推移，所以與阿爾帕斯山是一致的，是「阿爾帕斯式」的造山。大高加索逆掩斷層更爲重要

，但是都是自北向南，不是「阿爾帕斯式」的。

談了一陣他請我同去參觀喬治安大學。大學建築在城西的一塊高地上，風景很美。將進門的時候，Djanelidze 教授向南指給我看到，「庫拉河在地文上是很有興趣的；因為牠的谷裏面有五重平台 (Terrace) 之多。我們現在站在第一個最低的平台，河水又在此下鑿了一個淺谷。從此向上，坡度很陡的是第二重平台，坡度稍緩的是第三重平台，坡度更緩而且平台已經受了輕微的侵蝕的是第四重平台。可惜第五重平台在此地看見不清楚。」

大學成立纔不過十二年，然而已經有七千個學生！建築和其他蘇俄的建築一樣，極其樸素，但是比普通建築堅固。一進大門，穿堂裏站滿了男女學生，說着笑着，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學生沒有甚麼區別，不過他們衣服大多數很不完整；許多人指甲是黑的，手上的粗皮很厚，一望而知爲「普羅」階級。地質系的設備很好：教室和實驗室都很整齊，陳列室裏面侏儸紀的菊葉石 (Ammonites) 尤其完備，——這都在高加索期山採集得來的。專習地質的學生一共六十人，所以地質系在大學裏算是小系，但是與大學有密切聯絡的工科大學 (德國式的高工) 還有六十個地質學生。本系的圖書館却很小，不過幾千本書，而且

大部分是外國文的書籍。我問 Djanelidze 教授道，「貴校的學生都能讀外國書嗎？」「現在還不能，因為他們都是從普羅階級來的，然而快了，不久他們就會赶上布爾喬階級的教育程度了。」

下午我同布拉哥佛林和旅行社的嚮導到植物園去。園在地夫利斯城的東南。照英國的習俗講起來，這不是一個 Botanical garden，乃是一個 Park。我們一進園就到溝裏去找魚化石去。所有地夫利斯附近的岩石都屬於第三紀的「漸新統」(Oligocene)。大維得山附近的岩石就是一個例。植物園裏的岩石露頭是屬於有「貨幣石」地層的下部的。角礫岩的砂石很堅硬，底下是一種含瀝青質的頁岩。兩種岩石接觸的地點，在植物園內成爲一個小瀑布。魚化石就在含瀝青的頁岩裏面。我們從河上的新橋進門，繞到老橋的底下。大家拿出鏈來，敲劈岩石，搜尋魚化石。從瀑布起，一直向下走，逐層的搜求，疲倦了就輪流在河邊上太陽底下睡着休息。如是者兩點鐘，看不見絲毫魚的痕跡。最後我說，再回到下坡的地方試試罷。果然一鏈就劈出一條魚來！於是大家都歡天喜地，覺得一下午沒有白費掉。

旅行社的嚮導是一位阿爾米尼安種的女青年。但是她

只會說俄國語，喬治安語和英語。我問她道，「這兩天很對不住你。我不按照你們的參觀程序去看教堂，訪古跡，而跑到山裏來敲石頭。恐怕你氣悶得很罷？」她笑道，「剛剛與先生的印象相反！我們做旅行社嚮導的人學會一套說明。每回有旅客來參觀，千篇一律的背誦一遍。自己聽了都要頭痛。這兩天換換空氣，跟着先生聽我們的科學家講演，再到野外來跑跑，等于休假兩天。我真正要感激你呢！」她又說道，「先生，你似乎不怕走路的。天氣還早，我們不如打發汽車回去，然後經過地夫利斯的韃靼城走了回去。」

我們于是走上老橋向北到韃靼城。橋上面是一個十五

編輯後記

適之

△討論「武化」的熊偉先生是在德國學哲學的一個北大畢業生。

△吳俊升先生是北大的教育系主任。他的「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經過」，本是我們勸他寫的，寫成之後，先在「

世紀的碉樓。韃靼城街道很窄而很熱鬧。但是所謂韃靼，體格上與土耳其人相近，與現在的蒙古人沒有甚麼相似之點。旅行社的嚮導又告訴我，地夫利斯是世界上受戰禍最利害的城市。自從牠變為喬治安王國首都以來一千五百年中被敵人燒殺過二十九次！令人想像歐亞之間的小民族做人之難。

回到旅館知道軍用汽車路依然沒有修好。旅行社的經理告訴我明天有幾十個旅客從 Vladicavcas 來。他們坐汽車到路冲壞了地方下來步行。據說要走十幾公里，才到這一頭通汽車的終點。我決定也照樣辦理，從這一頭出發。走一段路，坐兩段汽車。

明日之教育」(第九十一期)上登載過。我們因為這篇文字很值得我們中國人的參攷，所以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摘出來，轉載在這裏。

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

陳之邁

耕者肯有其田嗎？

吳世昌

論地主的担負

吳景超

歐洲國際紛擾之原因

王化成

蘇俄旅行記（十九）

丁文江

編輯後記

編者

獨立評論

第一七五號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三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 華文齋 | 華盛書局 | 華豐書社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中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中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中書局 |
| 天津 | 天津華北書局 | 天津華東書局 | 天津華西書局 | 天津華中書局 | 天津華南書局 | 天津華北書局 | 天津華東書局 | 天津華西書局 | 天津華中書局 | 天津華南書局 | 天津華北書局 | 天津華東書局 | 天津華西書局 | 天津華中書局 | 天津華南書局 | 天津華北書局 | 天津華東書局 | 天津華西書局 | 天津華中書局 |
| 上海 | 上海華北書局 | 上海華東書局 | 上海華西書局 | 上海華中書局 | 上海華南書局 | 上海華北書局 | 上海華東書局 | 上海華西書局 | 上海華中書局 | 上海華南書局 | 上海華北書局 | 上海華東書局 | 上海華西書局 | 上海華中書局 | 上海華南書局 | 上海華北書局 | 上海華東書局 | 上海華西書局 | 上海華中書局 |
| 南京 | 南京華北書局 | 南京華東書局 | 南京華西書局 | 南京華中書局 | 南京華南書局 | 南京華北書局 | 南京華東書局 | 南京華西書局 | 南京華中書局 | 南京華南書局 | 南京華北書局 | 南京華東書局 | 南京華西書局 | 南京華中書局 | 南京華南書局 | 南京華北書局 | 南京華東書局 | 南京華西書局 | 南京華中書局 |
| 蘇州 | 蘇州華北書局 | 蘇州華東書局 | 蘇州華西書局 | 蘇州華中書局 | 蘇州華南書局 | 蘇州華北書局 | 蘇州華東書局 | 蘇州華西書局 | 蘇州華中書局 | 蘇州華南書局 | 蘇州華北書局 | 蘇州華東書局 | 蘇州華西書局 | 蘇州華中書局 | 蘇州華南書局 | 蘇州華北書局 | 蘇州華東書局 | 蘇州華西書局 | 蘇州華中書局 |
| 鎮江 | 鎮江華北書局 | 鎮江華東書局 | 鎮江華西書局 | 鎮江華中書局 | 鎮江華南書局 | 鎮江華北書局 | 鎮江華東書局 | 鎮江華西書局 | 鎮江華中書局 | 鎮江華南書局 | 鎮江華北書局 | 鎮江華東書局 | 鎮江華西書局 | 鎮江華中書局 | 鎮江華南書局 | 鎮江華北書局 | 鎮江華東書局 | 鎮江華西書局 | 鎮江華中書局 |
| 揚州 | 揚州華北書局 | 揚州華東書局 | 揚州華西書局 | 揚州華中書局 | 揚州華南書局 | 揚州華北書局 | 揚州華東書局 | 揚州華西書局 | 揚州華中書局 | 揚州華南書局 | 揚州華北書局 | 揚州華東書局 | 揚州華西書局 | 揚州華中書局 | 揚州華南書局 | 揚州華北書局 | 揚州華東書局 | 揚州華西書局 | 揚州華中書局 |
| 徐州 | 徐州華北書局 | 徐州華東書局 | 徐州華西書局 | 徐州華中書局 | 徐州華南書局 | 徐州華北書局 | 徐州華東書局 | 徐州華西書局 | 徐州華中書局 | 徐州華南書局 | 徐州華北書局 | 徐州華東書局 | 徐州華西書局 | 徐州華中書局 | 徐州華南書局 | 徐州華北書局 | 徐州華東書局 | 徐州華西書局 | 徐州華中書局 |
| 蚌埠 | 蚌埠華北書局 | 蚌埠華東書局 | 蚌埠華西書局 | 蚌埠華中書局 | 蚌埠華南書局 | 蚌埠華北書局 | 蚌埠華東書局 | 蚌埠華西書局 | 蚌埠華中書局 | 蚌埠華南書局 | 蚌埠華北書局 | 蚌埠華東書局 | 蚌埠華西書局 | 蚌埠華中書局 | 蚌埠華南書局 | 蚌埠華北書局 | 蚌埠華東書局 | 蚌埠華西書局 | 蚌埠華中書局 |
| 蕪湖 | 蕪湖華北書局 | 蕪湖華東書局 | 蕪湖華西書局 | 蕪湖華中書局 | 蕪湖華南書局 | 蕪湖華北書局 | 蕪湖華東書局 | 蕪湖華西書局 | 蕪湖華中書局 | 蕪湖華南書局 | 蕪湖華北書局 | 蕪湖華東書局 | 蕪湖華西書局 | 蕪湖華中書局 | 蕪湖華南書局 | 蕪湖華北書局 | 蕪湖華東書局 | 蕪湖華西書局 | 蕪湖華中書局 |
| 安慶 | 安慶華北書局 | 安慶華東書局 | 安慶華西書局 | 安慶華中書局 | 安慶華南書局 | 安慶華北書局 | 安慶華東書局 | 安慶華西書局 | 安慶華中書局 | 安慶華南書局 | 安慶華北書局 | 安慶華東書局 | 安慶華西書局 | 安慶華中書局 | 安慶華南書局 | 安慶華北書局 | 安慶華東書局 | 安慶華西書局 | 安慶華中書局 |
| 九江 | 九江華北書局 | 九江華東書局 | 九江華西書局 | 九江華中書局 | 九江華南書局 | 九江華北書局 | 九江華東書局 | 九江華西書局 | 九江華中書局 | 九江華南書局 | 九江華北書局 | 九江華東書局 | 九江華西書局 | 九江華中書局 | 九江華南書局 | 九江華北書局 | 九江華東書局 | 九江華西書局 | 九江華中書局 |
| 南昌 | 南昌華北書局 | 南昌華東書局 | 南昌華西書局 | 南昌華中書局 | 南昌華南書局 | 南昌華北書局 | 南昌華東書局 | 南昌華西書局 | 南昌華中書局 | 南昌華南書局 | 南昌華北書局 | 南昌華東書局 | 南昌華西書局 | 南昌華中書局 | 南昌華南書局 | 南昌華北書局 | 南昌華東書局 | 南昌華西書局 | 南昌華中書局 |
| 廣州 | 廣州華北書局 | 廣州華東書局 | 廣州華西書局 | 廣州華中書局 | 廣州華南書局 | 廣州華北書局 | 廣州華東書局 | 廣州華西書局 | 廣州華中書局 | 廣州華南書局 | 廣州華北書局 | 廣州華東書局 | 廣州華西書局 | 廣州華中書局 | 廣州華南書局 | 廣州華北書局 | 廣州華東書局 | 廣州華西書局 | 廣州華中書局 |
| 汕頭 | 汕頭華北書局 | 汕頭華東書局 | 汕頭華西書局 | 汕頭華中書局 | 汕頭華南書局 | 汕頭華北書局 | 汕頭華東書局 | 汕頭華西書局 | 汕頭華中書局 | 汕頭華南書局 | 汕頭華北書局 | 汕頭華東書局 | 汕頭華西書局 | 汕頭華中書局 | 汕頭華南書局 | 汕頭華北書局 | 汕頭華東書局 | 汕頭華西書局 | 汕頭華中書局 |
| 梧州 | 梧州華北書局 | 梧州華東書局 | 梧州華西書局 | 梧州華中書局 | 梧州華南書局 | 梧州華北書局 | 梧州華東書局 | 梧州華西書局 | 梧州華中書局 | 梧州華南書局 | 梧州華北書局 | 梧州華東書局 | 梧州華西書局 | 梧州華中書局 | 梧州華南書局 | 梧州華北書局 | 梧州華東書局 | 梧州華西書局 | 梧州華中書局 |
| 桂林 | 桂林華北書局 | 桂林華東書局 | 桂林華西書局 | 桂林華中書局 | 桂林華南書局 | 桂林華北書局 | 桂林華東書局 | 桂林華西書局 | 桂林華中書局 | 桂林華南書局 | 桂林華北書局 | 桂林華東書局 | 桂林華西書局 | 桂林華中書局 | 桂林華南書局 | 桂林華北書局 | 桂林華東書局 | 桂林華西書局 | 桂林華中書局 |
| 柳州 | 柳州華北書局 | 柳州華東書局 | 柳州華西書局 | 柳州華中書局 | 柳州華南書局 | 柳州華北書局 | 柳州華東書局 | 柳州華西書局 | 柳州華中書局 | 柳州華南書局 | 柳州華北書局 | 柳州華東書局 | 柳州華西書局 | 柳州華中書局 | 柳州華南書局 | 柳州華北書局 | 柳州華東書局 | 柳州華西書局 | 柳州華中書局 |
| 貴陽 | 貴陽華北書局 | 貴陽華東書局 | 貴陽華西書局 | 貴陽華中書局 | 貴陽華南書局 | 貴陽華北書局 | 貴陽華東書局 | 貴陽華西書局 | 貴陽華中書局 | 貴陽華南書局 | 貴陽華北書局 | 貴陽華東書局 | 貴陽華西書局 | 貴陽華中書局 | 貴陽華南書局 | 貴陽華北書局 | 貴陽華東書局 | 貴陽華西書局 | 貴陽華中書局 |
| 昆明 | 昆明華北書局 | 昆明華東書局 | 昆明華西書局 | 昆明華中書局 | 昆明華南書局 | 昆明華北書局 | 昆明華東書局 | 昆明華西書局 | 昆明華中書局 | 昆明華南書局 | 昆明華北書局 | 昆明華東書局 | 昆明華西書局 | 昆明華中書局 | 昆明華南書局 | 昆明華北書局 | 昆明華東書局 | 昆明華西書局 | 昆明華中書局 |
| 西貢 | 西貢華北書局 | 西貢華東書局 | 西貢華西書局 | 西貢華中書局 | 西貢華南書局 | 西貢華北書局 | 西貢華東書局 | 西貢華西書局 | 西貢華中書局 | 西貢華南書局 | 西貢華北書局 | 西貢華東書局 | 西貢華西書局 | 西貢華中書局 | 西貢華南書局 | 西貢華北書局 | 西貢華東書局 | 西貢華西書局 | 西貢華中書局 |
| 河內 | 河內華北書局 | 河內華東書局 | 河內華西書局 | 河內華中書局 | 河內華南書局 | 河內華北書局 | 河內華東書局 | 河內華西書局 | 河內華中書局 | 河內華南書局 | 河內華北書局 | 河內華東書局 | 河內華西書局 | 河內華中書局 | 河內華南書局 | 河內華北書局 | 河內華東書局 | 河內華西書局 | 河內華中書局 |
| 香港 | 香港華北書局 | 香港華東書局 | 香港華西書局 | 香港華中書局 | 香港華南書局 | 香港華北書局 | 香港華東書局 | 香港華西書局 | 香港華中書局 | 香港華南書局 | 香港華北書局 | 香港華東書局 | 香港華西書局 | 香港華中書局 | 香港華南書局 | 香港華北書局 | 香港華東書局 | 香港華西書局 | 香港華中書局 |
| 澳門 | 澳門華北書局 | 澳門華東書局 | 澳門華西書局 | 澳門華中書局 | 澳門華南書局 | 澳門華北書局 | 澳門華東書局 | 澳門華西書局 | 澳門華中書局 | 澳門華南書局 | 澳門華北書局 | 澳門華東書局 | 澳門華西書局 | 澳門華中書局 | 澳門華南書局 | 澳門華北書局 | 澳門華東書局 | 澳門華西書局 | 澳門華中書局 |

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

陳之邁

政府當局近日來很努力於憲法草案的審議，中常會根的說法：

據去年十二月四屆五中全會的決議制定了五項原則，叫立法院去增刪去年十月十六日的憲法草案。這次增刪條文，審議憲法的目的安在，現在尙沒有公開宣布。我們不曉得這是順應近來各方開放政權的呼聲而做的官樣文章，抑是真誠地認爲訓政應當結束而做憲政的籌備；我們不曉得這個憲法草案經過立法院審議，六中全會通過後，即召開國民大會表決，立即施行，抑只是把草案做好了放在一邊，束之高閣來做裝潢門面的點綴品（如預算法，七月一日前的法院組織法一般），然後指定一個隨時可以更改的日期召開國民大會；若是後者，我們也不曉得在憲法未頒布施行以前，是制定一種預備立憲計劃呢，抑是再行繼續應用那個訓政綱領。這是我們截至目前關於憲法問題所知道的一點點消息。當局現在雖然并不像前此公開徵求國人的意見，甚至於在修改憲法草案五項原則釐定時當局還有秘而不宣的趨勢，我們却願在此貢獻一些意見備讀者參詳。

本年十月十日南京中央日報「國慶紀念辭」裏有這種

革命黨人視成敗利鈍爲尋常，毀譽禍福如烟雲，乃至精神上之侮辱揶揄，皆爲其運命上應有之遭遇。中國今遭空前之國難，而秉國政者適爲本黨。本黨黨員視外來物質精神上之侵暴侮辱，一例看爲革命黨人運命上所必經之階段，無足介意，無可重視。惟本黨黨員今日日本其革命黨人之立場，有不能不爲內外正色相告者，即今日國事之壞，其原因在於本黨主義之不能貫徹，尤在於本黨主義有貫徹之可能性，內外交迫不樂其可能性之實現而交相摧遏之。本黨秉政以來七八年中，其主義不能貫徹之理由，時間限之，人力限之，過去歷史因果限之，本黨同志不憚坦白向國民請罪，而不能屈服於投機之政客，竊國之狐鼠。換言之，純潔之國民可以課本黨對國事之責任，齷齪之政客，投機之談士，根本無資格向本黨算賬。過去事實，國難發生以來之事實，足以證明本黨之組織與主義，實爲渡過國難強有力

之基礎。本黨與中華民國，有內在的不可分離之因果。本黨不敢忘其創造者於國家民權之信念，自來未嘗利用其權力視國家為私物，數年來歸政於民之決議宣言，昭示內外者，何止一次……政治更新之道，無事他求，只在奉行本黨之主義。回顧本黨之歷史，則今日若干不滿意之現象，自易消滅……今日不樂本黨之存在者，必為國家之仇讎，今日公然威脅本黨放棄其政治上特殊責任者，必為民族之敵人。正因國家內外憂危之互迫，本黨所負特殊之責任益不能放棄……

這一段文章裏所指示的很簡單：中國的國難都是別人阻撓國民黨貫徹主義的勾當，黨人可以置之不理；黨外的人不能替國民黨算政治賬，因為除了無識的老百姓以外，都是有作用的，沒有發表演論的資格；挽救國家的責任只有仍由國民黨担当，只有奉行主義，主義能否奉行則不必過問。換言之，黨裏的人認為訓政應當繼續進行，方向無須改變；民權等等可以宣示，但不必實行；黨外的人發出一聲責問便成民族的仇讎，國家的蠹賊。

這種見解我們實在不敢苟同，因此我們不得不冒仇讎和狐鼠的大不韙，說出我們的意見。我們承認國民黨與中

國革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我們同時也能看出，大凡一個革命的政黨在革命工作進行的時候可以收穫偉大的功績，在革命完成開始建設的時候，往往便難孚衆望——法國蘇俄等國的革命昭昭在人耳目。故在此時期中受到誹謗批評原可認為革命後很通常的現象，雖則不一定是「應有之遭遇」或「必經之階段」。有一位史家說：「在革命時最著功勳的工作人員在革命成功後往往是沒有什麼用的。他們竭力取得他們所不夠資格做的官職。他們拼命在暗中活動的習慣使他們不容易和衷共濟。」(F. S. Oliver,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 P. 59) 這句話是那一個革命後的國家都適用的。中國亦非例外，故我們不能對革命黨人過事苛責，因為他們究竟只是革命黨人，不一定是建設者。但是如果他們當政後依舊頑冥不靈，受到七八年苦痛的經驗，還不思有所改弦更張，最仁慈者也便無從寬恕。中國現在的情形便是如此。革命黨在革命成功之後便把政權一把抓住，但是只知抓住政權，不知政權怎樣運用才能達到革命最終的目的，甚至連目的都完全忘却。舉例來說，建國大綱，訓政綱領都是國民黨最高的政策，黨人都得竭力奉行，但是近六年來會奉行未？土地政策是民生主義的根本原則，當局會想到奉行未？如果這些政策只是擺在那裏永不

奉行，而天天說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時機未到，時機何時才能得到？主義何時才能奉行？現在黨國最高當局有訓政結束的籌備，黨裏的人反而出來反對，這是否違反黨綱？是否抗不受命？因此我們認為黨裏的人不能再長此做夢，領袖們的意志還得遵守，主義當然更得雷厲風行。就憲政問題來講，黨內上下都得澈底認清，誠心誠意，齊心合力謀憲政的實現，是國民黨的天職，是國民黨今後成敗利鈍之所寄。凡是國民黨員不得抱住政權官爵不放而一事不做，詆外界的批評指責者為仇讎狐鼠，掛羊頭賣狗肉而坐待國家的淪亡。

憲政的實施一般觀察尚須經過相當預備，預備的工作恐怕也逃不出建國大綱，訓政綱領的輪廓。國民黨當政六年，訓政綱領列入約法亦已四載，怎的還沒有絲毫實現的影響？這是國民黨應向國人請罪的。但是請罪只是消極的做法，我們得從積極做起。積極的工作可分數端：

第一，我們一定要有強有力的政府才能勝任積極準備憲政的工作，國民黨因此如要認真遵奉主義，使得立刻建立這樣的政府。以往建國大綱，訓政綱領——黨義和根本大法——之所以未能實行大半由於政府根本沒有實行它們的力量，力量的缺乏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制之不良。在本刊

上我曾為文主張改革政制（第一六二及第一六六號），主張立刻覺醒「精誠團結」的美夢，裁汰政府為人而設的機關，遣散攀龍附鳳的冗員，由此而產生真正負責的政府，受監督的政府。我以為這樣的政制改革可以使我們得到強有力的中央指揮機關來着實實行黨義。自從這個建議提出後，受到許多的批評，大約黨裏的人都認為這是不能辦到的。但是能否辦到完全要看黨政當局有沒有誠意與決心。如果黨裏認為目前的局面是國民黨千鈞一髮的危機，認為長此抓住政權官職不放而無所事事的態度是國民黨致命之傷，改革當然可以成功，期待的結果當然可以降臨。六中全會五全代會也許要從詳討論到政制改革，我們希望他們不要以通過一紙空頭的憲草為已足，第一要着還在當前政制的改革。

第二，訓政的成功要賴舉國上下通力的互助合作。以往的失敗，一失敗於當局毫無誠意的表現，二失敗於當局對於輿論的箝制，禁止人民的督率。當局的誠意如果可以从澈底的政制改革表現出來，第二步積極的工作便能使在下者與當局合作，開放輿論的箝制。當局如果能夠虛心接受全國各部分善意的批評，公開與國人討論，則上下便能收到互助互利的效果，指批評者督責者為「投機之政客

，竊國之狐鼠」，那是最缺乏眼光的看法，是高明的黨政當局所不應齒的辦法。

第三，政制改革同時應有更澈底黨的改革。本刊第一七三期有一位從事於黨務工作的賀嶽僧先生「論改良黨務工作」的文章，其中有許多經驗之談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他說近年來外界批評黨務的情形：

并不完全是黨外人士因詬忌之心所形成的反感，而實在有許多是黨部工作人員自己的程度太低所招致而來。上級的中央委員我們不說，但中級的各省市黨部負責人，其地位居全省市人民的領導者，這是何等重要，然而就智識與能力言，則優越的固然有，平庸的實居多數，以這樣的人才而居指導人民的重要地位，其不能在工作上表現什麼成績，在社會上引起人們重視，那是當然的。

賀先生認為這是現行「委員制」的弊病，因為各省市黨部的委員制和中央政府的委員制一式，都成了「一個養士的機關」，即是借此分贓的局面。我們覺得賀先生的觀察還不澈底。現在黨部的萎靡不振，委員制固有關係，最大的原因却在這個各省市設黨部的辦法根本不是行得通的制度。各省市的行政官吏 省政府主席，委員，綏靖主任，各

市市長等等，大都是中委等類的黨務重員，而各省市的黨務工作人員却都是比較下級的，上級的則都兼任行政官吏。這種事實有兩個不可通的地方，（一）如果黨務人員兼為官吏，監督指導者即是被監督被指導者，黨務自無成績可言；（二）如果黨務人員不兼任行政官吏，他們在黨裏的地位一定較行政官吏為低，叫下級的黨員來監督指導黨裏的領袖，寧有此理。所以我們認為黨務工作的改革也是當前一件最急切的要圖。改革黨務無異廢除許多黨員的職務，故當局不敢輕率出之。但是當局如果有誠意，有決心，來貫徹國民黨的主義，這種毅力是不能缺少的。同時，這種改革與憲政問題是息息相通的，因為從此可以表現國民黨勵精圖治的決心，決心若不表現，憲政——國民革命最終的鵠的——也永無達到之一朝，何況省市黨部裏尸位的委員們很多都是最反對任何種黨政改革的人呢？

以上三端，整整大者，是憲政實施三種初步的但最重要的工作。國民黨之是否有貫徹孫中山先生遺教，胥視當局能否做到這三步工作。制定一部憲草而不實施，或再頒行實施一部類似現行約法及國府組織法的憲法，甚或制定一部類似清末九年預備立憲計畫或把建國大綱及訓政綱領重鈔一遍公布出來，都是些無補實際的工作。至若抱着現

在的一切一切不改革，更不許別人談改革，沒有成績時怨

天尤人，則更是下策之下策，為高明的革命黨所絕對不屑

二十四，十，二十四。

耕者肯有其田嗎？

吳世昌

近來常常在報章和刊物上讀到論「田賦」「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國有」的文字，引起我一點感觸。關於這方面的學說理論我是絕對外行，但如果我可以處在「鄉下人」的地位，則我有一點事實上的常識，可以貢獻一點意見，請求指教：——「鄉下人」當然也各處不同，我得聲明我是江浙的鄉下人，那地方的田地和稅收比別處豐腴些，也許可以代表一部分比較重要的事實。

這問題中的主要關涉者是佃戶和地主。佃戶的窮困即所謂農村破產；而一般人認為坐享其利的地主，其實在普遍的凋敝情形之下也照樣破產。在年豐歲足的時候，地主固然安享現成，十分可惡；但以我所知，近十年來的地主則事實已經成為替地方政府掌司賦稅的「經紀人」，而且是常常要賠本的經紀人。——這需要事實的說明：

原來中國的田賦，民國成立以後的制度仍是沿襲清代遺制，除了零零碎碎增減（事實上有增無減）一些附加稅

取的。

之類外，並未經過澈底的整理或改革。這舊有的田賦，包括「銀子」和「漕米」二部。本來田主完納的時候，老老實實捐了百分之若干的米或穀到縣衙門，上櫃過斛。後來把「糴米」折合了市價，每石銀幾兩幾錢，後來又把銀兩折合通用銀元，又後來，各種各樣的附加稅都加了上去。每逢米價漲一次，折價也隨之增高，附加稅又隨折價增高，而米價跌的時候却並不將折價減低；這樣有增無減，田賦的稅率永遠以若干年來的最高糧價為標準。最近兩年平均糧價較民國十五六年時減至一倍以下，而田賦的「折價」如故，附加稅有增無減。在佃戶方面，他們照例以耕作所得的歲穫之半作標準，納與田主。如納足歲穫之半即算十足年成，平常以七，八折為通例。佃農完租以後所剩的，除供一家全年口糧外，即糶作衣服日用仰事俯畜之資；穀賤或不足，即成破產。在田主方面，近年以來，因為上述的「折銀制」的壓迫，每年所收租米糶價所得竟不夠納稅，因

此他們都成了替地方政府掌司賦稅的「經紀人」——最好是「義務的」，常常是「賠本的」「經紀人」。

這情形在小城市內逐漸變成非常嚴重。我前二年回鄉，知道有許多大田主因為歲租所入不夠納稅，把家裏的宋版書，名人書畫，古玩，賣了納稅。古董書畫是一年兩年賣得完的；還不夠，則鐵索郎當以入囹圄。宋版書和書畫流通一下固然也不壞，但這情形所象徵的農村社會整個不安是可怕的。至於小田主當然更可憐。即如去年旱災，各地田賦核減至二成三成不等；事實上農民即有二三成收穫，一年的口糧還不夠，豈能還租？田主當然粒米無收，而這二成三的賦稅則須田主白賠。今年是大災之後，瘡痍未復，不管年成如何，照例也不還租的，但如果豐收，田賦仍須十足繳納。這種情形由來已久，前兩年我已知道有許多田主把契券送給佃農說：「我們該(享有)田該夠了，現在讓你們該罷！」(他們真願耕者有其田！)佃農瞪了眼珠搖搖頭：「保長(稅吏)巡警凶得來，我們吃勿消(受不了)。我們從祖上還租還下來，現在只要還下去就是了。」田主被「保長」逼得緊了，——保長有時帶了巡警，巡警有時帶了鐵索，他們益發急，把契券索性送到縣衙門的櫃檯上，(他們真願土地國有！)櫃檯上的稅吏也不

要，結果有把田契貼在大門上或寄給縣政府，逃往他縣，以避入獄的！(四川據說也有這樣情形。)如果兩年以前已經如此，經去年旱災以後只怕更要如此。

從這些粗淺的事實看來，我的笨想，以為在田賦問題未解決以前，我們現在還談不到什麼「耕者有其田」，「土地國有」一類問題；(當然我也不否認那些問題的必要性)因為在現行的田賦制度之下，即使無條件把田分給農民，他們也納不起賦稅，只有更苦；此後「地保」「巡警」和「鐵索」將不入田主之家而入耕者之家了。即使政府無條件把田沒收，也不會憑空從地中長出金子來。在田賦問題未解決以前，一切救濟農村的工作祇怕都是陸象山所謂「支離事業」而已！中國歷史上社會基礎的穩定和動搖大都視農村之安否而定。那關鍵全在田賦問題上；所以每換一代或經一次革命，要恢復到社會正常的秩序，未有不澈底改革一次田賦的。清初之所以能維持社會秩序，就靠他力減明季田賦這一點子德政——明末地主壓迫農民，其動機即由於田賦太重。中國的農村現在已經危險到什麼程度？我們此刻既然自己有一個政府，對於這樣嚴重的問題，似乎不必再等別人來替我們解決了。我們總該記得明末流寇的一句口號：「跟闖王，不完糧！」現在共產黨紅軍之所

以構成的原因，其異於明末流寇者幾希！

但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反對「土地國有」和「耕者有其田」。「問題很簡單：在中國此刻農村尙未科學化，機械化，還要靠農夫的膂力汗血耕作的時候，每畝田的出產量有可憐的限度。地方政府每年要從這上面徵收很重的稅收，作為主要的政費，即令耕者有其田，也等於和耕者爭口中之食。耕者一年汗血所得，還是不夠溫飽，還是要「孝敬」別人。在耕者看來，其為「孝敬」等耳，田主與衙門奚擇焉！所以即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國有」，田賦還是先決問題。一時耕者不能有其田，土地不能國有，田賦問題更須及早整頓改革。

但要改革田賦首須牽涉地方財政，次及國家稅收，這

論地主的擔負

吳景超

類問題都要讓專家好好去計劃，作者不配多談。但我以為有兩點可以考慮的，姑且提出來談談。第一，減輕田賦以後國稅驟減，必定要從嚴格的累進所得稅中補償，不能為要遷就一部分的富商與閹人，仍用變相方法只榨取下層民衆，容縱富戶。第二，鑒於中國近年天災之慘烈，前人的穀倉和漕運制度應當鄭重考慮，極力設法使它在最科學最有效的情形下恢復。

我因對於這些問題極外行，鄉下人的看法，所談僅止於此。這篇小文算不得什麼理論，只是一點小小的感觸而已！

九，十七，一九三五。

吳世昌先生，在本期裏，以「鄉下人」的資格，寫了一篇「耕者肯有其田嗎」？在那篇文章裏，他報告了一件所謂「事實」，就是「近十年來的地主，事實已經成為替地方政府掌司賦稅的經紀人，而且是常常要賠本的經紀人。」

「鄉下人」的種類是很多的，有地主，自耕農，佃戶

，僱農等等。我們現在暫且不管吳先生是站在那一種鄉下人的地位來說話，我們只願意指出他的所謂事實，是不很真確的。

關於吳先生的家鄉，所謂江浙一帶的田賦，我們已有不少的報告，現在我只把手邊所有的，舉出幾件來看看，

然後再來回答一個問題，就是：「江浙一帶的地主，是賠本的經紀人呢，還是不勞而獲的剝削者？」

第一，我們看南通的情形。南通的棉田，每千步（約等于四畝）可收籽棉三担，值四十元；棉稈十担，值六元；麥三石，值十三元；麥稈四石，值二元，共計六十一元。每畝收入，約十五元。植棉的大都為佃農，納租約去產物十之四。換句話說，地主出租棉田一畝，可收租洋六元。南通的田賦，正稅及附加在內，每畝不過一元左右。植棉的灶地，田賦最輕，每畝只納稅一角。地主每畝的淨入，平均約五元。佃戶于其所得的一部份中，還要除去各種開銷，如種子，肥料，人工，役畜等等，餘下來的比地主所得要少得多。（南京資源委員會所收集的材料，未印行。）

第二，我們看武進的情形。武進中等田一畝，年可產麥六七斗，約值三元；稻三担，約值九元；稿稈十担，約值五元，合計十七元。假定地主得四成，便是六元八角。武進的田賦，每畝約一元二角。除納賦外，田主在每畝田地上，可淨收五元六角。（材料來源全上）

第三，我們看句容的情形。句容縣每年應徵的賦稅，為五一四，九三九元，連手續費及供應費在內，總共是五

四〇、七〇〇元。以這個數目分派給有田地的人，平均每一市畝納稅約七角。這個稅率和各等田地的租價相比，其結果如下表：

每市畝納稅率占租價之百分數

	水田	旱地
上等	二〇	四七
中等	二六	七〇
下等	三七	一〇〇

據上表，只有下等旱地，每市畝所納的稅，等于所收的租。其餘的田地，以收入的租來納稅，總是用不完的。同時我們還要記得，下等旱地所納的稅，根本便不到每市畝七角，所以就是下等旱地的地主，于收租納稅後，多少也還有點盈餘。（張心一等：試辦句容縣人口農業總調查報告）

第四，我們看吳興的情形。一個實地調查的人這樣的說：「就地主言之，上田畝收租米七斗至九斗，現值五六元，納稅去租息四五分之一。砂田畝收租米三斗左右，納稅去租息之過半。民十八浙省頒佃農二五減租暫行辦法，二十一年復加修正。時有少數佃農，要求七五折交租，業主以撤佃相要挾，致糾紛迭起。業佃雙方，常訴請鄉鎮長

仲裁，鄞鄉鎮長多爲小地主，佃農常不得直。（萬國鼎：吳興田賦第六章）

第五，我們看蘭溪的情形。蘭溪縣上等田每畝收入約一六·三元，支出約一一·七元，贏利爲四·六元，每畝稅率爲·五三七元，畝稅占贏利的百分之三一·六。下等地每畝收入約五元，支出約三元，贏利爲二元，每畝稅率爲·〇八六元，畝稅占贏利的百分之四·三。這是從自耕農的立場而言。如從地主的立場言，上等田每畝收入之一六·三元中，如地主得四成，即爲六元五角，除去田賦五角三分外，地主每畝淨收入幾達六元。別種田地，亦可類推。（萬國鼎：蘭溪田賦第六章）

第六，我們再看龍游縣的情形。龍游縣穀租的高度，平均佔到收穫量一半以上。龍游縣自耕農所納的賦稅如下：從正稅附稅的總計，是五角另七厘，但加上保衛團的畝捐及自治戶捐後，每畝已稅到九角另四厘了。如此，農民不問水旱災歉，納于政府者，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這兩種統計對照一下，我們就可看出自耕農納于政府的，只佔收入百分之二十，而佃戶納于地主的，却佔收入百分之五

十。地主收到這百分之五十以後，再照自耕農的稅率納賦，他還淨得每畝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浙江省農村調查）

由上面這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在江浙一帶，佃戶獻給地主的租，比地主交給政府的賦要多。地主以收入的租，除去納賦外，是有盈餘的，所以他是一種不勞而獲的剝削者，並不是賠本的經紀人。至于吳先生所說的許多大地主，出賣宋版書及名人書畫的事，我們到相信是有的，因爲這是中國歷史上敗家子弟所常做的事。不過說他們賣了這些古董去納稅，我却有點懷疑，正如我們要懷疑一個不肖的子弟，賣了家私去嫖賭，而說是去捐款救濟災民一樣。

中國的田賦應當減輕，我也同意，不過我們如作這種提倡，乃是爲自耕農着想的。至于地主，（孤兒寡婦除外）假如政府有什麼方法，把他們那些不勞而獲的收入，盡量吸收到國庫中去，不留一個錢給他們，我們也不說半句批評的話。

二四，十，二四。

✧

✧

✧

✧

✧

✧

歐洲國際紛擾之原因

王化成

歐洲國際關係，始終無安定之一日；真可謂月月有事，年年有事。余去秋在意大利登岸未久，南王與法國外長，同在馬賽被刺。一時國際風雲緊張；歐洲大戰，幾有一觸即發之勢。幸各國力持鎮靜，此事得和平解決。不久，薩爾人民投票，德國重整軍備，最近復發生英意對阿糾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無甯日也！

歐洲之所以如此多事，其原因須自各國現狀中求之。無論何國，其國策不外求國防安全，經濟繁榮，與民族統一。現在時歐洲各國中，對於以上三者，或如英法，已經達到目的，心滿意足；故只求維持國際現狀，俾既得權利，不致動搖。他如德意，目的未達，故對現狀不滿，只願天下多事，以便另謀出路。兩者因處境之不同，於是國策迥異。前者則擁護國際聯盟，提倡裁軍縮備，反對侵略戰爭。後者則窮兵黷武，認為戰爭乃達到國家安全繁榮與統一無上之工具，惟有以武力，一國方能更改其不幸之境遇。

人不滿；於是造成十九世紀種種民族自決之戰爭，巴黎和會，忽視各國經濟自給之需要，今而後之國際糾紛，從此起矣！在昔列強之競爭殖民地，商場，或原料，其成敗得失，所關尚小，今而後之國際衝突，將為列強生死存亡之關頭也。

一國之內，個人處境，亦有差別；猶如國際社會中，各國之境遇不同。但個人能以和平之方法，逐漸改良本身之境遇，而一國家欲達到此目的，則惟有戰爭之一法。再者，一國之內，私有土地，其所有權須依合法手續而取得，既得之後，並受國家之保護。國際社會中，則又不然。國家之領土，無一不以武力取之，武力守之。國際社會，既不能過問於前，亦不能保障於後。凡此種種，均足以與不滿意現狀之國家以明示，惟有武力，方能轉變一國之命運。

茲將歐洲主要國家之狀況，分述于後：

德 國

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不顧民意，宰割土地，使

所謂歐洲問題，大部分亦即。德國問題是歐戰以後，其國防上已無安全之可言。德法界上，所有重要軍事根據地，如 Metz, Thionville, Strasbourg, Molshelm, 完全喪失。其東境損失之土地更多，固有之國防建設，盡落他人之手。東普魯斯且被隔離，德國軍備有條約限制，萊茵河一帶武裝廢除。國之四週，盡係仇敵。至於經濟方面，德國亦決難自給。

Alsace-Lorraine 之鐵， Saar 與 Silesia 之煤，以及

Posen 與 Alsace 之糧食，喪失其多。同時原有殖民地出產之供給，亦皆斷絕。再加各國提高關稅，猶太人排斥德貨，愈使德人感覺經濟現狀之不易維持。從民族自決言，德國之問題正多，巴黎和會時代，協約國會以民族自決為言；但對德未敢適用，因果一致待遇，則德奧應聽其合併，德國以外之一千萬人民，應任其歸順祖國。如此，德國之土地大增，而人口總數，當注七千五百萬左右，歐洲各國，愈無安枕之日矣。

德國現時外交之目的，在求德國民族之統一，軍備待遇之平等，並逐漸向中歐發展，以解決自經濟自給之難題。一九三一年，德曾與奧進行關稅合併，法國反對特力，一方面借金錢勢力壓迫維也納，一方面利用政治力量，獲

得世界法庭反對合併之判決，事遂中止。而德人失望甚深，自不待言。及世界軍縮會議開會，德人力爭軍備平等之待遇，復遭法國拒絕。至此，德人對於國聯完全失望，因以退出，另覓途徑。而希特勒之勢力，於是促成。德國現已重整軍備，各國無如之何。他日德人實力養成，更進而謀土地之重行分配，均意中事也。

法 國

法國境遇，比較優美。本國面積大，殖民地又多，國內人口僅四千餘萬，逐年亦無增加。在經濟上，堪稱足以自給。就民族自決言，亦無問題。至于國防之安全，法國處境，遠優於一般隣國。法德間軍事重鎮，盡歸法人掌握，萊茵河一帶，武裝廢除，德國軍備，曾經限制。東南與意大利交界，防禦工作堅固。更有天險可守。法國陸軍，現時在歐首屈一指；至於海軍，除英而外，當以法為最強。外交上，同盟國特多，並有英意保障其對德安全。法國之境遇，雖屬差強人意，但其對於安全問題，無時不岌岌自危。其故有三：（一）法國屢敗於德，普法戰爭時，法國慘敗，此次歐戰，又幾不免於難（二）德國人口約六千五百萬，且年有增加。法則僅有四千萬，多年如舊，（三）

德國科學發達，其工業化程度，遠非法國所能及。凡此種種，皆足使法人寒心而有餘。故自歐戰以來，法國惟一之國策，即在求一絕對之安全。在此目的未達之先，決不願德國恢復其原有之勢力與地位。法迫索賠款，反對德奧合併，以及拒絕德方軍備平等之要求，皆根據于此項國策而來。法在巴黎和會時，曾力主增強國聯，以防侵略。事爲各國反對。於是法國惟一希望，即在英美與法之同盟協定，而此又不幸在英在美同遭拒絕。故此時若欲法國一變其對德態度，必須英美保障法國安全，必須德國重歸國聯，必須德國接受東歐南歐協定。總之，必須德人承認現狀，不作任何侵略行動，而後可。英美一日不願在歐多增負擔，則法國一日不願以平等公道待德。

英 國

歐洲各國中，以英國境遇爲最優。工商業發達較早，故向海外發展，亦遠在他國之先。至今世界各處，無一處無英國屬地，以經濟自給論，當然首屈一指。民族統一，亦不成問題。至於國防安全，除世界最強大之海軍，更有英倫三島之險可守。最近英國情形，頗有變更。(一)英國因工業革命較早，他國工商業難與爲敵，故一向採取自

由貿易之政策。近年來，德美日工業發達，超英而上。此種國家之貨品，不但在世界商場上，爲英貨之勁敵，且有時侵入英國市面。故最近英亦不得不採取保護關稅之政策，以資救濟。(二)英國國防，原賴三島環水之險，更有強大海軍，爲之保障，自空軍發達以來，英之天險已去，從此大陸糾紛，英雖欲袖手旁觀，而不可能矣！(三)英國原有之主要殖民地，已先後升爲自主洲，其發達程度，漸與祖國相等，一切內政外交，完全獨立。與祖國惟一之關係，僅一共同之君主而已。自主洲在外交上，極不願祖國在歐擔任任何責任，惟恐連累。故英國在外交上，往往不敢自主，恐失自主洲之歡心。若世界第二次大戰，不幸發生，大英帝國有無根本動搖，未可逆料。

英在各國中，爲對於現狀比較滿意者之一。國際聯盟，是歐戰後維持現狀之機關。故英國當然爲國聯忠實會員。日本之侵佔滿洲，與德國之推翻軍備限制，將國聯之威信掃地。最近，義大利復公然作吞併阿比西尼亞之圖謀；如果任其所爲，則此奄奄一息之國聯，亦必隨之壽終正寢。處此情形之下，英國不容坐視。且義向東非發展，於英亦極不利。故爲公爲私，不得不出而主持正義，此近日英意衝突之所由來！

意 國

意大利在昔原有民族統一之問題，自歐戰後，取得 Trentino 與 Trieste，此問題遂完全解決。國防上，法意間原有天險可守，北方更有瑞士奧國爲之屏障。故就陸上軍事言，意大利頗可高枕無憂。至于海空防守，則稍欠安全。英法海軍，均較意爲強。意之主要城池，隨時有被轟炸之可能。至于經濟自給一層，意之情形最糟，意國人口，年有增加，本國既無法安置，海外復無處可去。最近，法美等國，限制意人移民，于是出路愈少。本國各種出產，極不豐富，尤以工商業必須之煤鐵，最爲缺乏。北非雖有一二殖民地，大多地瘠民貧，無補於事。處此情形之下，意不得不力求向外發展。

意國向外發展，頗爲不易，北有法國虎視眈眈，東有小同盟，勢不可侮。地中海沿岸一帶，又多英法屬地，無計可施。最近，阿比西尼亞因與意屬邊境，發生衝突，意遂認爲千載一時之機會，必欲吞併阿國而後甘心，大有飢寒之徒，挺而走險之概。

德與意對於現狀，同爲不滿；修改和約，重分富源，同爲兩國之目的。故原有接近之可能。最近，德國對奧抱

有必取之心，而意則不願德之勢力，向中歐發展，更不願與德直接爲鄰，故反對甚力。去夏奧總理多而夫斯，因國社黨人暴動而遇害。至此，意遂決然聯法以抗德。于是意法訂約於羅馬，重歸於好，共同保障奧國之獨立。

意法原不睦，由於法方庇護意國失意政客，在法活動；與二國在東歐及地中海勢力之衝突。法在歐最有力之結合，爲小同盟，其中尤以南斯拉夫反意最烈。今法意交好，南國灰心，有與德接近之勢。法人爲預防小同盟崩潰起見，特約南王，赴法會商，此去年十月間之事。不幸南王甫在馬賽登岸，即與法外長同飲彈而亡。

俄 國

俄國無民族統一問題，同時地大物博，堪以自給。國防上亦有相當之安全。故在歐洲各國中，亦爲樂於維持現狀者之一。蘇俄革命之初，歐西各國，視爲洪水猛獸。蘇俄復倡世界革命，愈使他國不安。最近俄國一心對內，從事建設，放棄世界革命之主張。於是西歐諸國，紛紛與俄先後復交。去秋俄更加入國聯，恢復其國際社會中固有之地位。

俄之加入國聯，動機在於對德。當歐戰方罷之時，德

俄二國，同被擯斥於國際社會之外，故二者頗為接近。一九二二年，更有 Rapallo 條約之締結。及至一九二五年，Stresemann 主持德國外交，與法連絡。至是，俄德間交誼漸疏。及至希特勒登台，認為西歐無出路，德國惟有向東歐發展；更於一九三三年，與波蘭訂立十年不侵犯條約以謀餓。俄大恐，遂加入國聯，而與法携手。

歐戰後，奧匈帝國崩潰，繼承者，有波蘭，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及奧，匈兩小國。此一些國家，因處境之不同，對於現狀，亦分滿意與不滿意兩派，正與大國

相同。於是歐洲之國際關係，愈益複雜。

總之，歐洲紛擾之最大原因，在一般不滿意於現狀之國家，無由用和平合法之手段，改善自身之境遇；同時一般較為滿意之國家，對於自身優越地位，固不肯放棄；同時在安全未有絕對保障之前，對於不滿意現狀之國家，亦不肯以公平相待；惟恐其復興，而有所不利於己。此乃根本問題，若不解決，歐洲永無甯時！解決之方，惟有增強國際組織，俾國際間不公平之待遇，得以逐漸改善；非法侵略之戰爭，絕跡於世界。真正太平，庶幾有望焉！

蘇俄旅行記

(十九)

丁文江

高加索斯

喬治安軍用公路 (Georgian Military Road)

九月二十日我們六點鐘起來，預備出發。旅行社的經理是一位在美國居留過的青年。他告訴我他的父親是土耳其人，母親是猶太人。他恐怕路上有困難，親自送我們到南面通汽車的終點。可是我們從六點多鐘等起，等到九點方始出發！

我們先過庫拉河，到河的右岸，然後順着河而上。地

質上這裏是所謂 Sabourthalo 向斜層。不幾步就到所謂

Lissi 背斜層。一過庫拉河就是喬治安軍用公路。路面舖有石子，汽車走得很快。可是剛走到上面所說的背斜層，橡皮輪破了。停車換輪子，就費去二十五分鐘。再開車就走到第二個向斜層 Syncline Digomi。這裏露頭不好，地層的傾斜也很緩。不久就到了一個倒轉背斜層，始新統的凝灰岩一齊倒轉向南傾斜。遠遠的已經望見阿拉瓜 (Arguar)

河口，與庫拉河合流。河從山裏的峽谷出來的地方新造了

一個大閘，把閘後的水面升高二十三公尺，再經發電機放了出來。這一座水電廠能發電二萬六千五百基羅華特。供給地夫利斯城以外，還可用于喬治安國其他的工業。再過去就是木去克特(Mtskhet)城。這是喬治安王國第五世紀的都城，城裏有許多中世紀的建築。我們穿城而過，看見漸新統與始新統的地層道掩覆在中新統砂岩之上。

順阿拉瓜河谷向北，路很平坦，沿途只看見平層的沖積地層。過了自來水廠以後，公路離開了阿拉瓜河谷，緩緩向上，在邱陵地裏走。離木去克特約二十多公里路忽向下到都謝特(Dushet)。再向北過一道崗嶺，下到阿那奴爾(Ananur)，又走到了阿拉瓜河邊上。一過都謝特都是始新統上新統岩石，但是露頭很不好，看不出甚麼來。將到阿那奴爾才看見白堊化的最上層。裏面夾有石板石(Lithographic limestone)。在有石板石露頭的橋頭上，公路一部分被水沖壞，路面上有許多石塊把汽車的橡皮輪又壓壞了一個。下來換上輪子，又費去了二十幾分鐘。

從地夫利斯到阿那奴爾的路，才不過到通汽車終點的一半。這一段路面很好而我們已經毀了兩個橡皮輪子。從此向北路越走越壞。我們再沒有輪子可換了。萬一車壞了，豈不是進退不得？我忍不住把這話問旅行社的經理。他

只是搖頭說，「走到那裏算那裏！」

從阿那奴爾路順着阿拉瓜河岸一直向北，岩石都屬於上下白堊紀。褶疊成倒轉層，倒向南方。公路被水沖壞的地點很多；有的是一大塊泥塘，有的是一大堆石子。遇見泥塘，我們大家運石子填着；遇見石子，我們大家把大塊的尖角的運去；才逐節的慢慢通過。到了十二點半鐘，居然到達了離地夫利斯九十三公里的巴沙腦爾(Pasanaur)。

這是山裏的一個大村子，軍用公路的車站。村民都是喬治安人。男女都包着頭，穿着紅花布的衣裙，很是奇特。我們走進了附設在車站的一個飯館裏，在院子裏坐下。點了Shashlik，俄國菜湯，黑麵包，飽餐了一頓。飯館子屋裏，廊上坐滿了喝酒的客人。一羣喬治安人走了過來，一定要敬我本地的葡萄酒。我再三辭謝不得，只好勉強陪他們半杯。他們却一杯一杯的痛喝；有一位等不及用杯子，拿起瓶子來直倒！

旅行社經理原告訴我在此地僱好駝行李的牲口等我們的，因從此到汽車的終點只有三公里了。我們吃完了飯老等着，不見有駝馬或是腳夫。問起來才知道村裏沒有人肯去！等到一點半鐘，旅行社的經理來說，駝馬僱好了，在汽車的終點等我們。連忙坐上汽車，走出村子，不到三分

鐘，就到了汽車不能再走的地方。原來公路是在阿拉瓜河邊上的。發了水把公路沖去了十幾丈，沒有法子可以通過。駝馬呢？却不見影子！只見有一輛公共汽車停在那裏，十幾個男女的客人坐着立着。問旅行社的經理，他說，「不要忙，就會得來的。」他從村子裏帶了一個喬治安人的

小孩子，來做翻譯——本地人大半只會說喬治安話。他叫小孩子，來做翻譯——本地人大半只會說喬治安話。他叫他步行向前去看看，有駝馬來沒有。我纔恍然大悟，他事前並沒有僱定任何牲口和腳夫，不過希望有從北頭來人，可以順便把我們帶了回去！果然不多時這位小孩子帶了一輛小馬車來。車上裝着許多行李，一個女人。旅行社的經理叫他把行李女人轉到我們坐得來的汽車上去，好騰出馬車來運我們的行李向北去。車夫無論如何不肯。他說，「我們講好送巴沙腦爾的，有話送到巴沙腦爾再說。」沒有法子，只好放他走，却再三的囑咐他到了巴沙腦爾，趕快回來送我們。我們呆呆等着四十多分鐘，毫無音信。連旅行社的經理也着急起來。他提議把我們的行李放在路邊上，他坐汽車回去僱馬車來。他這一去又是好幾十分鐘，毫無音信。天又下雨來！我們趕緊把行李搬到一個石巖底下躲着。正心焦的時候，北方來了兩輛馬車。在路邊上等着的男女客人圍上前來，要求送他們向北去。我請布拉哥

佛林也擠上去談判，無奈他不會說喬治安話，趕車的又不懂俄國話，弄不清楚。不多時這兩輛車子被六個客人搶去，急急忙忙的冒雨涉水走了。此外的客人看天色不早，沒有希望，紛紛上了原來的公共汽車，開回巴沙腦爾。只留下了布拉哥佛林和我兩個人癡癡的等着。

從一點三十五分直等到三點一刻，旅行社的經理才同着小馬車來了。他再三道歉，又告訴我，昨天晚上和今天早起都打了電話給烏拉底加烏加斯(Vladivostok)，叫汽車在那一頭等我們。「丁先生！你放心。汽車遲早都得等。等不到你，牠明天也不敢走的！」

我也沒有功夫怪他了——六點鐘天就黑了。我們要步行十幾公里，才有汽車。上了汽車，還有一百多公里的山路！幸虧雨已經不下了，但是路很難走。公路完全是順阿拉瓜河走的。大河兩邊之支流，因為坡度很陡，發水的時候把山坡上的石子石塊一齊沖了下來，舖在支谷口的路上，成功一個個「礫石丘」(Gravel cone)。沿途徵得有修路的民工，但是這種礫石丘小的也有一丈多寬，大的到十幾丈，裏面的石頭從三十立方公寸到一立方公尺不等，豈是短期所能搬運得了的？何況許多的工人，坐在石頭上休息着，並不加緊的工作。假如我們不肯步行，就是在地夫利

斯再等十天，道也是不會通的。

運行李的馬車形式很像英國的 Dog cart。後面一個長方匣子，放着行李。前邊一塊木板，連趕車的可以坐兩個人。兩個很薄的輪子。馬是高加索的小馬，還不如蒙古馬大，但是走山路異常的穩巧。遇見礫石丘，我同布拉哥佛林很要小心纔走得過去，而這輛小馬車却往往走在我們前頭。

岩石完全是上侏儸的砂岩頁岩。褶疊的很利害，但是露頭既不明顯，我們又心慌，只顧着走路，沒有工夫細細的研究；反不如坐在汽車裏面看得明白。風景則慢慢的比巴沙腦爾以南雄壯秀麗。因為兩岸的山漸漸的增高，山坡多有樹木，阿拉瓜河水很清；寬的地方也有十幾丈。可惜我們走得太匆忙，更無心緒來領略。

走了三公里遇見了十幾個從烏拉底加烏加斯來的旅行團。其中大部分是瑞士人，但是也有幾個德國人，一個日本人。因為走路有快慢，他們走的參差不齊，最前與最後相差有兩公里以上。我們第一次遇着的是兩位瑞士的青年。我問他們到有汽車的地方還有多遠。他們回說，「七八公里。」再走一公里多，遇見了一對三十多歲的夫婦。同樣的問他們。說還有十二三公里。又走了一公里，遇着最

後的一對四十多歲的夫婦。那二位二百磅以上的先生走得滿頭是汗，氣喘如牛。「阿！到有汽車的地方？至少二十多公里！我們跑了大半天了！告訴我還有幾公里我們就有汽車了？」我答道，「我的先生！你今天別想坐汽車罷！再走五公里就到可以通車的地點，可是我知道並沒有汽車在那裏等着。再走三公里，就到巴沙腦爾。那是汽車站，但是也只有一輛小車容不了十幾個人。並且天氣晚了，那一頭的路很不好走，今天你只好在巴沙腦爾過夜了！」

「阿！阿！該死的旅行社！該死的旅行社！」我暗暗給他表示同情。不多幾步遇着了旅行社從烏拉底加烏加斯派來的送客的人。布拉哥佛林詳細問他，方知道再有八公里可到 Mety 村。汽車可以通到村的南面。「我們並沒有接着地夫利斯的電話！並不知道你們二位今天要過來！阿，你們的運氣真好。我本來要把四輛汽車都打發回去的。因為我自己想當晚回去，所以留下一輛小車。給汽車夫約好，等到天黑。因為這班旅客走的很慢，我今天眼看見回不去了。我現在寫個條子給你們帶去，憑這張條子，你們才坐得着車。你們也得趕緊走。天一黑，車開走了，那就沒有法子了！」兩個啞巴——布拉哥佛林不懂喬治安話——向高加索山村裏去「望門投止」，不是玩的。不用說我

們的脚步更加緊起來。

走過了一〇九公里的指路碑，布拉哥佛林忽然叫道，「好了！那不是 Miety 嗎？」果然前面轉過灣去看見幾家村落。可是並看不見有汽車的影子。再走了幾十步，到了村子邊上，方看見一輛做蓬的汽車，大家心裏一塊石頭方始落地。找着汽車夫，把行李運過來，不到五分鐘，我們已經離開 Miety 向北走去。

經過 Miety 村子，就看見含炭質的頁岩的露頭。這是中侏羅紀的 Miety 系地層。老遠的望見山上的峭壁，大概是所謂 Tsipori 系的石灰岩。兩系之間還有一千公尺厚的泥灰岩——所謂 Bakharani 系。

由地夫利斯來，一路雖然略有升降，然而坡度很小，路線也很直。從 Miety 向西北公路忽然的上高。汽車十幾丈一個灣拐，沿着開邵爾 (Kaisaur) 河的深谷一條盤道，好像似長蛇一樣東在山腰裏。岩石除掉了中侏羅紀的成岩以外有火山噴出來玄武岩和安山岩，不整合的舖在其他岩石之上。這大概是第四紀的火山所噴發——高加索斯的高峯 Kazbeck (五，〇四六公尺)原是一個火山。火山岩比水成岩堅固，不容易侵蝕，所以地勢忽然變高。公路上到火山岩以後坡度又平一點。不久經過 Miety 系黑頁岩，

路又變為盤道。離嶺頭約四公里，到了古到爾村 (Gudaur)。在這裏公路鑿在鬆軟的頁岩裏面，一小段用鐵皮遮蓋，陡壁用大石砌牆，工程很大。將到嶺上，天已漸漸昏黑。下了汽車，領略四圍的風景。向南一望，從 Miety 來的路是一道峭壁，兩面都是一千四百公尺的深谷，和 Miety 以下迥然是兩個天地。因為從地夫利斯到 Miety，雖然深入山裏，而岩石不甚堅硬，河谷比較的寬，山坡比較的平，坡上樹木很多，支谷裏有不少的園林牧場和小村落。大山在北面擋住北風，氣候異常溫暖。巴沙腦爾以下有許多葡萄園子。Miety 以上懸崖絕壁，只見岩石，不見樹木，除去大路邊的驛站，別無人家。再向西北一望只見許多阿爾帕斯式的高峯。最高的上面還有積雪。問汽車夫說是 Knurisar 峯，高三千七百餘公尺。屈指今天走的路，下段秀麗，上段奇峭，最上雄偉，正如從悠喇 (Tura) 到阿爾帕斯山一樣。

上車開行，兩分鐘就到了嶺頂。這是所謂 Gurdaur Pass。嶺的高度新出版的一百萬分之一地質圖作二千八百一十公尺，一百五十萬分之一地形圖作二千四百二十九公尺，旅行社的指南却又作二千三百四十七公尺。足見蘇俄山嶺的高度和我們的一樣，還沒有十分確定。

下嶺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汽車夫把車頭上的大燈開開，却仍然看不見路，才知道走進山霧裏面來了！下山的路完全是盤道，八十丈一個灣拐，一邊是絕壁，一邊是九千尺的深溝，而我們五尺以外就看不清楚！汽車夫說，「今晚只好在此過夜了。這條路白天還要當心，現在霧如此大，我實在不敢冒險！」可是我們十二點半鐘吃的午飯，步行了十三公里，內衣都有點汗濕，在二千公尺以上，敞蓬汽車裏，餓了肚皮，坐着過一夜，不是玩的。於是我們下了車，在汽車前面走，做牠的嚮導！布拉哥佛林不斷的喊着，「向左轉」，「向右轉」！幸虧靠着深溝的那一面，沿路立有石柱，用石灰粉做白色，雖然在霧裏，一丈外已經隱約可以看見。如此慢慢向下，一點鐘走了六公里，到了戈壁村 (Koby)。汽車夫堅決不肯再走，要在村裏過夜。我們要求至少走到 Kazbeck，因為那裏有旅館飯店，可以過夜。正在爭執的時候，忽然車頭上燈大亮起來，原來我們不知不覺的已經走出了重霧。於是大家高高興興坐上車，用三十五公里一點鐘的速度，向下開去。不到一點鐘已經走到了 Kazbeck。路上經過一個村子，電燈照耀如白天一樣，問汽車夫說是新開發的石鑛。

加志貝克 (Kazbeck) 是軍用汽車路上一個要站，牠在

山北的地位與山南的巴沙腦爾相同。上 Kazbeck 高峯的路從此地起；村即以高峯得名。我們一直到旅行社有關係的旅館去。進門是一間飯廳，擺得有六七個桌子。我們點了肉湯，烤羊肉，開了一罐魚，買了一個西瓜，飽餐了一頓。汽車夫提議在此地過夜。我到裏面臥房一看，床舖被褥很不潔淨，於是還決定向烏拉底加烏加斯前進。這條路汽車夫走的爛熟。當天早上他還走過一次，並無絲毫的困難。

過了古到爾嶺，就到了德立克河 (Terek) 流域。軍用路順着河谷向北。加志貝克以南是世界馳名的達利亞爾峽谷 (Darial Gorge)，最深的地方有二千公尺！軍用路就在峽谷邊上開鑿出來的。露出來的岩石一部分是下侏儸頁岩，一部分是花崗岩，侵蝕的結果成功雄偉奇特的風景，與山南坡大不相同。這種風景在夜間經過，當然失却了機會。可是這一次正是因為夜間經過却又遇着不常見的奇景。因為一出了加志貝克村，過了一座大橋，就下起大雨來。不但下雨，而且有雷電。一直到烏拉底加烏加斯，三點鐘沒有停止。我們一輛汽車，靠着車頭兩個大燈，直衝着雷雨前進。峽谷是一道深不可測的黑影；花崗岩的峭壁許多地方如刷了石灰一般的慘白。路從石壁裏鑿開，往往上邊有大石

斜蓋着 (overhanging)。這種斜蓋的懸崖成功奇特的形狀。黑暗中看去好像魔鬼的造像一樣。同時峽裏的水聲，山上的風聲，爆竹般的雨聲，和或遠或近的雷聲，使我覺得「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震耳眩目，驚心動魄，一面恐懼，一面快活，是我生平不能忘記的經驗！

軍用路初起是盤道，越下灣拐越少，到了拉爾斯村 (Lars)，路差不多完全直了。拉爾斯以上，路大部分在德立克河的右岸。岩石不是花崗岩，就是下侏羅紀的沙岩頁岩。過了拉爾斯，路在德立克河的左岸，已經出了峽谷，但是上侏羅紀與白堊紀的石灰岩有時在路旁也成功斜蓋的懸崖。

編輯後記

△吳世昌先生「耕者肯有其田嗎？」一篇文章，原題是「關於田賦問題的一點感觸」。我們將這篇稿子送給吳景超先生看，承他寫了一個跋，讀者可以參着看。

△王化成先生是清華大學國際公法的教授，去年休假出國研究，足跡徧全球。這一篇是他在清華公開演講的稿

路面很平坦；不過離加志貝克不遠，有五百公尺新被水冲壞。布拉哥佛林下車在前面步行做嚮導，才始安全過去。

過了巴爾塔 (Balta) 村，路就出了山到了平原。汽車進村子的時候，忽然遇見一大隊兵在黑暗裏動作。布拉哥佛林告訴我，這是因為下大雨特地出來演習的。我看他們雨具很不完備，在雷雨之下，一定要淋得濕透，不覺贊歎蘇俄軍隊的能耐勞苦。

夜間十一點一刻纔走到烏拉底加烏加斯城。旅館很清潔，經理是德國種的人，招待得極其周到。

編者

子，承他惠允在本刊發表。

△六中全會五全代會引起了許多關於憲政問題及政制改革的文字，登在本刊的第一七一號「編輯後記」裏有一個目錄。

商務印書館編輯印

四部叢刊三編

四部叢刊初編出版後，去歲復輯續編，共書七十五種，計五百冊，亦已全數出版。惟原輯之書，有未及列入及原備今歲續出者，為數甚多，因有三編之輯，祇以四庫珍本宛委別藏先後開印，朝夕罕暇，不得不移此就彼。今二書業經印竣，亟將三編續出，全部仍以五百冊為限，體例一如初續二編，惟發行規則，較續編略有更易，茲將部目簡章彙印成冊，本編內並列入宋刻太平御覽及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查東山罪惟錄兩手稿，特附樣張各一葉，以副讀者先觀為快之意，伏惟公鑒。

已出第一期十五冊
惠購預約者立時可取
書名如下

密菴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困學紀聞二十卷	傳青主校隸釋二十七卷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四卷	明史鈔略殘本八卷	詩本義附鄭氏詩譜十五卷	尙書正義二十卷
明謝肅撰	宋釋道原撰	宋王應麟撰	宋洪适撰	宋趙希弁撰	明莊廷鑑撰	宋歐陽修撰	唐孔穎達疏
比四庫多二卷	四庫未收	元刊本	明萬曆刊本	宋袁州刊本	原書久經燬禁	宋刊本	覆宋刊本
四冊	十冊	六冊	八冊	八冊	三冊	三冊	八冊

發售預約
簡則列左

冊數
全編五百冊用手工
連史紙版六開本式
金屬版影印書根加
印書名冊次

預約價
一次交一百五十元
另加郵費九元

預約期
十月十日起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出書期
發售預約之日先出
五十冊餘分三次於
本年十二月明年三
月六月各出一百五
十冊

樣本
索閱請附郵票五分

優待購買本書續編全部
及初編續編單行本辦法

一、本編預約定戶同時購買本書
續編全部者照定價二百二十
五元八折計算即實收一百八
十元

二、定戶同時購買本書初編或續
編單行本定價滿十元者照九
折計算

建國的力量

顧毓琇

國民黨未失錦標隊資格

李樸生

憲政可以開始了嗎？

許持平

國民黨與國民黨員

蔣廷黻

察綏晉旅行觀感（上）

巫寶三

編輯後記

編者

獨立評論

第一七六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 | 蘇 | 鎮 | 浦 | 真 | 上 | 天 | 平 | 後 | 廠 | 沙 | 和 | 嘉 | 長 | 君 | 西 | 東 | 華 | 東 | 北 |
| 鮮 | 徐 | 儀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蘇 |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 友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民 |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 (代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昆 | 衡 | 長 | 沙 | 厦 | 福 | 杭 | 重 | 合 | 蘭 | 西 | 石 | 保 | 清 | 鄭 | 開 | 太 | 徽 | 蘇 | 安 |
| 明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 雲 | 衡 | 金 | 四 | 開 | 新 | 現 | 北 | 新 | 現 | 甘 | 西 | 文 | 張 | 五 | 公 | 四 | 覺 | 阡 | 科 |
| 嶺 | 州 | 城 | 開 | 明 | 民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新 |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州 |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店 |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社 |

建國的力量

顧毓琇

自從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開始討論建國問題以來，當代愛國之士，或者主張獨裁，或者擁護民主，或者提議訓政可以結束，或者倡言耕者應有其地。本文作者對於獨裁民主素來沒有研究，訓政問題，土地問題，亦未曾參加討論，現在所提出的力量問題，祇是本人所認為目前中國比較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否有當，還請高明指教。

(一) 建國的力量問題

建國必定要有力量，這是誰都承認的。力量不祇指武力、組織力，創造力，生活的知識，愛國的精神，都是力量。一個國家的力量，乃指全國人民謀生存圖上進的總力量而言。一個面積比較小人口比較少的國家，倘若人人都能培養他的力量，而且向着同一個方向努力，那麼根據力學的原則，這個國家的力量便等於各人力量的總和，當然是很可觀的。反過來說，另外一個國家面積雖然大，人口雖然多，但是力量沒有培養，不能集中亦不能齊一，那麼這個龐然大國的總力量或者並不見大。由此可知：

一、人人的力量要培養，

二、力量的方向要相同，
乃是現代國家的根本問題。

提到現代國家，我們自然聯想到現代化的問題。現代化是什麼？簡單說，也可以說是增加力量的問題。假使一個人的體力算是一個單位，三千萬人只有三千萬單位的體力。但在現代機器發明以後，我們利用天然的力量，可以得到各式各樣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普通雖然以馬力計算，但我們這裏亦不妨改以人力計算。假使這三千萬人口的國家，每人平均可利用機器一百馬力或約略折合二百人力，那麼這個國家的機器力便有六十萬萬單位。倘若另外一個國家有三萬萬人，而每人平均利用的機器不過一馬力或合二人力，那麼連機器帶人力還不到十萬萬單位。所以，一個人數多十倍的國家，或者力量反而小幾倍，乃是完全可能的。

或者有人說，這個三萬萬人的大國，倘若抽出三千萬人來利用機器，豈不就夠了麼？這個却還未必見得，因為以三千萬人現代化的生產來供給三萬萬人現代化的消費，

比那以三千萬人的生產供給三千萬人的消費吃虧得多。譬如兩個家庭，一家五口，一家兩口，而兩家都是兩個人在外做工，那五口之家當然經濟比較困難了。又現在非常的時期，機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單位更是重要。所以個個人的力量要培養的原則，乃是毫無疑義的。

我們不能顧忌力量的方向或者不易齊一而忽略培養力量，我們不應該藉口小部分特殊力量的方向不齊一而阻止培養力量。力量的培養是需要長時間的，而方向的齊一問題乃是經短時間的號召而可以達到的。倘若力量不早培養，或者培養而不普遍，而不知道用現代化的方法去增加，那麼一旦有事的時候，雖然舉國一致，亦是力不從心，後悔嫌遲了。

假使一個國家只注重少數人的培養，那是錯誤。就以軍事而言，假使一個國家只注重正式軍隊的訓練，將來大規模戰爭的時候，必致缺少人的補充。我們通常聽見許多人憂慮物的補充，而對於人的補充比較不注意，那恐怕是一個很大的疏忽。上面所說三千萬人的國家假定一千五百萬的壯丁都可以作戰，而那三萬萬人的國家每年化了極大的軍費只能維持三百萬的正式軍隊，那麼勝敗之數，就不必細捉摸了。又況那龐然大國，因為維持了三百萬的正式軍

隊，大部軍費用在給養上面，而戰鬪利器問題反而無力謀根本的解決，即使兩國現代化的程度相等，亦是要失敗的。

怎樣可以使得力量的方向齊一呢？這似乎是一個繁難的問題。但是我們的政府，倘若以人民的幸福同民族的生存為前提，我們相信全國各方面的設施，自然都會向着一個方向前進。以對內而論，假使各省市的政府，都能指導民衆，增加生產技能，改良生活狀況，那麼力量不但可以增多，而方向亦是齊一的。以對外而論，假使各省市的政府，都能訓練民衆，灌輸愛國思想，增加自衛力量，那麼在民族鬪爭的時候，全國力量的總和，亦就不折不扣地一加一等於二，二加二等於四了。

退一步說，即使力量培養以後，在平常時候或者各部分略有參差，但在非常局面之下，經負責領袖的號召，不難立刻得到齊一的方向。歷史將要告訴我們，到那時候只愁力量不夠，不愁方向不齊。外患如此，內憂亦如此。經濟困難的時候，大家原可以節衣縮食。國家危亡的時候，大家原可以拚命流血。我們只怕平時的指導無方，我們只愁短期的訓練不足。我們只嫌自己沒有力量，而許多別人亦都沒有力量的準備。我們只恨力量沒有培養，沒有增加

總起來說，我們需要最大的力量來建國。我們要個人強有力，個個人現代化。個個人現代化而強有力以後，我們希望大家齊一意志，集中力量，向着同一個方向努力。

(二) 力量是先決問題

說明了力量問題的重要性以後，我們願意提出幾個時下的其他問題來比較討論。

先談訓政問題。有些人認為訓政結束問題，乃是目前救國大計的重要問題，因為訓政結束以後，黨外的同志可以積極參加政府的工作，全國的意志齊一了，全國的力量集中了，豈非是有大穴的好處麼？但是，我們願意提出來問：假使黨外的賢明，都趕到南京去救國，中國的問題便解決了麼？即使力量增加了，增加的數量試問有多少？我們應當認清楚：知識階級都做了官，並不足以解除中國目前的困難。所以結束訓政，只是開放政權於一班知識階級，同老百姓的關係很少，而於整個國家的力量，亦不見得有極大的增加。

我們需要最大的力量，而這最大的力量乃是由訓練全體人民培養全體人民而得來的。假使訓政不訓政只是誰掌

政權的問題，結束不結束同大多數人民實在沒有多大關係，尤其在現在經濟破產，國家危急的時候。假使訓政的工作，乃是增加人民組織的力量，生產的力量，建設的力量，自衛的力量，那麼我們正應當切實去做。所以，敷衍粉飾的訓政，雖然到了末路，勵精圖治的訓政，却要從頭做起。

這種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訓政工作，誰來做都可以，只要自命為訓政的人，肯站在奮鬥的最前線上。具體來說，誰要帶兵，誰使應當富身先士卒。誰要來領導民衆，訓練民衆，除了他應有的知識和技能以外，他使應該同民衆真正站在一條戰線上——不論那戰線是不是真正的火線。

次談土地問題。有些人認為土地問題解決以後，民衆方可以愛護鄉土，保衛鄉土。這種功利主義的看法，或者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們試問：倘若一個農民只有三四十畝地，那麼他所願意保護的鄉土，我們是否希望限於他自己的範圍以內？倘若我們更進而希望他們保衛全區全縣，乃至全省全國，那麼社會意識同國家觀念的培養，或者要比那三四十畝地的主權移轉問題更爲重要。社會意識同國家觀念乃是可以教育的力量和團體的訓練來養成的，所以我們可以說土地問題同保衛國家並不一定有前因後果的關

係。

我們並不輕視土地問題，我們只是願意指出民衆力量的培養和訓練，不必一定要等到土地問題解決以後。進一步說，民衆因受訓練而增加自衛和生產能力以後，一方面治安無虞，節省軍費便可以減輕田賦，一方面出產增加，改善經濟便可以安定生活。這樣開源節流，雙方並顧，耕者先有了飯吃，再由佃戶進而爲自耕農，豈不很自然麼？

還有，從整個國家的立場看，我們先要保住土地，纔能談到分配。所以我們以爲無論地主，佃戶，自耕農，都應該趕緊一同受訓練，培養好力量，來保護整個的土地。他們應當同站在一條戰線上。他們共同的責任是保衛整個的土地，不必忙着計較這一塊或是那一塊，誰有地或是誰沒有。倘若有地的人肯擔當國民應盡的責任，種地的人亦不會袖手旁觀的。我們所需要的是力量，有了力量纔能保土地，有了土地纔能談分配。

再談獨裁和民主問題。我們以爲無論獨裁或民主的成功，總要國家先站得住。國家要站得住，我們必須有最大的力量做後盾。訓練少數的軍隊是不夠的，訓練大多數的民衆纔有偉大的力量。無論獨裁或是民主，都要以人民的幸福同民族的生存做前提，而後大眾的力量纔可以爲國家

所用。但是大眾的力量必須要先加以培養，而這培養的工作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期。有了力量纔能建國，能建國方始國家可以站得住。倘若不從根本上着想，獨裁民主，都沒有力量做後盾，即使有傑出的領袖，亦必致於英雄無用武之地。

倘若我們承認力量是先決問題，我們便應該努力培養力量，增加力量。凡是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工作，我們便認爲是建國的工作。在這個同一目標之下，我們不必過於希望整齊劃一。只要大致的方向相同，不妨分頭猛進。例如有些地方辦民團，有些地方辦保甲，只要都在訓練民衆，促進自衛，不妨各自先做初步的工作。即使有些省分實驗土地村有，有些省分試行耕者有其田（假定說照吳景超先生的辦法），只要都能救濟農村，增加生產，亦不妨各自定期試驗。甚至於有些地方實行軍權政治（如勦匪區域），有些地方增設政治機構（如西南部分），只要能於培養國家力量上有利益，我們亦不妨犧牲外觀的不整齊，以求內在的力量增加。

上面已經說過，我們要先培養全國的力量，然後再求力量的齊一與集中。我們的立場是整個國家的，我們要有最大的力量，我們要一同站在一條戰線上。

總起來說，我們認為建國要有力量，力量問題乃是先決問題。倘若我們公認力量問題是先決問題，那麼許多次要的問題或者便不必看得過於嚴重。我們要做了第一步再做第二步。大家走第一步的時候先來爭論第二步怎樣走法，似乎有點妄費精力。

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國民黨未失錦標隊資格

李樸生

近來關於政制問題，時賢討論的很有好幾種不同的主張，而大別則為兩類：

(一)主張取消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即是結束訓政，

實行憲政；

(二)主張仍由國民黨專政，而

(1)儘量容納黨外的人才；

(2)國民黨各派，作公開的選舉競爭；

(3)行政組織要單簡化，效率化；

我個人是贊同第(二)類的。我以為這幾年來的國難嚴重，誠然國民黨不能卸其責任；但我們假設不是國民黨當國，是國民黨以外的政治集團，政客，或所謂「好人」當國，遭遇這樣複雜兇惡的國難，我不相信他們的應付一定會

我們倘若能認定了培養力量增加力量的目標切實做去，我們敢說中國建國的前途，便有成功的希望，而目前對外的容忍，對內的寬大，又何嘗不是救亡圖存的上策呢！

比國民黨好。民國十六年以前，不是國民黨當國，我們對於當日當局的內政外交辦理情形，平心而論可以說比國民黨好麼？二十一條條件的欣然同意，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老實說：國民黨在國內的政治集團中，確是錦標隊！他從廣東一隅之地，掃盪長江黃河的軍事集團，掃盪依附長江黃河的軍事集團的政客官僚，而建立他的政權。建立政權的時候，因黨外的反抗，黨內的爭奪，三四年的不安定，是很難幸免的階段。建立政權的時候，容或有若干人不擇手段，而致不免于流弊頗大，有若干人得意忘形，目光短小而致于墮落，腐化，為國民黨羞的。但是這些都不足為害，我們看兩三年來當局的宵衣旰食，勵精圖治，如剿匪軍事之進步，各種政治，經濟之建設，都比較以前任

何政治集團當國的成绩爲優，可見國民黨錦標隊的資格，還沒有失掉。若拿東北淪亡，經濟恐慌，農村破產來加上國民黨的眼內，我們敢問：國民黨外的軍事長官，誰能像上海，長城打仗打得比國民黨的軍隊好？國民黨外的財政

專家，誰能有比國民黨應付世界恐慌，購銀政策更高明的辦法？我不相信反對國民黨的人敢挺身自任曰：『讓我來便有很有把握的辦法。』在全國運動會得了錦標的選手，

不一定能在遠東運動會勝過日本。如果那些在全國運動會落選的選手，對於錦標隊不能戰勝日本，再奪錦標，便學了日本人的口氣和態度來譏笑國民黨錦標隊，如何能夠令錦標隊服氣？就使你是一個體育批評家，你也應知道在我國文化進步的遲滯，一切水準都比不上人家的時候，責備國民黨錦標隊要在遠東運動會打破日本的記錄，這也不合公道。自然，在錦標隊的隊員也許其中有一部份精神技術

不能與時俱進，而隊外也許有後起之秀，可以代換，則錦標隊自願意把他或他們吸收過來或與合作。然而你不能因此便說：錦標隊應該把錦標放棄了。這些道理，本來很簡單，而好些提筆來寫政論的先生們却來攻擊國民黨，要國民黨把政權交出來。即使國民黨願意交出來，你們沒有經過實際的競賽，代表的單位也沒有清楚，誰有資格來領取

呢？若是我們要在這時候再開一個全國政治運動大會，誰能夠担任裁判長？共產黨參加准不准？結果恐怕要自己打架起來，又來一次流血，把幾年來艱難辛苦做成一個像樣的統一局面也保持不了。這如何是一個好的辦法？

然而國民黨經過這幾年來痛切的教訓，也應該覺悟全國運動會的錦標之取得是不足以壓國民之望的，得放開眼界去參加國際競技。參加國際競技自然不比國內容易得到勝利，非得忍辱苦練不可。日本的足球隊，自遠東運動會而來，原是我們的手下敗將，然而他能夠苦練。一次失敗，苦練，再來！二次失敗，苦練，再來！……卒之趕上我們了。所以我們目前也不應因爲一次兩次的失敗而灰心，失了自信的勇氣。我們要埋頭苦練，趕上去！在苦練當中，我們要時時檢閱我們的集團，旺盛他的新陳代謝作用。

明朝末年，熊廷弼描寫殘兵，募兵的情形如繪：

(一)殘兵——從主將趙甲逃陣，甲死而歸錢乙；又從錢乙逃陣，乙死而歸孫丙，或七八十人，或二三百人，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

(二)募兵——傭徒廝役，遊食無賴之徒，豈能慣熟

弓馬？豈能膂力過人？朝投此營，領出安家月糧，暮即投之彼營；暮投河東，領出安家月餉，朝即投之河西。點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

我們不知國民黨裏有沒有這樣子的殘黨募黨？假如有的話，則國民黨的縣執行委員，省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委員，什之七八是空頭司令。國民黨的基礎虛弱如此，以較意，德的法西斯諦，蘇俄的共產黨，相差尙遠，而依據着若干靠領袖吃飯的部屬或親戚來擁護，來公開競爭，也沒有什麼意思，所以陳之邁先生主張黨內各派公開競爭選舉，也嫌過早。國民黨現在只有在兩三個巨頭協商之下，解決政局。這是事實造成的結果。所以我對於政制問題所希望的只是在黨民主集權指揮之下，做到輕而易舉的行政組織的單簡化與效率化。因此大公報載六中全會將會討論到結束訓政實施憲法問題，我很覺得奇異。我不知道我國內現在已經夠實施憲法條件是些什麼？我們也曾看過中央頒布了好幾次憲法，而我們的國利民福還沒有進步。憲法不是一度靈符，念念便有富國強兵的效果。自然，若是憲法頒布，實行憲政，我可以由一個阿斗一躍而揚眉吐氣，我不是奴隸性成，如何不歡喜？不過若只把招牌換一換，名異實

同，我則不能贊同。我總覺得現在對國民黨攻擊的人們，彷彿宋朝司馬光，蘇氏父子一班自號正人君子對王安石的

新政一樣態度，不講實際，不肯合作，而專恃一種固執的感情，利用弱點來攻擊，破壞。結果王安石倒了，就是宋朝的好處嗎？就是司馬光，蘇氏父子一班正人君子的勝利嗎？我以為我們何必去爭空招牌，去給敵人增氣焰？

有人以為國民黨這次的憲政新花樣，也許感于目前的疆局不好辦，不能不借此一新耳目，換換空氣。或其中某一派想借這個題目，吸收黨外一部份『憲政派』的同情，以助自己的聲勢。我們以為要打破目前的疆局，換掛空招牌，終是沒有用處的。試看五院掛的招牌，有什麼好結果？國難會議開過，有什麼好結果？倒是這兩三年來不作聲，埋頭苦幹出來的實績，得賢明的人士同情，老百姓也得些好處。例如蔣廷黻，丁文江，何廉先生等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問題，真值得國民黨集中精力來解決。我們不務在這些與人民生活最關切的地方做功夫，却費精神于空招牌的爭執，實是看錯了題目。

胡適之先生說：『今日需要團結的是全國的人心，不是三五個不合作的老頭子，也不是三五組不合作的私人派系。』這是很對的。誠如陳之邁先生所說，開放政權不足

以收拾人心，三五組的私人派系的合作，却是一種方便。如果幸而由此漸漸擴充合作的範圍，而全國人心便能團結

，我們應該念多少句阿彌陀佛！

十月二十五日于南京

憲政可以開始了嗎？

許持平

近來各方面又喊出了「結束訓政」，「實施憲政」的呼聲。這自然是對內對外局面不能開展的情形下想找出路的表示，其動機原是無可非議。然而平心靜氣地視察一下中國目前的情形，却實在不能不懷疑於「實施憲政」之是否為唯一的救國良藥。

很明顯的，最近一般憲政論者的出發點幾乎全是消極的。換一句話說，他們祇是因為眼見幾年來所謂訓政不曾獲得顯著的成績，因此發生了反感，才來主張憲政的，却並不是因為對於憲政的實施有了把握，對於憲政之有裨當前的局面有了確信，而來主張憲政。因此，他們的主張，在消極方面雖或不無理由，在積極方面，却不能不說是脆弱之至了。

作者承認過去幾年來的訓政誠然給人以太大的失望。

所得的成績，離開孫中山先生所定的標準，不知有多遠。

在這訓政按照規定應該滿期的時候，一個起碼的國家統一

，還無法維持，一點地方自治的起碼條件，都還不會完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對於訓政成功的可能與否發生疑問，自然是在情理之中；而連帶以國家局面之破碎到今天的地步歸咎於訓政，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這種論斷是正確的嗎？國民黨多數幹部的墮落，國民黨對於訓政不曾盡了它應盡的力量，這是無可否認的。而訓政之至今不能完成，這種墮落和懈怠，自然該負一部分責任。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却是外敵的侵凌，世界經濟衰落的波動，——姑置天災的流行和匪禍的蔓延不說。它們拉住了訓政的步伐，使整個國家無從走上進步的道路。它們是訓政不能完成的原因，却不能說訓政造成了它們。如果暫時丟開責任問題而來單純地觀察事實，我想誰也得承認這話的。

其實，就使沒有上述人力和環境的原因，訓政也不是在短短幾年裏面所能完成的。這樣龐大而複雜的國家，具

有這樣深遠的傳統的病根，人民是這種缺少政治的素養，

生產技術和組織是這樣的落後，要想在幾年裏面，完成這

樣一件改造歷史的事業，本來是屬於奢望。國民黨之定訓

政時期為六年，實在是不認清事實，不認清自己力量而錯

簽了支票；到今天不能兌現，原是意料中事。平心說一句

，訓政要不是有二三十年確確實實有計劃的努力，是很難

望成功的。在整個國家的歷史上，二三十年的工夫，本算

不了很多。我們似乎不應當因為五六年來訓政的失敗，便

斷言訓政沒有成功的可能了。

過去幾年中訓政所遭遇的困難，其實不僅不足以作為

「結束訓政」的理由，反而說明了「開始憲政」將會遭遇

更大的困難。很顯然的，軍政，訓政，憲政，乃是整個建

國過程中不可分離不可顛倒的三個步驟。沒有人能夠捨棄

了其中那一個步驟，以求便捷的成功。這原是人民的精神

能力和國家的客觀環境所限，不可絲毫勉強的。就作者個

人的觀察，我們簡直可以說目前訓政之不能成功，一部分

原因還是在於軍政不會好好地完成，便求急功近利，宣布

了訓政的開始。不要說在十八年當時，就是到了今天，又

有誰能否認國家大部分地方實際還在軍政時期，實際還需

要軍政的繼續呢？前車可鑒，我們又怎能在這訓政尙未真

正開始了的時候，便想躡等而過，實施憲政？

今日的憲政論者最大的缺點，是對於實施憲政的困難

有意無意地予以忽視。他們把實施憲政看做一件簡單的儀

式，以為祇要白紙黑字的憲法一公布，國民黨一聲宣言放

棄政權，中國便成為憲政的國家了。至於人民救死求生之

不暇，人民智識能力的低落，社會組織之鬆弛，似乎都是

無關緊要的事。所以胡適之先生會說，「憲法草案裏規定

的人民四年或兩年一次的選舉……比起現在各地黨員推

舉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黨代表來，也不見得繁雜許多吧。

可是我想如果胡先生能夠再比較仔細地想一下，也一定

會對於這個比較啞然失笑的。

我們不妨假定今年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的結果，竟決

定了結束訓政，公布了憲法，並且放棄了政權。然而我們

能得到什麼呢？我們能想像全國各縣的自治組織都能在短

時期內健全地成立起來，運用起來嗎？我們能担保各縣人

民在選舉國民代表的時候，不致於不會寫被選舉人或他們

自己的名字嗎？我們能夠預言貪污土劣之不操縱把持地方

自治組織嗎？類乎組織東亞經濟協會並且發表了日本式宣

言的名流們，會不起來組織個把政黨玩玩嗎？我們又能担

保他們的政黨不會有一天握上政權嗎？多少雌伏着的軍閥

們，我們能担保他們不乘機活動活動，連這僅有的不完全的統一局面也給砸壞了嗎？我們是實行過憲政的，然而經驗却告訴我們，沒有相當基礎的憲政，不僅對於國家沒有幫助，而且會造成國家無政府的局面。

其實，實施憲政之需要準備，需要訓練，是無可否認的。胡適之先生不也以爲憲政不是一跳就可完成的嗎？不過胡先生是主張拿憲政本身來訓練人民，而國民黨則是主張拿訓政的方式來訓練人民。胡先生認爲要一縣人民選舉個把國民代表，是簡單不過的事情，是憲政的起碼方式，人民在這種簡單的政治下受訓練，可以自然地完成憲政。可是依作者看來，則一縣而能好好選舉出一個國民代表來，簡直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必須有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民

和組織較爲嚴密的社會才行。祇要做到了這一步，憲政簡直快完成了，豈還須準備？還須訓練？而訓政之所以必要，實在也就在求做到這一步。從目前的情形要走到一縣人民能選出國民代表的境界，相差還遠得很，而這很遠的距離，也不是一跳就可越過的。

所以目前的問題的癥結，實在並不在乎訓政應該結束與否，憲政應該開始與否的理論問題，而是在於怎樣開始真正的訓政，怎樣有效地推進訓政的事實問題。在這一點上，國民黨應當從此以極大的決心，來完成這艱苦的功業，爲這國家找一條靠得住的出路。如果現在的國民黨願意自棄，那末一定有，而且也應當有另一些人來代盡這一份責任的。

國民黨與國民黨黨員

蔣廷黻

當民國初年，國人談政治者以共和政體爲既定事實，

所爭者在乎學美或學法，行總統制或內閣制。由現在的人看起來，袁項城時代的中國不過民國其名，實則專制，傳統的舊式專制。項城以後，直到國民黨北伐，這個民國簡直是江河日下的，愈演愈不像個民國，愈學西洋愈不像西

洋。那十五年的中華民國連同他所產生的屢版憲法和國會，除少數書癡外，沒有人不把牠們當作滑稽劇看。軍閥及政客拿這套來作掩目的塵土；文人拿這套來弄筆墨；同時老百姓們因爲這套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生命和財產。千百年以後，歷史家恐怕不能不把這時代的主要角色都貶爲民族

罪人。

轉瞬國民黨北伐十週年紀念快要到了。這十年的黨治成績又怎樣呢？反對國民黨者必說：所謂成績，除經濟破產及屈伏於日本外，別無可言。這種說法，作為內爭的宣傳，當然是漂亮的，動聽的。我對國民黨素無好感，但我的思想訓練不容我以宣傳代客觀的分析。處此濫造標語時代，我覺得我們對一切的宣傳愈漂亮愈動聽就愈要抱懷疑的態度。我更覺得我們如把複雜的問題過事簡單化，不肯費精力來評是非善惡，來探討因果，我們的政治程度就會永無長進，而政治的幼稚正是我們亟待補救的毛病。

國民黨及其領袖人物不滿人意之處固不少，「屈伏於日本」的罪名確不能加在他們身上。我不願作國民黨的辯護士，國民黨亦用不着黨外的人替他辯護。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拿日本多田駿司令官一月以前所發表的言論來憑斷。他說：

自國民黨成立以來，其所主張之撤廢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其當初之動機，純與不純，當與不當，固當別論；然倡導已十數年，現今之中國青年早已具為信念。

這樣，國民黨所倡導的豈不是全體中國人民要他倡導

的？對這種主張，中國人尚有異議嗎？我以為多田少將對國民黨不免過於稱讚。撤廢不平等條約及打倒帝國主義在別的名字之下已是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及華府會議的企圖。多田少將對於國民黨及南京政府的各部尚有許多別的批評。總結起來，他說：

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帝國（日本）之關係，帝國屈伏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非此不能解決，蓋已為一定之因果關係矣。

這樣看起來，「蔣介石及其一黨」不像是賣國者！然而多田少將對此問題不免自相矛盾。他知道：

中國人無歐美派親日派之別。只有稱為中國派者，此實況也。事實上了解大局，深知與日本有提携之必要者，不限於親日派，在歐美派中亦有之。

何以他又想「打倒彼輩」就能解決中日問題？其實在共存共榮平等互助的條件之下，蔣委員長及國民黨能親日，別的中國人及別的中國政黨也能親日；反乎此，蔣委員長及國民黨不能親日，別的人和黨也不能親日。那末，「打倒彼輩」之後，又須打倒他們的繼任者，直至打倒全中國的人民為止。同時國人也須把國難看清楚。反蔣者如想他們的事業一成功，外患就自然而然的會停止，這是作夢

。或想就是不停止，他們一得政權就能有抗日的力量，這是欺人。多田少將及其他的反蔣者都是把問題看的太簡單了，太容易了。

至於經濟破產，其造因也是極其複雜的。第一是由於生產力量的薄弱。這是中國舊文化的遺傳，非那一人一黨所能負責的。第二是由于連年的內戰。近十年的內戰大部份既是黨的內鬪，國民黨當然不能辭其咎，黨內的派別關於這一點也不能靠任何雄辯來博國人的同情。不過拿歷史的眼光來評判，一黨訓政時代的內戰就是北洋軍閥時代內政的續演，而整個中華民國時期的內戰又是歷代鼎革以後內亂的重演。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內戰是我國舊文化的遺產，非那一人一黨所能負責的。經濟破產的第三個造因，是近年世界經濟恐慌的波及，這更非那一人一黨所能負責的了。

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理論是抄襲蘇俄的，黨的組織及快要舉行的六中全會及五全大會這一套均是抄襲蘇俄的。這種抄襲，正如民國初年的抄襲內閣制及總統制，愈鬧愈不像樣子。德國國社黨的黨治理論和黨的組織也是抄襲蘇俄的。去冬我在德國曾加以考察，發現德國的黨與我們的黨，在模型上雖是兄弟，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簡直有天壤之

別。第一，兩黨的政治心理完全不一樣。國社黨認為要維持及發展政權必須站在為人民服務的立場上，黨員必須隨時隨地找尋機會使人民說：「謝謝你，國社黨黨員。」根據這種心理，國社黨包辦全國的慈善事業。並且他不是包而不辦的。為一季的冬賑，他募捐的成績達三萬萬馬克。他全體黨員動員，最高的領袖也站在街頭上向人民討錢。他要作到在國社黨統治之下沒有一個德國人有飢寒之累。不僅人民的衣食由黨負道德的責任；國社黨尚設人民娛樂部，所謂「由樂而強」運動。這部為人民組織團體的旅行，體育，及觀劇等。我們的黨老爺求其不仗勢欺凌已經難得。至於說人民的「謝謝你」有政治價值，那是不在他們政治心理運用之內的。第二，國社黨下級黨員的精神尤其可佩服。黨籍在他們的眼光裏是極光榮的。他們覺得他們的一舉一動必須替黨設想，為黨增光。如黨部派點義務差使給他們，縱使是極不關緊要的，他們幹起來好像是國家的興亡全在乎他們這一舉。如因黨的關係得着衙門的小官作，他們竭力遵守衙門的紀律及文官服務的條例，預備靠自己的努力來求官職的上升。我們的黨員多數不能作事，不願作事，毫無事業的企圖，全靠黨籍吃飯。為個人的升官發財，黨的名譽在所不顧，國家的利益尤在度外。結果：

在德國，國社黨是個大有力的發動機，在我們這裏，國民黨的黨員都不好意思的公開的承認自己是黨員，至於發動政治，更談不到了。

我們如進一步研究，我們必須承認國民黨及其黨員的毛病是全中國政界的通病。在這種情形之下，換一黨，改變組織，甚至於停止訓政，都不能產生很大的效果。我所以對於憲政的開始不開始極其冷淡，覺得是無關宏旨的。人民不是要參政，任何憲法也不能把政權送給人民。如六

中全會及五全大會以頒布憲法塞責，那必使人民失望。政權在什麼人手裏，人民是不關心的；他們所希望的是握權者能替國家人民作幾件較大的事體。所以在人民的立場上，政府的改組遠不及土地問題之解決之重要。此不過舉例。此外新政權之握有者及其黨徒必須學一學國社黨之心理運用。果如此，國民黨的經驗總算給了我們一點政治教育。

（十月二十七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察綏晉旅行觀感（上）

巫寶三

我於九月初赴察綏晉等地考察物產狀況，為時近月，見聞所及之處，頗多興感，爰為紀述如次，以餉國人。

民應如何不辜負此天賜的雄偉關山！

懷來的水菓

第一個感觸
屏障河北雄偉的關山，只有親眼看過的人才知道是何雄偉。南口八達嶺，從前曾旅行過一次，這次重過此地，滋味顯然有酸甜之不同：從前心頭充滿着欣賞的樂趣，現在却籠罩着感傷的情分了。車過沙河，望着重重疊疊的高山峻嶺漸漸逼近面前，我不由得不低下頭來。我中華國

懷來城依山而築，西部城牆隨着小山蜿蜒，從車站遠望，很像一個臥牛勢。城內街道頗整潔，市廛亦甚盛，較之河北省博野等縣，高出甚多。不想塞外尙有此整潔般盛之城市也。懷來城東與城西，皆有山自東北向西南行，在東者名爲南山，在西者名爲北山，兩山的脚下，全是蔭深深黑密密的一片果園。果園的面積不詳。據云，沿北山腳約有二十里，沿南山腳約有五十里，皆是果園。此外南山

的山谷中尚有果園甚多。果產以蘋果與沙果爲大宗，每年約產五六萬公担，計值約三四十萬元。大部運銷平津。在每年八九月間，果產成熟，道上牲畜所載，站上批批堆積，皆是果筐。不過今年春間受大風影響，花事受損，出產大爲減少。余到懷來時，適值果產外運正盛，雖說是歉年，猶見駝儀絡繹於途，貨商不斷以大疊鈔票繳付運價。心想此一筐筐果產之運出，亦即果農一年血汗的結算。

懷來果業有待改良之處甚多：第一，果園對於蟲害尙未應用有效的驅除之法。果產約有五六成皆爲蟲所嚙傷，因此其完整者售價頗昂。有些果農，亦未嘗無意講求新法，但資力有限，同時園園相連，我園蟲除，他園蟲能飛越，卒致束手無策。此事地方政府亟應加以指導與幫助。關於此點青島市的辦法大可以供倣效。其次，果產包裝外運，皆用柳筐，尤其外運天津，筐件甚大，層層疊壓，易於毀傷，此亦有待改良。最後，水果經鐵路外運時，皆須繳納按值百分之四的牙稅，茲姑不論此稅之應否征收，及稅率之是否太高，但征稅者往往不按市價估價，致實際稅率超出所定稅率，商民交困，政府實應加以校正。中國水果的市場，在外貨競銷之下，日趨萎縮，懷來的果業如欲發榮滋長，亦唯有從積極改良着手。

宣化的山羊皮褥

從懷來到宣化，鐵路在兩山之間的平原中行走，這一帶就是所謂宣化平原。平原地勢是東高而西低，在傍山的極低處，就是洋河的河道。農家的分佈很顯明，就是高處稀而低處密。挨近宣化一帶的莊稼，顯然比懷來一帶長得好。高粱的穗子很大，小米的穗子垂得很長很重。

宣化城內人口的殷密，商業的繁盛，又較懷來高勝一籌。宣化出產除以葡萄及鐵礦著名外，尙有一種山羊皮褥，亦會盛極一時。山羊皮褥的製作，由於外國人的需要而興起，考其歷史，已有三四十年之久，不過這種小工業最興盛時是在民國十年至十五六年。據該業中人說，在十四五年最盛時，宣化共有廠七八十家，每家有工人七八十人，出貨每年達八九十萬張，每張價格皆在二元左右，計值約一百七八十萬元。自十七八年到現在，轉入惡運，銷場日趨清淡，作廠歇業者亦多，現所存者只有二四十家，每家工人只有一二十人，出貨每年僅二三十萬張，而每張價格只在一元二左右。以較往年，真是不堪回首了。皮褥的原料，以前多來自外蒙，現時則來自張家口歸綏及包頭。這種皮褥業特別在宣化發達的原因，一方面是歷史的，工人技術比較熟練，一方面據說是因爲宣化的水含有鹹性。

，特別適宜硝皮。關於宣化皮褥業的衰落，外國的銷路減少，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其次，外蒙皮張不能來宣，張家口等地皮張遠不如外蒙之優良，致所出貨色亦不如往日之佳，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張家口的衰落

「張家口現在差多了！你去看看西溝（在大境門外，爲通庫倫的要道，往昔外蒙貿易匯集之處。）一帶，現在是一個什麼境况。那山脚下的一片房子，從前每家都是做着幾十萬元的生意的，現在呢，還有幾家做着買賣？房子空着沒有用，給軍隊住了！還有，現在的牛羊馬市是移到西溝了，在從前這裏那有它的份呢？西溝從前是皮毛交易的地方，空曠的沙石地上，堆滿了皮毛，珍貴的貂皮攤皮，才收在房子裏面的，堆在外面的皮毛，也從來不丟失一毫。現在呢，珍貴的皮子是不來了，棧房也收歇了，剩下來三四家，也是貨色不多，只是勉強支持着罷了。咳，外蒙的路子一阻斷，張家口是被制死了。」這一類的說話，老於張家市口情的人都能同你談，帶着一種無限追懷無限感慨的調子同你談。我是聽過不止一次了，每次聽他們講述時，總是非常的興奮，心裏老是泛出過去西溝商貨車駝的擁塞的盛況，但是聽人講述完時，又總不免隨着講述

人的一聲嘆息而感到無限悵惘。西溝現在是一個供人憑吊的地方了！你出大境門外一看，一座高山突在面前，兩旁也是高山蜿蜒着一直向前伸張成功許多山峯，在這些高山間衝出兩道寬平的溝澗，右面是洋河，左面就是西溝。氣勢之雄，直如銅筋鐵骨英雄一樣。但是這英雄現是無用武之地了，溝澗上走着斷續的牛車，溝澗旁佈着零落的攤販，攤旁憩息着無聲無氣的行人，溝澗兩旁山坡上一片又一片的屋宇是靜悄悄的在睡着，這英雄是吼不起來了，他是交了惡運了，他的活動地盤失掉了。這惡運何時交完呢？

張家口是中國北部一個大商業中心，內蒙外蒙的牲畜，皮毛，及藥材等，與北平天津的製造品，皆集中在此交換。其商業尤以對外蒙方面爲重要。在民國十二三年商業極盛時，每年進出口貿易額約達三萬萬元。自外蒙發生變亂後，張家口庫倫交通阻斷，張家口商業乃一落千丈。現在張家口與外蒙貿易，僅賴德華洋行一家從中溝通，而車駝亦僅達於烏得，來往貨物多受限制。現在由外蒙運來之貨，僅有花標，蘑菇，黃芪等，皮張羊毛已經絕跡。運入外蒙之貨，爲綢緞，磚茶，皮靴，馬鞍，煙草等。此種不生不死狀態，政府實應設法打破，同時應積極籌劃雙方買

易具體辦法。

張庫交通既阻，張家口的商業，主要只有靠口外幾縣及內蒙來維持了。現在貨物運出或運入負擔捐稅太重，如運一頭羊到張家口，要納張多邊境稅每頭一角三分九，牲畜牙稅按值百分之四，要是在張家口屠宰的話，每頭還要納屠宰稅四角九分。至於來往外蒙的貨物，還要加上檢驗費按值百分之六。這樣重的捐稅，怎能望商業發達呢？好了，現在有大膽的人用汽車裝着貨不管稅不稅局不局向口內口外直駛的運了，這樣下去，中國商人全得關門，政府的稅收亦將一文沒有！這是張家口目前的一個大問題，政府應及早謀一解決。

張北之行

從張家口去張北，有兩條大道，一由西溝直趨張北，一繞道萬全縣城去張北。前一條道因為大壩的坡度太高，汽車不能上，所以去張北的汽車都走後一條道。可是後一條道的坡度也就夠高啦。張家口是位在三面環山的凹子裏，往北面走，就得爬山。汽車一出張家口市，就開足馬力都都的往山上爬，前面看着的許多高山，不一會，車過其地都如小丘陵了。這樣走了四五十里抵達萬全縣城。自萬全縣北行通過山澗上萬全壩，坡度較前更高，汽車傍着山

澗繞山而上，走了二十餘里才到壩頂。在壩頂轉過身子一望，許多山峯全在足底了。是日恰為陽歷重陽，同行嚴君和我說，今天我們真是登到高處了。壩上有長城東西蜿蜒着，不過這地方的長城，工程比較草率，只是亂磚碎石堆成的一道矮垣罷了。過了這道壩，就是拔海一千餘公尺的高原，地面平坦，山有也不高。地裏所種的農作物，也和壩內不同，這裏大部分是莜麥馬鈴薯。原野中的點點牧羣，也到處看到了。張北縣城內商業很盛。一橫一直的十字街，都開着舖子，買賣很不錯。街上有很多的水菓攤，西瓜蘋果葡萄全有，我想這裏的老百姓在吃水果上，至少是比關裏人強了。在縣城盤桓時，曾登北門城樓眺望，廣漠平原，一望無極，對此偉大山河，我不勝祖國興衰之感了。

大同的煤礦

大同除石佛以外，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街道灰土之厚，旅舍之欠整潔，皆使遊人望而却步。雲崗石佛，大家都知道，我不想再說，這裏且簡略的述一述煤礦。大同口泉地方現有煤礦公司三家，即保晉晉北和同寶。以歷史言，保晉開辦最早，同寶次之，晉北最後。以規模言，晉北最大，保晉次之，同寶最小。以生產能力言，晉北永定莊

煤峪口兩礦每日可出煤千噸，保晉可出煤五百餘噸，同寶可出煤百餘噸。不過今年因煤銷阻滯，積煤甚多，自六月後皆各減工縮小產量。關於三公司煤的推銷，自二十一年起，三公司與山西營業公社合組一大同礦業公司。所有三公司出產的煤，全歸礦業公司推銷。三公司的銷額，也定有一定的比例，晉北為百分之六一，保晉為百分之三一，同寶為百分之八。礦業公司規定價額，購買各煤礦公司的煤，而以在市場所售價格的高低為其盈餘或損失。繼大同礦業公司而起的，有同煤總銷處。大同礦業公司總銷三公司之煤，同煤總銷處則總銷土窰的煤。同煤總銷處與礦業公司銷煤的市場，亦經分配。同煤總銷處的煤專銷康莊至包頭一段，礦業公司的煤則銷康莊以東以至平津一帶，二者不得互相逾越。同煤總銷處規定每月收買土窰煤七千噸，其外銷不足之數，則向三公司收買。其收買與銷售方法，與礦業公司同。同煤總銷處是由各大煤棧及私人合股組織的。自這一個機關成立後，土窰煤的價格土窰煤的產量

都受限制，土窰無法在市場上自由競爭，曾一致表示反對，但這個反對沒有生效。關於大同礦業公司及同煤總銷處這兩個組織的活動，以及其對於煤業的影響，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做一個仔細的研究。

這裏附帶述一述大同的酒精廠。這個廠原為私人創辦，現歸西北實業公司經營，叫做西北興農化學工業社，資本共計十五萬元。酒精廠所用的原料是馬鈴薯，這種原料在張家口大同豐鎮平地泉一帶產量極盛，並且因為體重值微，不能運出銷售，現在利用它來做酒精，實在是於農於挽回漏卮，都是一件盛事。現在這個廠每月所用原料，約為七八十萬担，大同豐鎮一帶所出產的已能供給。廠中每月可出酒精一千八百餘所（听大如煤油箱，合十八公升），貨色較普通舶來品稍稍強（據說純量為百分之九十六），現在銷路頗好。我想企業家或政府可以調查一下，看中國現在各酒精廠產量是否已足國內需要，如尙感不足，張家口很可以再設一個酒精廠。

（待續完）

編輯後記

編者

△顧毓琇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工學院院長，在本刊裏曾

發表過好幾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提出培養全國的力

量問題，而認為在培養時只要大家站在一條綫上進行，即使方向不甚齊一，並沒有什麼關係。這個看法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我們常想以中國之大，事事務求外觀齊整，若不能齊整便寧願禁止人辦，強着要辦的人便被中央認為是不肯團結，是眼光很短小，沒有認清事實的態度，實有矯正的需要。顧先生舉了許多實際問題來反覆說明他的主張，尤值得注意。其它可舉的例子亦正不少：例如我們的大學教育，當局定了許多法規，令各大學遵守，雖則是取締劣校的一個方法，自亦有其難通的地方；又例如各省政府的組織系統之劃一，廣東中山一縣的收入便抵得過青海全省，然而廣東和青海的省政府都要有一樣的制度，豈非只顧表面不顧實際？顧先生提出這一點來是很中肯要的。

△在憲政問題極熱鬧的時候我們發表兩篇現政府的人討論這個問題的文章。李樸生先生是中央政府僑務委員會的委員，在「行政效率」上曾發表過許多改革政制的文字。這次承他寄來一篇討論政制問題的文章，我們非常感謝。李先生認為國民黨現在並沒有失却「錦標隊」的資格，它革命的功勳，近年的建設，都是它的成績記錄，所以李

先生不主張結束訓政，實施憲政，而主張使現政府簡單化效率化。我們不禁要問：（一）憲政是國民黨最終的鵠的，革命最高的理想，實施憲政是否正是國民黨打破記錄保持錦標的偉績？國民黨自定訓政時期為六年，現在六年屆滿，它便履行約言，又是否是打破記錄保持錦標的偉績？（二）李先生在「行政效率」三卷三期裏會說明中央機關冗員特多效率特低的原因是由於位置元勳碩彥，如果這種情形不改變，簡單化效率化怎能做得出來？

△許持平先生服務於外交部的歐美司。他認為中國現在不配實行憲政，軍政，訓政，憲政是「建國過程中不可分離不可顛倒的三個步驟」，一步未完不能便走第二步，所以目前的問題是「怎樣開始真正的訓政，怎樣有效地推進訓政」。但是如果有人懷疑訓政的方法——尤其是一黨專政的訓政方法——是準備憲政的正確路途，許先生却沒有舉出理由來證明這個根本懷疑的不確。以上的討論，不是代表什麼主張，不過是編者提出來備讀者思量的意見。

△來賓三先生在社會調查所內供職，在本刊裏曾發表過好幾篇文章。這篇遊記很長，下期續完。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經濟」外，其餘均屬新聞。本報之「新聞」，係由記者採訪，其內容之豐富，及報導之詳實，均為他報所不及。本報之「社論」，則由名流執筆，其論調之公正，及分析之精闢，均為他報所不及。本報之「經濟」，則由專家執筆，其報導之詳實，及分析之精闢，均為他報所不及。本報之「新聞」，則由記者採訪，其內容之豐富，及報導之詳實，均為他報所不及。本報之「社論」，則由名流執筆，其論調之公正，及分析之精闢，均為他報所不及。本報之「經濟」，則由專家執筆，其報導之詳實，及分析之精闢，均為他報所不及。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每月一元
（香港）每月一元
（澳門）每月一元
（南洋）每月一元
（歐美）每月一元
（倫敦）每月一元
（巴黎）每月一元
（紐約）每月一元
（舊金山）每月一元
（芝加哥）每月一元
（聖路易）每月一元
（新加坡）每月一元
（檳榔嶼）每月一元
（仰光）每月一元
（孟買）每月一元
（加爾各答）每月一元
（馬尼拉）每月一元
（宿務）每月一元
（巴拿馬）每月一元
（科隆）每月一元
（聖多明各）每月一元
（海地）每月一元
（多明尼加）每月一元
（古巴）每月一元
（墨西哥）每月一元
（危地馬拉）每月一元
（洪都拉斯）每月一元
（尼加拉瓜）每月一元
（哥斯達黎加）每月一元
（巴拿馬）每月一元
（哥倫比亞）每月一元
（委內瑞拉）每月一元
（秘魯）每月一元
（智利）每月一元
（阿根廷）每月一元
（巴西）每月一元
（烏拉圭）每月一元
（巴拉圭）每月一元
（玻利維亞）每月一元
（厄瓜多爾）每月一元
（秘魯）每月一元
（哥倫比亞）每月一元
（委內瑞拉）每月一元
（秘魯）每月一元
（智利）每月一元
（阿根廷）每月一元
（巴西）每月一元
（烏拉圭）每月一元
（巴拉圭）每月一元
（玻利維亞）每月一元
（厄瓜多爾）每月一元

食貨 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

中國社會史分期之商榷……非斯
試談談中國社會史上的一個「謎」……李立中
戰國至清代社會史略說……陶希聖
中國社會中心的轉移……張家駒
編輯的話……陶希聖

定價 每全 冊年 大洋一元二角
發行 上海新生命書局

宇宙風

半月刊 第四期

吃醋……朝宗
中小學校的兒戲政府……語堂
提倡方言文學……語堂
瞎來來之感……元德
說開情……知堂
再談螺絲釘……語堂
海外十年(三)……鼎堂
人生漫畫(四)……豐子愷
談梅蘭芳……豐子愷
談游泳……問筆
老牛破車(四)……老舍
國際聯盟之死(圖)……古巴
癡人之愛……許欽文
磨而不滅錄……老向

流浪自傳(第二章)……黃德嘉
住的問題……徐訐
舊話新笑……畢樹棠
雲端裏的朝雲洞……謝冰瑩
上海印象(圖)……古白
曾孟樸先生年譜……虛白

定價：
零售每册一角
定閱全年二元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廿號
宇宙風社發行

學風 第五卷第八期

安徽通志稿藝文考質疑……王立中
唐代早期古文文論……羅根澤
漢賦篇……王氣鍾
書金史文藝傳「收圖籍」……毛景汶
一得宋士「事」……吳景賢
金正希之學術研究……王盈川
中國農業起源地的新探索……胡樂豐
孔孟教育學說之異同……何心容
毛詩聲訓類纂敘例……王立中
城南草堂曝書記……

正風 第一卷第十一期

倫敦市警政……余浩然
中國過去經濟政策批評……吳希庸
紙幣發行之理論及最……方銘竹
近之統制……李應兆
復本位與中國金銀并行……余天休
現代怪傑莫索里尼……吳希庸
普約之分析……孫道昇
人口思想史(續)……張伯楨
先秦楊朱學派(續)……孫道昇
述學(朱九江先生學案)……張伯楨

安徽教育 第六十期
輔導 旬刊
短期小學與普通小學……吳見吾
短期小學教師的條件與任……吳鼎
公民訓練在短期小學應如……任備賢
何實施……方令完
獻給志在鄉村教育者……張一濤
短期小學課本指導書……

定價：零售每份三元，全年十元
發行：安徽省教育廳
編定：行編

放棄銀本位之後

陳岱孫

十一月三日財政部頒布一道關於貨幣政策的緊急法令，內容簡略如下：（1）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所發行之鈔票爲法幣，其他各銀行所發鈔票，仍暫准流通，由財政部酌定期限，逐漸收回。（2）一切公私收付，停使現金。全國現金集中，爲法幣之準備，由準備委員會管理。（3）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債務，到期時以法幣清償。（4）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在近幾年來，中國政府一切設施中，我們不能不承認此法令的頒布，是一件很重要的舉動。尤其在法令頒布之後，這幾天各地銀錢業，遵守法令的精神，輿論界對於政府決然手段的諒解與贊助，是一個很可以滿意的表示。同時我們也不應否認，社會上確有一部分的人民，對於這個法令，還是抱懷疑和恐懼的態度。街談巷議，對於紙幣的前途，常常流露出一點隱憂的論調。事實上這種態度是無足驚怪的，不必說歐戰後德國馬克俄國盧布的經驗，不堪設想，就是不久之前，奉票的情形，在一般人民已是「談虎色變。」了

事實上十一月三日之緊急法令，就是一個放棄銀本位的法令。然而在法令成文上，在財政部其他公佈文件上，不但沒有放棄銀本位的聲明，即中交中三行法幣的不兌現，也是不見明文。不過在「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爲限，不得行使現金」條文之下，把不兌現一事隱括在內。甚至財政當局在十一月五日對新聞記者談話，尙有此「次新貨幣政策，「既非不兌現，亦非放棄銀本位」之聲明。我們猜想財政當局，所以在法令上，或談話上，極力避免不兌現及放棄銀本位種種字眼，不外恐怕因此而引起一般人民的疑懼，故而避名取實。然事實總是無從更改，公私收付，不得行使現金，銀行鈔票，不能兌取硬幣，紙幣與硬幣之關係，顯已脫節。所謂銀本位制度，自然隨之而亡。其實放棄金屬本位，在今日並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只看放棄之後，政府的能力和政策的運用能否適當，世界各國不少先例可鑒，事實真相，大可不必曲爲掩蓋。

在原則上，銀本位的放棄，不失爲應付今日國內經濟不景氣一種策略。從一九三一之後，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

，逐漸波及中國。對外貿易的低減，與國內物價的漸縮，與日俱增，再加以美國購銀政策的推行，中國對外的匯率，與世界銀價驟然發生脫節。美國政策的影響，使得國內的現金，大量外流，國內通貨緊縮，物價低跌，失業增加。到了今年的春天，上海一帶，經濟金融的狀況，大有一觸即潰的危險。在這種狀況之下，我們有二條路可走。一條路就是採取放任政策，讓「不景氣」的潮流，推盪到自然的階級，從工商業的恐慌，造成金融恐慌，再進而造成貨幣的恐慌，然後被迫而停止兌現，放棄銀本位。還有一條路，就是趁着國內經濟還沒有到崩潰的時候，先自動的放棄銀本位，借貨幣政策作為一種補救的工具，而同時因冒放棄銀本位，造成不信任的心理，反而促成恐慌的危險。十一月三日的法令，顯然是採取第二條路的辦法。今年春間，中交二行官股的增加，六月間上海主要發鈔銀行的收回，未始不是此法令的先導。自實際需要上說，此項法令的頒行，也許還應當提早。不過在國內金融組織鬆懈情況之下，政府「躊躇卻顧」的態度，也未嘗沒有理由的。

放棄銀本位，是貨幣政策的開始，是管理貨幣的初步。以為放棄銀本位之結果，必然不可想像，固然是過于悲觀。然而以為銀本位的放棄，馬上就可以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恢復物價，促使繁榮，有利無弊，也是過于樂觀。此項法令，對於國內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是要看此後貨幣政策的推行，與政府的誠意與能力。銀本位的放棄，不過是一個開始，這一條路也許可以引導我們到平穩的地帶，不過這條路並不是一條平坦大道，前途荆棘正多著呢！

銀本位放棄之後，第一個引起一般人注意的問題，就是外匯率是否要下跌。中央金融機關，是否有能力維持匯率。三日公告的法令說，「為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到十一月五日，中央中交三行，實行外匯買賣時，規定外匯折合標準，價格為每國幣一元合英匯一先令二便士半，每國幣一百元，合美匯二十九元七角五分。對實在的匯率，沒有很大的改動。于是問題就是：政府是否及能否永久維持這個匯率。我們以為政府不必亟亟于維持匯率，而應當讓匯率自己覓得一個自然的水準。換句話說，得等到中國幣價與外國幣價，得到一個適當的均衡之後，那一種匯價，纔應該也是纔能設維持的。現在的匯率，似乎還不是一個均衡的匯率。我們知道自從經濟不景氣侵襲世界之後，世界各國物價下跌，幣價高漲。而自歐美各國放棄金本位，或厲行通貨管理之後，雖然國內的幣價——

以物價爲標準——未曾大降，而對外的幣價，——以外匯爲標準——已有顯明的低跌。至于中國的幣價，因爲保留銀本位的理由，對內對外，不但沒有下跌，而且繼續高漲。外匯不過是二種貨幣價值的比較，在上述狀況之下，華幣價值和他國貨幣價值的比較，顯然表現出華幣爲一種價值太高的貨幣。在國際貿易上，使用價值太高貨幣的國家，很難鼓勵出口的增加。如果政府的眼光，也注重到貨幣政策和對外貿易的影響，那麼在原則上，可以不必反對英美及其他外匯之上漲，也可以不必亟亟于維持這個暫定的標準匯率。

而況事實上，如果國幣對外的價值確乎太高，現行匯率的維持，也是一個費力無益的事。我們對外貿易，歷年都是入超，雖然近二年來，入超的數目，稍爲減少。然減少的原因，並不是出口貨增多，也不是進口貨單方的減少，而是進出口貨同時減少。不過進口貨減少率，高過于出口貨而已。然無論如何，入超的情狀，仍然存在。入超的抵補，不外現金輸出，與「無形出口」二種。禁用現金法令頒布之後，平衡稅的提高，便是一種禁止現金出口的方法。現金不能出口，入超還是存在，其他抵補的辦法不設，華幣對外的價值，勢必下跌。換句話說，外匯一定要上

漲。至于第二種抵補入超的辦法——「無形出口」——在最近之將來，不但難有增加的可能，也許反而有暫時減少的危險。「無形出口」一類，比較重的，不外外人投資，華僑匯款等等。在匯率穩定狀況之下，這種「無形出口」，還不失一種可靠的入超的抵償。然而在一個新幣政策正在開始推行的時候，在一個貨幣對外價值下跌的可能性，超過于上漲可能性時候，投資者匯款者「審視却步」的心理，也許大大減少了此種「無形出口」的數量。抵補方面，如果因此而更形缺乏，外幣價值，當然受到影響而上漲了。

厚借外資，成立外匯基金，固然是一種維持匯率有效的方式。禁用現金法令頒布之後，甯滬各處，盛傳政府已向英國借得一千萬英鎊，以爲管理外匯的用途。嗣後的事實，證明其爲一種謠傳。國際政治複雜的情形不必說，就假定馬上我們能設借得一宗款項，以這一宗款項來維持現在的匯率，不是一個適當的政策。因爲如果入超的情形不變，上述各種抵償的方式缺乏，華幣對外價值確是太高，這一筆外匯基金，只有減少而無增加。到了一天，此項基金用完了，外匯還是不能維持，——除非我們再借一筆外款——這一筆錢，豈不是白花了。我們並不是反對穩定

外匯，也不是反對借款，成立外匯基金，不過我們以為政府不必懸現在匯率爲鵠，不防暫時讓外幣價值，上漲到一個適可的程度，然後統制外匯，穩定匯率。如此，似乎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果政府採取這種辦法，外幣匯價，因此法令而高漲，是一個很自然的趨勢，而且是無容憂慮的。

然放棄銀本位，實行管理貨幣問題的焦點，尙不在於對外的匯價，而在于國內的影響。貨幣政策的善用，固然可藉之爲一種救濟經濟蕭條約工具，而不善用的結果，儘可反而促成恐慌，貽害無窮。中國人民對於不兌現幣幣，雖然沒有如俄德等國「創巨痛深」的經驗，然而以一個習用硬幣國家的人民，一旦驟然間盡反其過去的習慣，使之用沒一個價值定義的鈔票，心理上多少總是有點懷疑。如果法令頒布之後，市面發生一個很大的波動，因而引起金融的恐慌，這種的反應，我們不應當認爲希奇的。然而事實上法令的頒布，並沒有引起若何不幸的反響，國內各地銀錢業，對於政府此項政策，均能了解意旨，表示擁護。一般人民，也沒有張惶失措的表示。政府政策施行的初步，總算是一個很大的成功。人民這種信任政府的態度，政府應該認爲一個最可寶貴的收穫。此後政策的推展，應該

不要負了人民這一片的善意。

在我們將來的貨幣制度，還沒有決定之前，爲保存全國準備金，以備將來鞏固幣制，改善金融之用，集中現金的辦法，我們認爲是應該的。不過因爲我們金融組織之不完全，集中一事，並不能一蹴而致。在各主要都市的銀行，固然是不至於發生問題。外商銀行，有英商銀行爲之提倡，也許逐漸可以就範。就是有一小部分的外商銀行，藉口于治外法權，不肯遵循法令，也不至于影響大局。外商的庫存，究竟還是爲數不大。至于都會人民用幣幣的習慣，近年來也已經養成，事實上平常流通市面上的硬幣，亦爲數不多。收換法令的效力，當可執行無阻。至于內地的情形，恐怕就沒有這樣容易。內地人民，對於使幣幣一層，本來就沒有養成習慣。只要不兌現這一件事，已經可以使得內地人民，盡量把硬幣窖藏起來。如果政府真是要嚴厲執行這條條文，其騷擾的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不預備嚴厲執行，那麼這一部分的銀子，至少在最近期內，不能集中的。然若政府集中目的，只在于保存現金，免其外流，則民間的窖藏，在全國的立場上，未始不是一種保存的方式。至少這種方式，總遠勝現金之外流與私運。所以現金集中的政策，只要政府顧慮到各方面特殊的情形，應當

可以有相當成效。不過銀本位既然放棄，集中的現金，到底作甚麼用呢？我們猜想他的用處，不外二種。一個就是預備將來恢復銀本位的時候，做法幣的準備金，一個就是預備將來果然永久放棄銀本位時出賣。在任何辦法之下，集中的現金，在現在是不宜輕易放棄的。因此我們又想到如果外幣匯價定得太高，又沒有一宗外匯基金，政府是否能保存此集中之現金，不讓輸出。因為在法令上，政府尙未禁銀出口也。

在這個經濟不景氣侵襲中國的時間，我們常聽到見一般人疑問，到底中國是否可以採取貨幣膨脹的政策。贊成方面的，以為膨脹的結果，至少可以增加市面籌碼，活動銀根。而反對的，就怕膨脹政策一開始，便一發不可復收，不至幣價狂跌，物價飛漲，遺患無窮不止。銀本位既然放棄之後，這個問題更爲切近。爲避免引起人民無謂驚慌起見，財政當局，曾鄭重聲明，此項法令，並不主張貨幣膨脹，亦非昏幣政策。我們對於政府發言時的誠意，極端信任。不過這個聲明的實踐與施行，事實上不無意外之阻難。人民合法利益，會不會受損害，此項政策，是否成功，就要看此後政治經濟進展的情況，和政府的能力了。

我們承認過去貨幣的緊縮，的確增加國內不景氣的嚴

重。不過中國經濟的癥結，不是一個簡單的貨幣問題。銀本位的放棄，也許可以抵除緊縮的力量。然而籌碼的增加，並不能根本解決目前經濟的難關。反之，如果政府失去控制膨脹的能力，就許產生一個比緊縮更壞的結果。政府能否控制膨脹，很大一部分，看政府能否控制政府本身的預算。對於這一點，財政當局也曾作一個負責的聲明。近幾年來，財政收支制度，多有改善。然而收支不抵，還是一個常年的現象。收支不抵的缺額，照例以公債補充。嚴格的說，我們歷年預算，就沒有平均過。因爲如果預算中歲收一項，不是指一般賦稅的收入，那麼只要能發行公債，天下就沒有不均衡的預算了。就現在的情形看，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政府的歲收歲出，還是不能平均的。政府直接發行昏幣，強迫通使，是一個粗笨的昏幣膨脹政策，政府當然不至使用。不過發行公債，由銀行承受，再根據政府公債信用，發行法幣，是一個間接而不太招人注目的一種昏幣膨脹政策。至于政府會不會被誘上這條路，惟有政府本身知道，同時國內國際政治的問題，與軍事的情勢，當然直接影響及于政府的財政。

最後，銀本位放棄之後，國內經濟不景氣的情形的嚴重，並沒有因此而減少。而且如果基本困難，沒有解決，

工商界心理，只是希望政府以貨幣政策來救濟他們，則不景氣進一步的展進，就許導入于無控制的昏幣政策，造成幣價狂跌，物價飛漲的現象。全國經濟組織崩潰，便非不可能的。上面已經說過，今日國內工商業蕭條，不是一個簡單的貨幣問題，世界經濟情形的未曾蘇復，是一個很大阻力。假定膨脹政策，居然提高了國內的物價，而世界市場，還是疲弱，有價無市的狀況，能維持多久？再就國內各業本身而論，我們一向以為至少有一部分財政擱淺的事業，本身基本經濟狀況動搖，或因折閱太深，無法自拔，或當初就是一種畸形發展的結果，無論經濟情形，如

何好轉，都沒有回春的希望。對於這種事業，政府祇有以堅決態度，促其清理，加以淘汰。然後對於其餘基礎尚固事業的補助，纔有意義，纔不至發生弊病。若一視同仁，則一切工商各業，仰望于政府者甚殷，政府也不能有一個畸輕畸重的態度，勢必至把一切經濟不景氣所產生的重担，一古腦兒讓貨幣來肩負，結果非場台不可。

管理貨幣，運用貨幣政策，是一個現代政府約權力。我們政府既然無疑的使用這個現代政府的權力，就應該無疑的負起現代政府的責任。

十一月，九日。

鄉村工作應該有一個簡明而概括的目標

鄒樹文

近來各地鄉村工作，風起雲擁，數起來要在一千開外。這多是有志之士，蒿目時艱，要想就一塊地方發展他救國救民的抱負，拿一塊地方，做他的實驗區域。他們標明的宗旨，着手的方法，各地不同。而最有成效最爲人所稱頌者：有的是標明幾個教育，幾個方式；有的是要想取中國的禮教精華，激發內在的能力；有的是純粹以一個學校爲中心，以推行改進的制度；有的是以生產爲中心，由富

而庶，或者由庶而教；亦有的是純粹以政治爲中心，導之以政，或者漸漸的齊之以禮。這許多人各有各的立場，亦各有各的成就，全值得我們欽佩。但是我們把這許多已經說明的目標，畫一張表排列起來，有的表得出的，有的表不出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敢大膽說一句話，鄉村工作一個個單獨分列起來，各有長處；若要聚在一起來看，祇見其支離破碎，莫衷一是。所以我說鄉村工作，應該有一

個簡明概括的目標！

這個目標要人人易知，而知之不盡；人人易行，而行之無窮；這個目標應該人人承認，沒有一個人以爲它不是；這個目標應該歸納才智之士與蚩蚩之氓，讓他們能各盡其力，而達到遠大效果。用成語來說：『使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讓我混去黨爭派別，往同一條路上走，要適合現在急迫的需要。這個目標就是「愛國」！

愛國二字之意義，可以推闡至無窮。就一個人來講：爲什麼要求知識？因爲是一個國民，要有知識去盡國民的責任。爲什麼要從事生產？因爲要增加國富。國民個個都富了，國家自然富了。爲什麼要衛生？因爲要免去疾病，強健身體，以盡其愛國的職務，不僅是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就是在後方亦要留有用之身，以增加資源，不要做一個病夫，累自己而害他人。就團體而說：要聯合同志，保有羣衆之道德，合作之精神，集羣策羣力，在一個大目標之下，以盡我們一個小團體應負的責任，同時要知道不在我們團體之分子，他們的工作，他們的方法，各有不同。但是他們亦做愛國的工作，與我們共達一樣的目標。譬如一個人的手指，長短粗細各有不同，而組織一個手，是相同的。各個團體的工作，是要相成相扶，不是相妒相忌。所

以自『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全是以愛國二字爲標準。

鄉村工作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各個熱心從事鄉村工作的人，當然是內在的愛國心所激發。既然有此心行此事，爲什麼不標明宗旨渙汗大號以與衆共曉？在帝制時代，攙雜有『朕即國家』思想，那個國是私的，不是公的，當然人不敢愛，亦不容人愛。現在自從推翻滿清，以成民國，隨後又把政府變成國民政府，顧名思義，既爲國民，即應愛國，亦不容人不許我們愛國。而況我國是一個鄉村國家，大多數人民，是鄉村人民，所以鄉村工作，尤其應該彰明昭著的愛國工作。不但政府不容人民不愛國，這個團體對那個團體，這個黨派對那個黨派，亦不容互相禁止他愛國，還要助成他的愛國工作。因爲國是共有的，祇有一個，沒有第二個。推而遠之，拿別人的國對我們的國來說：『衆鳥欣有託，我亦愛吾廬，』我愛我的國，自力更生，保障和平，有益於我，無害於人，人亦不能禁止我不愛我的國，我亦不必偷偷摸摸的，儘不妨光明正大的作愛國運動！

我還要拿古代的事與近代的事來舉例作反證正證：北宋的黨爭，王荊公司馬溫公各是一黨的魁首，都是才智之

士，都是出色的古往今來第一流人物，他們隨從附和的人，各立門戶，各不相讓，漸至互相傾軋，最初各要救國，而最後各害其國。假如他們當時能知道同是在愛國一個目標之下工作，互相諒解，互相成就，決不致於後來國是敗壞，成功了金人的侵掠，南渡的偏安，以至滅亡了。在美國未參加歐戰以前，一般膚淺觀察的人，總以為這次戰爭，美國決不能左右袒，因為美國民族，是雜湊成功的，有日耳曼人，有拉丁民族，有盎格魯撒克遜人，亦有斯拉夫人。然而到了後來，參加戰爭是全國一致的，這就是愛國思想的表現。最近薩爾事件，人民投票自決，當時投票的熱忱，真可充分表現愛國思想，於是不費武力，歸還德國了。假使把我們現在的國，取任何處一地之人民，讓他們投起票來，其結果如何，真令人不寒而慄！

我還有簡單的幾句話，鄉村有大多數的文盲，大多數的窮人，僅僅教他們識了字，有飯喫，是不夠的。請看所有真正算得上做漢奸的，沒有一個不識字，並且他們生活，還要在水平線上很高的。要成功一個現代的國家，必須

有現代的國民，國民不知愛國，即不夠做現代的國民，不成一個現代的國家，即無以自存於現代的世界！

我曾經將鄉村工作，應該以愛國為目標的意見，與一二同志討論，有人說意見不差，方案如何？我想方案就原則上說，是很簡單的，就節目上說，是很複雜的。因為要無所不包，因地制宜，一經涉及細目，即不免有所偏頗遺漏，祇好略舉大要，以作三隅之反，對於各個鄉村的人民，應該要教他曉得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他的本身是國民的一分子，他的家是國內無數人民之一家，他的鄉他的省全是一個國所包的；要教他曉得他的一切工作，是不論大小，全與國民義務有關；曉得有悠久的歷史；曉得有優良的風尚；更曉得取近代的一切知識技術，以發揚內在的能力，從事於愛身愛家愛村愛鄉而達到愛國；要曉得各樣都確切可愛，處處從正面着想，不必用偏激思想，以長成虛驕之氣，我們已經受夠虛驕之氣的危害了。我們要趁現在還有這個國的時候，來愛我們的國！

二四，一〇，二，於中大農學院。

☆

☆

☆

☆

☆

☆

故鄉所見

勃 盼

一年多沒有回故鄉去，對於故鄉，似乎時時有一種念念不忘的情緒，在暑假還沒有到的時候，幾個異地的同鄉人，便早談着要回家裏去探看的話了。果然，暑假一到，我們便一同出京，六天以後，便到達了久所懷念的故鄉，——江西西面的一個縣裏。最初的印象，故鄉的一切，都和一年半前差不多；這使我很歡喜，同時也使我很失望。歡喜的是，久遊歸來，仍然看見了舊日的面目；失望的是，在這國步艱難的時候，我所不能忘記的故鄉，竟沒有表現多少的進步！

因為暑假很長，我們在南京的時候，便計劃着要利用這很長的時間，做點有用的工作。但是有許多工作，因我們的能力有限，又不能去做。結果便決定只在城內辦一所大規模的民衆學校。在南京的時候，我們幾個人，便都分頭到友好的地方，募集了一些捐款，預備到故鄉再弄點政府的津貼，就可以很順利地進行了。因為懷了這樣一個目的，所以我們剛到故鄉，行裝甫卸的時候，就都到教育局去交涉。不幸當時正是政府廢局改科的時候，局長奉令結

束，諸事不管，我們也只好怪自己倒霉，白跑了這一趟。正在這時候，外面聽見了我們這班遠地回來的「大學生」，要辦什麼民衆學校，似乎都有點懷疑；有的以為我們有什麼「政治作用」；有的以為我們是認定縣裏的小學教育太鬆腳了，想來做一番改革的工夫，給他們留下一個模範。說起來，這真是天大的冤屈！我們雖然讀了這許多年書，却不明白什麼叫「政治作用」。我們只看見國家的利益，我們只知道用個人的力量，替國家社會做點有用的工作。至於教育，我們根本是外行，說要給人家做模範，豈不笑話？然而事實上，這些猜忌，在我們實地幹了一個多月之後，還沒有消除。

在城裏住了幾天，便回到鄉裏去。在鄉裏，我又遇見一件痛心的事，——一件「獨立」上所常常論及的人權沒有保障的事。事情是這樣：區公所裏捕獲了一個賊，經過嚴刑拷問之後，供出我們鄰居的一個木匠，是他的同伙，當夜使派人把這木匠從十五里以外的地方拿去，不問情由，使用三四寸寬的竹板子，先打了一百。這木匠已經六十

多歲了，打得死去活來，他還不肯承認。但是不承認嗎，坐在堂上的官，是不肯這樣了事的。叫一聲打，兩邊又是幾十下。木匠在此情形下，爲保全自己的性命，也只得承認了。這只是對付一個賊的嫌疑犯，如果有一個匪的嫌疑犯，不知道他們又將如何處置？從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地方官魚肉鄉民的程度，近年來盜匪之所以愈剿愈多，這些擅作威福的地方官，應該負很大的責任！

鄉村裏現在，正行着保甲制度，他的編制有甲長，保長，和聯保主任三個等級。但是一般正式有職業有地位的人，都怕麻煩，不肯担任這些職務。結果，便只有那些不務正業的人才會出來頂着這個名目去招搖。區公所裏雖然明曉得這些弊端，也沒有法子去制止。因爲他們不幹，便再沒有人幹了。有一次我和區公所裏一位老先生談到這些事，他倒也直認不諱。但等我問他可不可以採種什麼方法去制止時，他却只是頻頻地嘆着：「這真不是人幹的事」！

在官場中，現在最通行而又最巧妙的，要算是貪污了。在我們故鄉，上自行政督察專員，下至保長甲長，有機會時，都會弄幾個「外水」，肥肥自己的腰包。有時候，也有人告到長官那裏去，但這是絲毫沒有關係的。長官也

是個中人，樂得做一個順水人情。譬如我們區裏的碼堡，收人民的碼堡捐，有兩萬多元，查查帳簿，却只用掉一萬多元。有些人不服，便去縣裏告狀。這當然是有憑據的了。但縣長却延不出批，於是在這「以不了了之」的局面下，縣長既不致爲難他的走狗，又不會得罪縣裏的公民，兩造都顧到了。最可惡的，還有那專員侵吞賑米款的案子。縣裏因爲去年旱災的結果，食米缺乏，政府不知道怎樣弄了幾萬元的款子，到外省去買米來平糶，依那省的舊例，穀米出境，本來是要納稅的，這次因爲是賑米，便全數豁免。這是專員親手辦的事。但是後來有人看見，在米帳裏仍舊開銷了一筆稅帳，數目是五千元！

還有一件值得記述的事，那便是我一位朋友的冤獄。我那位朋友，賦性硬直，是一個有爲的青年。他初回去的時候，有一次宴會上，和專員同席。專員因爲和他素有一面之雅，便問問南京方面對於自己的批評。我那位朋友因爲不懂得世俗的虛偽，便不加掩飾地都講給他聽，其中多有指摘他的地方。專員氣極了，便打斷了他的談話，再問他自己這次回來的觀感。他又不客氣地下了一個嚴正的批評。專員當時雖然勉強支持終席，但聽說那天晚上，便氣得不曾用晚餐。因此懷恨在心，時時想圖一個報復的機會。

不久後，有一次新生活檢查，恰好我那朋友的家裏，和檢查的人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糾紛，專員便藉故把他拘了去，不經審問，便放進監獄裏。後來我那朋友出獄時，他還請他去作了一次告誡式的談話。其中最重要的警句是：「你們小孩子，不知道我的根基，你怎麼可以和我來搗亂！你要知道，多少有本事的人，和我翻臉，都給我用點小小的手段，便壓下去了。我和省主席是拜把的兄弟，我到這裏來，都是因為受了楊永泰周佛海二位先生的敦促。這是你的力量可以推翻的嗎？從今天起，你應該可以明白我的地位，不再和我搗亂了吧！」

其次，讓我再講一講縣裏的用人和行政。本來對於這些事情，我現在還是外行，不應該亂來插嘴，不過就我這外行「皮毛」的看法，也就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了，所以忍不住要來說幾句。首先要說明的，是專員又兼保安司令，除極少數的巡行外，常川駐在我們的縣裏。因此在我們縣裏，就有一個保安司令部，一個專員公署，和一個縣政府。因為事權的劃分不明顯，縣政府全部的事務，和專員公署一部的職務，都落入了保安司令部的手中。其結果，縣政府和專員公署的職員，便變成了奉旨畫諾的傀儡。這是一個可以批評的地方。但是，如果保安司令部果然是人材

濟濟，有越俎代庖的能力，那還可以原諒。不幸保安司令部裏幾個高級的職員，都是由一個類似學兵的學生隊裏出身，新智識不消說沒有，就是軍人所應有的基本觀念，也不見得完備，請他們帶兵，已經是不能勝任了，他們還要緊握着政治上的權力，不肯放鬆，其糟糕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他們唯一的本領，只是誣陷良民，像從前在舊小說裏面的說法一樣，隨便什麼案子一落到他們手裏，照例是一頓毒打之後，便把你送進牢獄裏去，使你和外面的世界隔離。然後任意捏造一些聳人聽聞的口供，於是這案子便算是定讞了。據我所知道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含冤莫白的，現在為數已經不少了。保安司令部在平時雖然威風凜凜，但一遇共匪過境，便嚇得魂不附體，氣也不敢喘了。有一次，有一二千匪兵在縣境東北通過，保安司令部便手忙腳亂，把四鄉的守兵一齊調回城裏去，讓人民赤手空拳去受共匪的蹂躪。專員還說：「萬一匪兵要來攻城，我無論如何，總得死守三天。三天以後，若還沒有援兵趕來，我便難以再管了。」論兵力，城裏也還有兩團人，頗可一戰。不可抵禦的，只是匪兵的「先聲奪人」。後來幸而匪兵往他縣去了，縣裏人民捏着的一把汗，才敢鬆下來。以上是關於普通行政與軍事方面的情形。講到財政，更糟

糕了，掌管的人，是從前北洋軍閥時代一位著名的劣紳，縣裏的人民，沒有一個不曉得他是貪污的能手，專員公署裏的同僚，也常常在專員前面攻訐他的劣蹟。但專員却「倚之若泰山」，公然說：「縣裏除他以外，再沒有理財的人才了。」他貪污的實際情形，我不詳細，不過舉一件事就可以證明他決不是受人家的冤屈。一個朋友告訴我，就他所知道的，專員公署每月的信箋信封費，達三百元之多。不知道專員公署的要人們，何以有這樣多的信可寫？這是一件小事情，比這還重大的，更不知道有多少。

在縣裏比較能夠使人滿意的，要算新生活的推行了。從前不論在什麼旅館或客棧前面走過，總可以聽到麻將的聲音，現在却一律禁絕了。從前娼妓的數目，雖未發展到公開拉客的程度，但也很有可觀，現在都在禁娼的命令之下衰落了。不過這里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流弊，那就是保安司令部的衛士排，利用他們檢察的特殊權力，形成了一種獨佔。唯有他們方才可以自由出入於妓女娼寮之門，因此他們便變成了娼妓們唯一的顧客。在慾望不能滿足的時候，甚至還用暴力去蹂躪，去虐待那些無告的弱者，這未始不是當局做事的美中不足。

以上所說的，多半是政治上的情形。在社會方面呢，

大概可以說是普遍的窮。鄉裏去年的旱災，據說是三十年來所沒有的禍害。許多人家，在去年秋天就沒有糧食了，這以後的日子，總是三天得不到兩頓飯，雖沒有到吃人的程度，餓死人的事情，也就不少了。但是今春的米價，卻沒有民國十八年那樣高，雖說是因為外省的米，源源而來，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一般人都沒有購買的力量。米商就把價格抬高起來，也是無用。寫到這裏，使我想起了政府近幾年來救濟農村的呼聲，我希望政府的當局，在這農村作最後掙扎的時候，能夠有一個適當的處置。我在農村中，已聽到了不少的反對政府的言論，若有危險份子加以煽惑，時時有發生叛亂的可能。其實，平心而論，農民們只看見租稅的增多，負擔的加重，却沒有看見政府對於他們有什麼福利的設施。發生反感，也是當然的。賢明的政府，應該設法使他們的反感漸漸地平下去。不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歷史上農民的叛變，常為國家覆亡的原因。這是值得我們深長考慮的。而且在極度痛苦之下，農民往往會發生消極頹廢的傾向，而生出一種歡迎外國統治的心理，這尤其是民族和國家的隱憂。

我說了這許多話，都是近於悲觀一方面的，但是這並不是我故意要作一個悲觀的論調，實在因為我所看見的事

實，都是這樣的情形，我不過只將這情形複述一遍罷了。在這國難嚴重的時候，一個最與人民相接近的地方政府，照理應該是怎樣戰戰兢兢地去謀民衆的利益，但事實却告訴我們：新官僚在新口號新法門之下，並未脫離舊官僚的窠臼：陰險，自私，腐化，貪污，無所不用其極！這真是

值得我們痛哭流涕的現象。現在國際風雲，日見嚴重，中國的地位，也日益危險。在這時候，從事於政治工作的幹部人員，總應該拿出天良來，替國家做下一點最基本的工
作吧！

二四，十，二一。

察綏晉旅行觀感（下）

巫寶三

平地泉的繁榮

遍走平綏路沿綫各地，所聽到的全是慨息嘆苦之聲。

商舖關的關，倒的倒，還關着門的，都是減了縮業，勉強的撐持着。獨有平地泉表現不同的姿態。你到那裏一看，有一件最使你注目的事，就是到處忙着蓋房子。據說，近幾年來，每年都增加二三千人，從去年到今年，新開張的糧店就有十多家。平地泉主要是個糧食市場，對於興和涼

有操縱糧市的毛病。而豐鎮糧店只有五家，這五家資本都是非常雄厚，在鄉農糶糧時，則肆意壓低價格，在糧客購糧時，則拼命抬高價格。這樣一來，糶糧的農人和購糧的糧客當然願意到一個自由的市場來了。雖然車運的運費稍為貴些，糧客們還是覺得花得來。從這一點來看，豐鎮糧店的壟斷政策要變成自殺政策了。

城以及集寧的糧食的吸收上，它同豐鎮是立於競爭地位的。平地泉的繁榮，一由於它所用的量器比豐鎮大，糧客們自然願意以略為高點的價格購買多量的貨。現在量器已改新制了，這個優越條件是不存在了，但平地泉還有一個優越條件存在着，就是平地泉的糧店多，共有三十四家，沒

平地泉屬於高原帶（海拔一千四百餘公尺），樹木很少，房屋都是土做的，黃茫茫的一片，在空曠遼闊的高原上，似別具一種風格。平地泉原只有一二家車馬大店，因為鐵路通後，人口漸漸增多，至民國十年才設縣治，現有人口近三萬人。現任縣長于君，勤懇任事，擘劃甚多，近方籌設糧食集市，此舉想對於平地泉的繁榮更可加一助力

歸綏的外強中乾

歸綏是個政治中心，街道寬大整潔，有些地方也在大興土木，從外表看來，境況很是不壞，實際也是外強中乾。從前外蒙走歸綏的羊毛，每年就有一千萬斤左右，現在這一路的買賣完全斷絕了。其次新疆的來貨，現在很稀少，新綏汽車公司的汽車，往往空車放回。去新疆的貨也不暢旺，聽該公司的人說，沿途共有稅十二道，貨物負擔不起，多改用包裹走，公司屢向政府交涉，不得結果。我聽了這話，感到很大的苦悶。

歸綏設有一毛織廠，係省政府出資經營，開工已年餘，出品比較粗糙，銷路僅限本地一帶。綏遠羊毛供給便利，人工廉賤，毛織業前途很大。如能從減低成本及改良出品注意，出品未嘗不能遠銷平津。甯甘一帶，購買力甚弱，恐怕不能作爲一個主要市場。

包頭也是不景氣

包頭是有過他的光榮的歷史的。你到那裏可以看到許多氣魄很大的屋宇：四圍牆壁很高，院落很寬大，房屋也很講究。我會去過一家皮毛棧，房屋非常厚實精緻，佈置也很整潔合度，我看得真不禁心羨起來了。後來和他們談

起，才知道這屋是從前和平洋行的行址。包頭這種洋行在民國五六年以至十一年間有十多家，都是天津各洋行所設的分莊，來包頭收買羊毛的，各洋行的買賣普通多達幾十萬元。這些洋行在十二三年後都相繼收歇了。洋行既走，轉運棧也就搬進這關綽的房子了。不過這幾年的羊毛行市不好，業務清淡，轉運棧也由二十餘家減至十二三家了。包頭的主要商業是皮毛，水菸，和藥材。皮毛大部分是來自新疆青海甘肅寧夏和陝北，內外蒙來的還比較少。現在外蒙固然沒有貨來，就是新疆來的貨也沒有了；從前一年一來往的幾百隻的駝隊，現在是擱淺了。包頭的皮毛，現在只剩了青海甘肅寧夏陝北這一路。這一路在前五六年每年可來五六百萬斤，去年只來四百萬斤左右。水菸呢，這幾年南方銷路不好，並且被隴海路奪去一筆買賣，來包頭的也只剩有一二萬箱（每箱二百餘斤）了。此外甘草枸杞子等藥材，近年銷路也不好。

河北村移民與晉綏軍屯墾

在包頭縣城東十里，有一個新建的村莊，在大圍牆之內，一所一所的土房子很規則的排列着，這就是河北移民協會辦理移民的河北村。這一批移民，共計一百戶，多是從河北濮陽長垣一帶災民區移來的。移民協會得到河北省

政府的幫助，先在這裏買了六十餘頃地，後來就在災民區一帶辦理徵求和選擇手續，選定之後就在去年冬季移到包頭。協會規定每戶授地一百畝（現尚未達此數，每戶授五十畝），房屋農具牲畜籽種等由協會製備分給，共計每戶用款約四百元。這部分用款，由移民協會墊借，自第三年起分五年還清，還清之後，地即歸農民所有。現在這個村中有學校，有消費合作社，有運輸合作社，有紡織合作社，有牛乳合作社等。村行政方面，有村長副村長閻長鄰長等。主持移民協會並辦理這一批移民的，是段繩武（承澤）先生。段先生同村民住在一起，躬任村長之職，指導村中一切事業的進行，他的太太也在那裏的學校教書。他不但把這次辦理移民當做一種社會服務看待，他並且孜孜不息去研究它，他要從這次辦理移民的實驗中，找出一些原則和方法來。這種精神，這種態度，是中國移民事業成功必須具有的條件。我希望有志於移民事業者，都到河北村去看一看。

談到移民，還有一件事可以使我们注意的，就是晉綏軍的屯墾。這種屯墾，是由傅作義主席王治安師長李生達師長三位提倡的。他們在五原臨河二縣選定了地區，各挑出一團兵士，另外加上被編遣的自願去墾植的三個軍官隊

，——在二十一年把隊伍開到那邊去屯墾。屯墾辦法，是每連組成一村，每人地一頃，關於房屋牲畜農具等等，由屯墾辦事處供給，用款共計約三十二萬，規定分三年償清。償清之後，地即歸為兵士所有。今年已到第三年，借款本應還清，但因連年水災關係，作物損失甚大，不得不展期一年。兵士屯墾這一種辦法，可以說是解決中國兵多的唯一出路。西北荒地甚多，化兵為農，實是一舉兩得。不過我希望辦理的人，不要求速效。如墊款償付的期限，應稍放長；村民的教育和組織，應多着重。

河套的一瞥

沿平綏路由康莊到包頭，我們在車上瞭望，總還可以看到疏疏落落的村莊，地上也多長着莊稼，但從包頭再向西走，情形就大不同了。包頭的西面，有烏拉山脈東西蜿蜒着，這一帶地勢較高，黃河的水灌不上來，是一個天然牧場，在二百多里的行道中，只能看到一些蒙古人放牧的牧羣。過了烏拉山山嘴，就入了河套的境界。從山嘴到五原縣城，約有二百里，這里地勢比較低，黃河的水可以由渠道往上灌，並且也有幾條幹渠如塔布渠長濟渠通濟渠義和渠一道一道的橫在平原裏，但是這裏的地耕種的不過百分之一，在這二百里的途中，看不到幾個村莊，並且有

的已經是莊戶他去，僅剩幾道敗壞了。滿地長着豐盛的芫草，與人同高，使人有洪荒之世之感。就河套五原臨河二縣言，可耕種地至少約有十萬頃，但現在耕種的，五原僅有二千五六百頃，臨河僅有四千頃左右，不及可耕地十分之一。據說近十年來河套農民數目有減無增，這是因爲一方面渠道失修，有的渠水不能上灌，有的渠水氾濫成災；一方面十五年遭遇西北軍，二十一年遭遇孫殿英軍之徵糧徵車，農民損失很大；再一方面就是近年穀價低落，農民耕種每多虧損。河套農民多租人之地以種，大半來自山西。他們種地是流動性質，今年某地澆上水，並且一般情況還好，他們就趕了大車，裝上家具，帶了牲畜，到那裏去種田。到了那裏的地不能種，或是境况不好，他們就拆了房子，帶了牲畜，把大車趕上別處去，或是回老家去。據五原屯墾辦事處農事試驗場張場長說，河套的開發，只要水利和交通有辦法，不愁沒有人來。我想這個觀察是很對的。河套的基本問題，是水利和交通。水利不修，地不能種；交通不便，出產不能運出。關於水利方面，去年綏遠省政府對於各渠道及退水地方做過一個很詳細的測量，我們希望跟着這個測量就開始進行工程。關於交通方面，只有希望趕快修築包寧鐵路了。

王樂愚先生談黃河水患

到過河套的和談到河套的開發的，莫不知有王同春氏。我們爲想知道一點河套過去的情形，特去拜訪王同春氏的五公子王樂愚君。王君說起河套水利情形，固然是數家珍，就是論到河套及包頭一帶的經濟情形，也是頭頭是道，很多獨到之處。這位先生可以當得起河套通的名字。最後我們談到近兩年的黃河水患，王君慨然道，近人言黃患治標治本，究竟標在那裏，本在那裏，恐猶未弄清。照他的觀察，近年黃河水患，似與下列二事有關。第一，黃河發源於青海，青海多雪山，春夏氣候暖，雪山融化，源流乃大，秋冬氣候冷，雪山冰結，源流乃小。根據經驗所示，近年西北氣候似較往年爲暖：往年五原地方在中秋節要穿棉衣皮衣，現時穿夾衣就可以；在光緒年間冬天地要凍深三尺，現在僅凍到一尺五至二尺深。氣候一變暖，雪山當然要大量融化，並且要繼續融化。第二，黃河第二個來源，爲各地方的支流，如山西的汾河，陝西的洛河渭河等，這些入黃河的支流，因近年大雨關係，水流湧急，冲刷較深，阻礙水流的障礙當減去不少，因此，各支流在以往雨後十小時水始能流入黃河，現在七八小時就能流到。水流既急而速，黃河的排洩自較困難。此第一第二兩原因

如不幸而碰到一起，黃河即難免成患。關於治黃辦法，王君仍秉承其先君之見，認爲「治下游與水爭地，不如治上游以地予水」，如能在上游擇可耕之地，開渠引水，以分水勢，則「下游災澇，上游利溥」了。我對水利是一個門外漢，對於王君所說的，不能表示什麼意見，不過覺得王君根據其家傳之學與多年所見，其中或有一部分真理，特錄出之以供研究黃河水利者之參攷。

平綏路政的進步

這次旅行的路程，西止於五原，以後就返到大同去太原了。這裏我要說一點平綏路政的情形。我在平綏沿綫各地考察，常常同各站站長接頭，我看到他們忠勇任職，及以發展鐵路業務爲己任的精神，我每每暗自欽佩不止。平綏路現在不但枕木換了新的，車行時刻準，並且商人運貨，上午要車，下午就可以裝走了。平綏路的整頓，爲期也不過兩三年，居然有這樣大的進步，實在不能不使我驚訝與興奮。路政的複雜，定不會讓於行政，爲什麼中國的政治永遠那樣沒有效率和乾淨呢？我想國人並沒有天賦的劣根性，重要關鍵還是在是否有嚴密的制度，及行政首領是否有奉公守法的精神。

略論察綏經濟的前途

察哈爾綏遠三個大商業中心，現在皆已凋蔽不堪。論其原因，外蒙新疆貿易之受阻，國內外經濟之衰落，皆有極重要之關係。國內外經濟尙可望有好轉之日，至於外蒙新疆貿易，即在通商恢復常態以後，是否尙能回到往日繁榮狀況，很可懷疑。察綏現在不能不在其本身上謀各業的繁榮。察綏現在可以說完全是個農業省分，出產品以耕種作物爲主，牧畜產品居次。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二省可耕種的地，及可放牧的牧場，荒着的仍然很多。政府應該在這兩方面努力提倡。尤其關於畜牧，如能在畜種等等方面着手改良，將來可連帶着在內地建立許多工業，如毛織廠製革廠罐頭廠等等。這在發展察綏經濟上極關重要。察綏二省有許多地不適於耕種，勉強開墾，亦所得無多，這類地如適於放牧，應該用做牧場。其次，有許多地方如河套一帶，距離市場太遠，產品不易運出銷售，這些地方的作物，應該設法使它改變，政府最好經過一番研究，有計劃的提倡某種作物，這種作物就作爲在附近地帶設立某種製造工業的原料。五原農事試驗場現在正在試種甜菜，如果這種試驗成功，河套大可廣植甜菜，而在包頭或歸綏地方設立製糖廠。這樣，內地產品可以有出路，地方工業可以發達，都市人口可以逐漸增加，農產品與工藝品的市場

可以逐漸推廣。察綏現在需要由農業（包括牧畜）的改良推廣而建立幾個製造工業的中心。

山西的經濟建設

我從大同到太原，在太原住了四天就回到北平。這四天裏看了不少的新興事業。山西自從十九年以後，軍政領袖改變方向，由兵工廠的充實轉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幾年來鏗而不舍，成就很多。最爲人所熟知的同蒲路，現在已築成四百六十公里，由原平至侯馬間直達通車。其餘侯馬至蒲州及原平至大同兩段，預定明年上半年完成。這條鐵路，貫通山西北，對於山西經濟的發展，當有很大貢獻；雖說軌道窄而輕，不免有車行緩慢（現在車行速度，每小時約爲二十公里）及不能與其他鐵路接軌聯運的遺憾，但是有一條鐵路總比沒有好。其次，在工業方面，政府除將兵工廠改造爲農工器具製造廠，機車廠，鐵工廠，鑄造廠，水壓機廠，電汽廠，機械廠，槍彈廠外，並出資本八百餘萬，新設印刷廠，造紙廠，火柴廠，毛織廠，製革廠，窯廠，酒精廠（即大同之興農化學工業社），洋灰廠，煉銅廠，及煤礦廠等十廠，另加育才煉銅機器廠，汽車修理廠，及化學工廠，合共二十一廠，統歸西北實業公司管轄。以上二十一廠，除煉鋼廠造紙廠尚在籌備外，其餘各

廠皆已開工。這些廠的興辦，有些是應社會的需要，如火柴廠毛織廠等，有些是專供某種工業建設的用處，如洋灰廠機車廠供給同蒲路的洋和灰配件，窯廠供給煉鋼廠的耐火磚，電汽廠供給各廠的動力等。現在開工各廠的出品，有些很受社會的歡迎。各廠如能在管理技術方面，力求改進，前途是很有希望的。再次，說到農業方面的設施，山西當局似乎傾全力於信用合作券及「適地農產」的推行。所謂信用合作券，就是各村村民聯合組織合作社，以所有土地爲担保，領用流通券的意思。這種組織和其作用，既與普通信用合作社的通融資金與積蓄存款不同，也與德國式的土地抵押信用協會（Landchaft）的抵押借款不同。它的特點，是（一）不問需要的有無，按照土地發行合作券，（二）合作券有準備金，可以兌現，可以滙兌，與普通通貨一樣，（三）發券及兌現機關由合作社與村中殷實商號訂立合同，由商號包辦。這一種組織，是一個很大的試驗，爲利爲弊，很值得我們來做一個仔細的研究。現在山西推行這種組織的已有十餘縣，共發券五十六萬元。至於「適地農產」，是政府想就某地土之所宜，推廣工藝作物的生產。政府從今年起已選定實驗區開始試驗。其辦法爲選定兩頃大小的面積，耕種作物以二種爲限，派一監工依照

所定計劃指導農民耕種。這種試驗成功以後，準備在各地照樣辦理。工藝作物的推廣，與發達工業及農民經濟都有利益，不過如限定農民至多種植兩種作物，恐中國小農制度之下，不甚合宜。再者，山西當局對於農民經濟的改善，不很信任合作辦法（推行合作券的合作社，是一種畸形的合作），我很不能解釋。

以上所述的幾種事業，都是規模比較大，並且都是由綏靖公署主持的。此外，尚有私人的一種企業組織，叫做營業公社，共集資本四十萬，預定在各種社會生產事業方面發展，所得贏餘，作為公共資金，用為發展全省實業。如此，至第四十八年時，可累積至一萬萬元。到那時候，股東願收回股本聽之，但不派分股息，不願收回股本者，

編輯後記

編者

十一月三日，財政部所頒布的關於貨幣政策的緊急法令，是近年來政界及金融界的一件大事，我們所以特請陳岱孫先生，寫了一篇「放棄銀本位之後」，來討論這個問題。陳先生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的院長，同時兼經濟學系的主任。這是他第一次替「獨立」寫的文章，我們希望他的大作，以後還能源源不絕而來。

就作為捐助於社會。這一種辦法，如果管理得當，也未嘗不是一種蓄積社會資本的方法。現在營業公社經營的事業，有前述之大同礦業公司，晉豐麵粉廠，一家銀號，及七家當舖。

山西近年的經濟建設，方面很多，內容很複雜，上面所述的，不過是主要的幾個方面，並且是簡略的一個介紹。我很同情於山西經濟統制處處長張漢三先生的話，就是外面所批評於山西各種設施，多與事實不合，不過這裏我有一個希望，就是關於山西各種新的設施，政府的，公益的，都應當有詳細的報告公諸社會，一方面使一般人可以明瞭進行的狀況，一方面可以給人以研究的資料，我想這對於新事業本身也是有益的。廿四，十，十四。（完）

鄒樹文先生，是中央大學農學院的院長，最近他參加在無錫舉行的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會後便寫了這一感想寄給我們。

△「勃盼」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

△巫寶三先生的遊記，上篇已在本刊一七六號發表。

財部禁用現金的命令

張 茲 闔

因世界銀價高漲而引起的中國貨幣問題，自去歲十月徵收銀出口稅以後，中間經過許多曲折，例如各重要銀行當局之易人，財政當局之向各方諮詢磋商，直至本月三日禁用現金發表，始有最重要的新開展。關於當局這種措施，其事後影響暫且不談，至於事前已有不少的人，預測到這種步驟。就現時環境的需要而論，這種辦法，可說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原則上實在是無可置疑的。但是說者依然言人人殊，而且在中國已往的經驗，實在是不免令人談虎色變，除却所有短時期無秩序的濫發紙幣，例如民國初年各處的軍用票和張宗昌李景林在直魯所發行的鈔票，固然不能與正式的政府措施相比擬，可置勿論；單舉民三袁世凱的停兌中交鈔幣，武漢政府的『現金集中』，和從前的奉票，已足令人們聽而生畏。但是現在情形的確與從前不同，似乎值得我們加以申說。

何以說這種步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呢？這種理由，已在財政部長的宣言內說明了。他說：

『自各主要國家，相繼放棄金本位，以及世界銀價

暴漲以來，我國貨幣之價值，經其過度抬高，國內通貨緊縮之現象，至為顯著。而失業增加，破產迭出，資金外流，國庫收入短少，國際收支不利……國內現銀存底，必有外流罄盡之虞。……政府於同歲（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令徵收銀出口稅及平衡稅……顧此種舉措，其效祇限於一時。苟貨幣價值始終昂貴，則通貨緊縮將繼續存在，且日益加厲……現銀之大舉私運出境，為必然之結果。政府為保存全國準備金，並為鞏固幣制與改善金融起見，特參照近年各國之先例，頒布緊急法令，自本月四日起有效』。

作者以為這次財長的宣言，實是中國幣制史上一篇重要的文件。銀價高漲的惡影響，都曾列舉在內。照這樣現象延宕下去，遲早中國的存銀是要外流的，換言之遲早有一天貨幣是不會兌現的。如果早一天採取斷然處置，自然收早一天的效果。可是我們保全準備金的目的，並不是為雪白的銀子，實在可愛。固然現在停兌，將來形勢轉移，

如果中國貨幣外匯價值，漸與世界銀價接近，或中國銀元，重定價值，再行開兌，到那時候，需要白銀，現在保存起來，將來有用。但這仍不是現在停兌的最重要目的。我們要知道現時停兌的影響，可使近來種種不安定的情形，一旦重趨安定。私運現洋的舉動，希望從此停止。所謂通貨緊縮的影響，可以逐漸免除。

曾有人反駁，說禁用銀元以後，恐怕外匯及物價都要上漲，還有什麼安定？不錯，禁用銀元，實即廢除銀本位，外匯自然上漲。但是我們現時所需要的是我們內部的安定，不是外匯的安定。外匯上漲，洋貨貴了，喜歡用洋貨的人吃虧，然而入口可以希望減少，國際支付的不平衡，可以稍得補救，是有益無損。至於國內物價，近來低落得很利害，如果物價回復上漲，並不像歐戰後德國的情形，僅漲到銀價問題發生以前的程度，也不算是壞影響。

作者以為未禁用現銀以前，物價下落，最大的原因是籌碼的短少。一部分是因由許多地方要用現洋，現洋出口，因而金融枯竭；然而最大緣故，是銀行錢莊一致收縮，因為各人都要自己打算，如何保持自己準備金，（這裏所指的準備金，不僅指有發行權銀行的發行準備金，還有他們營業的庫存。）所有他們營業的範圍大大的縮小了。現

在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紙幣都是法幣，他們的庫存不必用現洋，而且將來銀行制度確定後，自然還有其他的方法，處置他們的庫存準備，金融界的放款政策，可以放鬆，以適應市場的需要，我們所需要的內部安定，關鍵還是在此。

原則上這種措施，是很對的。我想現在的問題不是在理由而是在辦法。

第一，作者完全同情於大公報十一月四日的社評，不要有人利用地位，來從中取利。民三的中交票停兌，不是有這種動機？我們不能用不肖之心待人，却十二分希望主持的人，真正用為公的心去做。作者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談話，曾稱讚英格蘭銀行總裁曼特鳩·諾曼（Montagu Norman）。但是這位朋友反駁說，「諾曼自己承認過不是經濟學者，這一位銀行領袖，如此說法，是很場台的。」但是作者回答他，「中國現時對於凱恩斯和費塞爾一路的教授的需要，絕對不如一位公正無私的銀行領袖諾曼。」

第二，這次確定三銀行紙幣的法幣地位，無可訾議。但是成立發行準備委員會以後，紙幣是不兌現了，究竟原有發行準備的規定——六成現金四成保證準備——是否仍然有效？我認為關於發行制度，這次未有明白的表示，

實在是一大缺點。如果連這種按成準備的規定也同時停止效力，是不是採取最高額限制的發行制度？如果有一種正式規定，自然一般懷疑以爲大量發行不兌現紙幣的人，不會再有疑惑，而當局宣言『亦非紙幣政策』的用意自明。

第三，三銀行應對外匯爲無限制之購售，使外匯安定，是不是繼續外匯平準委員會的工作？由於購售外匯而發生的盈虧，是不是歸三銀行，抑是歸政府？我們也希望有一種規定。

第四，財長宣言中的改組中央銀行爲中央準備銀行，其資本由銀行及公衆供給，成爲超然機關。但財部命令却很含糊的說，『亦將力求改善，以盡銀行之職務。』我們很希望宣言內的話能正式成爲法律，不是敷衍群衆的希望。

第五，財部命令內很切實的說這次舉措，『並非以運

用財政爲目的。』又財長宣言也聲明，再歷十八閱月，國家預算，即可收支適合。我們也希望提前實現。並且希望在這十八閱月內，隨時將政府收支，盡量公佈，使大家知道收支不適合的情形，到什麼程度。在一個紙本位的幣制，其價值要受政府收支情形的影響，道理很明顯，不必贅述。

第六，關於各處省銀行，有許多未經核准有發行權的，也居然發行巨量紙幣。這種紙幣，本非法償幣。我們希望當局採取適當方針以謀解決，不要引起困難。其他享有發行權的商業銀行，問題似乎比較簡單。

這幾點是作者所想到執行上的問題，大約在短時間可得着一個回答。如果辦理得當，必不至有民三停兌和武漢現金集中的危險，因爲環境是完全不同，而人類的智慧也是天天進步的！

論我國新貨幣政策

顧季高

本月四日財政當局所公布之緊急法令，確立我國新貨幣政策，而使經濟恢復之工作，得以立即開始，誠民國肇造以來經濟史上一至可紀念之事件也。我國之貨幣價值自

各主要國家相繼放棄金本位，以及白銀在世界市場暴漲以來，無形之中過度高起，此爲吾人兩歲以還所疊加論述者，今則經政府當局正式宣認爲通貨緊縮之根原，國民經濟

潰敗之主因矣。在申論政府緊急法令含義以前，不能不對我國所應採取之經濟貨幣政策一作理論之探討：

夫中國處今日之世界，既不能閉關自守，拒絕通商，無甯參加世界經濟，與先進之工業國貿遷有無，改造國內之經濟結構，使其與世界經濟潮流相適應，然後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達到均衡狀況，世界新發明之生產技術，充裕之資本，優越之人才，俱可以經吾國利用，以爲發展產業之資。此爲純正經濟學者之主張，抑亦顛撲不破之真理也。願欲實現以上之方針，除政治之安定爲當然的必需條件，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業經實現外，貨幣之安定，爲最重的前提。貨幣不安定，則經濟上之種種行爲，如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俱受重大影響，而國民經濟乃失去均衡。國內歷來侈談貨幣政策者，以兩種人居多。一種人迷信貨幣爲購買力之根原，而以爲國內生產消費之不足，由於貨幣之不敷，於是能力本位虛糧本位地產本位等建議，一時並起。其實國民購買力導源於均衡的生產，而生產之發達則有待於資本技術人才組織等要素之適當的利用。貨幣本身初不能產生資本與技能。即政府濫發通貨，以購買人民所生產之貨物，亦不過造成不均衡之生產，無裨益於人民之消費，而使交換分配增加困難。此等建議苟或實現，則必

成通貨膨脹，而致國民經濟於困窮，宜乎政府之不予以採納也。然貨幣價值之變動，有大影響於生產，雖正統學者亦莫不深信不疑。苟幣值不斷上騰，一如我國過去數年所經過，則從事生產者之相互的關係，失去常態，經營企業者無利益而反遭損失，生產之數量及價值俱形萎縮，全國人民之購買力自將減少。理論既如此，事實上復昭然若揭，此吾人雖對於以增發通貨爲促進生產手段之主張，期期不能同意，而獨對於過去抬高吾國幣值之舉動，則不憚加以嚴重之指斥者也。

另一種論貨幣政策者，則多自居於「健全通貨」之主張者，其論旨謂一國通貨，祇以硬貨爲可恃。苟用硬幣，則幣值雖不斷上騰，政府雖預算不敷，金融界雖組織與業務兩不健全，而人民對於貨幣之信任，仍不消失。由此等人之見地而言，但使一國通行硬幣，則該國即有健全之通貨；爲維持硬幣之通行起見，雖生產消費減縮逾恒，國民收入及生活程度，下降甚烈，亦所當爲，於是而種種光怪陸離之建議，一時並起，如統制經濟，國營貿易，人爲的平衡進出口商業，節制消費等等，無非欲使吾國由世界經濟之參預者，退而爲自足自給之經濟落後國家，種種舉措，不外犧牲人民之福利，以圖硬幣價值之維持平價。此何

異於拜金之守財虜，甯以餓死爲得計，而不願見一文現錢之付出。若斯主張亦非吾人所能贊同。

鼓吹是說者，每謂吾國近年並無通貨收縮之存在，且舉鈔票流通額及銀行存款數字之逐年增加，以爲佐證。甚者且謂美國抬高銀價後，吾國流出現銀，多屬於洋商銀行，而華商銀行則不受影響。反對入超論者更以近來入超漸減，爲吾國經濟差堪自給之徵，而引爲幸事。其實吾國鈔票在通貨收縮期間之不遽減縮，一由於發行之多元狀況，二由於各行特發行鈔票之公債準備部份，爲利益之來源。有此二因，即社會對通貨之需要減退，發行銀行亦不肯將流通額減少，而使收益受其影響。其結果此逾量之通貨，仍流通市面，而爲國外銀價與上海對外匯率發生差價之原因。至於華商銀行之存款，則凡則身金融界者，舉知近年真正商業性質之存款，已大爲減少，而激烈增加之部分，則爲同業存款，此種款項，原具膨脹性質，大抵係各行相互所存放，在平時資以利用，遇急時忽相互提，故恒爲巨變之因，亦即近年吾國金融界畸形發展之例徵，安可舉爲無收縮狀況之佐證哉？自去歲以遠，華洋商銀行之存款均因美國抬高銀價而外流，洋商銀行之營業準備爲現銀，故銀底驟爲減縮。華商銀行之鈔票準備固有現銀，而營業準

備則爲庫存鈔票及存放同業之資金；鈔票流通不減，故華商銀底無變化，然在營業準備金則華商銀行被迫減縮，初無異於洋商銀行，以致上海市面奇緊，利息上騰，而工商地產諸業，乃相繼破產，今謂美國銀政策僅影響洋銀行，而於華銀行無與，是猶決湖水之東岸，使之外流，而謂西岸之水平，並不下降，果有是理耶？近月以來，中外人資本均趨國外，一如孔財長所宣示。對外貿易入超因而逐月減退，然國內利息繼長增高，上海外匯套利至月息三分半以上；假定入超完全消滅，或吾國對外轉爲出超時，行見利息可高至四五分。夫一國之進口貨款，本不須立即清償，苟貨幣安定，利息尤較售貨國之水平爲高，則貨款自將留此生息，而於購售雙方之經濟有益，自論者謂我國對外貿易爲入超，每歲必須對外付現清算，而後一般人民均以爲吾國必不能脫離銀本位，甯以受經濟緊縮之痛苦爲得計，謬誤學說之爲害誠不淺哉！

吾人對於健全通貨之解釋，與一般論者異趣。在論者以爲但使通貨爲金屬即是健全，而吾人則認荷貨幣價值過高，使國內物價水平遠超過國際物價水平，因之人心不安，資本外流，國際收支不利，財政預算不敷，則無論其貨幣爲任何金屬，決非健全通貨。改造之方，不能乞靈於

提高關稅或限制貿易等方法，而使國際經濟與國內經濟更不均衡。祇有從根本解決，將不合理之貨幣金融與財政加以改造，使國內外經濟因貨幣安定而恢復均衡，然後經濟復興始有久遠之希望。

從上開之觀點以衡量政府之新貨幣政策，則知其建設性之若何偉大，對國民經濟之若何裨益，誠不愧為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對全國人民之最有利之一種舉措也。請申論之：

(一) 銀本位之放棄，使我國貨幣不再受美國不合理政策之影響，而其價值因得安定於目前之水平。根據中央銀行之宣示，我國法幣價值對英為每元一先令二辨士半，對美為每百元二十九美元七五，對日為每百元一〇三日金。

事實上日英匯兌已安定於每日金合英金一先令兩辨士，英美匯兌亦上下於每鎊四元九角二分，故從茲國幣與外幣幾等於無變動。因之經營對外貿易者，不須擔負匯兌風險。過去我國與外國從事貿易，匯兌風險悉歸我國商人擔負，事實上不啻我國全體民衆對國外貿易付出之特殊代價，而因我國生產事業時須與外貨抗衡，外匯之變動時致我國國貨生產者於失利地位，故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氏乃有「過去匯率起落不定，使對外貿易乃至於各種貿易均含有

賭博性」之感言。同時國中論者對國外貿易亦時作仇視之論調。外匯安定而後，我國對外貿易以及內國生產變為正當企業，每歲吾國人民所節省之代價，何可勝計。不僅此也，過去純正外資不肯輸入中國，來者均為甘冒風險自願僥倖之資本，於是治外法權特殊利益，舉皆為此等資本之護身符，而吾國苦矣。現在匯率安定，純正外資僅以圖兩地利息差率為目的者必將逐漸輸入。但使吾國不採取步驟限制入超，則將來經濟進步可以斷言。吾人深信在數月之內吾國進出口貿易連同入超數字，均將增加。至於國內貿易向與國外貿易成正比例，國外貿易增加，則國內貿易亦增，全國國民收入之增加殆亦意中事耳。

(二) 匯價安定後吾國物價亦將安定。在目前一般人震於通貨膨脹之傳言，或將對於必需貨物，略加購買，因之引起漲風；但此種漲風不能持久可以斷言。蓋政府既將鈔票發行集中於發行準備委員會，杜絕多元發行之弊，而使發行通貨不為一般銀行之收益來源，則鈔票舍掉換現洋而增發外，殆無法大量增加；至於銀行信用亦未能突然膨脹，反之則目前現洋既失去法幣資格，而須掉換三行鈔票，則在未盡掉換鈔票以前，所有流通之現洋，將失去其貨幣之功能。政府雖擬儘量準許銀行領用一元券及角券以替代

現洋，然究須相當時日。故在最近期間全國之零售交易，不致大活躍，一般批發商人及屯積居奇者，縱儘力對紗，花，米，麵粉等作期現貨之購買，究不能使物價水平爲若何之暴漲。因此等交易必須以實銷爲後盾，近日物價在幣制改革前已相當上漲，實銷已不復追隨。昨今二日如紗，花，麵粉等均不漲而微跌，可見一般人所顧慮之物價暴漲爲毫無根據。但就遼遠之將來而言，則吾人對於國內物價不作下跌之想。蓋匪特國民收入從此即將增加，對貨物之需要進展，卽就國際物價而論，在英美日諸國均無突轉下跌之可能，故吾國物價在此後數年間理應隨人民購買力之增加而徐徐上漲也。

(二)對外收支必將轉爲有利。一國對外收支，在一不安定之幣制下，恆以匯率之變動而保持其平衡，如我國前數年是也。苟其轉爲一安定之幣制，而幣值復不過高時，人民對之卽有信任心，斯時本國物價卽對國際物價調節而得平衡，因之對外貿易狀況良好。同時本國逃出之資金以及外人之資金均相率歸來，而使本國之利息下降。觀於昨今二日上海匯市均盤旋於中央銀行之購入價格——卽英金爲每元換一先令二辨士六二五，美金爲每百元三十美金，相當於金本位國之現金輸入點——可見國際收支業已轉爲

有利。再就市場利率而言，前數日劃頭加水高至七角無讓主，外匯套利逾月息三分半，而昨今兩日所有外匯及物品市場上之近遠期價格驟爲接近，完全恢復前數年金融鬆動時狀況。際此計畫甫經開始市場利息卽此下落，苟月終所有外匯物品市場上套利之游資，爲額在數千萬元以上者，均行歸來，則正當事業資金之不虞缺乏可知。公債價格自經政府宣布中央銀行改組爲中央準備銀行以及預算卽將平衡後，連日上漲至新記錄。吾人數年來之希望，卽爲政府借款之利息應低於工商業借款之利息以便財政經濟兩臻健全。今政府甫宣布此健全之新貨幣政策，而吾人歷來所期望之事實卽爾實現，在他國貨幣改革時莫不發生利息上騰銀行關閉之不幸事件，吾國獨利息下跌，銀行安堵不驚，苟非人民對政府之舉措抱熱烈之擁護與贊成態度，何克致此，然則通貨膨脹派與硬幣派之主張，不爲國人所贊許；不亦昭然若揭乎？

至於有人以爲現在幣值較低，對外入超恐將轉大，而交換條件亦將惡化，故主張確定貨幣政策後必同時提高關稅限制進口。斯說亦毫無學理上之根據。蓋吾國近四年感受入超之威迫，實由幣值上漲後國民經濟結構未能調節適應之故。因通貨緊縮而外資不流入而流出。外資他徙而對

外交條件乃驟轉惡化。去歲十月白銀平衡稅宣布後，幣值略低，對外交換條件即轉有利。現今世界各國因經濟小康，農業對工業之交換，已轉於農業有利。吾國積極貨幣政策宣布後，外資流入，對外交換條件，應即與加拿大阿根廷等作同等的恢復有利。苟以關稅限制進口為達到繁榮之坦途，則吾國七年來關稅水平自一九二八年之百分之五弱，而漲至今年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應早致經濟繁榮，不勞政府今日之貨幣改革矣。

(四)紙幣必可通行。過去之紙幣，徒供多數發行銀行以收益不隨國民經濟之需要以為增減，識者久病之。現在集中發行後，準備之充裕前所未有，蓋集中之銀貨照世界銀價評價應較現在流通之鈔票面值為遠高，宋子文氏已負責聲明矣。現在國際收支既對我國有利，將來通貨準備金祇有日益增加，而無減少之虞，沿海都市對三行鈔票固信任不替，即內地窮鄉僻壤，凡有郵局商會三行辦事處之地，均可使人民了解其穩固情形，歷來進步之國家無不如此，吾國人素以富於商業常識著稱，焉有不樂為收用者哉？

(五)銀行業務及組織將趨於合理化。吾國金融業過去在錢莊時代，祇以供給信用於一般商業為主。迨政府借款及民族工業逐漸興起，而後銀行業起而代之。顧種種舊日

商業習慣，猶聽其存在，復以銀本位制之具有長期膨脹性，各銀行存款繼續增加，為圖利起見，對於地產及長期工業放款，罔不經營，對金融組織不遑加以合理的改正。前數年金融業後進者或以提倡承兌業務籌畫再貼現、便利諸說進，諸前輩雖是其言而以為時機未到空談而已。九一八及一二八以後，通貨收縮降臨，於是金融業乃稍稍合理化。此次政府決心改組中央銀行藉以保管各行之營業準備，兼供給再貼現之便利，實開金融史之新紀元。所籌畫中之地產抵押銀行，更可輔助各行使其資金流動化。政府復擬平衡預算，對國內市場之借款減輕。行見金融業即照正軌經營，而承受票據市場以及長期資本市場，俱有實現之希望。將來吾國金融業勢將兼採英美式及大陸式之長，一部份專營商業資金之供給，一部分從事工業資金之紹介。而地產抵押農業放款等業務，均將另立專業機關。至中央準備銀行則將保持絕對流動性，以維持國人對貨幣之信任。其對國民經濟裨益之鉅大，所不待言矣。

(六)國際地位將提高，與隣國感情亦將進步。吾國號稱地大物博，而對外貿易僅居世界百分之二而弱，且海通百餘年而物質文明進步綦緩，識者恥之。我國落後原因多端，而幣制不良為主要原因之一。現在幣制安定後，國際

貿易進步可期，國人與友邦人士往還繁複，感情自可融洽。我國主要貿易友邦，爲日英美三國。貨幣安定後國民購買力增加，最蒙其益者，應屬日本。中日唇齒之邦，不宜均抱經濟國家主義，致中國則以購日貨爲不利，日本則以獨霸中國市場爲國策。要知經濟國家主義與黷武主義同一結果，必致國家於困窮。昔法國陳兵於魯爾，強索賠款於德國，結果德國遭通貨膨脹之厄，法人亦致經濟恐慌。迨德國於一九二四年經英法美共同援助，安定幣值後，法遂逐漸恢復繁榮。中日此日之情感當遠勝當時之法德，吾人信東隣遠大有識之當局，必將以熱情贊助我國之新貨幣政策，而僑滬之日本金融業商界等，亦將自動交付現銀於我國中央銀行，以爲經濟提攜之先聲也。英國羅斯爵士來華調查爲期不久，而我國久經自主決定之貨幣政策業經發表，對於羅氏之工作應便利不少。英人素以眼光遠大見解正確有聲世界，此次吾國貨幣政策發表後，倫敦方面頗有好評，其政府且首先下令使其國人遵守我國法令。際此英國

經濟好轉游資過剩，而我國亦正需要資金開發時，有利之對華經濟投資，似應爲羅氏調查後之應有結論也。美國對華素著好感，徒以近年國內政治關係，採行不合理之購銀政策，既加吾國經濟以極大之傷害，復減少吾國人對美貨之購買力。年來美商在滬營業者倒閉接踵，美國人之自食惡果不爲不烈。我國採新貨幣政策後經濟好轉，對美貿易應可增加也。此外其他諸國直接間接對華貿易均將進展，而我國人民對國際貿易與國際事件乃益感覺其重要性矣。

總之此次貨幣改革以及計劃中之金融改造與財政整理，從任何觀點而論，均不失爲有利之舉。政府在昨今二日中已博得全國民衆之擁護及海外友邦之同情。政府更應努力，就財部布告及孔財長宣言中所明示者，逐一切實進行。安見我國經濟之昭蘇，不爲世界經濟恢復之一主要動力，而爲國家經濟主義喪禮進行之前奏曲乎？

二十四，十一，五日。

敬告日本國民

胡適

『告於日本國民』的題目，是室伏高信先生提出來的

。我接到了這個題目，三個月不曾下筆，一小半是因爲我

太忙，一大半是因為我深懷疑這種文章有何用處。說面子上的假話嗎？我不會。說心坎裏的真話嗎？我怕在此時沒有人肯聽。

但今天我決定寫這篇文章了，因為我不忍不說我心坎裏要說的真話。凡是真話都是不悅耳的，我要說的話，當然不能是例外。所以我先要乞求日本讀者的耐心與寬恕。

我要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十分誠摯的懇求日本國民不要再談『中日親善』這四個字了。我在四年之中，每次聽到日本國民談這四個字，我心裏真感覺十分難受，「——同聽日本軍人談『王道』一樣的難受。老實說：我聽不懂。明明是霸道之極，偏說是王道；明明是播種仇恨，偏說是提携親善！日本國民也有情緒，也有常識，豈不能想像在這種異常狀態之下高談『中日親善』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嗎？」

你們試想想，這四年來造成的局勢，是親善的局勢呢？還是仇恨的局勢呢？

本年六月間，〔日本的軍人逼迫中國的政府下了一道『睦鄰』的命令，禁止一切反日的言論與行動。〕這個命令的功效，誠然禁絕了一切反日的言論與行動了。然而政府的法令是管不到人民的思想與情緒的。中國人民心裏的

反日的情感與思想，——仇恨的情感與思想——因為無處發洩了，所以更深刻，更濃厚。這是人情之常，難道日本的軍人與國民不能明白嗎？

在那『帶甲的拳頭』之下，只有越結越深的仇恨，沒有親善可言。在那帶甲的拳頭之下高談『親善』，是在傷害之上加侮辱。

所以我敬告日本國民的第一句話是：請不要再談『中日親善』了。今日當前的真問題是如何解除『中日仇恨』的問題，不是中日親善的問題。仇恨的心理不解除，一切親善之談，在日本國民口中是侮辱，在中國國民口中是虛偽。

我要說的第二句話，是：請日本國民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蜂蟻尙有毒』，何況四億人民的仇恨？

在這幾年之中，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日本的態度總可以算是十分委曲求全了。這是因為中國的領袖明白日本武力的優越，總想避免紛爭的擴大，總想避免武力的抵抗，總想在委曲求全的形勢之下繼續努力整頓我們自己的國家。

〔但我們現在觀察日本軍人的言論，我們知道日本軍人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滿洲不夠，加上了熱河；熱河不夠，延及了察哈爾東部；現有的非戰區還不夠作緩衝地帶，整個華北五省又都有被分割的危險了。這樣的步步進逼，日本軍人的侵略計畫沒有止境，〕但中國人的忍耐是有盡頭的。仇恨之上加仇恨，侮辱之上加侮辱，終必有引起舉國反抗的一日。

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反抗意大利的榜樣，最可以引起中國人民的反省，最可以令中國人民感覺新的慚愧與新的興奮。『我們難道不能學阿比西尼亞嗎？』這是處處聽得見的問話。

自然，學阿比西尼亞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警告日本國民：如果這個四億人口的國家被逼到無路可走的時候，被逼到忍無可忍的時候，終有不顧一切，咬牙作困鬥的一天，準備把一切工商業中心區，一切文化教育中心區，都在二十世紀的飛機重砲之下化成焦土。前年日本的領袖曾有『焦土外交』的口號。我們審察今日的形勢，如果日本軍人的言論真可以代表日本的政策，中國真快到無路可走的時候了。無路可走的中國，只有一條狹路，那就是困獸的死鬥，用中國的『焦土政策』來應付日本的『

焦土政策』。

所以我的第二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輕視中國民族的仇恨心理。今日空談『中日親善』，不如大家想想如何消釋仇恨。日本國民必須覺悟：兩國交戰，強者戰勝弱者，這是常事，未必就種下深仇恨。日俄戰後，不出五年，日俄已成同盟國了。中日戰後，不出十年，當日俄戰時，中國人大多數是同情於日本的。普魯士戰勝奧國，不久兩國就成了同盟國。故我說，戰勝未必足以結仇恨，只有乘人之弱，攻人之危，使人欲戰不能，欲守不得，這是武士道所不屑為，也是最足使人仇恨的。仇恨到不能忍的時候，必有衝決爆發之患，中國化為焦土又豈是日本之福嗎？

☆ ☆ ☆
我要說的第三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惜自己國家的過去的偉大成績和未來的偉大前途。

日本國民在過去六十年中的偉大成績，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榮，無疑的也是人類史上的一樁『靈蹟』。任何人讀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光榮歷史，無不感覺驚歎興奮的。

但東方古哲人說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偉大的國家也可以輕易毀壞的。古代大帝國的崩潰，我們

且不論。西班牙盛時，佔有半個西半球，殖民地遍於世界，而今安在哉？德意志的勃興，其迅速最像日本；當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前夕，德意志的武備，政治，文化，科學，工業，商業，哲學，音樂，美術，無一不佔全世界第一位。四年的戰爭竟使這個最可羨慕讚歎的國家陷入最紛亂最貧苦的境地，至今二十年，還不能恢復戰前的地位。

我們看這些明白的史例，可以覺悟『人事不可怠終』的古訓是最有意義的。百年創業之艱難，往往毀於三年五載的輕率。

日本帝國的前途是無限的。沒有他國可以妨害她的進展，除非她自己要毀壞她自己。

三年前，一個英國研究國際關係史的專家 Arnold Toynbee 曾指出日本軍人的行爲是一個全民族『切腹』的行爲。這個史學者的警告是值得日本國民的深省的。

我是一個最讚歎日本國民已往的成績的人。我曾想像日本的前途，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她的勤儉愛國的人民，她的武士道的遺風，她的愛美的風氣的普遍，她的好學不厭的精神，可以說是兼有英吉利與德意志兩個民族的優點，應該可以和平發展成一個東亞的最可令人羨慕的國家。

但我觀察近幾年日本政治的趨向，很使我替日本擔憂

。第一，六十年來政治上很明顯的民治憲政的趨勢，在短時期中被截斷了，變成了一種武人專政的政治。第二，一個最以紀律秩序著名的國家，在幾年之中，顯出了紀律崩壞的現象，往往使外國人不知道日本的政權究竟何在，軍權究竟何在。第三，一個應該最可愛護的國家變成了最可恐怖的國家，在偌大的世界裏只有敵人，而無友國。第四，武力造成的國際新局勢，只能用更大的武力去維持，所以軍備必須無限制的擴充；而無限制的軍備擴充適足以增加國際上的疑忌，因而引起全世界的軍備競賽，也許終久還要引起國際的大戰禍。——僅僅舉這四大端，已夠使外人替日本擔憂了。

一大塊新佔有的土地在手裏，一個四億民族的仇恨在心裏，一個陸軍的強鄰在大陸上，兩個海軍的敵手在海上，——這個局勢是需要最神明睿智的政治眼光與手腕來小心應付的。稍一不慎，可以鬧成絕大的爆炸，可以走上全民族自殺之路。

古人說的『懸崖勒馬』，是最艱難的工作，世界政治史上尚不多見。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回頭的危險是不能想像的。

所以我要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

惜日本過去的光榮，更不可不珍重愛惜日本未來的前途。

我因為不信日本的毀壞是中國之福或世界之福，所以不忍

不向日本國民說這最後的忠言。

最後，我感謝室伏高信先生邀我發言的高誼。這種高

誼只有說真話可以報答。

中華民國廿四年雙十節前一週。

有三處「遭到不得已的刪削」，現在都用方括（）標明。
胡適

東京帝大學生的生活

向愚

自己離開了景山之東的學園之後，當了好幾年的後期

師範和高級中學的學生頭目，結果養成了一種癖性，喜歡

從一個學校的學生生活，去窺測那個學校辦理的好壞。現

在執筆寫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生活，却并不是秉以往的態

度，想由他們學生的生活，去推敲大學的內容，而是打算

將他們學生的生活，赤裸裸的寫出來，介紹給中國的大學

生，以資參考。

東京帝大不用說是日本最高的學府，裏面分爲文，法

，經濟，農，工，醫，理的七個學部和大學院（即中國的

研究院）。農學部以前設在澁谷，這個暑假和第一高等學

後記

這篇文章本是爲東京出版的「日本評論」（原名「

經濟往來」）寫的，登在那個刊物的十一月號裏。

我很佩服「日本評論」的編輯人發表此文的一雅量

，所以我把此文的原稿發表在這裏。日文的譯本

有三處「遭到不得已的刪削」，現在都用方括（）

校對換校址，搬到大學本部來，完成了名副其實的綜合大

學了。

學生大學院有六百九十一名，法學部二千三百四十五

名，醫學部七百零八名，工學部一千零四十二名，文學部

一千二百四十七名，理學部三百四十四名，農學部六百七

十三名，經濟學部一千二百五十四名，總共是八千三百零

四名（根據昭和十年度的東京帝大一覽）。學校沒有宿舍

的設備，（日本無論那一級的學校，設宿舍的很少，）八

千多的學生都散住在民房或公寓，每天到學校來受課。上

課的時候并不打鐘或搖鈴，時間到了大家進課堂等候，先

生普通是過了規定的上課時間二十分鐘上下纔進課堂來的。先生沒有進來之前學生安靜的等候着；先生將要來了，脫下雨衣，大氅和帽子，卸好了釦子；先生進來了，起立致敬。學科除了必要時用原文課本外，什麼講義也沒有，先生講，學生筆記。教授們都是留學過德國和英美諸邦的，講述的時候，日語德語和英語滲雜在一塊兒，學生們過去在高等學校（大學預科）時代已經受了德語和英語的訓練了，所以毫無困難的埋頭把先生所講的東西筆記下來。兩小時的功課是連下去的，先生認爲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也就結束了，并不等到規定的下課時間之到來。下課的時候，學生仍是起立致敬，一種尊敬師長的空氣籠罩了全課堂。

上課的時候，並沒有查堂或點名的情事，而從沒有看見過學生缺課，因爲他們深切的明瞭他們目前所爲的是何事。至於考試呢，也沒有月考或期考，而只有學年末了的學年考試。

上課的時候，學生一味寫筆記，沒有工夫省察先生所講的東西，更沒有工夫去問先生。有時候，先生的口才遲鈍或是講解沒有條理，難於筆記，那麼，不明白的地方怎麼樣辦呢？於是他們就開始他們的研究室和圖書館的生活

了。大學裏面每一學部裏面的每一學系，都設有一個研究室，專門的書籍都擱在研究室，另外有一個總圖書館，是大正十二年震災後美國的煤油大王羅克弗拉（Rockefeller）氏捐了美金二百萬元建築起來的，通俗的書籍都擱在這裏面，設置非常精緻合理，是攻讀的良好環境。研究室的書籍較比專門些，所以研究室差不多歸大學院的學生佔用，大學部的學生除了需要看專門參考書進研究室之外，普通總進圖書館。圖書館的樓下有一間大屋子是專爲閱報和看雜誌設的，樓上的閱書室各學部各有各的，各閱書室靠牆的書架上排滿了各色各樣的字典和外國書籍，這些書籍是毋須寫借書條可以隨便拿去看的。學生進圖書館時要將學生証交給坐在二門門口的看守者看，同時把帽子脫下來。千百個人靜悄悄的或是整理課堂寫的筆記，或是看自己帶來的先生的專門著作（帝大的教授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有系統的專門著作），或由圖書館借下來的書籍，整天的工夫或半天的工夫，一雙眼睛注視在書籍上面，沒有倦容。他們這種勤學苦幹的精神，令人覺得明治維新到今日不過幾十年，把一個國家弄到這種田地，并非偶然。再看到中國的學生坐在閱書室裏，一雙眼睛左顧右盼，兩隻手摸摸頭抓抓耳朵，甚至於離開座位跑到空角的地方和自國朋友

閒談，或是站在窗戶傍邊仰望天色，這樣子兩三個鐘頭就溜之大吉了，或是書包放在桌子上面佔地方，人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令人覺得來日本留學的青年，從清末到今日，年年多則逾萬，少則數千，而國家的情形却總沒見大進步，也非偶然吧！（我並沒有打算將國家衰弱的責任完全放在留日的學生身上。）

圖書館的書籍是不能借出去的，學生離開閱書室時，所帶的書包是要受檢查的，要是中國的大學生，馬上要抬出「侮辱人格」的大問題來了，而他們却不，遵規循矩的打開書包或包皮，讓管理員檢查。

十二點下課，多少千學生的午飯怎麼吃呢？學校裏面有四個食堂，學生在食堂吃飯，先買飯票，拿飯票換取飯菜。學生排着隊買飯票，又排着隊換取飯菜，每一個人自己端了飯菜找座位，吃完了趕快把家伙自己送回收家伙的窗口，好將座位讓給後來的人。這樣子你來我去，按部就班，只要半點鐘的工夫，好幾千人的午飯問題也就解決了。當大家吃着飯的當兒，牆上的無線電收音機放出沁心悅耳的歌曲來，一頓飯之間用過一個早晨的腦子得到了消除毒素的機會；還有，吃飯的時候是妙齡的下女侍候倒茶的，却從沒有人去和她們開心打哈哈。至於像中國的學生

們在飯廳摔碗摔筷子，有時甚至於打人的行動，於他們則殆乎是不可思的。

談到學生應上的功課，不像中國那麼多，每週上課的時數自然也就多不了，因此，他們很有充分的時間去從事學問的研究，他們除了進研究室和圖書館之外，還組織了許多的學術研究會，每種學術研究會都爭先恐後的請各方面的專門家或學者來講演，每星期都可以聆得名人學者的言論，尤其是若干不便在報章發表的關於軍事和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方面的言論。近時流行起來的是座談會，關於學術問題，時局問題，滿蒙問題，中國問題，蘇聯問題等，請專家來談話，有時候會員自己互相討論。座談會的好處是參加的人數少，有一個你問我答，我問你答，互相討論的機會，無怪乎在大學裏面或大學之外的知識階級之間，雨後的春筍也似的發達起來了。

關於學生自己辦的或是和學校合辦的刊物裏面，最有聲有色的是帝國大學新聞，每星期發刊一回，每回三大張（正和北平晨報一樣），售價五分。新聞裏面除了登載大學的行政事宜，學園的各種新設施的告示，教授的新著作的介紹之外，教授的各種言論，學生對學校方面或學生對學生間要發表的意見，以及別處的帝國大學和高等學校的消

息，都登載在裏面；因此，每期銷售十萬份。每逢星期一的早晨，大學的正門裏和學校的學生茶點室裏，便可以見到帶兩個格子的櫃子立在那兒，一個格子存報，另一個格子收錢，並沒有人在那兒看着。學生們一邊把五分錢的錢幣放在一個格子裏，一邊從另一個格子取走一份報，筆者觀察的太久了，從未曾發見拿報不給錢的人，這是何等的公德心！

談到運動方面，他們對於運動似乎不甚注意，學校裏面雖然設有籃球場，棒球場，射箭場，擊劍場和摔角場等，但參加的人并不多，每屆各大學作各種競賽時，帝大的運動員總表現不出驚人的成績來。不過郊外的旅行他們却很喜欢，星期日或假期，三三五五到距都城不遠的勝地去消磨一天。

最後，談到他們的思想，現時學生思想的萎靡不振，實在太令人失望了，無怪乎大森義太郎氏在「中央公論」五十周年紀念號的「彷徨的現代學生群」的一篇文章裏面，極力諷刺他們。數年前他們的思想非常積極，熱烈的參加社會運動，大多奉唯物史觀為社會運動的指導原理，曾幾何時，如今已雲消霧散了，甚至於和他們有深關係的美濃部博士問題，也沒有人過問了。這是什麼原故呢？第一

是外界的壓迫，自從「五，一五」事件以來，對於左傾的思想，極端的壓迫，處非常時，宣傳左傾思想，實等於叛國，生命難保。聽說大學裏面還有七八個思想刑事滲雜在學生裏面聽功課，監視學生的行動。第二是失業的威脅，日本數年來高等教育發達的結果，學生畢業大學以後找工作做非常困難，最高學府畢業的人，有背着筐子檢拾廢紙度日的，甚至於也有夜間睡在街道傍邊的，近來雖然因為軍事工業的膨脹和占據我東北四省，開拓了不少新出路，但據最近學校事務當局的統計，畢業生有出路的只佔百分之六十幾而已。十八年窻前勤苦讀，末了換得準失業浪人的稱呼，衣食且不保，遑計其他？所以正如哲學評論家三木清氏在報章諷刺說：「為傳統的「明哲保身」的意念所支配，避開深入思想問題或社會問題的危險，先解決職業問題為上策。」，文學部心理學科講師城戶幡太郎氏在「學說的形態圖」的一篇文章裏面說，學生的思想形態已由「唯物史觀」轉向到「就職史觀」方面去了。

總之，東京帝大的學生非常有規律，勤學，紳士態度，到社會去服務，是堪任國家大事的堅實份子。

十一月四日寫於東京

石瑛和田中玉

江 暑 生

獨立評論第一七三號，胡適之先生的海濱半日談，記

田中玉將軍自述，他和他的老師德國人薩爾，做了多年的軍火買賣，拒絕經手回扣，至少替國家省去了一千萬元的經費，胡先生并加上幾句：

「我們相信他說的是一段真實的故事。今年我的學生要到田氏中學去代課，我還請他留意，若有機會時，可以請田先生寫一篇自傳。如今田先生已作古人了，我想起那個海濱半日的談話，不願意埋沒了這一個很美的故事。」

真是「無巧不成書」，我把這篇讀完之後，偶然翻到一本「上海兵工廠報告書」，裏面也有與田中玉相類似的一段

「歷來每月經費，總在四十萬元以上，石廠長（瑛）接任後，每月預算，定為三十六萬元，但因節省之故，雖出品較預算增加頗多，而在任十月，平均每月所領經費，不及二十二萬元，并代各軍修造軍械工料費十二萬元，又代中央墊製手榴彈費二萬元，又代墊臨時購買機器及修理房屋費三萬餘元，自接任之日起，至辭職之日止，照每月三十六萬元之預算，共節省一百餘萬元。」

我也相信這是一個真實的記載，不願意埋沒了這一段很美的故事，所以鈔了送給「獨立」的記者發表。

編輯後記

適 之

△十一月三日政府頒布的新貨幣政策，是今日的一件大事，值得多方面的研究與討論。上期我們發表了陳岱孫先生的一篇「放棄銀本位之後」，是一位經濟學者對這問

題的評論。現在我們又登出兩篇同題的評論。一篇是張茲園先生從河南焦作寄來的，一篇是我在上海時請顧季高先生寫的。（因同時時事新報也請顧先生撰文，所以此文先

在十一月六日的時事新報上發表，經作者校改後送給我們。這三篇評論，一篇作于全國財政中心的上海，一篇作于北平，一篇來自內地的焦作，他們的看法各有不同，樂觀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我們最歡迎這樣多方面的討論。

△「向愚」先生曾在獨立第一七二號發表一篇「留學日本的面面觀」。現在他描的「東京帝大學生的生活」也正是那面面觀的一面。

△「向愚」先生的描寫使我們得一個感想：我們的讀者何不照這樣子描寫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國內或國外的大學生的生活？

△江暑牛先生的短文，是我從他的寄稿裏摘出的一段。石瑛先生是我們平日最恭敬的一個朋友，這段故事是值得轉載的。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體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通訊，則佔新聞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市) 每月一元
 (國內) 每月一元一角
 (國外) 每月一元二角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
 (歐美) 每月一元四角

宇宙風

半月刊 第五期 編輯者 陶亢德

讀書與看書……語
 救救孩子……語
 一個中學校長的自白莫……名
 減收文法科學生……等
 入廁讀書……知
 三談螺絲釘……語
 「世間最難得者」……鼎
 人生漫畫(五)……豐子愷
 老牛破車(五)……老舍
 包飯櫃子……許欽文
 流浪者自傳……黃嘉德譯
 歐洲、中國、人道、金錢盛成
 磨而不滅錄……老
 無友不如己者……姚穎

不記日子的日記……沈有乾
 巴東三峽……劉大杰
 論讀字典之類……陳叔華
 論考試作弊……渾家
 老……畢樹棠
 女生宿舍……馮和儀

定價：
 零售每册一角全年二元半
 年一元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國外每册加寄費八分香
 港澳門每册加四分

發行所：宇宙風社
 上海愚園路愚谷卅號

學風

第五卷第九期 要目

清代安徽學才地理分佈之統計小論……李絜非
 金正希之思想研究……吳景賢
 春秋時代之詩學……李相珏
 中國古代土地及賦稅制度研究……陳汝夔
 然疑待徵錄……張汝夔
 書架目錄略說……霍懷恕
 讀馬可李羅遊記証誤……毛汝
 城有草堂曝書記……王立中

發行所：安徽省立圖書館
 每册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

正風

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目次

律師與法官之風紀……余天休
 北平之華商銀行……李肅然
 紙幣發行之理論及最近之統制方銘竹
 經濟封鎖對意大利的影響……余焯譯
 歐洲政局動盪中之英國外……楊譯
 交利之經理問題……余天休
 蘇俄民主政治之動向……景昌譯
 音韻之分析……吳平章
 人口思想史(續)……吳希庸
 先秦揚朱學派(續)……孫道昇

發行所：宇宙風社
 上海愚園路愚谷卅號

交通部
考察團
編輯

考察歐美交通報告

交通部考察團，在政務次長俞飛鵬先生領導之下，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出發，二十四年三月返國，計時凡十月，計程凡歷意大利、瑞士、德意志、奧地利、捷克、蘇俄、波蘭、丹麥、瑞典、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美利堅等十三國。行蹤所屆，冥搜默察，詳諮博采，弘綱織目，靡不包羅。歸而整理詮次，成此鉅著，計分鐵路、郵電、民用航空、航政四編，都四十餘萬言，附錄圖表無數。各國交通事業，經緯萬端，本書窮源竟委，系統分明，尤能評衡得失，針對國情，為切實之建議。我國交通事業正在奮力進展中，亟待借鏡於先進諸國之成規，此書之出版，正可應此需要。發行伊始，特訂廉價，益便采購。

目總書本

第一編 鐵路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德國軍事鐵路運輸之組織與實施	第三章 德國公路及汽車運輸	第四章 英國參考圖表十五種	第五章 美國公路	第六章 美國鐵路	第七章 法國鐵路概況	附錄第二章 奧國國家鐵路概況
第二編 郵電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德國電信管理機關之職掌	第三章 德國人民之關係	第四章 英國郵政法規	第五章 美國標準電話電報公司概況	第六章 法國郵電概況	第七章 奧國郵電概況	附錄第一章 蘇聯郵電概況
第三編 民用航空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英國康特威第輪船考察報告	第三章 德國航空	第四章 美國航空	第五章 法國航空概況	第六章 美國航空	第七章 英國航空	附錄第一章 波蘭郵政儲蓄保險章程
第四編 航政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英國航空	第三章 美國航空	第四章 法國航空	第五章 英國航空	第六章 美國航空	第七章 法國航空	附錄第二章 波蘭

元五十價定 印紙林道 頁千一約 册鉅一裝精面布硬

(止截底月二十年本) 元一十價特 (費純單一) 角五費郵

版出館書印務商

華北問題

胡適

我們對於近日發生的所謂「華北問題」，只有兩句話：
第一，華北人民並沒有所謂「自治」或「獨立」的運動。
第二，華北今日的當局不可忘了他們自己的責任。

第一，我們親自聽見北平當局在十一月十九日招待教育界的席上親口詳細報告，他們說了四十五分鐘的話，訴說他們每天至少有三次受某人的逼迫，逼迫宋哲元秦德純諸先生趕快決定他們對華北自治的態度。四十五分鐘的演說裏，沒有一個字提到華北人民有這樣的要求。當時在座的有國立私立各大學的校長院長和其他學術機關的代表，大家都聽的明明白白，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完全與華北人民無干。

我們在北平教育界服務的人，當然也是人民的一部份，我們會屢次鄭重聲明，我們是反對這種破壞國家統一的陰謀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平各大學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徐誦明李蒸陸志章諸先生和各校教員多人曾發表下列宣言：

因爲近來外間有偽造民意破壞國家統一的舉動，我們北平教育界同人鄭重的宣言：我們堅決的反對一

切脫離中央或組織特殊政治機構的陰謀及舉動。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的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

這種宣言至少可以代表那有聲音的一部份的民意。我們知道平津的當局是能認識這種民意的。

第二，我們相信，華北今日的當局都能明瞭他們對國家的責任。他們的責任是守土。國家把偌大的土地交給他們，他們責無旁貸，應該積極負責守衛他們統治的地方。守土之外，一切浪人的游說，政治組織的變更，都不是他們應該過問的。

況且華北今日當局諸公，大都是兩年前在長城一帶爲國家苦戰的領袖，他們的愛國熱誠是天下人共知共見的。他們不但應該明白他們守土的责任不容旁貸，他們更應該明白今日國家已到最危急的關頭，全國的領袖正在共同消除過去嫌隙，力謀整個國家的統一與團結，決不能容許任何區域在此時機脫離中央而變成受外人羽翼的獨立區域。在這個全國統一的時機，若有任何破壞統一的事變出現，

主持的人必定成爲全國人痛恨的對象，必定成爲歷史上孝子慈孫永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們今日最應該牢記的一句話。

況且華北當局諸公要深切覺悟，在今日形勢之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計畫都是空談，決不能「枉尺而直尋」，只有我退一寸，人進一丈。屈辱是永無止境的，求全是決不可能的。只有我們能守禦的力量是屈辱的止境。一切甜蜜的誘說都是騙小孩子的誑語。例如蕭振瀛先生向報界和教育界報告的三個條件：一不侵犯主權，二不干涉內政，三不侵佔疆土。諸公豈不知道他們逼迫華北「自治」正是一

百分的侵我主權，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內政，正是一百分的謀我疆土！此等謬說豈可輕信！

況且局勢既已到了這步田地，當局諸公應該明瞭，躲閃決不是辦法，敷衍也不是辦法。華北各省的封疆大吏應該在他們的職責範圍以內制止一切姦人的活動；遇必要時應該呈明中央，召集一個華北各省市疆吏的特別會議，在中央的指導之下，商定整個華北的守衛計畫。商定之後，大家應該化除一切畛域之見，同力合作，積極負起責任來，努力做去。

廿四，十一，廿四夜

日本地理條件與其大陸政策

洪 思 齊

拿破崙書信中有一句常爲地理家引用的格言：「各國的政策都在其地理中。」這句話在西洋有許多事實證明，在東亞似乎也不能例外。

我們以客觀態度檢討日本維新後對外關係的方針，便可以發現它常受地理背景的驅策，但有時機會主義亦可蒙龍地理條件所指示的途徑。

萬平方公里還沒有四川或雲南大。假如這是在西歐或南美已經不算「彈丸小地」，狼够稱雄一隅了。但它夾在美，俄，中三大國中，下意識不免覺得相形見絀，故內政不足以集中國民的視聽和發揮政治家的懷抱，所以民族活動力也就都求向外發展。

日本地理的第一條件是土地的限制：它本部的三十八

日本地理的第二條件是工業動力和原料的限制。固然，在日本產業革命以前，這個條件未始非福。在十九世紀

歐人勢力向亞洲東部膨脹時，中國的資源和市場極遭列強窺覷，引起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甲午，庚子諸役和割地賠款，開放門戶，劃分勢力範圍一套玩意兒，使中國固有的政治組織崩壞，民族元氣大傷，八十年來政府窮於應付，人民疲於奔命。在同時期日本因天然富源的限制能夠過較安閒的日子，得以從容適應遠東及世界新環境。假使日本像爪哇古巴那樣富庶，維新運動的進行也許不能那麼順利。其次，土地瘠薄而居民剛毅的溫帶人口集團常成爲歷史上偉大民族，如古代希臘波斯，近代普魯士和不列顛人，因隣近富庶土地最足以激發進取之心。它們常常覺得征服，統治，和「領導」這種較優好的土地較腐化的人民是它們的歷史的使命。

但近代式「武裝的國家」需要發達完備的工業，所以工業的動力和原料資源非常重要，若國內缺少，亦必設法彌補，並且使戰時無斷絕之虞。日本工業動力，煤，石油，水力三項中除水力較豐富，其它均感缺少。煤的埋藏量，據日本代表在一九二九年東京國際動力會議報告，每人口爲一二七噸，不及美國二百分之一，英德三十分之一。日本現在尙未充分工業化，每人口每年銷煤量約爲英美八分之一，但將來的需要，國內一定不能供給。現在解決

煤料的辦法是盡量開採東北（撫順）的煙煤。將來的計劃大概要想於短期內興築滄石鐵路以縮短石家莊至大沽口的陸路交通，吸取正太路沿線井陘，平定，壽陽諸縣的煙煤；另一方面由平綏路吸取大同煤田的煙煤，這就是李四光先生所說的「山西後門的煤鑛」。以中國的煤供給日本工業的需要，如果完全按照國際貿易通例，不出於政治或軍事的方式爲企業上的統制，似乎也可以幫助解決中國煤產「貨棄於地」和貿易入超的現象，於雙方均有利益。日本的石油天然埋藏也非常缺乏，一九三二的生產，連台灣在內，尙不及合衆國一天的產量之半。生產量約爲消費量百分之十一，難怪日本海軍於石油的供給從前很抱不安。日本水力利用雖已達三百五十萬馬力，居世界第四位，但若以蓄藏量與人口比例，每人只得十分之一馬力，也不能解決動力問題。所以對於將來動力的供給，日本實在很需要中國的「經濟提携」。

日本製造工業所最缺乏的原料，除煤炭外，爲棉花和鐵礦砂二項。紡織業在日本工業中佔第一位，但國土因種植地面積的限制和氣候土壤的不適，棉花原料完全不能自給。日本因歐戰後紡織工業的猛進，銷棉量頗大，而全部須仰給於外國，一九三二年輸入達四四，七四〇萬圓，佔

輸入第一項。日本爲求擺脫原棉產國之價格的把持，供給數量上的變動，和戰時制裁作用原料斷絕的可能，當然希望有獨立的原棉供給地。關於日本的原棉政策，南開大學何廉教授曾有論著。日本棉花消費量在一九三一約共一千萬担，其中美國供給四百餘萬担，印度四百一十餘萬担，中國六十七萬担，其它各地三十餘萬担。「倘一旦英（印度埃及）美限制日本原料之供給，則其棉紡織業必立陷於危險，而其整個國家經濟基礎，亦將形成瓦解。此日本年來積極圖攬得原棉來源獨立之由來也。」（何廉氏世界棉戰與中國，大公報星期論文。）在經濟地理方面觀察，要達此目的有兩條路：（一）使中國供給日本棉花需要的全部或大部份；（二）在英，美，俄勢力範圍以外之地，如巴西，烏拉圭等地謀擴充棉花的栽植。日本現在似專注重第一條路，尤努力於華北諸省棉地的擴充。本來中國近年棉地面積增加頗速，根據中華棉業統計會報告，民國十年至廿三年間棉田面積自二八百萬畝增至四五百萬畝，產量自五四三萬担增至一一二〇萬担。如果中國能灌溉旱田，預防洪水，滅除虫害，同時將現在栽鴉片之地改種棉花很可以每年增加幾百萬担的生產以供給日本。這也是日本所需要中國的「經濟提携」。

至於鐵礦砂原料的問題，中國實在沒有資格和日本「經濟提携」。日本自己的儲藏量爲六千萬噸，中國不過九萬萬噸左右——還不夠供美國消用九年——亦是自顧不暇。日本既主張「經濟提携」，應當愛惜這東亞的鐵藏；像過去的那樣「竭澤而漁」，將來東亞鐵礦只有同歸於盡，中日均受其害。英屬馬來亞及最近宣佈獨立的斐律濱均富於鐵礦，海運又極經濟，向此方取得鐵砂正合日本的需要和國勢。

日本的鋼鐵事業是否已達其最高生產限度，尙難斷言。但吾人所知道的：（一）它在遠東優越的地位乃人力所造就，非地理條件所決定；（二）日本參謀部計劃增加鋼鐵的生產至每年五百萬噸（見法人西恩氏所著亞洲季風區地理），現在距目標尙遠，一九三〇年生產爲一七九萬噸；（三）現在尙須輸入不少鋼鐵，如一九三一輸入鍛鐵及機器八五一一萬日圓，一九三二年一一〇八八萬日圓，這似乎是指示日本終不能把重工業發展到自給程度，獨力供給遠東市場的願望當然更談不到了。從經濟地理上觀察將來東亞全部工業化時，鋼鐵事業不得不由中日兩國分擔責任的。

日本地理的第三條件爲可耕地面積和糧食資源的限制

。因為這個條件所以人口問題和農村恐慌都非常嚴重。日本國土面積三十八萬平方公里，已經不算大，其中耕地面積只佔百分之十五，要養活將近七千萬人口。本來在日本維新以前日本人口已早達飽和狀態，經長時期沒有增加，其土地生產力量和人口密度已有固定的均衡。那時糧食生產面積，除黑海道外，已略同現在。明治維新以後六十年

增加須在真正產業革命以後，即甲午以後時期。一八七一至十九世紀末年三十年間日本人口不過增加九百萬人；但從一九〇〇至一九三〇第二個三十年期間則增二千萬人。最近幾年每年約增一百萬人。以日本土地基礎和天然富源的限制這個增加率實在太快，所以下業發展與都市繁榮仍不足以解決人口問題。

日本人口忽增加一倍；一八七一至一九三二間從三，四八

日本現在人口的過剩可於三方面見之：（一）現在日

一萬增至六，六三〇萬。這劇烈的增加約有四個條件：

本國家爲其歷史上最興盛最富強的時期，但農民仍極困苦

（一）黑海道的懇殖約容納二百八十萬人；（二）土地生產力的增加，尤其關於利用化學肥料以增加土壤肥力和改良種子以增多產量的進步；（三）商業作物的擴充，特別是蠶桑之利。許多農戶養蠶所得幾與種植收穫相等。但（一）（二）

，七十年以來農民收入並沒有增高，到現在還沒有肉食的生活程度，而且現在日本農村的恐慌非常嚴重；（二）工廠工人的生活亦甚艱苦，尚比不上西歐北美最窮苦的工人，而且已經有失業工人；（三）國外移民的進行。

（三）三項條件——即農業的進步——均非日本人口增加的最要原素。作者曾在別的地方（「日本經濟地理上的人口

日本之需要移民地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移到什麼地方

問題」，大公報史地周刊第六十期）證明六十年來日本本部農業區域對人口增加貢獻非常有限。（四）日本人口增加的最重要條件乃工業勞動力需求的增加，而且因日本工人效率較低，西洋只需一人之工作，在日本則需二至三人執行之，所以工業容納人口之力量在日本約二至三倍於歐美。工業發展爲日本人口增加的主因，所以人口最重要的

呢？日本似乎也有許多人以為大陸方面「地大物博」能夠安插日本剩餘人口，我在「日本經濟地理上的人口問題」從高麗，滿洲和台灣三方面的考查證明亞洲大陸很不適宜於日本移民，它過去的努力要算是失敗了。這是因爲東亞細亞的人口已達到或竟已超過其土地收容限度，不宜再有人口的增加。若實在有不可避免的人口增加，如日本現在情形，亦不宜在東亞區內爲地理上的移動，宜移往半空虛

及十分之九空虛的鄰區，如南美洲，南亞細亞，太平洋島嶼。日本民族的「望地」不在亞洲大陸，在環繞太平洋的地域，「日本的將來，在於海洋」。

日本地理第四條件，對於政治影響最大者，是它的島性。它使這個民族得以避免外族的壓迫與擾亂；中國在歷史上所受匈奴，契丹，女真，蒙古，突厥的擾亂，日本均得避免，所以地理使日本得以從容成功一個最純一的民族。日本從來沒有種族或宗教的衝突，從來也沒有語系的內戰集團，故國家力量可以全力對外。日本海岸線長二萬八千公里，約等中國三倍半，沒有一個地方離海過一百公里的，故一方面國內聯絡和統一很容易，一方面向外發展極為便利。

日本為島性國，但與大陸接近，所以可以實行三種對外政策：（一）閉關自守，即一八五八以前所採取之政策；（二）大陸政策；（三）海洋政策。以現在日本國勢與活動力，第一種政策當然不足道。日本現在很積極地遂行其大陸政策，但我相信日本終久必放棄大陸政略採取第三種政策，專心致力於攫取和鞏固海外移民地及市場。

日本過去和現在的真正敵人是俄國：蘇聯的空軍與海軍是日本真正的危險；日本海的蘇聯海軍根據地一日未毀

滅，則日本和大陸的交通時有斷絕危機；俄國遠東空軍根據地使日本本部全境均受威脅——新式轟炸機的動作半徑有二千五百公里。俄國在太平洋的勢力是日本此後永久的危險。要以日本單獨的力量把俄國勢力驅逐離開太平洋海岸一定很困難，要長期對抗蘇聯更非日本人力和資源所應許——這是日本軍部的意見（見日本及列國陸軍軍備，樋山光四郎著）。日本百年大計，實在只有變更傳統政策，扶植中國復興，以中國和蘇聯的勢力均衡為日本的大陸政略。日本政治家若不能看到這一步，反和中國來一個「百年戰爭」，把中國「逼上梁山」永遠和日本做對頭，實在不是中日兩國之福。

總括以上討論諸點，我的結論如下：

（一）「經濟提携」可行，而且是很天然的地理分工，但若以政治力量促成之，結果反如「揠苗助長」。

（二）東亞大陸方面不能解決日本人口問題。要安置日本農村過剩的人口唯有向海外新闢地活動。日本的將來是在於海洋。

（三）中俄的勢方均衡為將來東亞和平的永久基礎，亦即日本安全的最大保障。

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 (上)

李景漢

關於我到民間去的動機，實發生於十餘年前在美國求學的時代，因為當時受了種種的刺激，就深刻的感覺到中國人不知道中國事，中國人知道外國的社會情形反倒比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多些，也清楚些。這是因為歐美各國有詳細的統計調查報告，而我國向來對於統計調查是不大留意的，所以這類材料非常缺乏。那時就已抱定從事中國社會調查的決心，尤其要著重大多數民衆的生活真相和他們的問題。

返國以後，就先從事中國都市社會方面的調查，選定北平爲工作集中的地點，第一年從下層社會入手調查。朋友們見我每日風雨無阻的與車夫苦力們往來，好像與他們結了不解之緣，又是詫異，又是暗笑，簡直莫明其妙，因為當時連社會調查這個名詞也少有人聽見過。當時一個調皮的友人會贈了我這一副對聯：「談笑無鴻儒，往來有白丁」，含着譏笑的味道。隨後繼續調查都市內各種粗工，手藝人，舖店人員，以及其他各行各業的生活，組織，心理狀態，問題等項。這樣工作下去，整有四年之久；飽嘗

實地調查之種種滋味。對於都市民間的背景，算是有了相當的認識。

後來我感覺到中國的大部份是農村，不是都市，真正的民間也是在農村，而不在都市；因此，我的調查對象也就漸由都市轉向農村。

恰巧民國十七年平民教育會的工作亦漸由都市轉向農村，選河北的定縣爲實驗區，籌劃農村教育與農村改造的具體辦法，約我擔任該區社會調查部份的工作。這自然正中我的心願。當時又正趕上是北伐成功的時節，一方面是「到民間去」的口號高唱入雲；另一方面是不得志的人物，紛紛宣佈「下野」。我就在這種緊張的空氣中，於酷熱的七月初間，實行「下野」「到民間去」了。

我原有的抱負，是要在一年之內，以有系統的科學方法，調查全縣的一切社會情況，發見農村的各種問題；這樣，不但可以使平教會在作農村改造的計劃時，有了可靠的根據與清楚的參攷材料，不致發生藥不對症的危險；並可附帶的對於社會科學，有些貢獻。及至到了定縣，

在農村裏住了兩個星期，我立刻就覺悟到原有的抱負是作夢了。已往多年的苛捐雜稅，徵兵拉夫，軍匪的騷擾，縣長貪污，以及種種害民的虐政，已把老百姓弄得像驚弓之鳥，漏網之魚，終日在恐慌中過其惡劣之生活。在這種狀態之下，遇到調查其與攤款拉夫為根據的人口，土地，財產時，豈不視為大禍之將至？因此，我纔知道，若要獲得民間的事實，必先得到農民的信仰；若要得到農民的信仰，必須實行「平教會」與農民打成一片的口號，也真得作些與農民有實際利益的事項。換言之，即先農民化，而後纔能化農民。於是，就和我的十幾位有同一感覺的同仁，先努力於設立平民學校，推廣簡單的農業科學，並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儘量的農民化起來。「與農民打成一片」，話是容易說的，志願也是容易立的；等到實行的時候，問題可就發生了。起初你願和他打成一片，他却躲避，不願和你打成一片；等到後來他願和你打成一片時，你又受不了，不願和他打成一片了。農民在開始時，一方面是你怕你，懷疑你，不敢接近你；另一方面，他是自慚形穢，敬重你，不敢和怨高攀。及至你肯與他來往，他亦漸漸誠心誠意的與你接近，又進一步肯讓你進他的家

內炕上去坐，給你燒茶，請你和他的家眷同棹吃飯，甚至

留你在他家裏過夜；到了這個時期，按說是達到了目的，可是你恐怕就要感覺不安，也許不高興和他打成一片了。因為他本人的氣味使你不舒服，家內炕上的不潔淨使你坐不住，食品的粗劣使你難下嚥；其他種種不衛生的狀態，和拿時間不算回事的和你應酬，都是使你不大受得了的；就是能夠居然作下去，也免不了是很勉強的，痛苦的。

假定你最後得到了農民的好感與信仰，他也肯把實話告訴你，這時候你以為可以得到民間的事實了。其實，離着得到精確事實的程度還遠着呢，因為農民平素說話的習慣是含糊的，攙統的，不準確的，甚至去事實甚遠的。他雖然是誠意的要把事實告訴你，沒有故意說謊的念頭，但大半所說的也不是正確的事實。關於數目的報告，尤為模糊不清，例如這類的口氣：「本村有幾百戶」，「我一年賺個百八十塊錢」，「差不多一二百口子人」，「大概齊有十來畝地」種種不得要領的答案是常聽到的。所答非所問也是隨時可以發見的：你問的是全體，他回答的是一部分；甚至你問的是一去多遠，他回答的是來回里數！總而言之，我們要認識農村，了解農村，要農民化，要和農民打成一片，要得到農村社會精確的材料，都是不容易的；必須是要下極大的決心和具有對人對事的技術，纔能大致

辦得到的。這是我到民間去最初的一些印象。

農村社會的各種現象，其複雜情形，不亞於都市，所謂「麻雀雖小，肝膽俱全」，不是短時期內所能調查清楚的。雖然在定縣一個地方調查的工作，就已經超過了七年之久，可是直到現在，仍有不少的農村現象，我覺得尚未澈底的十分了解，仍是不敢遽下有把握的結論。除開工作

集中的定縣，好似顯微鏡式的精細調查之外，自然也隨時去到中國其他地方的農村社會，作望遠鏡式之鳥瞰的觀察，最多是在華北，尤其在河北。我現把在華北一般的農村內，所見所聞與所感的一些較深的印象，極簡略的列舉出來。也許所要說的話中，不免是有人不高興聽的，或有人看為是不說出來好的；還有些人的態度，根本就閉着眼睛不要看事實，好在想像中作其愉快之夢的；總也有一些人是要洞悉民間真相，雖然有的不是使人滿意的，也覺悟時至今日「諱病忌醫」不但是沒用，而且是悞事的。我以為承認自己的不景氣不是恥辱，惟有不痛心懺悔已往的過失，不努力轉變現在的處境，不清楚看出前途的光明，纔真正是恥辱。

(一)農民的不信仰政府和官吏 多年的繼續不斷，層出不窮的種種虐政，各種官吏，尤其是與農民直接有關係

之縣長及其所屬人員的貪污，以及種種不兌現之冠冕堂皇的宣言，標語和口號，已經早把老百姓對於政府，尤其是縣政府的信仰失掉了。今後任何政府，想要取得民衆的信仰，非以事實證明不可，此外別無他法；告示上的「與民更始」和口頭上的「救民大計」，再也不能打動老百姓的心了，再也不能發生效力了。

(二)窮的普遍 一般農民的生活程度，已經達到難以再低的限度。在許多地方，冷季內五個月的食品，每日每餐大部份都是甘薯，雜糧乾菜，和少許小米或玉米所熬成的所謂「菜粥」。平素除加入一把鹽外，並無其他任何調味；甚至偶爾放入幾滴香油，竟致看為例外的奢侈；就連這人生必需的鹹鹽，也有不少貧農買不起吃了。六口之家的全年衣服費，低至十五元左右，當然是不夠蔽體。無怪乎從春天開始，還有人沒脫皮衣的時候，直到初冬，有人已經加皮衣在身上的時候，農村赤裸裸的兒童，依然遍地都是。冬天穿得上棉襖的大半祇有一件，五個月之久是不離身的，裏面狀態不堪目睹。普通一家住的房屋，祇有三間，一頭為全家男女老幼之臥室，一頭堆積農具雜糧等東西；當中一間為廚房，有的也將雞，豬，牲口或別的動物引入過夜，免得丟失。居住的如何舒適，可想而知。再

說到行的方面，這句「多年的小道熬成河，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成語，的確是經驗的話。道路是比兩旁的田地深凹的，一下雨就變成河了，人車都有行不得也之嘆。這是總理早就注意到的「衣，食，住，行」的現象。

(二)衛生的漠視 農村的不講衛生，已經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農民不講衛生，也不信衛生；不但信蒼蠅能夠傳染疾病，而且以為蒼蠅落過的飯食是與人有益的。「不乾不淨，吃了沒病」是他們常念道的信條。一個人身上沒有虱子是不可能的，並且是「韓信用兵，多多益善」，因為從他們多年的經驗，得到這樣的結論：「虱子多了不咬，債多了不愁！」有的男子尙可以在夏天到方便的河溝裏洗個痛快澡；女子洗澡是談不到的，據說一生或者有兩回，即生後第三日一次，或初嫁前晚一次。人有疾病多耽悞不治，亦實在連庸醫也少有請得起的。三房問題（廚房，臥房，茅房，）一榻糊塗。許多的家庭是以豬圈為便所，豬隨時期望着排泄物的下臨，這是牠食品的來源之一。我初次用農家的廁所時，忽然發現下面兩大黑物，齊來爭食，使我驚惶萬狀：出以告人，而被笑為「少見多怪」；此後對於豬肉之愛好，一落千丈。鄉間雖有無須花錢之良好日光，空氣與水，而農民也不知充分利用。加以營養不足

，疫病疾病又任其傳染，遂致吾人以爲健壯之農民，細一查驗，多呈現衰弱病廢的狀態，造成病夫的國家。

(四)知識的缺乏 凡讀過書的人一到農村，就理會到大多數的農民缺乏智識力，連本國的文字都不認識。文字是取得智識不可缺少之最低限度的教育工具，而無此工具的男文盲仍佔多數，自然女文盲到處皆是。既然多數人民沒有取得最低限度的教育機會，就沒有得到最基本的知識，如何能增進知識，更談不到文藝的興趣，文藝的創造，與什麼享受豐富充實的文化生活。就是極少數受過小學與私塾教育的，其所受教育與實際生活完全脫節，不生關係。

(五)迷信的彌漫 由於智識力普遍的缺乏，種種迷信遂能維持其不可輕視的神威，仍是或明或暗的籠罩着農村的一切社會行爲，滲透在農民的生活裏作祟。天旱不下雨，求龍王；蝗蟲吃莊稼，求八蜡；河水氾濫，求河神；窮得沒錢用，求財神；女人不生養子女，求娘娘；得病總也不好，求藥王。對於村中公益，多漠不關心，任其自由捐助，大半一毛不拔；而對於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迎神求仙等事則多踴躍奉獻，往往超過他們的經濟能力。處處表現着「靠天吃飯」，「聽天由命」的心理，與「科學萬能

「以人勝天」的信仰，相去甚遠。

(二)單調的苦悶 農村的生活是單調的，少生氣的，使人苦悶的，村容是枯燥的，尤其是在冬天：土地，土房，土牆，土道，以及塵土飛揚的天空，到處都有的土地爺，土地奶奶，和土頭土腦的土人，樣樣是平淡的，粗糙的，不雅的，不美的，少使人愉快的。團體活動的公共娛樂，極爲缺乏，而私人的一些消遣，多是靜的，少活動的；窮苦者多在籬笆牆根下曬太陽，比較富裕者有的頗易染上賭博或吸食毒品的嗜好，或其他縱慾的娛樂。雖在新年可以看看幾種粗鄙的走會，秧歌與大戲，而其內容又大半是灌輸迷信的或封建的思想。這樣一種單調的環境，陶冶出一種麻木不仁，萎靡不振，消極的民族。

(七)組織的散漫 農民沒有團體組織的能力與習慣，所謂一盤散沙，不能團結，不能合作，到處表現公共心的缺乏，同情心的薄弱。事關公益，多袖手旁觀，爲小事私爭，倒可以拼命。優秀份子不肯出頭作事，土豪劣紳遂可魚肉鄉里。「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他們處世對人的態度。形成退讓，消

極，講面子，敷衍，虛偽，不抵抗，貌合神離等種種性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守望相助」等類的美德，已成聖賢過去的佳話，在現代的農村生活裏，很難找到一些遺跡。小小的農村亦分黨分派，東頭與西頭不合作，前街與後街不共事，張姓與王姓不過話，李姓與趙姓有世仇。嗚呼！哀哉！這種組織的散漫，團結力量的缺乏，真吾民族之致命傷也。

以上所述，不過祇從一個方面，概略的申說了我的一些印象與感想。說到這裏，也許有人忍不住要問：這樣又窮，又愚，又弱，又迷信，又苦悶，又散漫的農村，豈不令人悲觀麼，失望麼？究竟農村還有希望，有辦法，有樂觀的前途沒有？

我的答覆和我的結論是：中國農村的前途是絕對的有希望的，是絕對的有辦法的，是絕對的可以樂觀的，整個的民族是絕對的大有轉機的。這就在乎我們肯共同努力來促成這個大的轉機不肯。現在是真到了「事在人爲」的時機。

所望於各大圖書館者

壽 生

現在圖書館的企圖，可大別爲三：一，「收集古籍，便學者之研究。」二，「使一般讀者在可能範圍內，得到絕大的便利。」三，「搜集妥存目前的文字，使來者對我們這一階段，不致有如我們對古史那樣的沒奈何。」關於（一），因習慣上有所承襲，各圖書館的努力較爲可觀些，這點我且略而不論。（二）（三）兩點，就個人「直覺所及」的一些「意見」，分別寫出來請教各圖書館當局。

關於便利讀者

（一）現在重要作者新出的書宜購置雙份。四年前的事了。那時北平圖書館還分設在北海和中南海，在那寒假的幾十天裏，我每天風雪無阻的早上九點到中南海的北平圖書館，下午五點才回家。那時「胡適文存第三集」出版不久，朋友處又借不到，自己一時又無力購買，滿望在圖書館能早讀一通，沒想天天借書條開明交上去，得的都是「借出了」，終寒假我沒達到一讀那書的目的。

不久在胡適之先生那里談到沈從文先生的「神巫的愛」，叫我找來看看，並說這書恐怕也難買到了。我第二天

就去圖書館借，借條交上去後，乾坐着等得受不了了，送書員才退條子給我，「借出了。」一連跑幾天，得的都是「借出了」。我只好過幾天再去，去還是「借出了」！後來我才知道真的借出了借出月多不回館了。有一天我拉不到作怪的神巫就想另外借本書看賠償我的脚步，真是「過河偏遇獨木橋」，一連借三次都是「借出了」，第四次算是如願以償，無如我一點過到館，到我翻開書時已四點過了。

現在的新書價格比起「善本書」來實在小得很，若買雙份，一年充其量有一萬本（老實說難得一百本）「第一流作家」的書可採買，平均至多不過一塊錢一本，一年這一萬塊冤錢我們僅有僅有的幾個大圖書館實不應該吝惜。跑圖書館的人他總有相當的目的，他的時間不見得應當隨便虛拋一天半天的，總宜設法使他早得要讀的書讀，在「明令」准許的「好書」隊裏。「借出」與「有人閱看」不同。有人閱看的這閱看，一天一本書可換幾個「看主」，「借出」要兩星期或四星期才交回一次。一本書「借出」了，在

那幾個星期中，因之而到館閱讀的人們撲的空恐不止一二發，這無形的損失，合計之，怕不算小吧。購置雙份的辦法，我意以為用一份常存館內供在館閱讀者之用，一份則作出借用；唯出借限期較長，又宜常川存館的一份絕對不外借，而出借的份在未「借出」的空隙裏，館內如需要的話仍可供館內用。這樣，重要的新書在圖書館裏庶可「盡其用」了。

(2) 雜誌室不應有如此怪現象。把些多數人看的雜誌

關在櫃子裏而用些少人看的冊子把陳列架充塞着，這實不是辦法。宜「反其道而行之」，把那些簡直可以說沒人看的冊子關在櫃裏，只把牠們的「目錄」陳列着，讓那特別要看的人向管理員借，把那多數人愛看的刊物儘先陳上架。這樣一方面可減少一般讀者的麻煩，一方面管理員也可省些力氣。如「文學」「東方雜誌」「文學季刊」「中學」之類，「論語」之類拿去關着，而用些什麼公報國醫什麼宗教等來把書架佔着，這無論如何是說不去的。並不是說什麼公報之類全無用處，牠們當然是好些研究專門問題的好材料。在書架上死攤着壓根就沒人動過的書也實在不少。如說「文學」之類看的人多恐受損失故關在箱裏，那麼請問，國聞週報，申報月刊，民間，禹貢，獨立評論，怎麼

一入雜誌室就不重要了？這，說好點是毫無計劃的「陳列」，說壞點是欺瞞讀者。

雜誌不按時陳列尤不應當。九月二十四了還在陳列國聞週報十二卷三十五期（九月九號出版），已够瞧了，九月二十七日三十七期「就」陳列起了（三十六期那里去了？）。就算「北平距天津有數百里之遙，驟車往返需十餘日之多」「時日應有錯誤」「失落亦是常情」吧，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北平城裏的圖書館還陳列起獨立評論一六八號（十五日出版。每星期日出一期，當日第三班郵遞準可交到本城的訂戶）又怎麼說呢？如說那幾本又放入櫃了，也不行，我是問了的，說「還沒到」！

有次我要在一個雜誌上查點東西，就去「雜誌室」借（因為是當時的前幾期），那管理員正在和人鬼鬼祟祟的，見我向他借書很不耐煩，理直氣壯的像在對「虛空」說，「借出去了！」我仍和氣的問他，「雜誌可以外借嗎？」他狠我一眼，很自然的說，「裝訂去了！」我現在仍想不通，不知牠究竟是怎麼去了。

現在出洋考察是很時髦的事了，固然在某些條件下也是很重要很有意義的。不過我總希望圖書館當局分點工夫考察一下自己管理下的那幾間小屋子，把圖書館學看活些

(3) 一個小小閱覽室不應「一國三公」不應幹書販子的勾當。有一次我走與閱覽室去參考一點東西，碰巧申報出的中華民國新地圖在架上放着，我就問那位在辦公台上繪地圖的管理員，我想借牠看看可不可以拿下來放在棹上看，因為必要時我要筆記點；他說自然可以。我正看上勁時，由地窖裏冒上來兩個好像是做粗活的人，有個拿了一大軸地圖。我不想其中有個會來吼我，「不能放在棹上看，弄髒了！是新書！！」這突來的襲擊，我好像受了催眠，毫不猶豫的服從了他的命令。他們原來是要在那棹上補那張大破圖。「嗚呼」！真正的舊書，吾輩又不能上「善本閱覽室」，真正的新書，又嫌吾輩手髒，要怎麼樣的人才得讀舊書與新書呢？圓明園的遺物用來作「擺樣」誠屬美妙；可憐了文江先生們嘔心血作的一本配說新的地圖，在「圖書館」也放進「擺樣隊」裏去了。

我看見一個櫃子上放着一個小牌子，上面寫着說有本新出版的，什麼沿革的書，怎樣好怎樣好。我就寫好借條想借一看，管理說，「這書我們沒有，我們只介紹，要你們自己買，倒是我們這裏也代賣。」圖書館怕有新書籍出版一時不知道，所以設「書籍介紹箱」。現在介紹給人而

不備人借閱，成何話？

圖書館在中國還是一種「新興的社會事業」，不可加速度的衙門化，要以讀者為「本位」。凡事要有一定的章程，不能由管理員依各自的高興給讀者以不便，甚至加以侮辱的舉動。要深切認識閱覽室在一定的時期中是讀者閱覽用的「室」，不是供補圖的「室」。又如有幾天，一進館門就如進了地球房，隆隆之聲不絕於耳。在震人的聲響下讀書，站在「中國本位文化」的立場上說自不好說什麼不合理傷腦之類的话，不過確要有點本事才能把書「讀進心」。好在這「隆隆」之聲也是「文化之聲」：是一個管理員在那「雜巴古董」陳列室裏的古碑上揚字。

關於為後人打算

上月天津市立美術館舉辦冀省書畫文獻展覽會，「收羅甚富」。而前清有數人物的紀曉嵐的手跡「經多方搜集，始獲得」他的「手書小楷橫幅一小條」。紀曉嵐距今一百三十年耳，其手書已成「吉光片羽」了！與文達同年去世的德國大文家席勒，後文達二十七年去世的歌德，其手跡之保存於世者既多且全（兒童時的手跡都有）不用說了，與他們有關係者之文件像片亦無不應有盡有，（見紀念歌德，席勒的展覽會——北平圖書館。）方之「吉光片羽

」，真令人不勝感慨係之。這真逼得人不能不深省：

(1) 收存重要作者的文稿 我們現在保留下重要作家的文稿，不單是爲留給後人作古董玩，而是給他們留地步，讓他們對我們這一階段少費些心力。如紅樓夢這一部小說，在校勘方面就費去胡適之先生不少的工夫。然而原書的真面目現在還差得很遠。因爲胡氏所獲得的原抄本已是一個「殘卷」了，僅存二十幾回。我們現在的時代，已在紅樓夢出世一百六七十年後的「二十世紀」了，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使後人對我們這時的重要文字不致作校勘上的大文章，簡直不要他們再出個胡適之或顧頡剛爲「我們的」重要作品嘔心血。固然，我們現在的「印刷機器」是進步了，散佈文字的力量大了；但是我們對文字的愛惜校對的認真還未赶上「機器」呀！一本書的錯字之多，拿現在西洋書籍來比就要叫人臉紅。若我們的子孫不長進也和我們這樣隨隨便便的倒也罷了，無如這德性一定是將來世界所不許的，他們一定會「死心眼」不讓一本書有一個錯字的。我們若把重要文稿留下，將來他們無須專家費事，拿原稿出來整個新排一次就是了。

入民國來的重要作家只有(？)梁啟超先生是「手稿不出門」的，全部稿子現還保存着。他如蔡元培，胡適之，

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們的手稿存起的恐很少。豈不說「後之視今，亦如今之視昔」的話，就是現在，如新青年發刊詞，蔡元培駁林紓書，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魯迅阿Q正傳等，那原稿亦難覓得，亦甚寶貴了。這幾篇東西在中國任何史上都是要佔重要地位的。此後生活較安定的作家的手跡也許可由他自己保留些，魯迅陳獨秀等就不可能了！這不能不責成圖書館搜集保存。有天無意中遇着梁思永先生，聽他同人說他老太爺的手稿幾箱保藏非常不易，是一份寶貴的遺產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重要文稿私家保藏實在不易，最好還是由圖書館立個章程給人代藏爲妙，這樣一層可免重要文稿之散佚，一層也是增厚圖書館的內容。

收存重要作者此後的手稿，我意以爲可由圖書館當局給各重要雜誌報館書局去函商訂。寄件郵費由圖書館出。同是負有「文化」使命的團體，各報館各雜誌各書局一定肯幫忙的。經過排印，被油墨染花的稿子實更有一種美態。這還可以考查各編輯對稿件處理的態度。希望各大圖書館努力，使「吉光片羽」這幾個字，將來沒有加在我們現在的任何重要作家的手跡上的份。

(2) 搜集犯禁文字 爲要使後人完全明瞭我們現在的

變動，禁書非保存不可。（就是鴉片煙槍，賭具，亦有保存的價值；因為將來的人是要借之以觀察我們這時的一部份情形，並不是學吸煙賭錢也。）禁書雖給「現在的人」以不便，而在歷史的價值上是很高的。誠然，張競生的性史有些人看後許要把不住意馬心猿，然而爲使後人了解我們現在的「解放運動」的出品是些什麼，領導解放運動的人們對於「解放」的認識是怎樣，性史是應當保留給後人「研究」的。我們可以在書庫裏另放一個禁書櫃，這時凡禁書只裝進去不拿出來，由圖書館負責担保。我們更須知道，任何書可毀滅而任何書代表之歷史意義是不能毀的。清初的焚書且不說，秦始皇焚書又何曾焚去其災禍，焚去後人對他的估價，徒毀一部分人類的行程表罷了。現在更難說了，德國焚書而法國就起個「焚書」圖書館。我們能給後人多少便利就給留多少便利。把史料留着免得將來他們向別人借。我們互相對不起已夠了；何忍對不起後人。這個道理國人如明白了，圖書館搜集禁書是能得到各方的同情的。凡一片紙足以代表一件事一片思想的，圖書館都宜收而藏之，不過這層較難，要從事圖書館事業的同胞努力。

(3) 收羅全國各地的報紙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爲使將來的孔子對我們這一階段，不致發此類似的感喟，我們現在非立即收羅各地的報紙不可。

我們這時正是一個結前啓後的時代，將來的史家一定不肯放鬆一點兒的。這時候保存起各省各縣的報紙，一百年或千年後牠的價值將比四庫全書宋版明版爲寶貴。因爲牠是古董而外還是這「大時代」的一套最豐富的活動影片！

各大圖書館切不可存「此事太麻煩，以後慢說吧」的心，要「急切」認清此點：「在從前」各大圖書館雖欲行此事亦不可能，因爲壓根各邊遠小城市那時還沒有報紙；「在以後」各大圖書館還「較可」偷懶，因爲那時各地將有圖書館成立，知保存當地「文獻」，能保存當地文獻。這青黃不接的「大時代」正靠環境較好的大都市的各大圖書館蒐羅保存各地的文獻。

外國大圖書館收集的報紙動輒以千計，只有一天一天的擴大收羅，沒有怕麻煩的話。我們可以用萬分力量辛辛苦苦的發掘，探討古史，奈何吝惜一分力量不來保存「現史」！

只要各大圖書館去信給各縣政府，由其轉各報說明保

存的意思，就不寄給訂報費，他們亦必樂於贈送的。因為保存文獻是人們一般的「心理」。各地在兵荒馬亂之時猶不忘編輯方誌，可漏此中消息。

我對「圖書館」是萬分同情的，此文之作蓋「恨鐵不成鋼」耳，請讀者原諒。

二四，十，三十一日完稿。

編輯後記

適之

△洪思齊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地理學教員。他的「日本的地理條件與其大陸政策」在這個時候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日本的大陸政策。

家，他現在把他在民間的經驗告訴我們，就成了一篇很動人的文字。他現在是清華大學的教授。

△李景漢先生是國內最能「深入民間」的社會調查專

許多話是「圖書館學」上沒有說過的。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而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租借地)每月一元
(香港)每月一元
(澳門)每月一元
(南洋)每月一元
(歐美)每月一元
本報每月三元九角
歐庫倫海參威南洋

食貨

(半月刊)陶希聖主編
第二卷 第十一期

經濟史的重要性
魯國的一一承繼制度
兩晉南北朝的客門生故吏義附部曲
杜佑的經濟學說
滿族未入關前的俘虜與降人

定價：每冊一元二角
發行：上海商務印書館

半月評論

第十二卷

論汪院長被刺案
五全大會的使命——由統一以救亡
倒行逆施的中學教育
地中海上之縱橫捭闔
保甲制度與地方自治

定價：每冊大洋四分
發行：南京半月評論社

本刊前二十期的要目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六號</p> <p>建國的力量 國民黨未失錦標隊資格 憲政可以開始了嗎？ 國民黨與國民黨員 察綏晉旅行觀感(上)</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三號</p> <p>政制與人事 論改良黨務工作 中立問題與國際和平 海濱半日談(紀念田中玉將軍)</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〇號</p> <p>國聯的抬頭 政制與羣衆 救救中學生 黑主宰</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顧毓琇 李樸生 許持平 蔣廷黻 巫寶三</p> <p style="text-align: left;">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陳之邁 賀嶽僧 吳其玉 胡適</p> <p style="text-align: left;">適之</p>	<p style="text-align: right;">胡適 劉博崑 衡哲 壽生</p> <p style="text-align: left;">適之</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七號</p> <p>放棄銀本位之後 鄉村工作應該有一個簡明而概括的目標 故鄉所見 察綏晉旅行觀感(下)</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四號</p> <p>國聯與中國 閻百川先生的土地政策 文化——武化 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經過 蘇俄旅行記(十八)高加索斯</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一號</p> <p>再為說明捐薪建設的意思 訓政應該結束了 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 黑主宰(續)</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陳岱孫 鄒樹文 勃盼 巫寶三</p> <p style="text-align: left;">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孟真 吳景超 熊偉 吳俊升 丁文江</p> <p style="text-align: left;">適之</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君達 羅隆基 胡適 壽生</p> <p style="text-align: left;">適之</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八號</p> <p>財部禁用現金的命令 論我國新貨幣政策 敬告日本國民 東京帝大學生的生活 石瑛與田中玉</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五號</p> <p>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 耕者肯有其田嗎？ 論地主的担負 歐洲國際紛擾之原因 蘇俄旅行記(十九)</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七二號</p> <p>再記國聯的抬頭 中央大學遷校問題 雙十節應如何紀念 留學日本的面面觀 蘇聯的教育 一件國際間的善舉</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張茲園 顧季高 胡適 向愚 江暑生</p> <p style="text-align: left;">適之</p>	<p style="text-align: right;">陳之邁 吳世昌 吳景超 王化成 丁文江</p> <p style="text-align: left;">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right;">胡適 張其昀 濤鳴 向愚 邵德潤 胡道維</p> <p style="text-align: left;">適之</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六八號</p> <p>美國白銀政策之回顧與前瞻 大學應分語言文字與文學兩系的建議 楊天驥案與國民黨 關於佃戶的負擔答客問 社會升降與政治治亂 蘇俄旅行記(十七)</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六七號</p> <p>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 中國地理的鳥瞰 國家應該頒布一部文法 論災 管束 管束</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第一六九號</p> <p>向計畫黃河治本辦法者進一言 論吾國幣制之改革 社會之梯 進步的四川 蘇俄旅行記(十七)(續)</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編輯後記</p>
<p style="text-align: right;">葉公超 陳之邁 吳景超 李樹青 丁文江</p> <p style="text-align: left;">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君達 陳景超 李樹青 吳景超 丁文江</p> <p style="text-align: left;">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君達 羅隆基 胡適 壽生</p> <p style="text-align: left;">適之</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君達 張其昀 丁一 董時進 壽生</p> <p style="text-align: left;">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君達 張其昀 丁一 董時進 壽生</p> <p style="text-align: left;">編者</p>	<p style="text-align: right;">君達 羅隆基 胡適 壽生</p> <p style="text-align: left;">適之</p>

研究經濟問題

之參考要籍

商務印書館
出版

貨幣

通貨與其價值(星) 半價三角 二月二日截止

Canan 著 徐渭津譯 李楠時選定

中國幣制改造問題(限銀本位制) 一元五角

(中國經濟學社叢書) 劉振東著

貨幣論(漢譯) 五角五分

W. Kemmerer 著 岑德彰譯

貨幣學(大) 精裝本二元五角 平裝本一元七角

王怡柯著

貨幣的購買力(漢譯) 二元五角

Isner 著 金本基譯

貨幣銀行原理(經濟) 三元

陳振驊著

中國之幣制(商) 二元

張家驥著

中國貨幣論 三元

Kann 著 蔡受百譯

中國貨幣史 五角

戴銘禮著

各國幣制(商) 三角

楊蔭溥著

銀與中國(社會科學) 二角五分

Prinick 著 王棟譯

銀價研究(社會科學) 四角

Leon 著 楊先圻譯

中國銀價物價問題(實業部銀價物價委員會編) 二元八角

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

金本位之理論與實行(社會科學) 四角

Hawtrey 著 崔毓珍譯

倫敦貨幣市場概要(經濟叢書) 九角

Spalding 著 金國寶譯

銀行

中央銀行論(大學) 精裝本三元二角

楊曉岑著

中央銀行概論(中國經濟) 四元

陳清華著

各國中央銀行比較論(商) 三元

孫祖蔭著

中華銀行論(大學) 精裝本三元二角 平裝本二元二角

馬寅初著

中國的銀行(國立中央研究院) 九角

吳承禧著

匯兌

中國國外匯兌 三元

馬寅初著

匯兌統制(經濟) 九角

劉望蘇譯

中國之匯兌(商) 三角

吳宗濂著

國外匯兌(商) 三角

唐慶增著

國內匯兌及押匯業務(銀行學) 一元二角

周仰波著

統制經濟

統制經濟論(社會科學) 四角五分

劉國義譯

技術統制(社會科學) 三角

蔣鋒譯

國際經濟戰略(經濟) 二元

三田同學會編

戰時經濟學(國立編譯館) 一元二角

A. C. Tison 著 徐宗士譯

戰時統制經濟論(國立編譯館) 三元六角

森武夫著 陳綬森譯

中國經濟年鑑二十年續編 三冊定價十四元 二冊定價十元

正售價九元 國內郵費七角
正售價六元五角 國內郵費五角

我們應努力擁護統一

翁文灝

世界上有幾個中國呢？當然只有一個。我們只有一種文字，前自殷墟甲骨，延至今日，幾千年來一脈相承，不但全國通行，即亞洲其他國家亦多全部份或一部份的應用，這種文字統一之久長與普遍是全世界少有的。我們有統一的思想，承先啓後的人生觀，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論，

正德利用厚生的模範，誠正修齊治平的志願，人同此心，心同此想。我們有天然與人工的統一交通，中國山脉與河流天然呈東西方向的，陰山山脉北障蒙古高原，自然成爲游牧之地，但陰山以南邱壑起伏，水草豐富，天然爲農業區域，雖然大河長江東流不息，秦嶺南嶺山勢蜿蜒，似乎有若干南北分疆的趨勢，但是從古以來早用極大的人工造成交通的統一。春秋戰國時已開鑿運河，努力使淮河長江太湖三流間可以一航直達，秦代更鑿通湘灑二水，使西江的舟楫可以北抵長江，再經隋唐宋代的工程，黃河與江淮流域亦皆脈絡貫通，試以一舟從廣州出發，片帆直上，經西江湘水而入長江，再由邗溝運河，長途遠航，可以直達北平附近的通州，這種統一南北的偉大工程，真是前人

莫大的光榮，足爲今人最好的教訓。從此可見中國本是一個極統一的國家，從古以來只有一人一姓做皇帝之爭，却没有因文化宗教等等人民的分別而起重大的戰事。現在國爲民主，萬衆一家，絕不能有任何原因，發生分裂的意想。

從歷史上看，分裂必成衰弱，統一可臻盛強。東周末季列國紛爭，所以狄興於北，楚雄於南，衛國被滅於狄，陳蔡受困於楚，五霸中的第一霸齊桓公的大功便是破狄禦楚，所以孔子說：『沒有管仲，我們都要披髮左衽了！』正可見國內分裂即受外族侵陵，霸主補救的方法便是統一內部互相團結。漢朝統一之後便有武帝的大破匈奴，統治中亞，試看陝西霍去病的墓前，天山聳立像西向遠征之功，『馬踏匈奴』留攻破戎夷之績，我很願全國青年都到那邊觀看前代的光榮，鼓勵今日的志氣。其實漢武帝衛青霍去病等人也並沒有過人的奇能，他們的成功全靠漢高的統一疆宇，漢文的恭謹節儉，時會相逢遂成大業。三國紛爭，八王擾亂，中原鼎沸，統一既破，故五胡十六國紛紜錯

雜造成極壞的局面，那時的文化也低落極了。隋唐統一，國勢復強，兵力所至，北抵蒙古，西踰葱嶺，近代英國學者斯坦因 (Aurel Stein) 攷証高仙芝率領大兵，逾達高特 (Darkot Pass) 嶺而征印度，遠越不毛，從天而下，歎為自古來人類未有之奇績，當時雄風猶可想見，倘非國家一統，雖有雄才何能辦此？宋室倚河為防，疆土較促，西北兩方皆少發展，卒至偏安一隅終成弱國。明朝混一全國，兵威所及，北至克魯倫河濱，西南至非洲東岸，清朝統一以後，北拒俄羅斯，西滅準噶爾。古語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許多真確的前例，我們如何不省？

中國人自甘分裂的本來極少，不過有些人往往想依仗外族的保護，自立一國。最顯的例莫過於張邦昌與劉豫。金天會五年，金人封張邦昌為楚帝，其冊命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遂命帥府，與眾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處立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以璽冊命爾為皇帝，……世輔王室，永作藩臣！』這個藩臣的皇帝應該是「永作」的了，但沒有幾年，便做不成。金天會八年，又立劉豫為齊帝，其冊命曰：『咨爾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終世之才，……比下明詔，詢考輿情，一心仰戴，……以璽綬寶命爾為皇帝，國號

大齊，……世修子禮，永貢虔誠。』譯作現代的話，便是說，『你劉豫有名譽有才能，百姓們大家歸心，所以配做大齊皇帝，但你須永久的做我國（女真）的兒子，常常恭敬聽命！』劉豫只要能做皇帝，當然恭敬像兒子一樣，但到了天會十五年，金主便忽然把他廢了，並且把他囚在金明池，其詔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尙勤兵戎，安用國為？』說得多麼輕藐？可見『趙孟之所貴者趙孟能賤之。』做人家的奴隸，無論如何孝敬或是恭順，主人總隨時可以把你辭歇，或殺脫了，只落得萬古罵名，千秋罪孽！這兩個入當時如果努力守土，守節不降，無論成敗總是漢族的功臣，只可惜他們貪一時之虛榮，做人家的兒子，反弄得身敗名裂，為宋朝的好賊。這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現在的立國與從前大不相同。從前立國幾乎全靠農業，所以不論南北，只要有田可種，都可足以自立。現在農業之外更有工業。其所需要，一須動力之源，二須天然原料，如果二者不備，人工不易補救。試看意大利因英美不售石油便大為着急，日本因國內不富鐵砂故須在中國馬來等處力闢來源。天賦稍薄之邦既感缺乏，地藏較厚之國豈宜自分。中國北方幾省煤礦的豐富是世界著名的，山陝二

省的儲量佔到全國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四川煤層有厚到三尺的便稱好煤，華北對於二尺至三尺厚的煤層幾乎不屑開採，江南採煤成本至少在每噸四元以上，華北不過一元幾角乃至三元，足見豐瘠所分相去甚遠。再說鐵礦，長江以南各礦可以大採的儲量，最多不過二千至三千萬噸，大多數不過數百萬噸，北方的龍烟鐵礦，則總數幾近一萬萬噸。所以煤鐵二物皆是北勝於南，但是鍊鋼所必需的錳鎊等物北方皆極少見，南方則甚為豐富。所以南北合起來，各物皆可有用，南北一分開，則工業便失基礎。即就農業上看，最好最大的棉花產地皆在長江以北，善為經營即可成為全世界第一產棉之國。反之四川雖富獨缺棉花，江南各省亦不多見，紡織衣被之資皆需北方接濟。反之，油漆材料，以及硝酸鹽酸諸物則又產自南方，華北皆於焉取給。如果合為一國往來自如，自然南北兩益，若果歧為兩國，關津有稅，交通多阻，價高供難，雙方皆受其苦。視此數例，足明大凡，合則共成，分則兩害，是非得失，不問可知。

其實許多分別都出社會誤解。江南人往往說華北有特殊情形，華北人也往往以此自解。其實不論南北皆是逼近

強隣，東北有九一八之事，上海亦有一二八之變，即福建廣東亦何嘗沒有麻煩，所以特別情形可謂遍於沿海各省，並不限于華北。而且立國於世，決不能沒有強隣，歐美各國亦是如此，只要力求自立，不在望人生畏。力求自立強隣定能提携，望人生畏結果難免滅亡。所以我勸南北朋友切不要以特殊情形疑心生鬼，我們惟一的大路是精誠惕厲，從各種事業上盡心所安，盡力所至，積極經營，各種事業發達了，然後民生有所寄託，國勢自能平安。這條大路，不論東西南北，皆能通行。切不可此疆彼界，重己輕人，打破團體的統一便是斷傷國家的命脈！最不幸的是，二十年來屢次內戰，以亡國之行爲視作家庭的兒戲，到現在國命危如懸絲，真所謂一髮千鈞搖搖欲墜，再禁不起一場兒戲，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現在的中央政府正在內憂外患交迫之中艱苦奮鬥，全國上下再不要無聊的增加困難。所以從前一切內戰的老調現在萬不可抄，抄了便成亡國亡種的罪人。整個中華民族四萬萬人拜求操兵權的先生們，務必自問良心，挽救浩劫，統一國家的救星，分裂是古今的罪惡，取舍從違，快須自決！

答室伏高信先生

胡適

室伏高信先生：

我那篇「敬告日本國民」，居然能在「日本評論」上登出，貴社諸位編輯先生的雅量，是我十分敬佩的。

我在「日本評論」十二月號裏得讀你的「答胡適之書」，——可惜我能讀的是譯文，——我很高興，不但因為我那篇文章有了「拋磚引玉」的效果，更因為這樣打開的交換意見的風氣也許是我們兩個國家在此時機最需要的。

你能諒解我的「偶像破壞」的立場，這是最可喜的一件事，因為我常覺得貴國現時的學人往往不懂得我們為什麼要做這種排斥古文化的努力。

是的，「日本也曾選過這條路」。但我總覺得貴國在這一點上雖然比我們早幾十年，不幸偶像破壞運動的收束未免太早了一點，復古與存古的保守潮流也未免回來的太快了一點吧？

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場是這樣的：凡文化都有他的惰性，都會自己保守自己的。少數先知先覺的思想家，如果他們看清楚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應該站到屋頂上

去大聲疾呼，不必顧慮破壞之太多，更不必顧慮祖宗遺產有毀滅的危險。「真金不怕火」，這是我們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價值的東西是毀不掉的。

近年來北平訪問的日本朋友往往替「東方的遺產」抱着過分的憂慮，彷彿寧願東方少年人天天念阿彌陀佛，或打麻雀牌，而不願他們「心醉於唯物論」，或信仰自由主義。這種憂慮，你的答書裏也曾提及。

我想，我們兩個國家裏值得憂慮的，恐怕還有比東方遺產的失墜更重要的吧？我個人決不愁東方遺產與東方文化的失墜。我所焦慮的是我們東方民族剛開始同世界人類最新文化接觸，就害怕他的誘惑，就趕快退縮回到抱殘守闕或自誇自大的老路上去。更可焦慮的是我們東方民族也許在那「擁護東方的遺產」的大旗之下做出一些自相殘害的醜戲來，貽笑於全世界。

室伏先生，你想這不是我們今日更應該顧慮的嗎？

☆ ☆ ☆
在你的答書的後幅，你指出我們兩國之間的仇恨心理

之所由來。你似乎也把這種仇恨心理看作中國「以夷制夷」的政策的结果。你問我們：「中國的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應該是日本，應該是英國？」

這一段話，若在一篇外交詞令裏或軍人演說裏發見，我毫不驚異。但在你的文章裏，我讀了不能不感覺一點驚訝。

「以夷制夷」是句古文，翻成白話，就是「借一個友誼的國家的援助來抵禦一個敵對的國家」。這是一切國家常做的事，這裏只有成敗可評量，沒有什麼是是非可判斷。

貴國昔年不也曾受了「不列顛的誘惑」，做了她的二十年的同盟國嗎？後來爲了美國的滿洲開放論，貴國不也曾聯俄制美嗎？這都是很晚近的歷史，大家總還不會全忘記吧？

至於中國，老實說，我們這個國家還不配與誰爲友，更不配與誰爲敵。友是平等的，敵也是平等的。孫中山先生曾有遺言：「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然而誰是真正「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孫中山先生的那句遺訓，恐怕是十年前的一個夢想吧？

今日我們應該夢醒了。我們今日不妄想尋得一個「以

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們今日只能這樣想：凡對於我們最少侵略的野心的，凡不妨害我們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的，都可以做我們的朋友。凡侵略我們的，凡阻害我們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的，都是我們的敵人。

室伏先生，請你想想，上述的兩條界說，是公道呢？還是不公道呢？

你不贊成「猶太主義」。但是猶太主義中有種奇論，勸人「愛你的仇敵」。我這二十五年來會深信這種「猶太主義」。但是，我很慚愧，我信道不篤，守道不堅，在最近幾個月中，我頗有點懷疑這種主義不是我們肉體凡夫所能終身信奉的了！

我近來覺到感，這種猶太主義不如我們「東方遺產」裏幾句老話：「不遷怒」，「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這些是近於人情的，是我們稍稍加一點理智力就可以實行的。譬如我怨日本的某個某個軍人，同時我可以敬愛我的朋友高木八尺教授，這樣「不遷怒」，不是很容易的事嗎？又如日本帝國一旦改塗易幟，變成了中國的好朋友，我當然可以忘記過去的許多怨恨，這樣「不念舊惡」，不也是很容易的事嗎？

但是，如果一個強國乘人之弱，攻人之危，不但種下

了仇恨，還要繼續播種你所說的「第二仇恨」「第三第四而至於永久的仇恨」，——在這樣迅速播種之下，敵國即有聰明聖智的「指導者」，恐怕也就無法勸導國民對那個國家「發生真正的友情」了吧？

☆ ☆ ☆

你對我們發出警告：「不要受不列顛的誘惑」。室伏先生，你願意聽我講一個歷史的故事嗎？

從民國十四年六月到民國十六年，是中國仇視英國最激烈的時期。那三年英國工商業受的絕大損失，你也許還記得。民國十五年的冬天，我正在英國，天天讀的是保守黨報紙上主張嚴厲懲討中國的論調。然而英國的政治家堅決的抱定他們的和平政策。他們派一個藍博森(Miles Lampson)來做公使；他們在那年十二月裏發表了一篇所謂「耶誕節覺書」，表示英國政府對中國的和平政策。中國革命黨人不信「不列顛的誘惑」，要逼 John Bull 拔出刀來。於是次年一月初旬用武力佔據漢口英國租界的事。英國的外交家依舊忍耐着，不但不拔出刀來，並且派遣專員到武漢去和陳友仁訂立漢口協定。這樣忍耐的結果，幾個月之後，風頭轉了，仇英的心理漸漸轉過了。「不列顛的誘惑」終於收效了！

獨立評論 第一八〇號 答室伏高信先生

這個故事足夠答覆來書的質問了嗎？你問我們：「貴國是不是善於忘記英國給貴國的苦楚？」我可以回答說：我們行的只是上文說的東方聖人「不念舊惡」的古訓。「美貌的，狡猾的誘惑」是可以令人忘記過去的苦楚的。聰明的室伏先生，誰能不受「美貌的，狡猾的誘惑」呢？

反過來說，「帶甲的拳頭」是善忘病的最靈治療劑。今天開一礮，明天開十架轟炸飛機來，後天開十列車的軍隊來，先生，你想，我們的「善忘病」應該不應該被嚇跑了呢？

☆ ☆ ☆

今天北平大雪，我的園子裏的松樹枝上都壓着銀色的厚絮。這園子是你到過的。我那天不曾告訴你，這園子裏界地的琉璃瓦都是圓明園裏的遺物；門口的白石階台也是我的屋主從圓明園的瓦礫場上搬來的。我站在這階台上望着那雪地裏微露出的琉璃瓦，不禁想到那七十五年前英國法國的聯軍入北京燒燬圓明園的歷史。眼前雖有滿地的遺物可以幫助記憶，我不能不承認這段故事有點模糊不清了。我的眼光已移到別的新事物上去了。一隻貴國的飛機軋軋的從天的東邊飛往西邊，在那皎潔的雪地上刷過一條黑影。地上的黑影過去了，雪地還是皎潔的，但我的心裏

至今還清清楚楚的看得見那一條黑影。我想起中國古哲人會說，「飛鳥之影，未嘗動也」；又說，「影不徙」。室

伏先生，我們應該叫這條黑影子不動不徙嗎？

十一月三十日

答胡適之書

室伏高信

胡適之先生：

北平現在恐怕是很冷的時候了吧？我在這村中，早晨晚上，也一天比一天冷起來了！秋天的櫻花與山漆完全紅了，各種雜木也染上了黑褐色，山村是深秋了，但是白天在這地方是小春小暖，一年四季當中，現在才是最好的時候。大凡東方人愛秋甚於愛春，我現在端坐在這山村中不滿方丈的斗室，靜觀這一天比一天枯衰的山中風景，聽這啾啾的蟲聲與滾滾的相橫川的流水，在這晚秋中痛嘗這世界的深味，想起你那北平庭中的山慈姑，由讀日本報紙又想到華北非常事態與其危機的臨頭，這種親愛與憂鬱，回憶與不吉的豫感，互相綜錯的難於解除的不安思想，使我孤獨的胸中，覺得非常感傷。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差不多要到四個月了，同你快晤的兩個鐘頭，我無論如何是忘不了的。我曾經在列曼湖畔，很親切與羅曼羅蘭談過話，在倫敦一個舊衣服店的幾層樓

上，受過卡彭達的和平的日光優待，我對於人們，不是沒有很多的愉快的追憶，但是我有一種無論如何不能除掉的東方人的生活與信念。與陶希聖的快晤，與汪精衛的會談，與周作人的乾杯，還有訪問貴寓的時候，我對於貴國的各位，總不覺得與我們日本人是國籍不同的人，而不能隱藏那一種極大的眷懷的感情。

很快樂的接到你兩次信，尤其是接到你與我在平所約的寄稿，使我非常歡喜。在這貴國與日本之間，需要互相理解的時代，你對「日本評論」的寄稿，其意義與任務的重大，是不待我指陳的。可嘆的是因為日本現在的國情太複雜了，對於尊稿的一部份，在登載的時候，不能不加以刪除，這是我應該向你道歉的。雖然如此，你那「敬告日本國民」的文章自譯載「日本評論」之後，在這個國家的知識階級間，引起了很大的感動，對你發生了異常的稱讚，而對貴國則發生莫大的同情，這種事實應當向你報告，

或者你也可以充分的滿足吧？

我常常這樣想，日本與貴國之間，極力相互諒解的必
要，更加迫切了。我常常覺得若是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相
互能够諒解，恐怕決無這場事，這是我常引以為憾的。九
一八事變以來（或者說是更在以前的世界大戰當時，較為
妥當），貴國與日本間的不快關係，你最為知道，比較我
們這一方面，知道得更為痛切。我們也沒有隱瞞的必要。
日本古語說得好，「愈隱愈現的」。人所隱瞞的事，天一
定有將它暴露的時候的。但是或者因為這樣，貴國與日本
之間，非恢復到相互理解，相互信賴，相互援助不可，這
是我信而不疑的。

你向日本國民說，「不要再提中日親善四個字了」，
你的心情，我豈有不理解的！至少日本的知識份子了解
的，並且對你這種悲痛的告白，不禁同情的。你說這是「
真實話」，而我們想聽的也正是這種「真實話」。因為我
們很想由貴國的代表者，聽到貴國人心中所想的。我們絕
對要真實，不管貴國人對於日本是怎樣想法，不管日本一
部分中有怎樣的人，總之我們日本人是愛真實，求真實，
在真實的面前低頭的。隨便對於何種權力，如何的富，都
不為之屈，這是日本人用以自誇的。貴國的賢人曾經說過

，「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一句話，對於這種賢人的教訓，
我們不相信日本人比貴國人信奉的程度低！貴國的賢人，
尤其是先秦時代的孔孟老莊的教訓，雖然是貴國光榮的遺
產，但是同時已成了日本人的骨，血，肉了，就是以後，
恐怕也是永遠成爲日本國民的財產了。

貴國有過排儒運動，這是我們很知道的，胡適之先生
，你的立場，我們也相當的知道。西化的波濤，沖洗了全
世界，世界無論那一國的國民，沒有未受過近代化的必然
性的壓迫的。如像你們這樣人是貴國的先覺者，伸手接受
西歐的文明，在大眾的前面敲打醒鐘，其結果不能不成爲
國民的偶像破壞運動，這是我們充分所理解的。

日本也會選過這條路，日本明治時代的先覺者，在這
一點是較貴國進前了一步。佛教久已成爲空念佛，儒教也
在長時期中，在很長的時期中，受日本知識份子的蔑視。
一切這些東方的遺產，都埋葬在「反動」名詞的下面。但
是人類是不能由地理的環境與歷史的節制而自由的。我們
到底是東方人，是用東方的歷史與傳統造成了根基，生來
就置身於東方世界觀的當中，培養精神，探討生活的意義
，這是彼此沒有一點不同的。

我們再談談貴國賢人的言論吧！貴國的賢人說，「見

義不爲無勇也」，這是你這「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著者所深知的。這種話在我們日本人間是如何的愛好，是如何在實踐，恐怕這是以你那樣聰明沒有不知道的。義的精神，在日本人的血管中，繼續的流着。這就是武士道的精神，忠義的精神，又在市井中發達而爲俠客的精神。這種精神時有明滅的現象，西歐文明蝕食了這種精神，這是不容否定的。物質主義，猶太主義，還有德國的軍國主義，英國的帝國主義，給予我日本的影響不少。這個國家的商工階級受了物質主義的毒牙，這個國家的青年，心醉於唯物論，並且這個國家的一部份人，有帝國主義的夢想，我們決不說這不是事實。

在你那論文中，說「有爲日本不堪深憂」的地方。我們對於鄰邦卓越的思想家的告言，很爲感謝。「他山之石」這一句話，在這個國家也很久的流傳着，我們日本人有視鄰人的忠言爲神宣的精神準備與訓練及度量，這是我很喜歡告訴你的。日本確有誤謬，也有衝動，並且也有不求孟子所謂之義而求利，也有不實行日本精神而陷於英國那種貪慾的。我們也常視此爲日本的危機。非道義的國民之不能長久保持他的地位，這可以說是歷史的鐵則。不待你的忠告，日本現在已到了應深自慎戒的時候了。這可以說是到

了審判的時候。「日本若是受了誘惑，日本的將來必定非常危險」。這是我們這幾年來警告日本國民的話。

你說懸崖勒馬，我們對於這一點，也是以充分的敬意，聽你的忠告。亞里斯多德教過人類以「中止」的道理。過猶不及，這是貴國聖人與人類留下不朽的教訓。人類與國民，在最盛的時候，不要忘了更加以嚴肅的反省，這是當然的。由這種義意說，在世界中，沒有再比日本應該反省的國民。日本現已踏進了在歷史上從未經驗過的黃金時代的第一步，這正如你所率直認識的一樣。誠如你說，日本國民的勤勉，努力，向上不止的精神，竟使日本成了現在這種世界最大國家之一，因爲多年的苦心努力與它的才能，現在我們日本，揚起了順風之帆，在世界史的大舞臺上，如像王者出現了。呪詛日本的就要被呪詛，與日本對敵的就要被擊碎的。因爲日本有了這種力量，受到了這種任務，而日本國民又開始意識了這種使命。

但是這個時候，又是最重大的時候，黃金時代的傍邊，伏有危機，這是誠如你的慧眼所見。在這個時候，日本國民若是只管衝動，乘他國的弱點，而傷自己的良心，則日本在這黃金時代的門前，就要自行喪亡的，我們深自戒惕。我深信凡是日本的國民，對於你這種警告，都非常

感謝的。但是我也不能不警告貴國，要求貴國加以新認識的地方。

我從來不相信日本沒有過錯的。你說「不要輕視仇恨的心理」，我對你這種話，絕對以充分的同情與理解接受。加藤高明以來的對華政策，我從不以爲這是日本的賢明政策。日本對華外交的視野太狹小，我也不能說日本對於貴國的理解充分。但是我們對於貴國的識者與指導者，也有質問的地方。試問貴國近來的指導者，是不是仍像貴國最偉大的指導者孫中山先生在前那樣，伸手向日本求日本的協助，是不是像他那樣的理解日本，對於日本予取予求？

我們自然不輕視仇恨的心理，但也不能忽視這種仇恨心理之所由來。但是仇恨也可以使之發展而至於消解，也可以生長成爲第二仇恨，最壞的時候，可以造成第三第四而至於永久的仇恨種子。我們在這一點，雖然對於貴國表示充分的同情，但又不能不要貴國加以認識。再問貴國是否對於第二第三以至於永遠仇恨的種子，努力使之消解過？或者還是努力在培養？貴國的指導者，會否努力勸導過國民，使與日本發生真正的友情？還是在努力使中日關係成爲絕望的惡化？

貴國用以夷制夷政策而與日本對立，這是世界周知的事實。美國是這樣的幫助過貴國。英國也很狡猾的與日本周旋過。還有蘇聯對於貴國作過什麼，貴國的代表者，曾經怎樣倡導過聯俄容共，這些事都還顯明的殘留在我們記憶之中。其結果成了怎樣，也是我們所記憶的。

我說英國很狡猾的周旋過，對於不列顛的美貌，世人往往忘了她含有死的詛咒。最狡猾的英國給與了貴國以怎樣的結果，這是貴國識者常所注意的。貴國吃過幾次的苦，且因之而發生民族主義的排外運動，這是你所知道的。但是我要問貴國的指導者，貴國是不是善於忘記這種苦楚？

愛爾蘭，印度，埃及，南非，阿刺伯等很多的國家，因爲英國而成了祭壇的豬羊，這是世界各國都不能忘的，現在地球上五分之一的面積，已化爲僅僅三四千萬國民的奴隸市場了！

我們發出警告，「不要受不列顛的誘惑」。更希望具體的喚起貴國指導者們的注意。中國的敵人，是日本還是英國？應該是日本，還是應該是英國？胡適之先生！

日本與中國，日本的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知識份子，我們握起手來，努力擁護東方的自由，東方的遺產與東方的

文化，進而將世界史的舞臺，遷到我們東方的世界上來吧

！妄言多謝！

十一月十日於三澤村。

（此書用大公報的譯本敬此道謝。）

再論地主的擔負

吳景超

本期登了吳世昌及汪民楨兩先生的文章，都是討論地主負擔一問題的。吳世昌先生說我對於他所寫的那篇「耕者肯有其田嗎」，有個很大的誤會，就是我忽略了地主在荒年中的苦況，關於這點，我願意再討論一下。

吳先生所舉出的材料，說明在他的家鄉，遇到災年，地主無法收租，但是田賦仍須折扣照納，所以便要賠本。現在我們即使承認吳先生的材料是完全可靠的，我們也不能以一個地方的情形，來概括全國的地主。我們不能因為浙江某一處的地主在荒年中無法收租，就說全國的地主，在荒年中都無法收租。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決不能憑一隅之見，來武斷一切；我們一定要比較各家的報告，看看各地的情形，是否都是一致的。我本人也是「鄉下人」之一，但我決不因爲自己有了第一手的材料，就忽略了別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定要把自己的材料，來與別人對比，才敢說普通的情形是什麼樣子。吳先生在前一篇文章裏，只

根據一處的情形，就說「近十年來的地主，是常常要賠本的經紀人」，我已經舉出我所以懷疑那句話的理由了。在本期的文章裏，他又說地主在荒年無法收租，如果在災年去收租，佃戶便「有理由並且敢搗毀田主的租斗和租船」。我對於這句話，也很懷疑他的普遍性。

手頭有喬啓明先生根據一百四十八種報告寫成的「租佃制度」，其中有一段便可解決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地主在荒年中是否無法收租。他舉了各省各縣的荒年繳租辦法，今錄江蘇與浙江的情形如下：

縣名	荒年繳租方法	縣名	荒年繳租方法
海門	酌減租額	青浦	看田後酌減
靖江	減租	丹陽	酌減租額
金壇	減免	句容	按成減租
泰縣	按成減租	高郵	減租
銅山	照額收租	紹興	依政府減租辦法

南田	臨田估計折收	武康	減折繳租或免
孝豐	按收成酌減	松陽	約期蒞田監分
新登	收半租	湯溪	分租
富陽	酌減租額	遂安	臨田監割，如 顆粒無收則免 租。

以上所舉江浙各縣，只有金壇與武康，有免租的辦法。金壇的報告，只限于長竹根村，而且金壇與武康兩處都是減租與免租并行的。遂安要顆粒無收之年才能免租。我們同時還要記得，政府有時也發給豁免田賦的命令，大約顆粒無收之年，佃戶固然免租，地主也可以免賦。

以上所舉的例，證明大多數的佃戶，雖遇荒年，只能減交租額，并不能完全免租的。這還是文明的辦法，并不能希望個個地主做到。且看下面的例：

(一) 二十二年冬間各鄉農佃，因積欠業主租籽頗鉅，無力償還。各業主持呈請縣政府嚴追。縣乃于此時設立追租處，委徐大椿為主任，專辦理業佃間之欠租事務，因之看守所中被押者達三四百人。(常熟縣)

(二) 荒歉之年，佃戶欠租，則業主勢必百般追索，或向官廳請求追辦，或收田另招新戶承種。(松

獨立評論 第一八〇號 再論地主的担負

江縣)

(三) 宜邑迭遭荒歉，佃農不知剔荒成數，每受田主之欺騙，仍繳納全租。其或因一時無法繳納者，則作為欠租，來年必須補繳。(宜興縣)

(四) 若佃農第一次欠租一石，第二次必須加完二斗，作為利息，先將陳租完清，再完新租。(如皋縣)

後面這兩個例，最有趣味，表示某年地主不收租，并不是永遠不收，只是延期而已，佃戶想逃避是不能的。最後我們還應當記得地主有一種保護自己利益的辦法，便是「押租」，也就是汪先生文中所提到的「加典」。押租是可以生利的，豐年中從「押租」裏所取得的利，在吳先生所說那白賠的「五元三角一分」裏，是否要佔一部分？

☆ ☆ ☆

汪先生所舉出的兩點，比較的不很重要，所以只在這兒作一個簡單的回答。關於負擔的範圍，我在論地主的担負一文裏，在可能的範圍內，已把正賦及附加稅一同算入了。至于額外的苛雜，對於某一部份地主，固然是一些負擔；而在另一部份地主，却正是發財的機會。對於地方財政研究過的人，都知道賦稅的收入，只有一部份進了國庫

，另有一部份便到了土劣的私囊中。誰是土劣？我敢說地主要佔一個重要的成份。

汪先生所說的第二點，便是地主的收入，是否可照現金計算。我們都知道，納租的制度，不外三種，即錢租，穀租及分租。錢租以現金算，自不必說。穀租及分租，爲討論的方便，及了解的容易起見，也應照現金折算，而價格則以一年的平均市價爲標準。這個價格，對於某種地主，在收租時便要出賣租穀，易爲現金的，似乎高了一點；但對於另一種地主，收了租後，便藏入倉庫之中，遇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再提高價格出售的，這個平均價格，又未免低了一點。我們不能看兩極端的情形，所以計算地主租

穀的收入，應以一年的平均市價爲標準。

除了上說的兩點而外，汪先生還說地主所受的榨取是無限的，而佃戶受榨取至不能忍受時，不過「退田不種」。可是接着汪先生又告訴我們，地主受了這些無限的壓迫，「充其量」也不過「把祖傳四代的兩隻銀子賣掉」，這便足以表示「地主們過活的方式與困難了」。可惜我們不知道佃戶「退田不種」以後「過活的方式」如何，不知亦有「祖傳的兩隻銀子」在那兒等他「賣掉」否？假如沒有，那麼「看守所中被押者達三四百人」之中，我們一定可以找得到這位「退田不種」的佃戶！

十一月二十日。

讀「論地主的負擔」

汪民楨

吳景超先生在本刊一七五號發表「論地主的負擔」一文，用南迪，武進，吳興，句容，蘭溪，龍游的田賦情形，證明江浙一帶的地主不是賠本的經紀人，而是不勞而獲的剝削者。

吳先生這篇文章是爲吳世昌先生的「耕者自有其田嗎」而作的。我細讀這兩篇文章，覺得吳世昌先生說地主是

賠本的經紀人或許言之太過。吳景超先生的主張也未免忽略了地主負擔的範圍，和地主的收入是不能照現金折算的。

我是鄂東的人，對於土地問題的理論極其外行；不過目睹的情形，想也可以代表一部份事實，同時和江浙也許隔不多遠。故不妨提出來作個參考：

第一，爲什麼吳先生忽略了地主負擔的範圍呢？

就我的故鄉看來，每石田除了正式繳納田賦之外，另有七塊錢的田畝捐；（每石田等於四畝可收十担租）殷盛捐平時大約是每石兩元，攤派穀米那是隨時辦理的事。一石田說是收十担租，其實無論如何豐收，能收八担穀就算頂多；所以「八取」即是代表豐年，平時總在「蟲吃天乾看穀另議」之列。佃戶每到收穫之前，請地主來看穀，照例是請一二位比較有聲望或是和地主有關係的做陪客，講人情，實際能「說穀」七担，就算不錯；而且「說穀」不過是憑主佃兩方寫賬爲憑而已！如果講收穀進倉的話，在說穀的數目中至少打個九折，甚至八折七折的；這就是佃戶說他不吃，所以要留些穀，名叫「折穀」，一般的規例，是第一年秋季折穀，第二年賣絲之後還錢；佃戶能夠用絲算「折穀」錢固然有。其中許多是把羊，雞，魚算錢的。這些零碎的東西，地主還能拿去賣錢嗎？還能拿去繳衙門嗎？祇有供口腹罷了。照這樣看來，一石田每年祇能收到五担多穀，（荒年自然是例外）每担穀祇能賣兩塊六七角錢，合計也不過十三塊多錢。除了畝捐七塊，殷盛捐兩塊，（起碼數）再加上正式的田賦，再加上穀米的攤派，臨時的借款，（是有借無還的）一年到頭，除了兩袖

清風之外，還有什麼呢？固然殷盛捐，借款，……不是正式田賦之內，但是因爲有田產所以才能留下這些禍根，難道說不是地主的負擔麼？

此外因爲各種負擔的不能一次繳清，勞主管徵收的機關派員坐索，幾時有錢，他們（徵收員們）幾時走路，住十天半月都算常事，非葷菜不嘗，非白米不吃，這樣招待費的損失，是一般人始料不及，又何嘗不是地主們負擔上的負擔呢？

政府總說是廢除苛雜，其實下鄉一看，何處不是驚人的苛雜！附加之上，又是附加，太看不過眼了，又巧立名目，田賦不過是冠冕堂皇的一種而已！

第二，爲什麼地主的收入不能照現金折算的呢？

吳景超先生把江浙地主的收入，載明淨收若干元。假如能照市價賣掉地主的收入——穀米，那至少地主是要活動多了。其實，何嘗是如此；鄉間的穀米價格，是祇有價格而無買賣的，遇着荒年，不消說，誰也沒有穀米賣；在平時，因爲整個農村破產，金融枯竭，既是差吃的窮人，又那有現錢買米？地主爲要繳納他應出的款項，祇有用大廉價的拍賣方式，方可收得很少的現錢。穀米是大廉價拍賣的，田賦能打折扣嗎？捐款能打折扣嗎？當然不能的！

於是地主在這種情形之下，祇有借「乾稞」，每年用穀做利息，使債權人既不納田賦，又可吃便宜穀。還有借市票還現金的，因為銀價總在高漲，放債的積了許多市票出借，折合目前的銀價，就算放債若干元，以後還債時要用現洋，銀價漲了許多是不管的。這種借債，名是年息二分，實在合四分上下。地主為要繳納捐稅，祇有硬着頭皮去借的。這種損失，都是由於地主的收入不能變賣現錢，（要盡量的廉價，才能吸收很少的現錢）而地主的支出，是絕對要現錢的，絕對不打折扣的。如果把地主所收的米穀折合現錢來抵捐稅，未免不合事實，至少是相差的數目太大。

有人說：「羊毛總出在羊身上」，地主的負擔雖重，他們還不是從土地上設法，從佃戶身上壓榨的。誠然不錯，過去幾年確是這樣。在我故鄉的情形，是有兩種普遍現象：一種是地主向佃戶「催陳欠」，原來佃戶和地主的債務關係，總是藕斷絲連，很少還清的機會，地主受人榨取時，便回頭向「陳欠」設法。一種是「加典」，就是把佃戶的典田價目狠命加重，典價是佃戶租田的保證金，退田時典價照退，不過沒有利息。「加典」的目的，無非是借些無利的錢，除此以外，地主有什麼方法向佃戶榨取呢？雖是地主向佃戶的榨取有限，而日照鄉間傳統的例規，也不能

用別的方法榨取的，即令加緊逼索，充其量佃戶退田不種，地主還能說自己下田耕種嗎？而地主所受的榨取是無限的，是可以巧立名目的。我們鄉間雖然沒有把契券送給縣衙門的，這並不是覺得土地有利可圖，還要在受人榨壓之下去榨壓別人，而是鄉間的傳統觀念所支配，覺得犧牲田產是不肖的兒孫，是沒出息的，是要受輿論唾罵的，所以仍舊在壓榨中掙扎着，撐持着，他們希望風調雨順！希望天下太平！尤其夢想真命天子出現！

有人說：地主既受了這種榨壓，又怎樣過活呢？據我所看到的，以前的地主們，多半是自己不種田，免討麻煩，近年確大改方針，留點附近的田，雇幾個農人來耕種，一年的衣食，仰給於此；收租所得，用來全部應付「公事」。我曾見一家地主為「公事」的緊迫，糶穀之外，還把祖傳四代的兩隻銀子賣掉，可見地主們過活的方式與困難了。

末了，我並不是袒護地主，地主的坐享其成和榨取佃戶的情形，本來是十分可惡。不過近年來的地主，其所以盡量榨取佃戶，也是由本身受榨取而來，其結果年頭忙到歲尾，落得兩袖清風，挨收捐員的言語和嘴巴，却是家常便飯，這也未免有點可憐。這是我眼見的事實，所以不妨

提出來做吳先生的一個參考。至於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自有待於專家的計劃，我不敢多談。

十一，七，南京。

田主負擔的討論

吳世昌

——奉答吳景超先生——

我在本刊第一七五期寫了一篇「耕者肯有其田嗎？」，說明因為附加稅和連年災歉，田主的賦稅很重，事實上這幾年已成為替地方政府掌司稅收的經紀人。承吳景超先生寫了一篇批評，十分感謝。他在我的文中單獨指出「地主的負擔」一點，根據許多報告，（姑且假定那些報告完全正確可靠）證明我的所謂「事實」是不正確的。

吳先生那篇文章，顯然對拙稿有個很大的誤會。誤會的種類，也和「鄉下人」一樣，是很多的，有有意，無意，故意，大意等等。我們現在也不管吳先生的誤會是哪一種，但我想先把這誤會弄清楚，然後再說一些我的「所謂事實」。

在理論上，乃至公私的種種報告上，田賦的銀額決不會比租收高的。這些理論和報告，在正常的狀態下也就和事實很近，乃至可以完全相符。這層我在上次文中早已說

明，雖然我手頭並無許多報告：「在年豐歲足的時候，地

主固然安享現成，十分可惡。」這話和吳先生研究許多報告之後的結論：「所以他是一種不勞而獲的剝削者」，我想不出有什麼分別。但是不幸這幾年來「天禍中國」，就我所記得的說罷：二十年長江大水災，二十一年江浙又水災，二十二年豐收，又是賤穀傷農，二十三年大旱災，今年據家鄉來信說又有白穗，真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災一來，農民不能餓死，他如有二成三成的收穫便要留着自己吃和留作下年的穀種，田主是沒有理由向他收租的。如果在災年去收租，他有理由並且敢搗毀田主的「租斗」和「租船」。在這些災年，政府依收成核減田賦，這二成或三成的賦稅田主却仍須照納，那就不必問稅率的高低，絕對要做「賠本的經紀人」了。近年的災况既然「常常」，經紀人的賠本也不得不「常常」了。所以吳先生根據了許多以豐年為標準的報告，來否認我所舉的由災况造成的「事

實」。是一個很大的誤會。（但如果吳先生說，那些田主在豐年太便宜了，現在應當讓他們盡些義務，這話倒也很通，我也舉手贊成。）

其次，我對於吳先生所收集的非常專門的公私材料，仍舊要用鄉下人的眼光來稍為觀察一下。他所收的可惜都不是我的家鄉或家鄉的鄰縣。並且所舉的如蘭溪田賦占贏利百分之四·三，每畝祇合五角三分，也和我的常識相去太遠。我因為怕自己的記憶力靠不住，寫信去問家鄉的親戚借幾份田賦的「通知單」和「執照」來看，愈加使我覺得吳先生的那些材料用的時候得仔細鑒別。我現在把我這裏第一手的 (Primary Source) 材料供給吳先生，請他比較他所有的第二手的報告：

這裏有一份本年度我家鄉縣政府財政局寧字第六十五號的田賦「通知單」，田地共計十六畝四分五厘。分上下兩期徵收：上期田賦正稅三·四五四元，省縣附稅五·〇六元；下期正稅三·三五六元，附稅二·九二元；共計一四·七九元。這已經是平均九角一畝了。還有所謂「抵補稅」，（本年的「通知單」尚未發出，這裏據二十年的「執照」。）米額一石一升六合六勺。折銀三·三五五元。附加在這「抵補稅」上的還有下列十種附稅：（也是二十

年的，國難以後的航空捐，公路捐尚不在內。）

- 一， 建設特捐每石一元
 - 二， 省建設費每石三角
 - 三， 縣稅特捐每石三角五分
 - 四， 教育費每石一角五分
 - 五， 增加教育費每石四角
 - 六， 彌補教育費每石二角
 - 七， 口收費每石一角四分一厘七毫
 - 八， 治蟲費每石一角
 - 九， 縣建設費每石一角
 - 十， 區公所自治費每石二角
- 共計每石附稅二·九四一七元

再以此戶一石一升六合六勺計，合二·九九元強。連「抵補正稅」共合六·四六元。把這抵補稅加在兩期正稅上，合計共二一·二四元。如此，每畝的平均稅率是一·二九元強。（吳先生如欲看這些材料，我可以借奉。）這是淨交政府的「銀漕大事」，其他地方上的臨時派捐，估量被派者財產的唯一標準是田產。每畝幾角都沒有準。這樣，就拿這寧字第六十五號的田主而論，去年不曾收租，稅納二成半，這個「經紀人」至少要白賠五元三角一分。（以前各

年災情，依此類推。）如果他因爲不收租，一時沒有錢納，每月就增加罰金，上月已增至五成半，就要賠十一元六角八分了。

再說田主的租收部分，也沒有像那些報告這樣簡單。

那些報告上所謂「假定地主得四成」，「如地主得四成」，不知是報告上原文，抑係吳先生的假定？但無論如何，這話是要被鄉下人笑爲「書生之見」的。調查者把每畝所有的生產量都計算在內，再就出產總量中假定成數，那是背乎事實的。就我們鄉下人的常識，田主祇能收主要的米穀，即「冬租」；其他麥，豆，稿桿，雜糧，乃至菜蔬，瓜果等是「春花起水」，都是農民自己的財產，從來沒有還租的義務。而冬租部分的畝額，也不能如數計算：因爲有「水田」必須有「桑地」，否則冬天田裏的「稻蓋泥」無法安頓，春天節裏的「蠶寶寶」也要餓死了。通常桑地約佔水田四分之一。蠶桑之利也是農民自己的「起水」，田主無權顧問，關切的田主還得買條鹹魚去替他祭蠶神（望蠶訊）。如此，上述寧字六十五號的十六畝四分半，去四分之一的桑地，只有十二畝多些冬租。所以田租的成數祇能算冬租部分，那些報告上的估計大概打個對扣就不差多少。十年以前蠶桑利厚，每畝桑地農民還納「三百文」或「三

百五十文」的「夏租」，如今看蠶年年賠本，桑葉不值錢，率性任它長老了扎下來喂羊，這夏租也根本取消了。然而地畝稅照舊要納，因此田主把地契推給佃戶，佃戶也不要。

所以，如果仍就上面的例子說，水田十二畝許，桑地四畝許，每年冬租在熟年以每畝澆糙米六斗計（「二五減租」後已無此數了。）共七石二斗許，每石糙米糶價以四元計，（租米新收成分潮濕，通常還無此價。）約三十元。只是納於政府的稅已有二十一元多，其他地方臨時派捐尚不在內，再加收租時的工役運輸費用，所剩下的已是無幾。但還須記得，這是熟年！至於像近五年的災年，如果「耕者有其田」的話，去年這二成半的田賦五元三角，耕者非賣了他的可憐的幾粒米交納不可；幸而去年「耕者尙無其田」，因此還能留下來作今年的穀種！

我寫這篇繁瑣的文字，並不是有意要和吳先生辯難，不過我想借這個機會，供給吳先生（以及他的文章的讀者）一些統計室中的洋裝書以外的「土材料」，作爲他研究上參考之一助。採用與否，當然要靠吳先生的鑒別力和他的學說上的方便。我不過說出了一個鄉下人所要說的話。

本刊前二期要目

第一七八號

財政部禁用現金的命令張茲閣
 論我國新貨幣政策 顧季高
 敬告日本國民 胡適
 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生活 向愚
 石瑛與田中玉 江暑生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七九號

華北問題 胡適
 日本的地理條件 洪思齊
 與其大陸政策
 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上) 李景漢
 所望於各大圖書館者 壽生
 編輯後記 適之

宇宙風

半月刊
 第六期
 編輯者 林語堂 陶亢德

寫中西文之別……語
 風化是什麼……客
 談桐城派與隨園……知
 四載螺絲釘……語
 人生漫畫(一)……鼎
 樂園外的蘋果……堂
 流浪者自傳第四章嘉德譯煙屑……種
 老牛破車(一)……老
 脂粉香與汗酸臭……許
 歡喜老墓碑……佩
 發行所 宇宙風社 上海愚園路愚谷部二十號
 定價 零售每册一角 全年連郵二元 半年一元 國外每册加寄費八分 香港澳門每册加四分

本刊合訂本

本刊第一五一至一七五期的合訂本已出版，每册——

甲種 (布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布裝)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掛號照加)

正第廿一期

風卷三期目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而電報及印刷種，不可殫述。其價值。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而電報及印刷種，不可殫述。其價值。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每月一元二角
 (香港) 每月一元五角
 (新加坡) 每月二元
 (倫敦) 每月三元
 (歐美) 每月四元

用人……余天休
 太平洋煙幕下……時事研究所
 蘇俄之外交政策……張夢笙
 娛樂與農村生活……余天休
 歐洲政局動盪中之英國外交……楊天休
 音韻之分析……吳平章
 人口思想史(續)……孫道昇
 先秦楊朱學派(續)……孫道昇
 述學(朱九江先生學業)……張伯明
 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續)……倫明

北方人民與國難

孟真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孟真

土地利用和我國前途

陳恭祿

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下)

李景漢

遠東獨霸是可能的嗎？

王漢中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北平：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華華書社 侯記報社
- 上海：南京路——上海群益書局 上海華通書局 上海通志館
- 天津：法租界——天津華泰書局 天津華新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 漢口：英租界——漢口華新書局 漢口華南書局 漢口華東書局
- 廣州：長堤——廣州華新書局 廣州華南書局 廣州華東書局
- 南京：太平街——南京華新書局 南京華南書局 南京華東書局
- 北平：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華華書社 侯記報社
- 上海：南京路——上海群益書局 上海華通書局 上海通志館
- 天津：法租界——天津華泰書局 天津華新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 漢口：英租界——漢口華新書局 漢口華南書局 漢口華東書局
- 廣州：長堤——廣州華新書局 廣州華南書局 廣州華東書局
- 南京：太平街——南京華新書局 南京華南書局 南京華東書局
- 北平：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華華書局 侯記報社
- 上海：南京路——上海群益書局 上海華通書局 上海通志館
- 天津：法租界——天津華泰書局 天津華新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 漢口：英租界——漢口華新書局 漢口華南書局 漢口華東書局
- 廣州：長堤——廣州華新書局 廣州華南書局 廣州華東書局
- 南京：太平街——南京華新書局 南京華南書局 南京華東書局
- 北平：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華華書局 侯記報社
- 上海：南京路——上海群益書局 上海華通書局 上海通志館
- 天津：法租界——天津華泰書局 天津華新書局 天津華北書局
- 漢口：英租界——漢口華新書局 漢口華南書局 漢口華東書局
- 廣州：長堤——廣州華新書局 廣州華南書局 廣州華東書局
- 南京：太平街——南京華新書局 南京華南書局 南京華東書局

第一八一號

國民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北方人民與國難

孟 真

我是在學術教育界服務的。我是生長在黃河北岸，道地的北方人。在教育界服務的人，除去地方教育總是本地人居多數外，在大都會的高等教育及學術機關中，確是南方人居絕大多數的。我以一個北方人在這一個職業的社會中服務，實不曾感覺到受南方人的壓迫。恰恰相反，我有好些最好的朋友是南方人。不錯，我也常聽到南方朋友笑話北方人，同時我尤其常聽到北方人罵南方人，我自己尤其是一個好罵南方人的。其實這都是玩笑話。我常常引用蒲松齡「吳下只餘半通，宜乎不足爲害」的話，南方的朋友不以爲忤。

我這樣的經驗是例外的呢，或是常規？是限于教育界的呢，或是不限？

我想，我這經驗至少在教育界是普遍的，我從沒有聽說大學請教員要以地方爲一種標準（或者鄒魯的中山大學除外）。教育界以外，自然比較落後，但嚴峻的省界偏見是很少有的。同一地方的人認識較熟，容易談得通暢，容易拉攏交情，自然容易相互援引，但這只是一種地方觀念

，而非南北觀念，這兩件事是切不可混爲一談的。

在北洋軍閥及東北軍閥統治北京政府時代，似乎北方人的政治力量甚大。有所謂直系，所謂魯系（分屬直皖兩系），所謂皖系（其中多數人的氣味近于北方人）。自從民國十七年一度統一之後，中央政府在南京中央官吏的數目南方人比以前爲多。于是有些頭腦單簡或失了職業的北方人，大大抱怨起來，以爲北方人受了南方人的壓迫。

在分解這個情緒之前，我們要先聲明，有兩種人沒有發言權：第一是剝削人民的軍閥，第二是助軍閥剝削，得分贓實惠的官僚政客。

我們北方人自己要想想，當北洋軍人，無論是那一派把持政權的時候，我們北方人有什麼貢獻於國家人民？不消說，第一大貢獻是內戰，第二大貢獻是搜括，第三大貢獻是無知的舉動。把國家弄得七分八裂，然後國民黨乘勢而起。黨軍成功之易，與其謂爲黨軍之優越，毋寧謂爲對方之腐敗。試請我們北方人平心想想，這樣的歷史值得留戀嗎？他省的人物我不必說，我單說我們敵省山東。請問

我們山東所出的「軍事人物」：張宗昌，褚玉璞，張懷芝，王占元，孫傳芳，那一位給我們省賺到面子？誠然這裏邊分量也不全一樣，孫傳芳還有他的長處，張宗昌真做到魔王下凡的程度，但是，總而言之，我們山東人只有聽到他們名字便慚愧。吳佩孚將軍自然比這些人截然不同，若以人格及才氣論，他自是希有的豪傑，然而以他的知識用他的方法，貢獻給國家者是甚麼？說到這裏，不必多說了，我們北方人除非爲極不正當的私心所動，決不會戀戀於北洋時代的權勢，尤不應該戀戀於北洋時代的塗炭生靈！

況且北洋時代的惡劇，並不是北方人獨唱，大多數是南方人主謀，北方人尸其惡名而已。在北洋軍閥時代，一切政客與官僚絕大多數是南方人，政局是他們操縱的，內戰是他們煽動的，我們北方人到了今天，又何必獨自包攬這個千秋萬世之惡名！舉例說：舊交通系多是廣東人，新交通系多是蘇浙人，安福系雖以安福胡同得名，巧得很，實在也是安徽福建人的合股公司，此外如政學系，根據地本在南方，如研究系，也是南方沿海各省的集團。誠然，北方也有些官僚政客，但這些大多是軍閥的親戚故舊，作用等于厮養，至于撥弄是非，鼓動政潮，北方人真不在行，只好讓南方人辦了。然則到了今天，往日受人利用的北

方人，又何苦分人之謗？

若說國民政府忽略了北方人，看輕了北方人，用南方人統制北方人，可真是神經過敏之談了。請看事實。已陷四省不論，就塞北之察綏寧三省，黃河流域之魯冀豫陝甘青七省說，爲省政府主席者，只有河南陝西兩省是南方人，同時長江流域之安徽省，又以河南人爲之主席。至於北方軍隊在中央軍集團之下分駐長江流域者甚多，無所謂誰統制誰。以中央之官吏論，河北陝西兩省人是很多的。若說多給北方人官做，多給北方軍人以地盤，不算恭維北方人，尤其不算是看重北方土地人民，這話誠然不錯。但我們要想，今日政府的施政，誠然不曾解放了北方人民的疾苦，挽救了北方地域的危難，然而對南方又何會好些？安徽之類換主席，廣東之橫征暴斂，北方人還未受到。這是政府好不好的總問題，並不是政府偏重南方的問題，我們毫無證據政府曾經在何項大政上偏袒過南方。恰恰相反，南京有些領袖，時時覺得北方應該格外重視，如戴季陶院長即其一人。他的政論，我尚不敢恭維，但他有一句話，我非常覺得有見地。他說，北方人若不起來擔負政治上文化上之責任，中國無弘大之前途，政府若不能把北方人的同情喚起，政府終歸失敗。這不是戴先生一人的見解，這

見解確可代表南京的清流。什麼邊疆教育咧，發展西北咧，建設陪都咧，把好些個中央的文武學校建設或分置在北方咧，這兩年來反對北平的各大學南遷咧（此項議論我聽到很多），都是由這一個「重視北方」的心理中發出。誠然，這些舉動收效多少，很難說，前三項尤其有大海中扔錢之勢，然而這是見解之不濟，不是居心之不良。他們好心好意，看見了錯題目，找到了錯人，誠然可惜，但終不能抹殺他的居心。北方人應該指示他以更好的路，不當以爲他是陌上的人。

說到政府好不好，也是一句比較的話。比起我們的理想來，比起我們所見進步的近代文物昌明國家來，我們的政府很不好；若是比起北洋時代的北京政府來，至少高明十倍！在那時候，政府的號令不出北京城，現在可以到雲南。那時候預算案在報銷之後起爭執，現在有預算法規，並能實行。那時候政府所持是跑軍，現在中央有好些師頗近代化的勁旅。那時候政府只是古代式的衙門，現在的政府很辦了些建設的工作。總而言之，那時候率土分崩，現在立着一個有威權的中央政府。且看那時候的中交停止兌現，是怎麼一回事，現在的法幣政策，又是怎麼一回事，便可比較政府力量之高下，及其近代見識了。

我說這些話，不是爲政府辯護。若拿西歐洲各國的政府和我們的政府比，我們的政府真算不行透了，所以我們本當責備政府積極改善。然而若與北京政府比，真是進步得遠了，一切稱讚都是歸於現在政府的。所以一切被淘汰的軍閥官僚，現在對人民那裏還有發言權？

近年有兩件事，頗使人懷疑政府不重視北方者，分述如下：

第一是今年初夏的河北事件，倉皇中無所不應，大有不愛此河北省一片土之勢。這件事本是不能辯護的。但我們要想，那時候，南京的執政者以病的身體，慚的心理，誤信些什麼通的說話，以致亂了步法，西府正在「七擒孟獲」的地方作所謂「安內」的工作，也並未發「割隴」的命令。誠然，這事弄到誤了國家大事，若說他居心是輕視此一片土，決非平情之論，或者辦交涉者如此料理，也有些苟且保全地方之意。我們誠當責備他以後再不可以如此，却不可以因此與他決裂。

第二是所謂古物南遷，大有「不愛江山愛古物」之概。這一件事，因爲我在教育界，聽到的較清楚。當時及後來此類事之動議者，是主管的人，並不是政府。政府在後來是同意了。但在他同意之前，他得到了負責人的懇切建

議。以當時的情景論，他若不搬，國人的責備必更大。況且古物搬與不搬，和疆土之守與不守，並不是一回事。在一九一四歐戰開始德軍快到巴黎城下時，法國的政府南遷了，路夫博物院的古物也有好些南遷了，法國人並不以此爲法國政府不作守土計畫的證據。古物不是礮台，並無國防價值，其保管者計劃安全（空中的及陸地的），正是盡職的舉動。難道我們可以說前年春天飛機隊在北平城上表演時，紛紛南走的各人家，都是不愛國的嗎？他們比起因土豪的地位作「自治」的想頭者，心地清白得多呢！

歸結此篇敬請我們北方中國人認清下列幾點：

- 一，我們的處境已是站在全國家全民族最前線上的奮鬥者，我們的忠心要長存，我們的志氣要永在！
- 二，我們只有在整個的國家民族中纔能謀生存，我們一分割便是俎上的魚肉。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孟 真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這一句話怎麼講呢？原來二千幾百年以前，中國各地

三，這時候，在此間空氣中掩護着攻擊政府，至少也是沒出息。責備政府的話，要到南京說去。『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四，這時候，這環境，說話不留意，極易爲人利用，所以要小心，要顧大體。應知「自治」之說，現在做來，徒得「外治」之結果，此皆天下共知。難道亡國是「自決」的歸宿？別有用心者，不足與談。看不清楚者，要想一想。

北方雖然比南方受外族統制的時間更長些，但北方人並不是不爭氣的。亡國時之鬥爭，與國前之革命，我們都積極參加的！明末，南都派了兩位入燕使臣，正使左懋第，北人，終完大節；副使陳弘範，南人，反而做了漢奸！這類的事應是我們北方人牢牢記着的榮譽！我們愛國的志氣應該比南人更抖起來！

有些不同的民族，說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據有高低不齊的文化。經過殷周兩代的嚴格政治之約束，東周數百年中經

濟與人文之發展，大一統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二二一年，政治統一了。又憑政治的力量，「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自從秦漢之盛時算起，到現在二千多年，雖有時候因為外夷之侵入，南北分裂，也有時候因為姦雄之割據，列國並立，然而這都是人力勉強的事實，都是違背物理的事實。一旦有適當的領袖，立時合為一家。北起朔漠，南至瓊崖交趾，西起流沙，東至雞林玄菟，這是「天然」賜給我們中華民族的田園。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也有憑傳在這個民族上的少數民族，但我們中華民族自古有一種美德，便是無歧視小民族的偏見，而有四海一家的風度。即如漢武帝，正在打擊匈奴最用氣力時，便用一個匈奴俘虜作顧命大臣，在昭帝時，金日磾竟和霍光同輔朝政。到了現在，我們對前朝之旗幟毫無歧視，漢滿之舊恨，隨清朝之亡而消滅。這是何等超越平凡的胸襟？所以世界上的民族，我們最大，世界上的歷史，我們最長。這不是偶然，是當然。「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一句話，是歷史的事實，更是現在的事實。

有時不幸，中華民族在政治上分裂了，或裂於外族，或裂於自身。在這時候，人民感覺無限痛苦，所渴望者，

只是天下一統。未統一時，夢想一統，既一統時，慶幸一統，一統受迫害時，便表示無限的憤慨。文人如此，老百姓亦復如此。居心不如此者，便是社會上的搗亂分子，視之為敗類，名之曰寇賊，有力則正之以典刑，無力則加以消極的抵抗。

中國經辛亥年的革命，由帝制進為共和，一統的江山儼然不改。只可惜政治上不得領袖，被袁世凱遺留下些冤孽惡魔。北廷則打進打出速度賽過五季，四方則率土分崩，複雜超於十國。中山先生執大義以勵國民，國民赴之，如水之就下。民國十五六年以來，以北方軍閥之惡貫滿盈，全國居然統一。平情而論，統一後之施政，何曾全是朝氣，統一後之兩次大戰，尤其斲喪國家之元氣。中年失望，自甘於頹廢，青年失望，極端的左傾。即以我個人論，也是失望已極之人，逃身於不關世務之學，以求不聞不見者。然而在如此情勢之下，仍然統一，在如此施政之下，全國之善良國民，仍然擁護中央政府者，豈不因為中華民族本是一體，前者以臨時的阻力，偶呈極不自然的分裂現象，一朝水到渠成，誰能禦之？所以這些年以來，我們老百姓的第一願望是統一，第一要求是統一，最大的恐懼是不統一，最大的怨恨是對於破壞統一者。

這個心理有最近的兩件事實明白表示出來。段芝泉先生本是北洋耆舊，論其個人，剛性高節，本可佩服，論其政治的貢獻，則師心自用，縱容群下，春秋責備賢者，正不必爲之諱。然自其避地南歸之後，無論何種政治思想者，除共產黨外，無不欽佩他，他居然是無疑的民國之元功，社會之元老。所有安福政績，在國民心中一齊消滅。至其最近「股東不同意」（見益世報）之表示，尤爲社會上稱道不已。又如閻百川先生，雖在北方有最老之資格，其人之勤儉樸誠，愛惜地方，尤爲國人所稱道，然其見識與辦法，亦有多人不以爲然，且有嘲笑之者。自從他毅然決然飛到南京去，全國人都另眼相看，以爲此老畢竟高人一籌，不待耕者有其田，他老先生已經有了全國人的心田！這種國民心理的轉移，不是明白表示國人渴望國家不分裂嗎？

然而這些天裏，平津一帶「空穴來風」，有所謂自治運動。若說這是民意，民在那裏？若說這是社會上的事件，請問誰是出名領導的人？若問國人的心，他們只是希望統一，以便安居樂業。歷來的苦力不足爲民衆，租界上住着昔曾大量剝削人民後經天然淘汰之官僚軍閥，不配算領袖，滿街灑的黃紙條，都是匿名帖子！天下那裏有不具名

的政治運動？黑市上那裏有正人？孔子有一句現成話，「將誰欺，欺天乎？」

所謂要求自治，雖然聞其聲（黑路上的怪聲）不見其人，而發揮其良心之主張，在平津者有教育界（宣言見上星期日大公報），其他各界雖未宣言，居心無二。這個宣言，初簽名者數十人，到了第二天，幾有千人，這才是民意的負責表示。宣言中指明這是破壞國家領土完整的陰謀，這才是有識人民的明確認識！

我終不相信此間事情就此惡化下去了，因爲此間地方最高當局宋商二公之人格與歷史是國民信賴不疑的！就宋主任說，他是西北軍中最忠實的將軍，從馮煥章先生經過無數艱苦，不會棄他，這地方最足以表顯其忠心與氣節。忠於主帥者，自易忠於國家，何況他的捍衛國家的勳績，雖在婦人孺子，至今稱道。就商主席說，他早年便是志士，後來在北方軍閥貫盈的時代，他最先在綏遠舉義。至其衛國之功，正與宋公伯仲。所以我深信他們決無忽然改換其自身歷史，墮於大海中之理。所以在此洶洶之局，我們窮學究尙在此地安心默祝國家多福！

不過，偽造民意，擾亂人心的各種陰謀，也是可慮的。負責當局，應以國家民族的立場，把背叛國家的敗類，

從嚴防範，盡法懲治！

土地利用和我國前途

陳恭祿

土地是一國的天然環境，衣食住行沒有不受他的影響，我們穿的衣服，吃的飲食，建築房屋的材料，大都是生於土或出於土的，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時候，人們受他的影響越大，地形河流山脉對於交通也有重大的影響，這都是顯而易見，無須舉例說明的。我國以農立國，據專家估計，農民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比例之高，是任何先進國所沒有的現象。農民耕種編狹的土地，一年收入大都百數十元，窮苦的還不足百元，所以農村破產，和一般經濟狀況的惡劣，成爲國內的嚴重問題。改進農民生活情狀，或提高一般人民生活程度，是不可再緩的要政，但不明瞭國內土地的利用狀況，計劃就不切合於用，今天簡略的說明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

我國地積尙未經過精密的丈量，通常估計作爲四百二十八萬方英里，佔世界面積十四分之一，亞洲四分之一。外蒙西藏已經獨立，失去一百餘萬英方里，近時失去約五十萬方英里的東北四省，所餘的地方不過二百五十萬方英

里左右，其中本部十八省尙佔一百五十三萬方英里。這指現時領土說的。清初極盛時代，領土極廣。道光以後，喪失的土地，東北有黑龍江北岸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區域，西北有塔城和伊犁以西的領土，西有帕米爾高原，南有野人山和猛烏烏得，沿海島嶼有香港台灣和澎湖列島，租借區域和喪失的藩屬國尙不在內。現在疆域併入外蒙西藏東三省計算，和前比較，已大削小，但是人民耕種的土地，却比先前廣大的多了。明顯的原因，是清廷初受傳統的思想束縛，禁止人民開墾邊地，後來人口增加，無法解決生活問題，造成了大亂，更受外人的壓迫，不得不改變政策，開放禁地了。現在說明開放的經過。

元明二代沿海諸省原有海盜常來滋擾，政府防免奸民和他們勾結，嚴管國際商業，明帝並遷徙沿海住民居於內地，放棄沿海島嶼。清初也是如此，康熙收復台灣，並不願設官治理，積極的經營，但防海盜佔據，乃在台北設了一府三縣，去城不足百里，便是生番居住的地方，禁止漢

人前往番地，內地人民也不准渡台。清季日本謀佔台灣，政府方才改變政策，准許內地人民去住，割台的時候，漢人已增至三百萬了。其他島嶼如舟山群島，也禁人民開墾

，建築的房屋官吏可以放火焚毀的，後來禁令也漸漸的廢弛了。東北三省是滿清發祥的地方，除去放逐罪人，通常不許漢人出關的。可是滿人棄地不耕，漢人爲着生計壓迫，有從海上去尋工作的，不過總是極少數的人。政府後因俄日的侵略，開放了禁地，東三省的人民，便大大的增加起來。據可信的估計，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人口六百萬人，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增到了一千二百萬人，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約二千四百萬人，現在約有三千萬了。東三省人口增加快的原因，就是出關的人數激增，民國十六至十八年，平均計算每年出關約有一百萬人。其他屬地也多在清季開放的，內蒙古是個好例。內蒙古原是蒙人游牧的地方，不准漢人開墾，但是蒙人不善營生，漢人迫於生計，乃私租地耕種，漸漸的買得了所有權。河北和山西北部添設州縣便是他的結果，張家口和獨石口的開闢，是個例子。清季朝廷改變政策，獎勵漢人徙住外蒙，可惜時間太短，全失敗了，但是漢人移居內蒙古，總算成功。對於西康，政府也有同樣的努力。本部十八

省內，西南苗民居住區域，也有改土歸流的，清初用兵在貴州設了六州，和清季廣西恩隆縣的成立，都是明證。

根據上面引用的例子，國內耕種的土地，比前廣大的結論，是無可懷疑的。現今耕地約有多少，實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據官書紀載，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耕地凡五萬四千七百萬畝，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共六萬八千三百萬畝，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共七萬四千一百萬畝，民間當有隱瞞，但是數目斷不能大的。光緒末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建議整頓田稅，稱中國除新疆蒙古東三省外，寬長各有四千里，面積應有十六兆方里，每里按照五百畝計算，十六兆方里，應有田八千兆畝。八千兆畝就是八十萬萬畝，而戶部計田只有七萬萬畝，相差十倍以上，無怪張之洞稱他毫不可靠。赫德的錯悞，一不知道古今畝的不同，一認所有的面積都是可耕種的平原。後來美國派遣農業專家巴克（Barkley）來華調查，巴克以爲耕地佔面積百分之二七·四，估計田地約七萬萬英畝，每一英畝合華畝六畝，照此計算有田四十二萬萬畝。巴克雖是專家，對於中國地理和內地情狀，並不熟悉，耕地佔百分之二七·四，實在太高，據地理專家克萊賽（Cressy）的估計，耕地只有面積百分之十五。我們展開了文江等所編的新地圖

一看，就知高原和山脈的多了。據民國五年農商部的估計，國內耕地約十二萬六千萬畝（二萬一千萬英畝），專家方面，有鐵道部顧問貝克（Baker），農業經濟專家卜凱（Buck），和統計專家劉大鈞的估計。貝克久在中國辦理賑災，留心土地利用的問題，估計耕地約一萬八千英畝，合華畝計算，凡十萬零八百萬畝，卜凱估計耕地約二萬六千三百萬英畝，合華畝計算共十五萬七千八百萬畝。劉大鈞估計有二萬五千三百萬英畝，合華畝計算，凡十五萬一千八百萬畝。綜合官書記載和專家估計，國內耕地大約有十二萬萬至十六萬萬畝，和清初比較，增加兩三倍了。

耕地增加了兩三倍，而人口增加得更快，據官書記載，康熙五十年（一七一—）直省人口二千四百萬，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增至二萬七千七百萬，嘉慶十七年（一八一—）增至三萬六千萬，道光末年（一八五〇年左右）超過四萬萬了。人口增加十倍以上，大多數的人民，依然耕種田地，可是田地有限，不夠分配，生活困難，遇有水旱的災難，不肯束手待斃，醞釀成了太平天國和捻匪等的大亂，屠殺了二十四年，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方才安定。亂後耕地有餘，人口復行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受了傳統思想的影響，男女結婚太早，生產力強，所以數十年後

，又有人滿之患了。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已經說得明白，問題到了今日，更為嚴重。國內人口尚無可靠的統計，專家和政府機關的估計，各不相同，大概現在超過四萬五千萬了。耕地不過十二至十六萬萬畝，平均計算，每人不過兩三畝。更當知道的，新開墾的地方，多在北方，長城以北氣候非常的寒冷，到了春天三四月，冰雪方才溶化，一年收成只有一次，不能和長城以南的土地相比的。江蘇一帶的農民，一家耕種的田地，大半不出十畝，有了十畝就算小康之家了。北方種植旱穀，一家耕種的土地，或者比較南方多些。但是生產穀類的所值，或不如南方的。人口密度，本部十八省內，平均計算，每方英里約二百五十人，比較英德等國，雖不算高，但是他們的耕地，約佔面積三分之一，工商又極發達。我國缺少廣大的平原，人口繁密的區域，或在大河經過的地方，或在沿海一帶。所以山東密度每方英里至六百餘人，外人賑災委員會報告說有多至六千人的。每年收入不足百數十元，作為全家的衣食費用，生活無法改善，遇着災荒，雖牛馬生活，也不能維持了。

這種窮困悲苦的生活，是我們常見常聞的。古時解決的方法，常為大規模的屠殺，或死於因戰事而生的疾疫饑

饑和流亡，明末的流寇，和咸豐同治年間的內亂，都是例子。一治一亂常是人口造成的。吾人決不願歷史上的慘劇，再行表演，現今解決的建議可分三項。一移民——邊省荒地尚多，政府可移民開墾，並充實國防。事實上東北移民，並沒有解決黃河流域人口過剩的問題。現今失去的四省，不能移民了。察哈爾綏遠等省的荒地，受地形雨量的影響，據地理專家的估計，移民不能超過一千萬人。西北也受氣候影響，沙漠附近終年無雨，可耕的區域並不甚多。西南荒地可以移民的，也是有限。海外移民更不可能了。二興工業——我國工價低廉，政府保護實業，實業當然發達，因可解決人口問題。這種希望絕不易實現的。我國缺乏火油，鐵的產額並不豐富，鐵礦百分之九十尚在日人手中，煤的產地距離工業區太遠，資本技術方面都有困難，又和外人競爭，將在何地尋找市場呢？海外市場不易插足，製造貨物不過供給國人的需要，安插數百萬人，就不易了。三獎勵農業——我國以農立國，而農植物每畝的產量，除米而外，比較任何國家為低，肥料的施用，種子的選擇，

☆ ☆ ☆

害蟲的除去，荒山的植樹，河堤的修築，塘開的興築，直接和間接都可增加生產量的，但此種種改良，也有限制的。

上面說的辦法，雖都有限制，倘能同時進行，對於農民生計，當有相當的改善。我們尤當注意的，我國人口自然增加率，據金大農業經濟系的調查，為百分之一·四三，全國人口姑作四萬五千萬計算，一年增加的人數有六百四十萬人，將來公共衛生進步，死亡率降低，農業利用機器，商業合理化，人民失業或無業的問題，必更嚴重，所以非普遍的節制生育，人口將繼續的增加，所有提高生活程度的計劃，絕不能成功的。節制生育已在先進國實行，我國如何實行，雖是個重要的問題，但非現在所能討論的。最後我要再說一句，一國生活程度提高，生產事業的進步，必須在人口增加速度之上。我國一切經濟問題，多生於生產事業的落伍，人口的增加無已；我們明瞭困難癥結的所在，節制生育遲早是必實行的。

☆ ☆ ☆

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下）

李景漢

農村社會的貧窮，骯髒，苦悶，愚昧，散漫等情形，是初到民間時所不能不感受的一些印像。但這不過是一些表面的狀態，爲自然環境所造成的。中國向來對於這數十萬農村是不大管的，任其自然變化的，壓根兒就沒有下工夫訓練過其中的人民。但最要緊的問題，不一定是農村的現狀如何，乃是這些農民的本質究竟如何。不景氣的社會狀況，是可以想辦法轉變的，惟有人的根本性質是不容易一時改變的。從我與他們接觸很久的經驗中，使我對於他們有深刻的認識。這種認識使我高興，使我樂觀，使我有無限的希望，更使我發生絕大的信仰。與農民相處愈久，愈深的感覺到中國農民是極優良的民衆。中國老百姓蘊蓄着極大的潛勢力，與不可思議的可能性。他們是絕好的建國原料。

中國農民在幾方面都顯著的表現出他們的特點：

（一）農民的耐久性 凡熟悉中國軍隊或工人的歐美人士，無不讚嘆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他們在好官長的訓練之下，或好工頭的管理之下，就表現出非常的能力。凡

在中國農村的外國醫生，亦無不驚異中國農民對於疾病的抵抗力，對於疼痛的忍耐力，和對於種種難治病症之迅速的痊癒力。中國農民是最有耐久性的，其堅忍耐勞的表現是驚人的，不可思議的，也是極鎮靜的，極深沉的。他們不但能勤，而又能儉，而且儉的程度到家而澈底。他們幾乎能在任何生活程度的狀況下活着，而且是知足的活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句話，在他們的生活裏，不發生多少問題。他們是能忍的要忍，不能忍的也要忍。「忍爲高」這冊民間普遍流行的唱本，不但是家傳戶誦，而且是深入在他們的骨髓裏血肉裏。中國農民多半是世界上最守本分，最聽話的順民吧。叫他們上稅，他們就上；叫他們修路，他們就修；叫他們種雅片，他們就種。常見小的農村，已經是窮得不像樣子，而今天強迫他攤三十元錢，他湊出來了，不久又強迫他送幾輛車，幾匹馬，他又湊出來了。總而言之，叫他們幹甚麼，他們就幹甚麼。這樣馴順的民衆，我想在人類中是不多見的。既然能強迫他們作他們極不願意作的事，甚至差不多是要他們命的事，

又甚至於是壞事，他們都去作；若是有好的政府，好的領袖，運用政治的力量，來強迫他們作建設事業，作與他們有好處的事業，豈不更易辦到，豈不更易收效麼？

(二) 農民的天資聰明 一般農民不但具有堅強的持久力，和能忍受任何人類所難忍受的耐性，而且他們的資質是很高的。從他們的外表看來，似乎是很土氣，很平凡。及至與他們相處愈久，愈感覺到他們豐富的智力與才力。稍給他們一些受教育的機會，就立刻發現他們的天資聰明，尤其是青年的農民，真有不少的天才。這種在農村中從事開發「腦礦」的工作，恐怕比開發其他的礦業還要重要而急切。我親自看見許多原來是永遠不敢正面抬起頭來看人的女子，及至僅僅入了四個月的平民學校，每日不過讀了兩小時的千字課之後，居然大大方方的登台講話，其態度之從容，語言之有倫次，有意義與清楚，可以使一般大學畢業的姊妹們有愧色了。我又親自看見有的農民僅僅受了幾個晚間的指導，居然登場表演「屠戶」「鋤頭健兒」等種種話劇，較受過長久訓練的正式戲劇研究生，更能親切動人。我也看見平校畢業同學會的合作精神與種種互助的活動，是可驚異的表現了他們的能力。中國農民不但天資聰穎，而且是最有常識，最實際的民族。表面看來

，農民是被迷信籠罩着，其實他們對於神鬼的本來面目認識的很清楚。例如屢次求雨而雨仍然不下的時候，他們對於龍王爺也就不客氣了，有時把他放在暴日下晒着，有時甚至於打起屁股來！那就是說，你有用處我就敬奉你，你沒了用處，我幹甚麼還恭維你？他們對於鬼神尚且如此，對於人間事更是清楚，更是認真，也更實際。

(三) 農民肯接受新事物 有許多人以為中國的農民是極固執的，極守舊的。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至少他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守舊。根據我的經驗，他們不但不守舊，而且是很能接受新的事物，並且不是盲目的接受，而是有理智的接受。中國農民是富於人生的基本常識。若是遇見一件與他們真有利益的事，他們易於領會，並且領會之後，無論多新的事物，也是能接受的。若是連你自己也沒有把握的事情，農民是不輕易接受的，除非是用無理的壓迫。因此對於新事物的輸入農村，實施表證的辦法，遠勝於口號，標語等宣傳的方式。若是所用推行的方法得當，我真想不出有甚麼是農民不能接受的新事物。即我熟知的定縣而論，從前縣內鑿井灌田的很少，及至後來在少數的田地裏表證了井水的確能增加生產一倍，於是全縣農民風起雲湧的大鑿其井，現已遍地皆是，以有一百

六十餘萬畝田地的縣份，而現在在井數竟達六萬口之多了。纏足不是容易改變的風俗，尤其是在窮鄉僻壤，而現在縣內十六歲以下的女子竟完全是天足了。我初到定縣的時候，沒有看見一個剪髮的女子，後來忽然很快的觸目皆是了，連大年紀的老太太也有剪的了。此外關於教育，合作，農業，衛生，種種新的事物，不勝枚舉。就連人們以為很難推廣的節育方法，農民也是肯接受的。我們能說農民是守舊麼？我覺得中國農民是人類中最易破除成見，最易領會接受好的新事物，最不偏執的民族。他們所以有今日的狀況，乃是由於沒人領導他們的結果，這樣堅忍耐久，資質聰明，態度大方，又易適應新環境的民衆，是不是良好的建國材料？

一方面農民肯接受新的事物，另一方面已經有許多人，在農村裏苦幹，研究實驗出來關於農村建設各方面的具體辦法。現在是已經到了如何推廣各種有效的辦法，使能早日普及的時期。例如在農民教育方面，已經有了一「導生制」，「組織教育的制度」等種種的辦法；在衛生方面，已經有了「縣單位保健制度」的辦法；在自衛方面，已經有了民團，保甲制度等辦法；在生計方面，已經有了合作事業的組織，各種優良的籽種與家畜，以及種種增進生產的

辦法；在組織方面，已經在幾個實驗縣內有了顯著的成績。我相信若能朝野上下，共同推進有效的辦法，早日使其普遍，農村可在短的期間，發生極大的轉變，也就是民族復興的基礎與轉機。

梁漱溟先生嘗比農民爲豆腐，政府如鐵鈎；政府要幫農民的忙，正如鐵鈎要提起豆腐；不幫忙到好，一幫忙，豆腐反倒變成稀爛了。不錯，農民的散漫無力，是像一塊豆腐。但凡到過北方的人們，大概都見過，若普通的軟豆腐一變而爲凍豆腐時，則其堅硬有如鑽石。此時鐵鈎要幫豆腐的忙，不但不能鈎碎而致有負好意，而且鐵與冰二者恰好合作，未有不提得牢牢固固者。本來用軟豆腐變成凍豆腐，豆腐的原料毫未改變，祇是加了一股冷氣。這股冷氣就是一股勁兒，一種力量，就是團體的組織力。前已說過，中國農民是絕好的建國原料，目前所最急需的就是缺這一點力量。這點力量是可以在短的期間培養出來的。時至今日，全國宜在確定的目標之下，一致向這方面努力，以最基本的教育與訓練來促成民衆的組織力，使有共同建設的意識，民族自覺自信的精神，國家的觀念，合作的技術，團結的習慣。這應該是農村建設的首要工作。至於整個的農村建設工作自然也要加緊推進。民衆有了組織力，

則任何國難皆可應付，因為民族的存在不一定只靠武力，也是靠其不可侵犯的精神與國格。

欲求此種民族根本精神的培養與訓練，能早收實效，並能逐漸推進整個農村建設，自然亦有許多條件，但首要者厥為從速產生民衆信仰的政府，尤其是與民衆有直接關係的縣政府。農村建設與縣政建設有不可分開的關係。農村建設需要政治的力量。就說「建設」是政治問題，亦無不可。如果政治黑暗如故，不加改革刷新，官吏貪污如故，不加淘汰更替，則民力的培養，農村的建設，實無從說起。如果有了真正廉潔有力的政府，負政治責任者懂得建設而又願意建設時，以政治的力量，來推動農村建設，那是最快當的事情。根據中國的歷史，社會的結構，與實際工作的經驗，縣單位是最適當的地方建設單位。中國一縣不僅是行政區域的單位，而也實在是一個社會生活的共同區域單位。中國為一千九百餘縣所構成，而每縣又為若干鄉村所構成。縣村實為中國大多數民衆的着落地。一切改進工作，最好從這裏着手。因此許多規模較大的農村實驗工作，均以縣作單位。如此，在一個縣裏實驗成功的結果，即可因地制宜，推行於他縣。已往縣政府的主要功用不過是理訟催科。舊有的縣政機構，絕不能適應今日的需要

。我們若承認縣政建設是國家建設的基本工作，是民力培養的先決條件，就應該早日澈底改進其機構。健全的縣政機構，必須是為民衆作事的組織，能以完成其領導人民向上，改進人民生活，解決人民問題的責任。農村建設工作就應該是縣政建設的內容。今後縣政機構之主要精神在以全縣民衆總動員為基礎，而以縣政府為中樞動力，縣長為推動建設工作之領袖。如此纔能實施民衆的訓練與組織。吾人必須認清，如果沒有有組織有訓練的民衆為基礎，非常的國難是絕不能應付的。由此我們可以覺悟到關於各縣所謂親民之官的縣長是如何的重要。今日所需要的縣長，絕非祇要兩袖清風如「彭公」「劉公」者就可以勝任，他也必須具有喚醒民衆，領導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能力，和應付時代問題及適應時代需要的學識。因為惟有這樣的縣長，纔能恢復民衆對於政府的信仰，纔能振作民衆的精神，亦纔能推進整個農村建設的工作。

總結起來，民衆是建國的基礎，而中國農民，無論在量的方面或在質的方面，均佔民衆的主要部份。由於已往對於他們的疏忽放任，遂至演成今日散漫無力的現象。但他們具有天賦的偉大能力，就是需要有人來喚醒他們，組織他們，領導他們；只要給他們一些基本的教育與訓練，

就能一變而為團結有力的民族。但這需要全國一致的努力，來促成這個大的轉變。政府應該是推進一切的中樞動力。如果現在握政權者覺悟現在的政府不足負此重任，即宜趕緊認真改進現在政治的機構，使能集中全國的人才，達到最高的效率，以應付今日的急需。在這非常的時期，非有勵精圖治的政府，不能收拾今日的人心，更不足以團結今日的民衆。有人以為現在訓政應該結束，其實真正的訓

政工作尙未開始。如果真要有有效的推進訓政工作，非有接近民衆的賢明縣長不可，也非有許多抱犧牲精神的青年肯到民間去，擔任地方政府的各種職務，分工合作，從各方面一齊着手，來培養民衆的力量不可。

時至今日，空言無補。「多難興邦」，「事在人爲」。機會不能老有，願國人亟起圖之。

(廿四，十一，十一，演講於清華大學)

遠東獨霸是可能的嗎？

王漢中

——介紹一位日本學者的意見——

在日本以外的別國人無論以怎樣公正的態度來批評日本，大概她總不會完全全的接受的；但是日本人從自己的痛苦裏迸出來的血，她能不能接受呢？我們相信不怕她不能接受，事實總會是真的，因為這種事實是自己體念出來的，同時是自己深嘗到的真心話。

今年暑期中日本慶田茂君曾在『國際評論』上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題名爲『日本外交之三課題』，他討論日本應取的外交方針，非常詳盡，而且扼要。慶田君雖然不是同情中國的人，但是他能把日本所走的錯誤和危險的途

徑一一指出，說出他心坎上感覺痛苦的話，却是難得的。我們不因慶田君指摘中國政府的錯訛而抹煞此文，却因慶田君能向世人自供而更覺可貴。

慶田君將他第一段說明了今後資本主義對立之激化的理由，日本對華府條約的廢棄和德國對和平條約軍備條約的廢棄就是列強軍備擴張之契機。同時他把歐洲外交分爲兩個時期：就是從歐洲大戰以後，由於戰勝列強間互相對立，一時出現了一些過渡橋梁的條約；如華府條約，道斯計劃，遜加諾條約，及非戰條約等，此爲國際資本主義立於相對的安定之上的第一期的外交工作。現在凡爾塞條約

早在崩潰過程中，所以由於一些焦頭爛額的國際危機的回避，使得外交進入第二期的工作。以德意志為中心的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便是今日頻繁的列強外交工作的實施時期。他又說再把日本的外交看一看，從焦土外交的主戰轉到廣田外交的和平工作，我們看得出一些什麼呢？滿洲事變以來，為日本主導勢力之對外國策的理念，就是所謂遠東獨霸主義，其影響於外交上可分為七個具體的階段：（一）國際聯盟之退脫，（二）滿洲國之承認，（三）天羽對中國之聲明，（四）華府條約之廢棄，（五）中日交涉，（六）日中偽經濟會議之設立，（七）中日使節之昇格等。他以為從表面看來，日本對遠東和平之確立雖有邁進之勢，但是日本想實現遠東獨霸主義，未免還近於理想。根據慶田茂君的觀察，我可以總括為四個最大的原因作為不能實現遠東獨霸主義的理由，就是：

第一由於日本經濟力量的不足。他說：「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顯然地是依賴着外國原料和生產手段的輸入，且輸出貿易也顯然地以中國和滿洲國以外之國際市場為絕對的必要。據內閣統計局的調查，昭和八年度（即一九三三年）日本對中國和滿洲國總輸出額僅佔全額之百分之二十二，從輸入方面看，還不到全額的百分之十五。同年度

日本對外貿易的增大，以地域分，亞細亞佔百分之五十九，歐洲中南北美及澳洲之平均增大率為百分之一百三十九點五。然而輕工業或纖維工業一般的發達，和重工業特別是軍需工業，還祇限於局部的急激的發展，這可說是日本產業之畸形的狀態；同時日本在財政上的赤字公債幾達百億元之多，所以要適應中國今日的要求如一般重工業品及巨大的資本，到底是困難的。」由慶田君這幾句話看來，很顯然日本的資本和生產手段以及原料等，自給都不夠，焉有餘暇來說拯救別人的話？這真是鐵打的事實，日本人都應該自己知道的。

第二是由於日本給予中國人之印象。慶田君說：「雖然中國政府公佈了抵制日貨之取締而對中日親善表示了善意，可是四月中在中國舉行的領事會議之現狀報告，還未免有悲觀的推測。因為全體中國人的排日習慣，根據中日戰爭，廿一條問題，及滿洲事變上海事變等等歷史的對立關係，經過了一種深切的體念。縱令日本和中國的當局成立了一時的協定，中日偽忽然和協一致，然而對遠東和平的精進和實現共同的行進，還是沒有想到的。從以上諸點考量起來，可以了解遠東獨霸主義是不可能的。」我們看慶田君所謂「全體中國人經過了一種深切的體念」，這是

多麼一句真實而真正了解中國人的話，這正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心裏欲訴而苦無法訴的話！就這一點說，我們對遠東和平的悲觀，實際上並不亞於慶田君，所以縱令日本和中國當局成立一時的或偶然甚至不得已的協定，在事實上仍然是無補於遠東和平之確立的。

第三是由於國際情勢的不變。慶田茂君說：「脫離聯盟後之日本，在國際的孤立之下，既然很平穩地繼續三年頭，然而這由於歐洲政局之風雲，國際的恐慌及各國國內普羅階級的抬頭，日本當然是受到偶然的好運之惠，我不相信將來也能保持着名譽的孤立而唱着好運的調子，以實行獨霸的主義。最近在歐洲方面如蘇維埃聯邦之加入聯盟，沙爾區域之歸還德國，法意羅馬協定，英法倫敦宣言，及法蘇軍事同盟等，可說是苦難的外交工作的總決算，在最近的將來，開全歐和平會議的時候，結果可以預測到的就是德國之復歸國聯。……」由鐵的事實的證明，我們相信慶田君所說的「日本在過去三年是受着好運之惠」的話，是真實的。同時由於國際情勢的急轉直下，如蘇俄之加入歐洲團體，美國之參加制裁意大利，我們更同意慶田君所說的「我不相信將來也能保持着名譽的孤立而唱着好運的調子以實行獨霸主義」的話。

第四是由於美國在遠東的優越勢力。慶田君說：「從遠東方面日美對立的歷史考察一下，日俄戰爭以後，有南滿鐵道經營問題的發生，歐戰後，爭執愈趨激烈，經過了華府會議的商談，後又有中東鐵道的收回問題發生，而在上海事變之際，一時頓成白熱的狀態。現在因為海軍軍縮問題，遂使衝突益趨尖銳化了。尤其是美國對滿洲國之成立，固持着絕對不承認的態度，與我國互立於一百八十度的扞格地位。但如我們想起美國對中國侵略的最初活動是向滿蒙進攻的事實，則思過半矣。美國比較英國和日本之侵入中國要遲，自然在中國不能不把握到重要的領土的特權，因此美國的對華侵略，必然地以破壞英日的既得勢力範圍為目標。日本恐懼美國金融資本之政治支配力，則日本之弱點祇有依着軍事力量，才能做補強的功夫；況且在中國其他方面，美國的勢力如以美國之商品，美國式之教育，軍事技術的援助等而論，斷然地佔着第一位。」慶田君接着又說：「就以上諸點看來，遠東獨霸主義無論如何是有困難的。日本對中國是以消費商品之市場化為目標，而美國是以生產手段之市場化為目的，這顯然是予日本資本主義以致命傷。」慶田君這幾句簡單的話已足以說明美國在遠東的勢力較日本雄厚，那麼日本要獨霸遠東，自

然是以超越美國勢力爲其前提條件；但是日本要以「後進資本主義國家」（慶田君所說的）的資格來超越先進資本主義的美國的勢力，又豈是可以「一蹴而躋」的事呢？所以慶田茂君在他那篇文章裏最後的結論還是：「遠東獨霸主義是不可能的。」同時慶田君在最後一段裏把日本過去的外交也簡單地批評了幾句，現在附錄在這裏，他說：「提倡以靜觀待機的態度奉爲金科玉律，同時對於擬裝自己無策的往日追隨外交非難，結果雖產生滿洲事變，產生內田時代之豬突外交。所謂追隨外交與所謂豬突外交，在從

編輯後記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原來是十二月一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因爲時局關係，原文登出時稍有刪節之處。我們得了作者的同意，把全文在這裏發表。

△大公報在很困難的環境之中，獨能不顧危險，登載平津各報不能登載的文電，發表平津各報不敢發表的言論。從十二月四日起，大公報得了停止郵遞的處分。這樣爲正義受損失，是一個輿論機關最光榮的事。我們很誠懇的

來之日本外交上都是盲目的，機械的。所以基於世界資本主義之發展上對國際情事之辯證法的推移缺乏洞察力，結果是無定見。」

這裏我不希望討論日本外交，祇以慶田君的話作結，就是誠懇地希望日本不要以不夠的經濟力量來作冒險的行動；不要忽略了「中國人從廿一條上海事變等事中所得來的深切的體念」；不要忽略了國際情事的「今非昔比」；不要抹煞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遠東的潛在勢力，而輕易走上不能確立遠東和平的道路上去！

適之

給大公報道賀。

△陳恭祿先生是武漢大學的史學教授。

△王漢中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

△李景漢先生的「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的上半，登在獨立第一七九號。

△承各地的朋友寄信來贊許我的「敬告日本國民」（第一七八號），我很感謝他們的好意。

本刊前六期的要目

第一七五號
 憲政問題與黨政改革
 耕者肯有其田嗎？
 論地主的担負
 歐洲國際紛擾之原因
 蘇俄旅行記(十九)
 編輯後記

陳之邁
 吳世昌
 吳景超
 王化成
 丁文江
 編者

第一七六號
 建國的力量
 國民黨未失錦標隊資格
 憲政可以開始了嗎？
 國民黨與國民黨員
 察綏晉旅行觀感(上)
 編輯後記

顧毓琇
 李樸生
 許持平
 蔣廷黻
 巫寶三
 編者

第一七七號
 放棄銀本位之後
 鄉村工作應該有一個簡明
 而概括的目標
 故鄉所見
 察綏晉旅行觀感(下)
 編輯後記

陳岱孫
 鄒樹文
 勃盼
 巫寶三
 編者

第一七八號
 財部禁用現金的命令
 論我國新貨幣政策
 敬告日本國民
 東京帝大學生的生活
 石瑛與田中玉
 編輯後記

張茲園
 顧季高
 胡適
 向愚
 江暑生
 適之

第一七九號
 華北問題
 日本的地理條件與其大陸
 政策
 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
 想(上)
 所望於各大圖書館者
 編輯後記

胡適
 洪思齊
 李景漢
 壽生
 適之

第一八〇號
 我們應努力擁護統一
 答室伏高信先生
 答胡適之書
 再論地主的担負
 讀一論地主的担負
 田主負擔的討論
 編輯後記

翁文灝
 胡適
 室伏高信
 吳景超
 汪民楨
 吳世昌
 適之

本刊合訂本

甲種
丙種

本刊第一五期至一七五期的合訂本已出版，每册價目：
 (布裝) 一元八角
 (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一角
 郵費八角
 (掛號照加)

乙種 (布裝)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自由評論

第二期目錄

五全代會後的感想
 讀北平教育界同人宣言
 中國民族之改造
 「滄海」
 編者後記

羅際基
 梁實秋
 潘光旦
 靈雨
 編者

社址：北平東城松樹院甲三號
 定價：每期實洋四分，預定半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郵費代洋不打折扣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學園」、「藝圃」、「通訊」、「經濟界」、「教育界」、「計新聞」等欄。報分七十五份，並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印刷精美，實為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市) 每月一元
 (國內) 每月一元一角
 (香港) 每月一元二角
 (南洋) 每月一元五角
 (歐美) 每月二元

冀察時局的收拾

胡適

爲學生運動進一言

胡適

實際政治

陳之邁

讀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

向愚

參觀南口機廠的雜感

陳卓如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八二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 景山 文齋 | 天津 | 天津 廣益書局 | 上海 | 上海 廣益書局 | 南京 | 南京 廣益書局 | 漢口 | 漢口 廣益書局 | |
| 保定 | 保定 廣益書局 | 石家莊 | 石家莊 廣益書局 | 濟南 | 濟南 廣益書局 | 青島 | 青島 廣益書局 | 徐州 | 徐州 廣益書局 | 開封 | 開封 廣益書局 |
| 鄭州 | 鄭州 廣益書局 | 長沙 | 長沙 廣益書局 | 衡陽 | 衡陽 廣益書局 | 廣州 | 廣州 廣益書局 | 汕頭 | 汕頭 廣益書局 | 廈門 | 廈門 廣益書局 |
| 福州 | 福州 廣益書局 | 廈門 | 廈門 廣益書局 | 汕頭 | 汕頭 廣益書局 | 廣州 | 廣州 廣益書局 | 香港 | 香港 廣益書局 | 澳門 | 澳門 廣益書局 |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梧州 | 梧州 廣益書局 |

冀察時局的收拾

胡適

全國注意的冀察局勢，到最近一週內才算是有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的大致是這樣：

(1) 中央政府任命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十七人。

(2) 商震辭去河北省政府主席，中央任命朱哲元為河北省政府委員，兼任主席。

(3) 天津市長程克辭職，中央任命蕭振瀛繼任。

(4) 中央任命張自忠兼察哈爾省政府主席。

(5) 劉峙改任豫皖綏靖主任，商震被任命為河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

何應欽部長此次奉中央命令北來處理此間的局勢，他在北平住了十天，已於十二月十二日南下。他臨行時曾有一封告別書留給各大學的校長，其中有云：

關於冀察時局問題，連日與各地方當局晤洽，經過甚為良好。現由中央明令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負綜理冀察平津政務之責。此間各當局均富有國家思想。人事之變更並不影響國家之統一。

何部長這幾句綜括的報告，應該使我們關心國家統一的人們放心一點。

我們觀察這回中央解決冀察時局的辦法，原則上只是承認第二十九軍的領袖諸君「均富有國家思想」，所以中央把冀察兩省平津兩市完全付託給他們。這個原則，我們認為不錯的。自從六月初旬中央軍隊撤退之後，北方最前線的守土之責當然擔在二十九軍的肩膊。我們知道，今年六月中，在政府手忙腳亂應付外來的壓迫的時候，中央與地方當局之間不免有一點隔閡。但我們深信，二十九軍的領袖諸君都受過馮玉祥將軍多年的訓練，他們對國家的忠心是我們不須疑慮的。他們兩年前在喜峯口作戰時，曾有八千健兒為國家流過血。一個有過這樣悲壯的歷史的軍隊，是不會孤負國家的付託與人民的期望的。

最近一個月之中的華北局勢的演變，也可以證明二十九軍的領袖始終還站在國家的立場上。如果他們不忠於國家，他們儘可以在十一月中跟着殷汝耕去宣布自治了，他們也儘可以在十二月初擋何應欽部長的駕了。他們歡迎何

部長北來，接受他的處理方案，服從中央的命令，這都可以表示他們對於國家的忠心。宋哲元主席在十二月十二日曾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他說：

關於華北交涉問題，過去錯誤多失敗於秘密。余自六月二十日交卸察省府主席職，至九月二十日就任平津衛戍司令後，僅以拜會性質晤多田一次。對外決無絲毫秘密協定。即將來中日交涉，余亦主張開誠公開討論。（十三日大公報）

他這個表示應該可以解除最近一個月中社會人士對他的誤會了。

所以我們說，中央此次把冀察的政局完全付託給二十九軍的領袖諸君，是一個正當的辦法。中央信賴他們，我們人民也應該信賴他們。

現在這個以二十九軍領袖爲中堅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不日就要成立了。我們站在國家的立場，深切的期望這個政委會用盡忠報國的精神，積極的挑起這兩省政務綜理的責任來。我們沒有什麼奢望，只希望這個政委會至少要替國家辦到這幾件事：

第一，冀東各縣是河北省統轄之地，殷汝耕是政府明令拿辦的叛國犯人，我們盼望冀察政委會和宋哲元主席在

最短期間能拿辦殷汝耕，取消所謂「冀東自治」的叛國行爲。

第二，冀察平津的人民並沒有什麼「自治」「獨立」的要求，這是天下人共知的事實。以後如再有類似香河事件或殷汝耕事件的發生，我們盼望負有守土之責的地方政府毫不遲疑的用實力去彈壓制止。這種事件完全是國家的內政，沒有一個外國有干涉之權。

第三，察哈爾北部最近發生的「滿洲國」軍隊攻打沽源寶昌等六縣的事件，誠如宋哲元主席十二月十二日的談話，這「無異於吞併察哈爾全省」。負有守土責任的長官，應該用全力防禦此等暴行。張北的事，倘處理不善，大有成爲國際戰爭導火線的危險。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察省當局與冀察政委會要十分注意張北的局勢。

第四，宋哲元主席會明白宣言「對外決無絲毫秘密協定」，這是全國最歡迎的報告。我們盼望冀察政委會要深切的明瞭他們並沒有同任何國家訂立任何「協定」的權力，也沒有同任何國家作任何外交磋商之權力。如果他們不能這樣認清他們的職權，他們到了作繭自縛，貽誤國家的時期，悔之晚矣！

我們很誠懇的盼望冀察政委會垂聽我們的忠告，我們

很誠懇的祝福他們爲國家努力。

廿四，十二，十五。

爲學生運動進一言

胡適

我在十五年前，曾提出一條歷史的公式：

『在變態的社會國家裏，政治太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生的。』

這條公式是「古今中外」都可以適用的。從東漢北宋的太學生干涉政治，直到近年的「公車上書」，留學生組織革命黨，五四運動，民十三以後的國民革命，共產黨運動等等，這都是「古今一例」的。從中國兩千年的學生干政，到歐洲各國最近三百年中的種種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到眼前全世界的各種學生干政運動（例如連日報紙所記埃及學生的排英運動），也都是「中外一理」的。

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中年老年人，壯氣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不肯輕易參加各種帶有危險性的政治活動。只有少年學生的感情是容易衝動的，膽子是大的；他們沒有

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會完全壓倒情緒，所以他們一受了義憤的鼓動，往往能冒大險，做出大犧牲，不肯瞻前顧後，也不能遲徊猶豫。古今中外，同是一樣的。

懂得了這一條很淺近的歷史公例，我們就應該明白，這幾年中國國難之下青年學生的沉寂只是一種變態，而不是常軌。這沉寂的原因，一部分固然是自身能力脆薄的覺悟，一部分還是政治勢力的壓抑。絕大多數學生確然覺悟了這回國難的空前嚴重性，覺悟了口號標語遊行示威的絕對無力，所以他們決心向圖書館實驗室裏去尋求他們將來報效國家的力量。然而這不是近年學生界沉寂的主因，因爲這一類學生本來是沉寂的，他們壓根兒就不是鬧政治運動的材料，凡是干政運動總是少數「好事」「好動」的青年們鼓動起來的。而近年「特務機關」的密布，秘密告許的盛行，往往使各地學校裏的好事分子銷聲匿跡。此項政治活動的策動人物的被壓抑，似是近年學生界沉寂的主要原因。

一個開明的政府應該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悅誠服的愛戴，而不應該濫用權力去摧殘一切能糾正或監督政府的勢力。在外患最嚴重壓迫的關頭，在一個漢奸遍地的時勢，國家最需要的是不畏強禦的輿論和不顧利害的民氣。我們這個國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順民，而是有力量的諍臣義士。因此，近年政府箝制獨立輿論和壓迫好動的青年的政策，我們都認為國家不幸的事。

我們試回頭想想，在三四年前，我們還能自信，國家的軍備不能作戰時，我們還有經濟的武器可以使用。如今呢？可憐我們只許談經濟的提攜了！這一項經濟的武器的失其效能，一半由於沒有政府的後盾，一半也由於輿論和愛國青年的被箝伏。

今年五六月之間，華北受了壓迫，報紙不登一條新聞，不發一句評論，全國青年睡在鼓裏，無聲無息的幾乎丟了整個的華北！

獨立的輿論，愛國的青年，都無聲無息的時候，所謂『自治』運動却公然抬頭露面了。這是必然的結果。偌大的地面早已成了『無人之境』，姦人們還不公然活動，更待何時！

所以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學生大請願遊行，是多年

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我們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況這些血氣方剛的男女青年！

那一天下午三點多鐘，我從王府井大街往北去，正碰着學生遊行的隊伍從東安門大街往南來。人數不算多，隊伍不算整齊，但我們望見他們，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那一天的學生反對『自治』大請願，雖然平津各報都不許記載，（大公報雖然登了，但因禁令還未解除，北平看不見。）却是天下皆知的壯舉。天下人從此可以說，至少幾千中國青年學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認那所謂『自治』的傀儡醜戲的。

☆ ☆ ☆ ☆ ☆

但是九日以後，各校學生忽然陸續有罷課的舉動，這是我們認為很不幸的。

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在十幾年前，學生為愛國事件罷課可以引起全國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後，罷課久已成了濫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這是很淺顯的事實，青年人豈可不知道？

罷課不但不能絲毫感動抗議的對象，並且決不能得着絕大多數好學的青年人的同情。所以這幾天鼓動罷課的少

數人全靠播弄一些無根的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心理。城內各校傳說清華大學死了一個女生；城外各校傳說師範大學死了一個女生。其實都是毫無根據的謠言。這樣的輕信，這樣的盲動，是純潔的青年學生界的恥辱。捏造這種謠言來維持他們的勢力的人，是純潔的青年運動的罪人。

我們愛護青年運動的人，不忍不向他們說幾句忠告的話。第一，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目標。在這樣的變態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學生運動只能有一個目標，就是用抗議的喊聲來監督或糾正政府的措施。他們的喊聲是輿論，是民意的一種表現。用在適當的時機，這種抗議是有力量的，可以使愛好的政府改過遷善，可以使不愛好的政府有所畏懼。認清了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明白一切超過這種抗議作用（輿論作用）的直接行動，都不是學生集團運動的目標。

第二，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力量。他們的力量在於組織，而組織必須建築在法治精神的基礎之上。法治精神只是明定規律而嚴守他。一切選舉必須依法，一切討論必須使人人能表現其意見，一切決議必須合法。必須如此，然後團體的各個分子可以心悅誠服，用自由意志來參加團體的生活。這樣的組織才有力量。一切少數人的把持操

縱，一切淺薄的煽惑，至多只能欺人於一時，終不能維持長久，終不能積厚力量。

第三，青年學生應該認清他們的方法。他們都在受教育的時代，所以一切學生活動都應該含有教育自己訓練自己的功用。這不是附帶的作用，這是學生運動的方法本身。凡自由的發表意見，虛心的研究問題，獨立的評判是非，嚴格的遵守規則，勤苦的鍛鍊身體，犧牲的維護公衆利益，這都是有教育價值與訓練功用的。此外，凡盲從，輕信，武斷，壓迫少數，欺騙羣衆，假公濟私，破壞法律，都不是受教育時代的青年人應該提倡的，所以都不是學生運動的方法。團體生活的單位究竟在於健全的個人人格。學生運動必須注意到培養能自由獨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個人人格。一羣被人糊裏糊塗牽着鼻子走的少年人，在學校時決不會有真力量，出了校門也只配做順民，做奴隸，而已。

第四，青年學生要認清他們的時代。我們今日所遭的國難是空前的大難，現在的處境已夠困難了，來日的困難還要千百倍於今日。在這個大難裏，一切聳聽的口號標語固然都是空虛無補，就是在適當時機的一聲抗議至多也不過臨時補漏救弊而已。青年學生的基本責任到底還在平時

努力發展自己的知識與能力。社會的進步是一點一滴的進步，國家的力量也靠這個那個人的力量。只有拚命培養個

實際政治

我們講政治，最要緊的便是要講實際的政治，不能專講原則政治。我們不能只問政治應該如何，或外國的政治如何故中國的政治便應該如何。我們必須先問中國的政治究竟如何，然後根據這種事實謀事實所能容許的改進改善。

如果我們採用這種實際政治的眼光來觀察近來的政治動態，我們固然不能過分的樂觀，但亦不應該過分的悲觀。中國講政治的往往喜歡沿襲外國一種說法，認為幹政治者至少可以分爲兩種：政治家 (Statesman) 和政客 (Politician)，而慨嘆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根本沒有政治家，只有政客，卑劣的政客，只知鑽營，不知負責，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國家的政客，從實際政治的眼光看來，這種看法是可以不必的。「政治是權力的分配」。幹政治的人就是爭奪攫取權力的人，「政治家」如此，「政客」亦復如此。在根本上他們並沒有分別。有一位英國的傳記作家會明

人的知識與能力是報國的真正準備工夫。

(十二月十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陳之邁

確地說，「政治家」和「政客」，既然都是幹政治的人，便都是奪取權力的人，「如同賽馬時騎馬的人，唯一的目的便是騎在馬的身上。」(F. S. Oliver—The Endless Adventure, Introduction) 什麼是「政治家」呢？一位最知名的史家說：

政治家是一位放眼去看將來的人，放眼去預測他的階級和國家將來的地位，用智慧來使得他的國人能夠接受註定的命運。他有勇氣，亦能隨機應變；他敢冒險，但他有好運氣；他能於必要時小心翼翼向前進行；他能夠在下台時相當受人尊敬。(Charles Beard—'What Is A Statesman?', American Mercury, I, P. 394, April, 1924)

幸運與流年是政治上成功與失敗的一個元素。卑士麥會說：「如果我預測明天的天氣晴朗，明天的天氣果真晴朗，我便是偉人，明天的天氣陰霾，我便一敗塗地。」照這樣

看來，只有走運的爲政者與倒霉的爲政者，其間沒有政治家與政客的区别。但這種的說法太偏了。政治的成功與失敗，幸運縱然重要，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幹政治的人一律以攫取政權爲鵠的，南京近一月餘來的熙熙攘攘不足爲奇。但是攫取政權雖是爲政者唯一的目的，他們的浮沈却要看他們會不會爲自己打算。中國以往政治的層層失敗，不是因爲爲政者的此爭彼奪，而是因爲他們實在太缺乏眼光與見識爲自己打利己的算盤，他們太不會自私自利。這句似乎離奇的話可從兩方面來解釋：

第一，幹政治的人自然總想長期大權在握。失意與下台，與其說是他們的苦痛，毋寧說是他們的奇耻大辱。因此幹政治的人便得切切實實認清，他們一切的言行舉動均得受長期把持政權的理想支配。他們所作所爲一切都得能否長久當權爲評衡的標準，凡足以維持他們政權的他們必得盡力爲之，凡足以把他們推翻的他們必得竭力避免。這不是高遠的道義，這只是平凡的人情。換言之，今朝的顯貴在當權的時候使得竭盡力量製造優美的政績以期他日重行競選的時候能有煊耀誇張的資料，使得他們能够仍然受人擁戴，繼續當權。假如獻身政治的人不願意下台，（那個喜歡下台？）他們便得向這方面努力。凡不知向這

方面努力的，凡是在未上台時則百般運動，上了台後便敷衍因循的，都是不會爲自己打算盤的人。連爲自己打算盤都不會的人那是自甘沒落。

第二，政治原是平凡的，往往不受高超理想的支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不很近人情的理想，不能成爲實際政治的理想。但是流芳百世却是一種人慾，追求歷史上的地位却是人之常情。所以有識見的爲政者，一方面用種種的手段來把自己弄上台去，然後又造出優美的成績來希求長久當權，一方面他們也明瞭優美成績的造成，固然能够維持他們的地位，同時也是他們在歷史中造成重要地位的資源。爲政者同做許多別種事業的人一樣，除了爲自己的豐衣足食以外，還要爲自己求名垂千古；想要取得這種榮譽（那個不想這種榮譽？），當權的時候當然使得盡最大的努力來造成不朽的功勳。這便是爲政者自私自利登峯造極的建樹。

我們近來常常聽見人說中國的政治未曾走上軌道。他們標舉出許多事實來說明此點。譬如在近一月餘來的政治變遷便使許多人不滿意。這類現象原因本來簡單。中國現在的政治制度是一個幾乎不可通的制度，「既不合政治學原理，又不適目前的國情，無怪其既無力量，又鮮效率」

。這種制度的形成一半是糊塗，一半是空談原理，東抄西襲。關於這層近數月來討論已多，不必再說。幾乎成爲衆矢之的的中央政治會議，現在已經大加改善，縮減爲二十五人，改稱政治委員會，可算是一種改制改革建議聲中重要的收穫。除了制度之不良，爲政者的缺乏自私自利的真確了解也是政失常軌的主因。做生意的人無非爲自己謀利，但是商業已成專門的科學，商業人才已成專門人才，可見爲自己打算盤也非易事。中國幹政治者雖多如過江之鯽，但是真能自私自利的，爲自己謀繼續當權，謀歷史地位的，却仍然有如鳳毛麟角。這是政治敗壞的原因，這也是國事蠅蟻的元素。

讀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

向 愚

二十四，十二，九。

本乎上述種種，我們願意向對於現狀抱悲觀的人說：

「政治本身是權力的爭奪，幹政治者的此爭彼奪，原是他們的職業，手段縱然稍嫌卑劣醜味，但也不足爲奇，用不着過分的悲觀。歷史上雖然不給我們以樂觀的材料，政治的軌道二十多年來始終未能走上，但那不是因爲爲政者的爭權，而是因爲爲政者缺乏爲自己打算盤的識略。」所以我們願意誠懇地奉勸袁袁諸公，「爭權奪利我們不責，我們只希求你們能爲你們自己作最大的努力。宦海浮沈縱然不免幸運，但在位時不得不未雨綢繆，免得失意時的潦倒，或挺而走險，冒賣國求榮的大不韙。」

胡適之先生最近應日本的評論家室伏高信氏的懇請，

寫了一篇敬告日本國民，登載於日本評論的十一月號上面

。筆者讀了這篇文章，立刻感覺到胡先生所說的話是中國

四萬萬民衆想說的話，是四萬萬的中國民衆的心理的反映

；所以胡先生在日本的民衆跟前得到了一個說話的機會，

無異是四萬萬的中國民衆在六七千萬的日本民衆跟前，得

到了說話的機會了。因爲是這樣子，所以筆者很注意的要

知道這些話在日本的民衆方面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反響？

胡先生的文章登載出來了之後的幾天工夫，東京朝日新聞

的「豆戰艦」欄，對於這篇文章倒說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

，每星期出一回的有權威的東京帝國大學新聞，却看不到

最高學府裏面的學者們或評論家們發表了評論這篇文章的

言論，不由得令人失望了。

各種雜誌的十二月號都出來了，「日本評論」裏面登有室伏高信氏的「答胡適之書」。室伏高信氏不用筆者來介紹，國人是都知道的，他遊歷了中國，今年暑期間在上海的某日本報紙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惹起了日本居留民的憤怒，公決要請日本政府懲辦他。筆者之所以對他表示敬意，不在於他說了幾句同情中國的話，或是說了幾句不合日本的時流的意思的話，而在於他肯撇棄優越感，平心靜氣的考量中日兩個民族的將來，將所信率直中表示出來。答胡適之書既然是他寫的，筆者抱了期待的态度去讀他。室伏氏在他的文章裏面狠誠擊的說，胡先生所說的話，「在日本的知識階級之間，引起了驚人的衝動，對胡先生個人非常的稱讚，對中國國家非常的同情」，他對於胡先生所指摘出來的日本的錯誤充分的承認，對於胡先生的忠言表示接納，所以他深信「中國和日本之間，非回復到互相理解，互相信賴，互相援助的地步不可」，而不應該再結仇恨。

室伏氏的文章的前幾段的話，令人佩服他真正為中日兩個民族的前途發愁，狠誠懇的想找出一個解決的方策來。但是，末了兩三段，他却布了逆襲陣對胡先生反攻。第

一，他質問胡先生說，「中國的領導者們會努力緩和教導民衆以增進中日的友誼了呢？或會領導民衆踏進使中日關係最惡化的絕望的境地了呢？」筆者坦白的回答室伏氏說，中國的民衆領導者會領導民衆反抗日本的侵略，從事民族的復興工作，以往是這樣子，將來也是這樣子。室伏氏說仇恨可以解消，同時也可以產生第二個仇恨，以至於無窮盡的仇恨。這話筆者全部承認。但是試問中國的民衆領導者的仇恨心理的根是誰種上了呢？日本占領了中國的領土的三分之一了，還不夠侮辱中國，還要運用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的美名來麻醉中國民衆。日本的爲政者和言論界時時和處處講怎麼樣盼望中國趕緊統一起來，趕緊成爲現代式的國家，而實際上日本的爲政者和言論界却時時和處處阻撓中國的統一，破壞中國的國家組織。美國自實行了白銀政策以來，中國的銀幣外流，國民的經濟基礎根本動搖起來了，政府處此危局，厲行銀貨國有政策，不是最良善的辦法嗎？假使日本處在中國的地位，日本的經濟學者不也要主張銀幣收爲國有嗎？日本的政府不也要厲行銀貨國有政策嗎？日本要是真要和中國親善呢，那日本縱使不作實力的援助，也得在精神上加以支持纔對。但事實却不然，日本政府以恫嚇的言詞阻碍中國政府的銀幣國有政

策的實行，同時禁止在中國的日本系的銀行將所存的現洋去換取法幣。這種行動的含意，除了應解釋爲日本盼望中國的現洋陸續外流，結果國民經濟破產而亡國以外，我們實在再找不出其他的意義來。六中大會和五全大會開會的當兒，即有煽動華北將領脫離中央而獨立之事，近日何敬之部長北上處理華北政務，天天受到「友邦」飛機的恫嚇，這種行動是出於盼望中國統一嗎？

再講小一點的，一個中國人，不管他是商人也好，是學生也好，或是考察團的團員也好，要是他想到日本，脚步踏進日本輪船的時候，馬上可以看到身上帶着小徽章的刑事（便衣警察）向他採取了嚴厲監視的態度。輪船開行的第二天，這位刑事便來檢查他的證件，行李和所帶的日本金票的數目。中國人到日本，本來是需要不着什麼護照或證件的，多少年前他們因欲禁止華工入境，其內務省纔頒佈了條例，中國人在日本的港口上陸時，須提示日本金票一百元，以證明自己不是勞動者。後來事情改變了，到日本的人，爲旅途上的方便起見，到自己國家的主管機關或是到日本的駐華大使館或領事館給取身份證明書。既然領得了身份的證件了，自然不是勞動者了，而船內的刑事檢查了證件之外，還要檢查他所帶的日票是否達到一百元的

數目。如其達不到這個數目，不管他所帶的證件如何的完備，不是叫他找人保證，就是不准登陸。

船裏面的刑事，一半由於征服者的優越態度，一半由於言語的隔閡，蠻橫不講禮貌。

在船裏面已然受了一回嚴厲的檢查了，船到門司港時又得受一回的盤問，到神戶港時更得受另一回的盤問，這還不夠，在神戶的車站登車了之後，兵庫縣的刑事還要來糾纏半天。目的地還沒有達到，而這位中國旅行者已經變成了賊人了。

日本之於中國，從國家的大事以至於旅行的小節，不是侵略，便是侮辱。在這種情形之下，室伏氏還要問胡先生說，「中國的領導者們曾努力緩和及啓導民衆，以增進中日的友誼了嗎？」筆者實在不能理解。難道這些都是日本的軍人和爲政者做出來的，而不是室伏氏和其他一部分識者的意願？所以中國的國土主權就該受侵佔了嗎？中國的國民就該受侮辱了嗎？而中國民衆領導者更就該啓導民衆去和日本講友誼嗎？

正如室伏氏所說，仇恨也可以解消，也可以產生新仇恨的，但是一方面不顧一切的往前結新仇，而要叫另一方面努力解舊恨，天下有這個道理嗎？所以筆者以爲室伏氏

與其問胡先生說，「中國的領導者曾努力緩和及啓導民衆，以增進中日的友誼了嗎？」不如問自己，「日本的領導者曾努力緩和及啓導軍人和爲政者，以解消舊恨而杜絕新仇了嗎？」較爲合理吧！

第二，室伏氏問胡先生說，「中國的敵人是日本呢？

是英國呢？而應該是日本呢？或應該是英國呢？」他舉出

愛爾蘭，印度，埃及，南非洲，亞拉伯等國的悲運來警告中國，不要走入英國的圈套，不要踏入英人所設的陷阱。

我們沒有忘掉全地球的五分之一的面積，淪爲英國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我們更沒有忘掉玷污了中國最近百年史的第一頁的是英國的帝國主義者。但是，敬問室伏氏，舉了

英國狡獪和罪惡，就能夠掩飾或洗刷自己國家的侵略行爲了嗎？對於室伏氏的問話，答語很簡單，中國的敵人，也

是日本，也不是日本，也是英國，也不是英國；也應該是日本，也不應該是日本，也應該是英國，也不應該是英國

：這要看誰侵略中國。日本侵略中國，就是中國的敵人，就該當是中國的敵人；英國侵略中國，就是中國的敵人，

就該當是中國的敵人；如今日本侵略了中國了，就是中國的敵人了，就該當是中國的敵人了，這還有什麼可討論的

嗎？

室伏氏說中國玩弄「以夷制夷」的政策來和日本相敵對，在國際的政治舞台上，一個的政府和另一個以平等親善的態度相對待的政府接近或携手，就要被認爲是「以夷制夷」的政策了，那末，日本以往的聯英戰俄，和今日的拉攏德國去扼制蘇俄，那不是玩弄「以夷制夷」的政策嗎？

室伏氏在他的文章的結尾，極誠懇的向胡適之先生表示，願中日兩國的智識份子携手發揮光大東方的文化，把世界史的舞台挪移到東方來。他的志願，也就是中國智識階級的夙願，自然沒有不贊成的；但是這種理想要不是日本放棄了侵略政策，是永遠不會有實現的一天的。

中國的知識階級或是領導民衆來增進中日兩國的友誼，進以和日本的知識階級共同發揮光大東方的文化，或是領導民衆踏進中日關係最惡化的絕境，進以用焦土政策來碰焦土外交，那全繫於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古語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室伏氏努力勸日本放下屠刀吧！

末了，筆者對於室伏先生的遠見和態度的誠摯，表示欽佩，同時祝他的健康！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夜寫於東京。

參觀南口機廠的雜感

卓如

今年九十月間，我們幾個人——周先庚先生，陳漢標先生。鄭沛膠先生和作者——前後曾到過平綏鐵路南口機

廠去參觀過幾次。適之先生在七月間會同他的幾個朋友旅行過平綏路全線一踏，回來做了一篇遊記，驚異得說是遇了『一種奇蹟』，就是『在最短期中一條最腐敗的鐵路變換成一條最有成績的鐵路』（本刊一六一號）。我們抱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的信念，就想跑到裏面去看看，看看這些形勢上突如其來的變遷中的細節細因。我們坐車的祇知道平綏路的車輛改良了，舒服了，就是三等客車也有很清潔舒適的臥位了，但是我們可會知道這一切都是經過許多人的腦計，熬上許多人的血汗？小如一個掛衣鉤，通氣閘，皆費了若干時間的設計與改良。我們從一個勃勃有生氣的路的機廠中，去觀察整頓工業所必經的一般過程。

南口機廠位置在北平五十公里的南口車站附近。廠址有五萬公方尺大，工人有九百多。廠是前清光緒末年成的，專門修理平綏鐵路的機車與客貨車輛。中間遭過了幾次

變亂，所以雖然牠已經有三十年的歷史，但種種設備，仍極簡陋。民國二十三年鈕步雲先生來長該廠，組織就慢慢呈些系統，對於設備也擬就了一個改革的計劃。但因年來時局浮動，種種都受牽制，所以鈕先生的計劃也就不能一一實行。但是就在這種不穩定的局面中，內部仍不少整頓的地方，平包間那些嶄新的車輛便是這些整頓的鐵證。但是南口機廠仍是一個舊式的工廠。全廠佈置，十分凌亂。原因是在沒有一貫的計劃，沒有一統的政策。開辦還不過三十年，廠長就換了十五個。所以你湊一點，我添一點，夾七八雜，全廠差不多有二十多間屋子，就如星羅散在亂七八糟的軌道中。況且平綏路歷年多虧空，經濟力極薄弱，設備也就因陋就簡。民國十五年，國民軍南口之役，機廠損失尤大。所以房屋破舊不堪，有些好像臨時添置的柵場。加諸場屋又不敷分配，許多工作勢不得不在烈日與朔風間進行。這樣環境，這樣的設備，實使我們不得不更同情於管理方面及勞工方面之苦幹硬幹！

近代工廠的製造程序，像水流一般，按部就班，有序不紊。但南口機廠，修理的東西，都是很笨重的車件。全廠又沒有一個大的起重機，所以偌大的機車，像行駛南口康莊間的特大車頭，都要靠人力把它搬起來。這種羣力合作的大本領，實在令人見而咋舌！但這樣移置不易的東西，修理的程序，就不能如水流一般。因此牠不能像近代的工廠，如福特車廠，把整個的車件裝在輸運帶上，一部份的做下去——散的進去，整的出來。反之，工人倒得如水流般，工人要挾着他的工具來就工作。要鋤工時，鋤工就來；鋤工完了，要跌匠時，跌匠就來。這種輾轉循環，自然是很誤工的，並且計劃也很難籌就，管理也很難周全。但在目下景况，又別無善法可想。

南口機廠的工作，再有一重限制，就是牠的工作，多半限於修理方面。我國一切事業都沒有計劃，就是一條鐵路機車，也就不知有若干牌子，或是英國造的，或是美國造的，或是比利時造的。就是一國，也還不是一個工廠，一樣貨色。所以種種結構，毫沒標準。這樣，修理的時候，就煞費精神。一般零件，都得個個打樣，個個製範。如果稍有標準，自然事半功倍。

我們九月間去南口機廠的時候，大門是靠行車路軌的

東南角上。門前也沒有正式的道路，軌道縱橫，危險堪虞。進門就是工牌房，專司門禁出入。但靠大門的北首，有旁門可通辦公室。所以大門關了，旁門仍可出入。因此進出頗多不整齊現象。再進去就是機車房，許多機車就放在那前後待人修理。許多破鐵廢件就東一堆西一堆的拋棄在地。再進去就是機器房，木工房，打鐵房，翻砂房。材料場及模樣房則遠在廠的西南角上。從模樣房北走就到鋤爐房，修車房，油車房。全廠的佈置情形，就大概如此。

老實不客氣地說，我們初到的印象是全廠太不整齊，太欠清潔。南口廠沒有利用廢鐵的熔鐵爐，所以全廠便鋪滿了碎鐵和廢釘。又因材料場遠在廠的西北角上，所以需要的材料就不免東一堆西一堆的積放在場屋中間與其四圍的隙地上。此外則輪軸也任其東西棄置，有幾個機車似乎在廠中多年未經修理的。地面更不整潔，西北兩隅，遺矢遍地。場屋亦嫌塵垢。工人對於『新生活』似乎祇知道這樣一個徽飾，『新生活』的意義與『新生活』的習慣，似乎未嘗與工人接觸過。我們以為整個清潔對於效率與安全皆非常重要。因為祇有『有條不紊』，然後動作能夠敏捷，錯誤方可減除。因為祇有整齊，才可避免若干意外。清潔習慣不徒衛生，而且可以養成全廠的整齊俗尚要。清潔

，才能養成工人的自尊心。有了自尊心，才能使工人努力工作。記得克魯泡特金曾如此說過：

「假若一個人除非不得已的才館，那麼，世界便沒有進步了。祇是那「不得已」的以外的一點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義務心不能使我們做那「不得已」的以外的一點。祇有靠自尊心得來的忠心，才能驅策人去做那「不得已」的以外的那一點工作。」

所以我們以為衛生設備，如廁所的方便——距離工作場所的遠近——與廁所設備的清潔，都是值得管理者的注意的。加進工人自尊心的方法雖然不止一道，但是衛生設備，清潔習慣，似乎是近而易行的。但是我們十月間再去參觀的時候，我們感到一些滿意，因為管理者無疑的已經看清了這一點。廠地已大掃除，輪軸都加整理，一切都比較有秩序，廠容為之一新。這不得不算是該廠管理人員努力的一個明證。

在十月初又有一個大進步的就是新工牌房的告成。舊大門已封閉，新工牌房就建築在新大門的南側。新大門有水門汀路直貫全廠，門外亦較寬整。如今出入祇有一個大門，所以門禁可以森嚴些。而掛工牌的木板，就是工牌房

的一種窗門，板置單軸，可以正反旋轉。所以到班時，工牌管理者，祇要將工牌板一轉，工牌都在外面，工人可以從容取牌上班。到時後，管理者即將板一轉進去，後到工人即不能取得工牌，也不能問管理者多所囉嗦。管理工牌的，當時就可將未到工人，按號登記。這樣一改，工牌房每天要省七套手續，管理方便，對號方面還在其外。這種小事上的改革，許多人以為無關大節。不知道森嚴的工牌制度，是唯一逼人守時的方法。上千的工人，一天每次省五分鐘，一天就是一萬分鐘，積之一年，數目就可觀了。況且牠對於管理上的幫助更不小。我們決不能因其小節而忽略牠對於風紀上的重大意義。所以在這一點我們也不得不佩服廠中管理者的進取精神。

廠中路軌都成縱列，所以輪軸之與軌道成直角者，以前皆沒法移到軌道上去。所以一個個的輪軸靠人工抬起來安放在軌道上。這種輪軸重過一噸，槓起來實不容易，動輒要十人以上的合作。這自然費事費工。機器場有兩個鐵車，專運車輪的。這二個鐵車與前面的軌道恰成直角，所以車輪運好了，也就有人慢慢的槓到軌道上去。或者用一種彎曲的軌道可以將縱橫交接着。在十月底間，我們就看見一種改革。在縱橫軌道交叉間，安置了一種轉盤，從

橫送來的車輪，移到轉盤上，同絞盤般絞上去，然後轉一正角，就可在縱道上行駛了。這自然是省工省事的。這種裝置，已次第在全廠各處安設。這是多麼便利省事的。這一點又使我們對於管理者感到非常欽佩。

總之，我們以為南口機廠是一個不停在前進改革中的工廠。牠原來是一個很腐敗，很退化的廠，現在是一步一步走向合理與現代化中。一兩個月的光陰，我們看見了不少的改革。工牌房改了，大門改了，廠內交通也已經在建

設了（已經有一條水門汀路橫貫工牌房與辦公室），廠內比較整潔了，大門口也比較空曠些，模樣房也在編列號碼，清理成一種系統，處處可以見出辦事人員的認真從事改良。所以我們對於牠的希望甚多，希望從牠可以學得一些從腐敗的，簡陋的，不合理的舊式工廠，嬗變到進取的，有計劃的，合理化的現代工廠所必經的種種步驟。因此我們以為有幾點，該廠當局者可試辦，以視其實效如何，或者他日可為一般工廠的參攷的。

（一）我們以為管理者對於勞工的態度應該有些改變。我們自然知道過去鐵路工人，因為工會關係，氣燄甚高，囂張不成體統。自從清黨運動後，工人氣燄雖稍殺，但積習一日難改，所以免不了有些難對付處。這是我們全都明

白的事實。但管理者亦不宜對工人取一種威而遠之的態度。廠方同勞工的疎遠，固然可以省却一些麻煩，但決非一種理想的辦法。實際上我們亦不能提倡產業自治，雖然我們知道這種合作運動，是改進管理與勞工關係的一個好辦法。但我們是將走向這一條路上——就是要勞工感覺到他們的利益與廠方是同一的而不是背馳的。所以我們覺得管理者要親切的同情於勞工方面的福利，要處處表示他們與勞工是站在同一陣綫上。

但是廠方怎樣表示他們對於勞工的關心呢？就如在康健的設施上，在場房的改良上，種種都可以使勞工感着到廠方對於他們的慇懃。就如一般的環境問題吧。像光線問題，據一般的研究，光線對於效率有很大的關係。細工的光線要在廿呎燭光以上，普通一般的，也應該在五呎燭光以上。但南口機廠木工房的光線有許多工作的場面，在有太陽的白晝，光線還不及一尺燭光，大多數都是在二三尺燭光以下。即光線充足的幾處，光線也不太均勻，在同一案面上，光線強弱相差達六七倍。這自然是不妥當的。要改良，很容易。這一間屋是南向，所以北面特暗。如果在屋頂多加幾個天窗——用鋸式窗——光線一定會變強些。再則窗牖積垢太多，光線不能通過，如果洗濯一下，一定

就會變亮得多。周圍的牆，也應加粉涮，不但加增反光，而且加些美感。這些事都不難做到。即使牠不直接影響生產的效率，但工人總會覺到管理者不漠視他們的福利，而對於廠方多一些好感，因而可以間接提高生產效率的。這一類的改革，可做的事很多，如機器房晚上的燈光，鋤爐房的鬧聲，打鐵房的煤氣，以及一般衛生設備，夏天遮日，冬天避風的種種設備，如果廠方肯費點力去想法，一定可以提高生產效率，同時可以改進勞工對廠方的態度的。我們不必因這些處所盡是小節而忽略牠，我們要重視這些小節，因為勞工們可以從這些小處而體悟管理者對於他們福利的關心，而肯同情廠方，多與合作。

(二)今日談中國工業的，大家都覺組織不良是我們最大的缺憾。但什麼叫作組織不良？就如南口機廠，牠原來分四場。第一場是機車，專門修理機車事件；第二場為車輛，專門修理並新造客貨車輛；第三場為配件，專管零件之製造；第四場為動力，專司動力事。電機房尙在建築中，所以第四場仍未完全成立。如今三場，第三場太忙，第二場太鬆。第三場太忙，所以牽制到第二場無工可做，所以第二場的比較怠惰，原因也決不能歸咎於他。一個工廠好像一個整個的有機體，彼此都有極密切的調制關係。所

以第一着則各部間應該有一定的比例，要使工作分配得過來，不要此肥彼瘦，勤怠太相懸殊。要從整個上來決定部分間的位置與機能，不要任各部的獨目為政，而釀成畸形的發展。

在組織上講，分配工作也是一種很值得注意的問題。理想的情形，工作能夠按着一個預定的計劃，按部就班去。那就是說一整套工作，應該有一個預定的日程，按着這個日程來分配工作。要這一部到那一部中間不必耽擱時間，沒有一部工作是必需候料候工的。這樣一貫的做去，如今要六七十天才能大修完的一個機車，也許不要一個月就可完工了。(有一個機廠，十八天就可大修一個機車。)

這樣每一個機車可以在機廠中少停一個多或兩個月的時光，豈不就是等於為鐵路局多製了一批機車與車輛。這樣計劃着分工日程，而縮短修理或製造的日程，就是不加增實際工作的效率，也是增加全路的效率的一個方法。這是我們希望於組織合理化的第二點。這樣合理的組織如何才能達到？我們以為祇有工廠的整個化，使工作整個歷程，能夠無滯碍的進行。這在在都需要很周密的計劃，很詳細的預算。但這正是我們所謂合理化所應該包含的最重要的因子——計劃。

第三點則我們以為該廠應該立即採用計工制度。該廠工作場所特別散漫，工作情形又非常複雜，管理監督，實在是鞭長莫及。有些在夾道中，車箱中工作的工人，因為管理所不及，甚多三五聚談，竟有幾個伏臥車箱中而留一二人在外「觀風」的。我們又已經提過，在這個廠裏工作的人，有一部分是沒有固定場所的，他們必得東遷西調的去就工作做。這樣來來往往監督又怎樣可能？假若沒有一點限制，一切都任其自由，怠惰的情形是沒法倖免的。就是最富自尊心的工人，也容易受這種複雜的環境所誘惑，何況一般的工人呢？為着管理方便，我們以為提倡計工制是唯一的辦法。

論工作多少，工作標準如何，工人決不會比他們今日所得的工資為低（假若我們採取他們今日的工資為最低工資的話）。所以工人祇有得工資比今日多的希望，而沒有比今日少的恐懼，這是積極的策勵，不是消極的挾制，應為最有效的鼓勵辦法。

管理方面亦未嘗不知道計工制是改革今日一般怠工的一個妙方。不過他們始終有些顧忌，第一顧慮工人的反對，第二顧慮估工的不易。這在管理方面是有相當理由的。有許多工廠採取計工制因而釀成罷工。我們斷不願看見一種改革首即釀成勞資關係的破產的。計工制有時實在使工人受無謂的犧牲，負其所不能負的責任，如等候物料與動力中斷等情事。再則工人必以為計工標準之過苛。這都是人情之常，我們定應原諒。所以簡單的計工制不可行。但保障最低工資的計工制，似乎可以超過這一些困難。要不

管理方面以估工難得精確為慮，所以廠方以為除非積三年之計錄後，估工難得相當的標準。我們以為在南口廠的這種情形之下，就是十年的記錄也不够作一種精確估工的標準。因為南口機廠的工作，是亂七八雜的修理工作，沒有兩個性質完全相同的工作。這種「個性」就使估工的難切合。但是有若干單元工作，是有其永恆性的。工程師在檢驗修理範圍的時候，就當有一種很精確的報告，包括應修理的單元及其範圍。一個精密的工作單，應可以做估工的標準。因此我們不必定要等候着記錄齊全時，我們才能實行計工制。況且目下的計錄都是工目要着工人膽的，時間大概以整工計，其不可靠的程度甚大。這都使我們猶豫去接受這等計錄為標準的。

我們以為工資制度是該廠一個大關鍵，一個先決的重大問題。因為他特異的環境，特殊的工作，管理的困難，監督的不方便，要工人工作，除非有一些勉勵其工作的刺

激。做完多少工就給多少錢似乎是最公允的辦法。我們有計工制度，然後我們才有一些勤惰的標準。這種非金錢的刺激，工人越過工作標準的願望，又間接可以養成一個工人的自尊心。工資的加高，——因為這種制度祇有加增工人的工資高過於今日的——亦可以加高自尊心。所以這種制度是改良管理，加增工人責任心的最好辦法。我們不能空口談管理改良，要在實際的提高工人自尊心，工人的責任觀念來設想。因此我們希望廠方能夠毅然提早實行這種計工制度。

我們對於南口機廠的希望很多，為的是我們知道牠有一個極精幹，極機警，而極富有經驗及毅力的廠長。我們

編輯後記

適之

△我們收到了許多討論室伏高信先生「答胡適之書」（一八〇號）的文字，無法一一登載，現在只發表「向愚」先生的一篇，因為這是一位在日本留學的朋友的文字，他提出的有些事實是我們在國內看不見的。

△陳卓如先生是倫敦大學心理學博士，曾任英國國立

對於上級員司的印象也都好，他們大都是朝氣勃勃肯作肯為的幹材。工目階級似乎差一點，這大半是我國一般工廠的情形。工目都是一些幾十年前的老工人，他們保留着一種手工式工業下的頭腦，而又受了過去十年中一些工會膚淺主張的薰陶，他們似乎承擔不了新式工業下工目的艱難。但是工目是一個工廠最關重要的樞鍵。所以怎樣充實進取這些工目，也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總之，我們希望南口機廠能夠保持着他今日向前邁進的速度，而做給我們另一個從『最破壞最腐敗』到『最進取最有成績的』『奇蹟』看看。

工業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及清華大學的工業心理研究員。

△我盼望我的「為學生運動進一言」到出版時已成了「明日黃花」了！（二十四，十二，十五夜）

用生動的文筆 寫繁複的思想 體系分明 一目瞭然

兩編分讀固可 全書合讀尤佳

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

續第一編哲學思想 全書出齊

J. T. MERZ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譯生先建光伍

此書共分兩大部。第一部論科學思想，伍先生之漢譯本，早於二十年冬季，由本館印行，迄今已重版多次。茲續出第二部，內容專論哲學思想，共分十二卷：第一卷為介紹文，第二卷討論批判精神，第三卷論靈魂，第四卷論知識，第五卷論實在，第六卷論自然，第七卷審美，第八卷原善，第九卷論宗教，第十卷論社會，第十一卷論思想之統一，第十二卷論哲學思想之理性。此諸卷中所討論之問題，比於科學部分，雖更為抽象，然著者對於諸派之異同長短優劣，洞見隱微，立論頗為公允；其有異中有同，同中見異者，亦無不一一指出，頗為難能可貴。故讀者於本書中，不但可以得到十九世紀哲學思想內幕之適合觀念，即在當時思想界中許多不同之點，及相為對比之點，亦可一目了然。合本書之科學部分而觀之，包羅萬象，體系分明，誠近代思想史上之偉著，為研究學術思想者所必讀。

第二編發售特價

四開本四冊一千五百餘頁
定價五元 郵費二角三分
特價 三元
廿五年一月底截止
兩編合售特價

第一編 兩編合為八冊
定價四元 兩編合為九元
郵費合為四角六分(連掛號費)
合售特價五元五角
第一編內容概要

第一編首為介紹文，繼分十三卷，前三卷分論法德英三國之科學精神，自第四卷至十二卷分別以天文觀、原子觀、力學觀、物理觀……等研究自然，最後一卷論算學思想之發展。

商務印書館
出版

再論學生運動

胡適

我在「爲學生運動進一言」一篇裏，曾指出：「一個開明的政府應該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悅誠服的愛戴，而不應該濫用權力去摧殘一切能糾正或監督政府的勢力。」我也指出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反對「自治」的大請願遊行是「天下皆知的壯舉」。

但同時我也指出：九日以後各校學生陸續罷課是「很不幸的」，是「最無益的舉動」。我很誠懇的指出，「罷課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不但不能絲毫感動抗議的對象，並且決不能得着絕大多數好學青年的同情。」

北平學校罷課至今還不會停止。從十二月九日到我寫此文的時候，已是整整兩個星期了。在這個時期中，十二月十六日，北平學生又有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參加的人數有五六千人。不幸軍警當局手忙腳亂的彈壓制止，在許多地點濫用武器打傷學生多人，刺傷學生多人，受傷的總數約近一百人。有些受傷較重的學生至今還在醫院裏。據公安局的宣布，警察受傷的也有二十餘人。十六日以前

，罷課的形勢頗有收束的可能；十六日的慘劇，雖然沒有因傷死亡的學生，却給了無數學生一種重大的刺激，同時也給了全國人一種絕大的震動。十八日以後，南京天津上海武漢廣州各地的學生也都有大規模的請願遊行；但因為軍警用和平手段維持秩序，所以各地都沒有發生什麼衝突。迄今日爲止，各地還沒有長時間罷課的表示。北平各校雖有各大學校長的兩次勸告同學復課書，罷課的風潮已蔓延到全市中學。十二月二十一日起，各市立和私立中學都被市政府命令提前放假了。各大學至今沒有復課的消息。

關於北平兩次學生遊行的事，我們不能不認當局的處置是錯誤的。九日的請願，何應欽部長應該命令軍警妥爲保護，應該親自出來接見學生，勸慰學生回校；關在西直門外的學生，他應該親自開城去見他們，接受他們的請願，勸慰他們回去。何部長不應該避學生，不應該先一晚避往湯山。這是革命軍人不應該做的事。十六日的示威遊行，軍警當局事先不知道學生游行的路線和目的地，——其實，據參加的一些學生自己的談話，他們自己也很少知道

遊行的目的地和路線的！——軍警在那天上午的手忙腳亂是可以原諒的。（凡大規模的遊行，都應該在事前將路線和目的地通告警察機關，然後可以責成警察機關維持秩序。我在民國四年看見紐約市「婦女參政」的五十萬人示威大遊行，民國二十二年看見紐約市的「藍鷹運動」五十萬人大遊行，都沒有絲毫紛擾。凡事先沒有此種接洽，或軍警與遊行者有點互相猜疑，都不免有紛擾的結果。）但軍警在上午趕打已衝散的學生，用武器刺打徒手的學生，甚至於用刀背打女學生，用刀刺傷女學生，——這都是絕對不可恕的野蠻行爲。那天晚上，八點以後，在順治門外的軍警用武器趕打已分散的男女學生，——更是最不可恕的野蠻行爲。這都是穿武裝的人們的大恥辱。

關於北平學生繼續罷課，我們希望他們平心致慮北平各大學校長第二次勸告同學的話。蔣梅徐諸校長說：

我們對於青年同學愛國心的表現，當然是很同情的。但此等群衆行動，有抗議的功用，而不是實際救國的方法。諸位同學都在求學時期，有了兩次的抗議，儘夠喚起民衆昭告天下了。實際報國之事，決非赤手空拳喊口號發傳單所能收效。青年學生認清了報國目標，均宜努力訓練自己成爲有智識有能力

的人才，以供國家的需要。若長此荒廢學業，虛擲光陰，豈但於報國救國毫無裨益，簡直是青年人自放棄其本身責任，自破壞國家將來之干城了。……我們也希望青年學生留意全國輿論界的表示。例如今今天大報的短評說：

凡中國人而有天良者，對於學生只有感動與悲愧，但不能不勸告〔他們〕從速復課。……請願的目的爲擁護國權。政府已接受了，表明正在努力。那麼，〔他們〕只有一面監視着政府，一面上課。……全世界聽見中國青年的呼聲了！國難方長，學問上的責任也不容放棄呀！

青年學生要明白，全國輿論對於他們的抗議是完全熱烈的表同情的，但對於他們的罷課是絕對不表同情的。我上回說的「罷課不但不能引起同情，還可以招致社會的輕視與厭惡」，正是要指出這一點。果然，這幾天全國的輿論都是反對罷課的。如果青年人不能接受這樣懇切的勸告，他們決不能避免社會的輕視與厭惡的！

所以我們愛護青年的人，不忍不向他們提出一個建議：我們不但希望他們即日復課，並且希望他們請求學校當局取消本學年的年假和寒假，以供補課及考試之用。已提

前放假的各校學生，也應該請求學校提早開學，並取消年

廿四，十二，廿二夜。

假和寒假。

復課是懦夫的舉動嗎？

名 甫

歷史是常常重複的，所以胡適之先生的歷史公式，（見本月十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是「古今中外」都可以適用的。而胡先生認為很不幸的罷課是無益的，他怕亦忘記了歷史不會不重複了罷。所以胡先生雖認為不幸與無益，奈歷史一定要重複何？不過我們是否應讓歷史自然地複演呢？這樣我們要倒翻一頁來看看。

我在中學快要畢業那一學年，當我們從日歷上撕下九月十八日那一頁，歷史公式便適用着。同時在滬上素以未嘗罷課自豪的某大附中，我們亦代開記錄。於是××市民大會，××遊行，××運動大鬧特鬧。後來鬧膩了，因有免費乘車之便宜，直赴首都。當時莘莘學子來遠方，士農工商聚一堂，好不熱鬧。我們多成了「橫行無忌」的好漢。結果××等機關使之改革一新，連幾位一等要人，亦以老拳敬奉。我們的氣似乎亦洩了一半。加以我們也變爲要人，武裝衛隊前呼後擁，鐵道部爲備專車，於是乎我們又

在防衛周到中回去上海。但是事情怎樣了結呢？局面弄成「平原縱馬，易放難收。」便一致決定不達目的，（什麼目的，彼此心照吧！提之慚愧。）誓不復課。我初時參加宣傳工作。但一次當我們跑到一處常人不常到之村鄉，我們才立定，便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村婦，先對我們說：「我們不會買×洋貨的。你們亦相信我，我們買米的錢亦怕不夠，那有餘錢買×洋貨呢？」我們要說的話，她似有先知之明。她不獨不用「舉一反三」，而且進前「請益」。她又問：「我們全村多在××紗廠做工的。我們現因要吃飯未敢罷工。但這樣鬧下去，必可以使他們紗廠關門，我們政府真會另開幾個大廠收容嗎？」我們那位宣傳部長，祇回過頭來跟我們說：「他們均懂愛國，我們去別村宣傳吧！」在我回校路上，遠眺楊樹浦一帶高高的烟突，使我決定留校幹糾察了。一夜，大雪後的五更天，我在担負糾察工作，一個人無聊中將目仰視，一片月光，雪光，燈光輝

映着××大學四個金色的字。看看自己身上灰色的軍服，手中的武器，一裝上刺刀的假槍——我不禁躊躇起來：我是效命疆場嗎？不；是防同學之逃走。我自數千里的南方跑來幹嗎？學校是什麼功用？平日自己腦子裏裝滿的什麼定律，什麼公式，不知在什麼地方遺失大部份。但是日復一日，一切不變幹下去。在首腦會議中我們私下討論，雖均感覺復課之必要，但我們知學聯會不會討論此案的。雖然主席是我們的代表，我們亦不敢命他向學聯會提出討論。

在本校每次全體大會中，即有人提出復課，不是被「嘶嘶」之聲壓下，便是因有人附議付表決，我隻手永遠用力深藏着在桌子下面。過了兩月多光陰，寒假來臨，我們便作鳥獸散了。我自己所得着是什麼呢？便是半年後功課的壓迫，預備升學自修的困難，投考落第的痛苦。人們罵我自私，我一點不抗議。又看看國家所得着是什麼？雖然歷史上記上「一二八」光榮之一頁，但「××協定」等連篇累牘而來，數之不盡，思之痛心，言之流淚。我萬分相信胡先生說：「罷課是最無益的舉動。」

今年又到我大學最後一年一個冬天，歷史不變地開展着。由「空谷足音」演成澎湃的怒吼，真是多年緊壓心頭的悶氣，才得洩一洩，多麼痛快！不獨是「一件最可喜的

事」，同時有其重要意義。第一點，不久以前所謂民衆的民意「自治運動」，坐汽車的新式請願，幾乎使天下人不知華北民衆逃往何處了。這回平地一聲雷，將我們民衆民意，堂堂皇皇陳列出來，對「黑路上的怪聲」來一個清潔運動。第二點，使那些欲將我們的土地作善價的競賣者，知仍有我們小民在，少加顧慮。同時亦對我們的「公僕」來一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警告。雖然仍有其他的目的。同時有人主張目的不達誓不復課，那目的何嘗不是我上面所提那一頁歷史上的目的。何以那目的老是存在着？一方面對我們政府不能不責不知應付，另一方面看看我們自己實力是否充寔，有達目的的力量嗎？這樣就不要太勇於責人。雖然近年來埋頭苦幹的人也有，但力量已够嗎？我以為無人敢回答吧！我們取消極的罷課方法，是否能充寔我們的力量，是否能達到我們真正希望之目的。所以這回悲壯的舉動，已收「抗議作用」（胡先生語）之效，我們應不要再作無效之犧牲，保存已有之寔力，努力加勉去訓練自己，以預備擔負未來之重任。國難日嚴重，我們越要下死工夫。所以我希望我們同學回復正常生活，拚命鍛鍊自己，使能報國於將來。因現在我們是學生，求學方是我們的唯一責任。待我們羽翼已豐，再表現我們的力量

吧！現時許多同學，覺罷課之虛擲光陰，同時又怕人視爲涼血，而不敢昌言復課。我萬分希望在「獨立」裏，求我們的先知先覺者回答我：「復課是不是懦夫的舉動？」

十二月，十七夜

北平學生的請願運動

吳世昌

自從偽自治運動發生以後，有不少人彈冠相慶。但是

最感覺到苦悶和痛憤的是平津的知識分子，他們雖然有意見，在報上是不准發表的，或雖經發表而報紙被扣。而尤其苦痛的是學生青年。平津的學生，近年以來很少組織和活動。這是因爲：第一，政府和學術界領袖告誡他們切實讀書，力戒浮囂。第二，一般的言論，思想，集會，結社自由之被實力摧殘。第三，外交的關係，取締抗日。第四，新近又從某方傳來一句惡毒的口號：「愛國分子即共產黨」；所以「自治」而外，還須「防共」。因此他們非常鎮靜，靜得快要全體都做「集團隱士」了。「塘沽協定」成立了，學生在沉默中眼睜睜看着國家斷送多少主權。今年五月中駐河北的中央軍南撤了，學生在沉默中眼睜睜看着國防上又失了一層保障。這次的偽自治運動，在嚴禁報紙刊載內幕真情之下，索性要把整個華北快斷送了，有智識的青年，還能眼睜睜的看他斷送，一言不發嗎？

在「自治」的偽議最囂張的時候，北平各大中學學生正在沉默中埋頭組織。十二月六日有燕京，清華，平大，師大，東北，中國，華北各大學學院，以及各公私立男女中學的學生會聯合宣言，堅決的擁護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反對自治偽議，聲討殷逆汝耕。這類消息和宣言，是被據說也是「擁護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的地方當局所絕對禁止，不准發表。十二月九日清晨，燕京和清華的學生一千餘，內有女生一百餘，整隊出發請願。他們有極嚴整的組織和紀律，其秩序之整齊和嚴肅，爲歷來所未有，這是我在當時所親見的。他們出發時被軍警阻止，但領隊的向警官懇切的反復解說，聲明絕對守秩序，不擾治安，至三十分鐘以上，毫無效果；並且把刺刀裝上步槍，大刀也出了鞘，一足跪地圖槍作射擊式，做出種種不必要的形相，但學生們有比生命更嚴重的事在心裏，並不看見那些形相，終於在寒風，飛砂，和不斷的被扭打掙扎中跑到西直門

。其中有數人受輕傷。(十日大公報載兩校學生坐汽車三十餘輛到西直門，不確。兩校的汽車早一日已被公安局悉數扣留任城內。只有「自稱自治代表」的請願，才能「分乘汽車七輛，直駛新華門何部長行轅」的。)他們到西直門時城門已閉，一部分人繞至德勝門和阜成門，也遭禁止入城。結果在狂風，飛砂，和不斷的被扭打中鵠立九小時，來回步行四十餘里，毫無結果。城中學生也列隊遊行。

事前，「維持治安」的軍警已刀槍森嚴的將各校團團包圍。他們從各校門口警士的不必要的扭打之下逃出來，又自動集合，自新華門繞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也很嚴整，北平英文報上的照相可以做証據。他們赤手空拳，毫無抵抗，只有慘呼，為中國的生存而慘呼。沿途却有的是上了刺刀的步槍，大刀，橫衝直撞的摩托警車，落地即成冰的自來水激射。結果被捕十餘人，傷若干人，也無結果。這是第一次請願的經過。但是平津各報(除當時被扣的大公報外)對於這萬目共見的事竟不能刊載隻字，只有幾塊空白，一條北平公安局長的談話：『恐有奸人乘機擾亂治安。……』

這事以後，北平學生繼續罷課一星期。十六日是原定冀察政務委員會就職之期，北平各校學生作第二次的請願

遊行並示威，地方當局不知反省上次的戒備是庸人自擾，反而加派重兵。這次學生集合的更多，總計在五千人以上，因為「壓迫」是最靈驗的興奮劑。是日內外城各門都斷絕交通，各大街的兩端也有重兵駐守。學生集合在前門西車站時，軍警會向天空放了三排鎗(平津太晤士報外國記者目擊)。

一部分學生經過菜市口(慈濟殺六君子處)到宣武門外大街，宣武門已經關了，重兵駐守。待要退回去時，菜市口交通也被斷絕。大街兩旁的各胡同口，也有軍警駐守，攔住去路。學生圍困在菜市口與宣武門之間，要求開門，絕對不許。圍困起來，有的是刺刀和大刀。我們應當記得，長城作戰時，學生曾節衣縮食，捐錢買大刀送到前線去，所以並不缺少大刀。

第二天官方發表消息，被捕二十餘人，「輕」傷五十餘人。但到第四天大公報發表的受傷名單和調查確數，却有二百餘人受傷。名單上所列的傷口都是刺刀和大刀傷，有深至三寸以上者。

以上是兩次請願的情形和結果。我們用客觀的眼光來看這次的紛擾和慘劇，責任完全在軍警和他們的指揮者方面。請願是常有的事，不久以前不是有自稱代表的在天津

和北平遊行請願嗎？何以軍警並未和他們發生衝突？若說這次學生人多，也不盡然。九一八以後北平開市民大會，人數在十萬以上，列隊向張學良請願，遊行示威，那時我還是學生，親歷其境，並未發生絲毫紛擾。後來北平學生在南京請願示威，被政府解散運平，當時所派阻止學生的軍隊全是徒手的，當然也沒有刺刀傷和大刀傷。即如本月十八日天津學生聲援北平學生，遊行請願，也沒有絲毫紛擾。學生們本來都是赤手空拳的，除了散傳單呼口號之外，有什麼危險，却須要步槍，大刀，刺刀，水龍一齊去出動？

第二，十六日北平學生的二次請願，我們也可以說是被地方官警逼成的。學生請願的目的無非是要表示反對自治，擁護國家的統一。地方當局應當讓他們正當而和平的

表示，不加以不必要的阻壓。感情有正當的出路，自然容易平復。當局不此之圖，一味濫禁，不但他們的宣言和請願呈文不准發表，連萬目共見，全國震動的事，都想用掩耳盜鈴的法子遮飾過去，天下有這樣愚蠢的政策嗎？這一點簡單的道理都不懂，把國家的命脈托付給他們，有智識而負責任的青年能夠放心嗎？

其實我想當局者也未必見不及此，都是手下無智識的人弄壞的。宋哲元氏在中央明令發表冀察政委會的次日，還發表談話，聲明今後外交一切公開。外交可以公開，豈有學生請願，舉世皆知，反而想掩飾之理？這是新聞檢查者應負的責任。不是知能不夠，便是有意違抗宋氏的意旨。知能不夠應當撤換；有意違抗官長意旨，破壞整個政策，應當查辦。二者必居其一！

十二月十六日

吳山馬

大約是下午二句鐘了。

我忍着一身的疲倦從街頭歸來。走進屋子裏，草草洗過臉上的塵土，坐下來端起老劉給我倒的一杯熱氣騰騰的開水慢慢兒喝着的時候，身心才漸漸的覺得輕鬆了。這樣

休息了半點鐘，發脹的肌肉和緊張的情緒，好容易慢慢恢復了原狀。可是我決不能就此寧靜下來，接着不可抑壓地起來的，便是我的腦海裏的翻雲覆雨。這種思路上的不安底使我難受，比剛才恢復過來的身心的疲憊所給予我的難

受厲害數倍了。并且最糟糕的是這種洶湧的思潮又大大的影響了我剛復原的身心。在疲倦底重新襲擊中，我於是被迫從椅子上移到床舖上躺下來。然而腦海中的思潮仍然一陣緊一陣的捲蕩着，好像惡風不息地括着黑夜的海面一般。今天上午街頭的苦鬥是多壯烈，多慘烈的一幕呵！——

× × × × × × × × × ×

今早約莫六點半鐘的光景，我從床上起來。把洗漱等等照例的事情做完以後，便到七點鐘了。昨天晚上我已經預定今天上午的工作是：先到圖書館看三小時的書，然後到市場去買件毛衣，并且順便在東來順吃一頓羊肉。但是我正在預備出去的時候，忽然奉到一位負責挨房送信的不熟識的同學底緊急臨時通告，說：請大家今天不要出去，定八時半都要在前門集合，整隊出發遊行示威。爲什麼去遊行示威，這是容易想到的；但是對於這事的決定，我却感覺頗奇怪，如何昨晚我們絲毫沒聽說起呢？所以聽了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我不免感覺些肌肉的寒顫，好像預示着什麼不祥似的。然而我并不因此畏縮，我向來對於團體的行動是絕對願意服從的，只要大家一致，個人何必顧及呢？并且我馬上記起昨天報載「□□□□□□□□□□」擬於今日正式成立的消息，於是我更明瞭了爲什麼決定今天舉行示

威運動的原因了。想起這點，我不獨不對他們的秘密決定發生反感了，而且立刻用極大的同情接受了。我便拋棄了原來的工作計劃，趕快到門口去等着參加大隊。

那時進門的道上擁滿了同學，個個輕裝簡束，精神百倍，有的挾着大捲的傳單，有的執着飄蕩的旗幟，簡直忘掉了這嚴冬早晨的寒冷。看了這氣象，我益發興奮了起來。我的性質本是好靜的，平素很少加入過什麼會議或任何活動，而「遊行示威」更是七八年來所未曾聽見過的名詞了。但是在今天這樣非常的空氣中，我不能不自然的把沉靜的性格變成活躍了。

一會兒，大家齊集了，在一陣鈴聲和指揮者的口令聲中，我們四人一隊排成了一個很整齊的隊伍。隊前另有兩位同學平排合舉着一面用竹桿撐着的白布旗幟，上面寫着「北平市學生遊行示威運動」字樣。由這舉旗的二位同學領隊，於是大隊使開始出發了。今天的遊行示威運動，凶多吉少，這是大家所預料得到的。但是爲中華民族的光榮爭鬥，爲四萬萬同胞的生存爭鬥，爲愛護我們的祖國，爲愛護四千年來我們的祖宗「筆路藍縷」所繼續開發的美麗縹緲的山河，我們還顧到什麼個人的安全呢！我們鼓着滿腔的熱血，用全副的精神和勇氣，不畏縮，奮勇當先毅然決

然的衝破門前森嚴的警衛，來到了街頭。

我們好容易來到街頭，這是我們示威運動的第一步成功。於是氣勢萬丈，大家暴着響澈雲霄的嗓子，高呼着激昂慷慨的口號，一步一步向東前進，沿路散發傳單。這次當局者用以制止我們運動的武器，除了白刃和槍柄以外，便是水龍的噴射。大隊走到操場大院的地方，前面使有一架水龍正對着我們，準備開始迎面射擊。但是司水龍的警察不知我們預先防備到了；當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開發水管龍頭，便爲我們中奮勇上前的同學把那機頭壓住了，因此放不出水來。一面大隊浩浩蕩蕩，衝鋒前進，更熱烈地嚷着口號；約十餘分鐘的光景，我們便過這第二關了。

大概阻止我們愈甚，我們的反抗愈激烈，我們的熱血也愈沸騰。每到一個新的街巷，便有一羣警察擋住我們前進，但是羣衆如洪流，當洪流暴發的時候，那裏是礁石可以阻止的哩！不獨不能阻止，恐怕益發向左右天空紛披氾濫了！我們遇到警察時，首先完全用開導的手段，盡量避免和他們衝突。因爲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應該共同聯合起來對付國難；我們若果和他們作無謂的鬥爭，那便錯認了我們的對象，失了我們示威的意義了。有些警察的確是很開明的，經我們一勸，便改變了態度；加以瞧着我們的

秩序很好，毫未影響市面的交通，於是更放任我們了。同時，我們給他們每個發一張傳單看，他們看過之後，抬起頭來，觀望着我們壯烈地前進，顯着安詳的臉容，好像已經了解我們了。這時我不由得這樣想着：都是中國人，祇要互相了解了，誰不知道相愛相諒呢？並且在這國勢殘破的當兒，我們尤其需要本國人互相了解，互相親愛，不要輕於殘殺自己的同胞，然後才能精誠團結，一致圖救呵！所以當我瞧着這些良善的警察時，真是特別的感動了。

隨後大隊經過中法大學，溫泉女中，兩級女中，第五中學，第一女中等學校的門前，都派代表進各該校去邀他們都出來參加我們的運動，因此最後我們的聲勢大大的增加了。這次全市示威運動是分區出發的，我們是屬於北區。當隊伍行至北長街時，凡是在北區的學校，都陸續到齊了。參加者的人數有多少，沒有正確的統計；不過當時我好奇地出隊向後望了一望，只見黑壓壓一道長線，簡直看不見最後的一隊在何處呢！此時，我的心中暗暗充滿了無限的快慰，感覺我們中華民族的靈魂並沒有沉死掉，國家生存的希望並沒有絕滅，今天我們這班青年人壯烈的運動，就是中華民族的靈魂仍然活躍的表徵呵！就是我們國家的生存之光衝破雲霓的輻射呵！這樣想着時，我好像代表

我們青年人，把全民族的未來負擔都放在肩上了；因此，我對於中華民族所應負的責任的覺察，從來沒有像此時跟着大隊遊行示威的當兒所覺察的鮮明和深刻了。我想我平素一味的不是耽在圖書館裏不動，便是閒逛浪遊，那真是等於一個死人，或者是一個無知覺的行屍走肉呵！今天我才正式的活了，恢復人的知覺了。

今天天氣一早就怪陰沉的，現在依然這樣：沒有風，也沒有太陽。但是空氣爲我們的呼嘯所震動，好像有風括着似的；因着我們的鼓勇疾前，渾身發熱，甚至流汗，好像也有太陽曝着我們似的。隊伍沿着南長街一直向南行，打算出南口往西，至西單牌樓一帶示威；可是行到距出口約有四五丈遠的地方，便遇着嚴重的阻礙了。遙見拱門下聚着一羣警察正拖着一條接在口外西面樹下的機井上的極長水管，對着我們的前鋒即刻施以噴射，於是一條白練似的冰水成拋物綫地向我們的頭頂飛來，最前排的幾位同學，因爲不及避，便恰恰射中了，自頂至踵，都被冰水所流洗，好像落水雞一般。頓時，大隊的前段荒亂地向兩面紛披，同時，齊聲狂吼起來。說時遲，那時快，一部勇敢的同學便馬上飛出口外截住水管的後段，水管暫時遂失去了效力，一面大隊乘勢向口外衝鋒，但是只衝出一小隊

，大部又被冰水阻隔了。我適在此衝出的小隊中；當我們安全地站在西長安街回轉頭來瞧的時候，一幕驚人的武劇正在演着。原來當我們的同學去截住水管時，軍警便對他們施以痛擊。可是我們勇敢的同學并不示弱，立起和他們肉搏。畢竟赤手空拳的同學們不是武裝軍警的敵手，當時多數被擊倒在地上，有的被他們用刀背砍，有的被用皮鞭抽。其中有一位同學可算最勇敢，他居然從警察手中奪過來一件鐵器，向一個警察的頭上拋去，但沒有打中。

這時，大隊已經如海潮一般地衝過拱門，在我們的後面秩序井然地陸續站住了。一場苦鬥於斯纔告了結束。警察阻止我們向前的目的可說完全失敗了。我們一面派人把愛傷的同學送往醫院去，一面我們毫不顧惜，反更增加了我們的激昂之氣，繼續向西前進。我們的行列更整肅了，我們的口號更熱烈了。

北新華街的北口牌樓邊又有一羣武裝軍警在嚴陣以待了。然而我們并不稍存畏懼之心，仍然依照原定的計劃前行。那些警察見我們的態度很堅決，似乎也要用堅決的態度來對付我們了；這次他們拋棄水龍不用了，索性抽出白光閃閃的大刀來。行列還隔牌樓三四丈地，便見四五百個軍警，各持大刀，向我們前進。起初我們很安穩地立着

中山公園方面逃跑的，則還在被他們窮追着。……

☆ ☆ ☆

，以爲他們不過是威嚇的性質，用不着後退；但是看着他們挨近了我們，四五把大刀仍不息地揮舞着，頓時前排舉旗的兩位同學，冷不防的便被砍傷了手，旗子隨即掉到地上了。大隊見勢不佳，於是紛紛向後逃跑，我們愈跑，警察愈追，一時如秋風掃枯葉似的，一行整齊的隊伍亂成了一團。許多女同學們因爲奔走不及，接二連三的絆倒了，有的軍警在她們的背上敲了一刀背，或者抽她們一鞭。連忙又緊隨在我們的背後追赶，逼得大家換不過氣來。我和一小部分同學沿着往南的一個胡同逃避，才算脫免了他們的追赶。至於大部分向東去的同學，仍然被他們一直追去呢！過了一會，我慢慢兒踱出胡同來，看見大部已經退到了司法部街去。才算沒有再被追趕了。另有一股一直向

今天上午的經過，這樣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腦膜上複演着；當南長街南口和西長安街的一幕幻現出來的時候，我不由得引起了特別的傷感。我想我們的運動完全是由於純真的民族自覺意識所激起；因爲不甘我中華民族的淪亡和坐待國命的摧折，我們才不得已起來作喚醒民衆的自救運動。所以我們的運動實是愛國家愛我們同胞的表現。可是我們今天爲了這種愛國家愛同胞的熱忱而受到流血的壓迫了，而此種壓迫又正由我們自己的同胞所施予。同胞禁止同胞的愛國運動，古來有過嗎？外國見過嗎？這真是我中華民族今日特有的羞恥呵！

論中國人

侯樹彤

要論中國人，有「質」與「量」兩方面可以論。現在且先論「量」的一方面。

中國的人口，據說是四萬萬。現在我們姑且從俗，也假定其爲四萬萬。（作者個人估計，以爲不止此數。）全世界的人口總數大約在二十萬萬左右，中國的人口可以說

是佔全世界人口總數五分之一。但是中國的領土怎麼樣？若連東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計算在內，我國的幅員約佔全世界十三分之一的土地。若把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除外，我們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不過只佔全世界二十五分之一的土地。這是中國人口過剩的第一義。

拋開領土的面積不論，再說中國的自然富源。我們常看見一般人作文章說：什麼我中國「地大物博」。地之大，已如上述。物呢？中國的幅員，同美國比，可以說大小差不多。但是美國可耕的土地，共佔其全國總面積百分之五十一。而中國可耕的土地，據專家估計，至多不過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九。煤，鐵，石油，水力四項原料

，是一個近代國家發展產業的基本要素。我國的水力富源究有幾何，尚無可靠的統計，現在且不去談他。（據翁文灝先生的調查，據說比美國印度都少，大約與加拿大彷彿。）單說中國的煤鐵，已經證實的埋藏量，不過只當法國的藏煤量二倍不足，而與捷克的煤藏量彷彿。要是連未證實的埋藏量計算在內，那麼中國盡其所有的煤鐵，至多亦不過只等於小小的英國三島。有人估計按中國現在的消費速度計算，我們的煤鐵富源大約可以供二千年之用。將來產業稍微發達一點，若是內地居民把樹林子燒盡之後，再改行燒煤，那我們的煤鐵最多亦不過可以支持三，五百年而已。這雖然不能說是很窮，但也不配自誇其富。再說到鐵與石油兩項富源，中國更貧窮的可憐了。中國沒有重要石油礦，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W. B. Heroy 曾經說過：「中國所有的藏油量尚不及美國百分之一。」鐵呢，我只

須引證 R. H. Tawney 的話就夠了。他說：「盡中國所有的鐵礦都開採出來，若像美國那樣消費法，不待十年，便可以消費得乾乾淨淨！」這是中國人口過剩的第二義。

中國人口過剩的影響如何？

第一，中國的窮，雖然有種種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人口太多富源不敷分配：所生產的衣食住行各項財貨，不足供四萬萬人消費之用。僧多粥少，不鬧窮等什麼？不錯，如果生產方法加以改良，那麼中國的人口雖多，富源雖少，人民生活程度未嘗不可以多少提高一些。但是請看下段，便知中國因為人口過剩的原故，生產方法的進步亦連帶着受了嚴重的阻碍。

第二，中國因為人口過剩，生產方法亦不易改良。我們如果要改良生產方法，第一要義必須要利用機器來代替肌肉作生產手段。但是因為人口過剩，人工真是便宜得無法再便宜了。產業界的定理是：什麼便宜使用什麼來生產。而在中國用機器生產，反而沒有用人工生產比較着來的便宜。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生產方法怎麼能夠改進？兩個月前，我在北平城內買了幾件木器傢俱，打算把他運到燕京大學來。我因為熟讀薛福成先生「用機器殖財養民說」，當時把幾個向我兜攬生意「扛肩」的苦力都回

絕了，一心決定由燕大機器房僱一輛重汽車搬運這幾件傢具。苦力們向我討的腳錢是七圓大洋。結果我的傢具是由汽車運來的；而燕大會計處開來的賬單却是十一圓八毛幾分錢！這便是中國不易用機器來改良生產方法的一個明證。

第三，中國因為人口過剩，鬧得社會，政治都不得安定。據說中國歷史上有一個鐵律是：「三十年一小亂，一百年一大亂」。這話便是等於說：中國每過三十年太平日子，人口滋殖蕃衍，於是有一個人口小過剩，便鬧一個小亂子；每過一百年太日子，於是有一個人口大過剩，便鬧一次大亂子。如此循環不已，如同工商界的經濟循環圈(Trade cycle)一樣。我不是專攻歷史的人，不知道這個鐵律究竟靠的住靠不住。但是當前的事實却是一個最好的例證。民國二十多年的歷史只是軍，政，黨，匪，共，兵六種脚色合演的一齣全武行大軸子。他們扮演這個大軸子的原因雖多，而最主要的便是大家搶飯吃。

但是人口過剩最壞的影響還不是以上所說的三種。最壞的乃是對於中國人在質的方面所發生的不良影響。生活的艱苦引起了中國人體力與智力的衰退。

現在再從質的一方面論中國人

中國人的體力不但比不上碧眼黃髮的西方人，即與肥短的日本人比較起來，亦差的很遠。這其中的原因自然不只一種。例如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不合衛生的地方很多）便是使體力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多數的富家翁，鎮日價養尊處優，但他們的體質却往往反不如窮人。這是他們的生活習慣太壞，有以致之。但是我們若轉過臉來看看中國的窮人，他們發展體力的機會，却不能說不是被一個「窮」字給葬送了。胎兒未出母親的肚子，因為孕婦的營養不充分，往往便先鬧一個先天不足。既生下來之後，又因為嬰兒本身營養太差，於是乎而疾病，而夭亡。剩下那些幸而不死的孩子們，亦因受非人生活的壓迫，從小到老，體力上一直得不到充分發展的機會。結果中國人的體質便羸弱到今日這種不堪的地步。

中國人先天的智力(Native intelligence)平均起來，是否不及其他的民族，這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沒有科學上統計的根據，我們無從論斷。反正中國人因為教育太不普及，後天的智育發展，是比較先進各國的人民差遠了。中國人因為窮的緣故，所以受不起教育。而同時又因為一般人民教育程度太低，所以弄得生產落伍，不能不受窮。互為因果，形成了一個「罪惡圈」(Vicious circle)。

中國人，在質的方面，缺點很多。如處世爲人種種的劣根性，以及生活習慣上種種不長進的毛病，簡直不勝枚舉。以上所述的體力智力兩端，不過是舉其大焉者而已。

中國人在質的方面的缺點，對於中國社會有什麼影響？這不用說，壞的影響很多。我們且舉幾樁較大的作例子。

第一，中國人因爲體力不濟，所以作事的效率，比起外國人來，相差很多。凡是同外國人接近過的，大概都有這種認識。這用不着我們在這裏多加解釋。

第二，中國人因爲教育程度低陋，辦起事來，不但在量的方面效率太差；即就質的方面論，許多事情，外國工人作得來的，中國工人却往往作不來。近代工業有許多種製造工作，必須受過相當教育的工人，才能夠擔任。一個國家，如果一般工人的教育程度過於簡陋，他那國的工業，無論如何，是不容易得到高度的發展的。中國一般經濟學家多半皆誤認中國的賤價人工是將來中國發展工業一個優越的基礎。這種看法是根本錯誤的。R. H. Tawney 教授說過：「這種賤價人工——未受教育的人工——不但不能夠促進中國工業的發展，反而足以阻礙中國工業的進步」

。他這話說的是一點也不錯。

第三，中國社會的黑暗狀況，亦是中國人民質的方面種種弱點造成的。一個國家，如果她的人民體力智力處處落伍，她的社會狀況是很難弄得健全的。近年的中國已經變成一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丘八，土匪，漢奸，共黨，流氓，土棍橫行的世界。這些害群之馬是那裏來的？乃是中國人質的衰落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最主要的還是因爲教育不發達。

拉拉雜雜，我們已經寫的不少了。從上言之，中國人，從「量」的方面說，實嫌太多，從「質」的方面說，實嫌太劣。因爲量太多，所以生活不能不貧苦，教育很難得普及。這是量對於質的壞影響。但同時因爲一般人民教育程度太低，不知生育節制，量的膨脹益發沒有法子抑止。這是質對於量的壞影響。質與量互爲因果，又是一個「罪惡圈」。中國所以如此的貧弱，原因自然不只一端，但是最主要的，却是這個大「罪惡圈」在那裡作祟！

許多中國人，目擊國家的衰弱，時常於百無聊賴中，自己安慰自己說：我們是世界最大的民族，外來的較小民族輕易滅亡不了中國。這些人理論上的根據是：「蛇吞不下象去」。不錯，蛇誠然吞不下象去。但是一個較小的民

族，却未見得真吞不下一個龐大而落伍的民族去。印度何嘗不是個象？然而不幸竟被一條蛇——英國——給吞了！一個家庭裏，「好兒子不要多，一個抵十個。」一個國度裏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也可以說：「好國民不要多，一個抵十個。」多而不好，有什麼用處？反過來說，英國的人口只有四千六百萬——約當中國人口九分之一。然而他們却能統治半個地球。

不但中國人錯認了中國龐大的人口是一樁好事情，外國人亦時常有持這種謬誤見解的。他們常說：中國的人口有四萬萬之多，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市場！各國對華的貿易，將來是有無限希望的。其實中國因為人口過多，除了消費一些土產的生活必需品而外，那裏有錢去買許多外國貨？反之，中國若只有二萬萬人，那麼中國這個市場購買洋貨的能力一定比現在要高得多了。

要打算振興中國民族，自然應當從改進經濟與教育兩方面入手。這兩種工作是有連帶關係的。一般民衆的生活程度若不提高到相當的水準，教育固然難於普及。（更不用說辦的怎樣進步了。）同時教育若無長足的進步，中國的經濟亦很難得到高度的發展。

中國人口的過剩，資源的缺乏，已如上述。這是事實

，不容否認。中國的富源雖少，但是一大部份——特別是礦產及水力——依然貨棄於地，未曾開發。將來這些富源如果逐漸開發起來，中國人民的生活程度，無疑地，亦可以隨着慢慢的增高起來。這一點我們亦不能否認。可是，這裏有一個大前提，我們須得認清楚。這個大前提便是：若要把中國人民的生活程度逐漸的隨着富源的開發而提高起來，必須得人口不再增加。如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經濟狀況進步一分，人口數量增加二分，那麼，這個難題便無法解決了。因此，我時常說：「中國民族的前途，是要由一個人口增加與經濟進步兩方面的大賽跑來決定的。」經濟進步跑得快，中國的困難問題便有幾分解決的希望。人口增加如果比經濟進步跑得快，中國民族的前途便很難說了。

但是歷史的經驗，却恰恰與我們的希望相反。產業革命之後，西方各國，因為經濟進步，一般人民的收入，不錯，比以前是富裕了。然而同時人口增加的速度，亦一日千里。多數國家的先例都證明：當經濟狀況乍一改良之後，人口的蕃殖比經濟進步跑得還快。這個歷史上的公例，恐怕對於中國，將來是會特別適用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經濟略見富裕，多數的中國人那有不拚命製造國

民的道理？

然則中國的經濟（或人口）問題，終究得怎麼解決呢？一言以蔽之，實行生育節制而已。生育節制這個問題，我們不要把牠看得無足輕重。中國人的「量」，如果不能使之減少，中國人的「質」是萬不能提高的，從而中國民族在將來亦萬不會得長足進步的。

現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因為感覺生活困難，已有不少的自動實行生育節制了。但是一般普通人養起兒子來（對女兒或者不然）總還是抱着多多益善的主義。什麼生育節制問題，他們或者根本就沒有夢見過。即便夢見過，也因為船來的藥物過於昂貴，往往實行不起。

美國 Robert L. Dickenson 大夫前此來中國遊歷，他曾經慨乎言之，說：「中國今日最大的問題，便是人口過剩。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有生育節制一條道路。中國的醫學機關（他特別提到協和醫院）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作如何製造賤價節制生育藥品的研究。」他這話說

得很透澈。可惜中國人注意到這個問題的迄今還只有極少數。

我們這篇文章只限於原則的探討。以上所說的話，亦沒有什麼新穎的去處。大約有不少的人已經感覺到中國有這麼個問題。我們不過只就經濟的見地，把這問題的嚴重性加以略具系統的探討，以喚起多數人的注意而已。至於節制生育的具體辦法，我們只能在此地指出以下幾條最顯明的大綱：

第一，提倡晚婚習慣（甚或禁止早婚）。

第二，多設製造節制生育應用藥物的工廠。藥物價值務求低廉，以期適合窮苦民衆的購買力。

第三，禁止殘廢人，患神經及傳染病的人結婚傳嗣。

第四，新聞界及教育界應當合力宣傳節制生育之利益及必要，務使家喻戶曉。

一切詳細辦法且留待以後討論，此時暫不多辭費了。

廿四，十二，十六。

牛津大學的學生生活

郭子雄

牛津大學是世界上有名的學府，它的成立日期早成了辯論的焦點，便是英國人也不能給你一個確切的答覆。

可以知道的是遠在十一與十二世紀時，牛津城已經成了講學的地方，最初只是幾個學者擇地講學，學生聞風而至，想不到後來竟成爲這樣大一個學府。到了十三世紀，學院便開始設立。中世紀時期，學院成立的最多。十九世紀末年纔開放女禁。到了今日，牛津共有二十八個學院，內中五個是專爲女生設的。

在牛津，學院的性質與中國完全不同。在中國，我們的大學裏有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以及其他學院以學科而區分。在牛津，學院最初設立的動機，多少帶有幾分宿舍的意味，因此一個學院裏的學生是學各種科目的均有，並不限於一種人。一個學院成立的條件，首先要有基金，大部份是田產，多由中世紀時皇家捐贈，所以幾乎每個學院是一個大地主，年年收租吃飯。其次是要有學院建築，內中包括學生宿舍，飯廳，課室，圖書館，運動場等設備。每院除院長外，尚有教授與導師等，指導學生作業。

一個學生在未入學前，須先得一個學院接受，再經過入學試驗，始得爲大學學生，所以每個學生都具備兩重資格，一方算是學院一份子，另一方算是大學一份子。大學與各學院的關係，用政治學名詞來作譬喻，好比聯邦國家中央與各邦的關係，採用的是分權制，凡是屬於大學的，

各學院無權干涉，反之，凡是屬於各學院的，大學亦不能越俎代庖。招收學生，編排課程，聘請教授，發給學位，以及其他具有普遍性質之事務，屬於大學。各學院有的極富，有的比較差一點，有的大，有的小，成立的先後不一，在社會上的地位亦異。大學校長係名譽職，就傳統上說，常由一貴族擔任，現任校長爲 Lord Halifax，曾任印度總督及教育部長等職。副校長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擔任，一任二年，現任副校長爲貝利阿學院院長林賽先生(A.D. Lindsay, Master of Balliol)，在大學歷史上是第一個社會主義者達到這個位置。校長除參加極重要的典禮外，平時是不大到校的，實權則操在副校長手裏。十幾年前，牛津某戲院擬演王爾德的莎樂美，當時的副校長頭腦較舊，通知戲園禁演，一時引起社會上許多人的反感。副校長在泰晤士報登出的表示抗議的一封信中，驚奇的發現了當時校長 Lord Curzon 也是簽名抗議的一個。

中世紀時期，大學學生常同牛津市民打架，到了現在，架是不打了，但大學在城裏佔極大勢力。旅館，餐館，茶店，都得到大學裏來註冊，否則不能做學生的生意。跳舞教師也得註冊。城裏多開一路公共汽車，須得非正式的得到大學的許可，否則過幾天大學會對市政府提出抗議，

說是汽車聲音吵得學生不能讀書，這個罪名是市政府所承當不起的。在街頭上，披黑衫的學生高揚的走，兩眼望着天，好像世界上再沒有其他的人。

牛津最著名的的是導師制 (Tutor System)。導師制的秘訣在乎先生與學生的關係密切，不僅是師生關係，還帶有幾分家庭間父兄對子弟的關係。每個學生入學時，由其所隸屬之學院指派導師一人或二人，指導并監督學生作業。每週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往見導師一二次，報告上週讀書情況并繳呈一篇文章，導師除改正文章外，并就本學科重要點詳加解釋，再指定下週應閱書目及作文題目。見導師時多係單獨的去，偶爾是幾個人同去，但無論如何，關係是直接的，而對面，不容你有什麼掩飾。有的學院尚另設有指導學生操作的 Moral tutor，專管學業外的事。無論你有什麼疑難問題都可以請教他。導師對於他所指導下的學生，有極正確的了解，不僅你讀書的勤惰他知道，便是你的性情與嗜好他也知道。聽見你咳兩聲，他就親切的問你是否受了涼，找過醫生不，過幾天再問你完好了沒有。你如對於某個問題有興趣，他便介紹研究同樣問題的人給你認識，讓你可以去共同探討。假期中你到導師家裏去，如果他們在玩紙牌，你可以加進去，一點形迹也不拘。學

生對於導師是尊敬，導師對於學生是愛護，相互間的連鎖是情感，彼此討厭是從不會有過的事。

在牛津，上課的時間極少，普通一個學生每週上課不逾十個鐘頭，做研究生的更少，高興時去聽一兩個鐘頭，不高興時簡直可以不必去。選課時類多與導師商量決定，他告訴你某種功課應聽，某種不必聽。上課的時間既少，學生可以有充分的精力在自修上下工夫。在牛津，上課並不是一種主要的食糧，教師在課堂裏所講的只是給你指引一條路，至於這條路的長短以及路旁的花木景色，還得由你自己去探尋領略，教師不能一五一十的告訴你。

一個埋頭讀死書的人，在牛津不會被認為好學生，師友們并不喜歡這樣的人，他們所希望於你的，是不僅懂得書本以內的事，還要懂得書本以外的事。倘使你能夠在學生會辯論，能夠作政治活動，有人喜歡你。倘使你長於體育，能划船，能打球，能作其他的運動，也有人喜歡你。惟有讀死書，不會被人喜歡。如果你能讀書，又能運動，還能熱心公共事務，那你是理想中最好的學生。

在運動場上角逐，在河上競舟，在山上溜冰滑雪時，你所獲得的不僅是錦標，最重要的還是 Fair Play 精神的養成。有了這種精神，勝利時不致認為已經獲得了惟一的

目的物，敗了不致毆打裁判員，勝敗兩方在比賽後均可握手言歡。有了這種精神，將來到社會上去，便是作種種鬥爭，政治的或是其他的，都能注意到幾種最基本的道德原則，不致做出卑污醜的事來。

在學生的課外活動方面，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是學生會，成立於十九世紀初年。學生會內每週舉行辯論一次，題目多與時局有關，正反兩方皆能就題發揮，成爲青年政治家在未入巴力門前的極好訓練。會議廳作長方形，與議會席次排列相同，辯論時贊成與反對兩方分席而坐，辯論後舉行表決，一如議會。學生會的會長常爲最優秀份子，人視爲入議會之終南捷徑，每學期終了時改選，不得連任。許多政治家當幼年時都是學生會的活動份子。

關於政黨方面，學生中有保守黨的組織，有自由黨的組織，有工黨的組織，有共產黨的組織，有法西斯蒂的組織，雖則每種組織的領導人常是該種主義的信仰者，但參加的人則不一定。就中最熱鬧的是工黨，每週開會時常是工黨內部要人或著名學者來演講，演講後繼以討論，空氣非常熱烈而緊張。共產黨人最激烈，法西斯蒂最受一般同學的嘲笑，保守黨多是資產與貴族階級，自由黨只賸下幾個人支持殘局。有時各黨聯合討論某種問題，不因政治主

張不同而互相仇視，將來承當國事，彼此可以和衷共濟，不致視同水火。學校辦事人對於青年人，常持寬容政策，白髮子的老頭兒雖然不贊成共產主義或是法西斯蒂，但待遇這般年少氣盛的人却并無軒輊。激烈的青年人，不受社會歧視遂不致挺而走險，到有一天血氣消退了，依然是社會上一個有用的人。

此外，尚有各種研究學術的團體，例如政治經濟學會，哲學會，科學會，人類學會，英文學會，法文學會，德文學會，以及其他等等，論數目約在一二百之間。你對於那種科目有興趣，你就參加那種學會，或是發起組織一個學會。開會時間常在晚間，學生中的活動份子幾乎每晚有會開，但時間并不白費，從聽講與討論歸來，每次你能發現你增加了一點智識的積累。

喝茶是牛津一個特出的習慣，我請你，你請我，先生請學生，幾乎每天有約會。在茶會裏你可以遇見許多有趣的人，談論到許多有趣的問題，時間亦不白費。抽煙斗也是教育的一部份，許多偉大的思想都從煙氣繚繞中產生。人說牛津教育是貴族教育，這話在一百年前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今日則不能不加以相當修正。現在牛津讀書的學生，內中有百分之五十是靠獎學金維持。獎學金的

種類甚多，有的出自國家，有的出自地方，有的出自出身學校，有的出自公共團體。從表面上看，牛津教育尙未脫去貴族教育的痕迹，但在骨子裏，因為學生的來路非若昔日出自一階級，教育精神已起劇烈變化。英國人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維持其原有局面，而另謀實質上的改進，牛

編輯後記

適之

津教育的演變只是一端。

讓我用一句話來結束這篇短文：牛津教育的目的是使得一個學生在離開學校若干年後，縱使他把在學校裏讀得的東西一概忘記了，他還知道他自己是人。

△我們收到了許多關於近日北平學生運動的文字，我們現在挑了三篇發表。第一篇的作者「名甫」是清華大學的學生。第二篇的作者吳世昌先生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第三篇的作者吳山馬先生是北大的學生。「名甫」與吳山馬兩先生文中用×與用口之處，均依原稿。

△「論中國人」的作者侯樹彤先生是英國利物浦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他不久要為獨立寫一篇論中國幣制改革的文章。他現在是燕京大學經濟學的教授。

△我在獨立第一七八號的編輯後記裏曾表示希望讀者「描寫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國內或國外的大學學生的生活」

。現在我們已收到了兩篇這樣的描寫文字。本期先發表郭子雄先生的「牛津大學的學生生活」。郭先生在英國留學多年，專治國際政治。

△獨立第一七八，一七九，一八〇，三期的再版，現已出版了。

△這一期報出版時，已近新年了。我們很熱誠的祝賀獨立的一萬多個讀者和許多寄稿的朋友的新年安吉！我們很熱誠的祝禱我們的國家平安的勝利的渡過這懷孕着絕大危機的一九三六年！

本刊前六期的要目

第一七七號

放棄銀本位之後
陳岱孫

鄉村工作應該有一個簡明而概括的目標
鄒樹文

故鄉所見
勃 盼

察綏晉旅行觀感(下)
巫寶三

編輯後記
編者

第一七八號

財部禁用現金的命令
張茲園

論我國新貨幣政策
顧季高

敬告日本國民
胡適

東京帝國大學的生活
向 愚

石瑛與田中玉
江暑生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七九號

華北問題
日本地理條件與其大陸政策
胡適

深入民間一些經驗與感想(上)
李景漢

所望於各大圖書館者
壽 生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八〇號

我們應努力擁護統一
翁文灝

答室伏高信先生
胡 適

答胡適之書
室伏高信

再論地主的負擔
吳景超

讀「論地主的負擔」
汪民楨

田主負擔的討論
吳世昌

第一八一號

北方人民與國難
孟 真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孟 真

土地利用和我國前途
陳恭祿

深入民間的一些經驗與感想(下)
李景漢

遠東獨霸是可能的嗎?
王漢中

編輯後記
適之

第一八二號

冀察時局的收拾
胡 適

為學生運動進一言
胡 適

實際政治
陳之邁

讀室伏高信答胡適之書
向 愚

參觀南口機廠的雜感
陳卓如

編輯後記
適之

宇宙風 第七期 主 辦 陶克德

學風 第五卷 第十期 要目

姑妄言之(小評論) 語堂等

奴俗與直率 語堂

記翻印古書 小語

談生活趣味 豐子愷

人生漫畫 老舍

老牛破車 王鵬泉

鴉片特寫 凡 魚

鴉片的話 老 向

鴉片瑣記 華 五

危城素描 黃 德

倫敦者自傳 嘉 譯

流浪者自傳 豐 德

梧桐樹 沈 乾

不記日子 許 欽

上青天 許 欽

煙屑 許 欽

可喜語 許 欽

每逢初一十日出版
另售每册一角
年內及全年寄費二元
本國寄費一元
元寄費九角
加寄費九角
六分寄費
減半寄費
全年寄費
一元九角
分一元九角

范鴻仙傳 王氣鏞

范光鴻先生行狀 劉文典

書范光鴻先生遺世五十週年紀念 李 非

薛時雨先生遺世五十週年紀念 何 鵬

明遺民汪梅湖及其詩 洪文年

佛經譯論之沿革 羅 根

金代學制之沿革 毛 汲

兩漢之宮闈政治 吳 植

唐代寺院經濟之管窺 葉 天

中國古代文藝略考 王 受

整理地方教育史料的重要 劉 石

參觀了「上海工學團」以後 蕭 真

樞廬談藝 蕭 真

介紹「從農村破產想到陶淵明」 王 立

城南草堂曝書記 王 立

發行處 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 每册二角 全年二元

購本三卷合 購本四卷合 購本三卷合

大洋特價四元